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2000/9
2 February 200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FRENCH/
SPAN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1(a)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包括酷刑和拘留问题

特别报告员奈杰尔·罗德利爵士根据人权委员会

第 1999/32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内容摘要.....		5
导 言.....	1 - 2	6
一、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法	3	6
二、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4 - 8	7
三、特别报告员审查的有关各国的材料	9 - 1205	8
阿富汗.....	11 - 12	9
阿尔巴尼亚.....	13	9
阿尔及利亚.....	14 - 19	9

* 1999 年 12 月 15 日至 2000 年 2 月 15 日期间收到的各国政府的来文将列入本报告增编 5。

目 录 (续)

	<u>段 次</u>	<u>页 次</u>
安哥拉.....	20 - 24	10
阿根廷.....	25 - 30	11
澳大利亚.....	31 - 36	13
阿塞拜疆.....	37 - 77	15
巴 林.....	78 - 115	23
孟加拉国	116 - 126	31
白俄罗斯	127 - 133	32
巴 西	134 - 157	34
保加利亚	158	40
布隆迪	159 - 170	40
喀麦隆	171 - 176	42
乍 得	177 - 180	44
智 利	181 - 207	45
中 国	208 - 239	53
哥伦比亚.....	240 - 296	61
刚果民主共和国.....	297 - 315	71
刚果共和国.....	316 - 332	75
古 巴.....	333 - 351	77
吉布提.....	352	80
厄瓜多尔.....	353 - 357	81
埃 及.....	358 - 400	82
赤道几内亚.....	401 - 425	94
厄立特里亚.....	426 - 429	98
埃塞俄比亚.....	430 - 441	98
法 国.....	442 - 452	101
格鲁吉亚.....	453 - 463	104
德 国.....	464 - 466	106
危地马拉.....	467 - 474	107
几内亚比绍.....	475 - 481	109

目 录 (续)

	<u>段 次</u>	<u>页 次</u>
海 地.....	482 - 485	110
印 度.....	486 - 527	111
印度尼西亚.....	528 - 605	11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606 - 610	134
伊拉克.....	611 - 616	135
以色列.....	617 - 675	137
日 本.....	676 - 680	149
约 旦.....	681 - 682	150
哈萨克斯坦.....	683 - 695	150
肯尼亚.....	696 - 697	153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698 - 702	153
大韩民国.....	703 - 710	154
吉尔吉斯斯坦.....	711 - 717	156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718 - 719	158
黎巴嫩.....	720 - 724	158
马来西亚.....	725 - 730	159
马 里.....	731 - 733	161
墨西哥.....	734 - 782	162
摩洛哥.....	783 - 789	175
緬 甸.....	790 - 796	177
纳米比亚.....	797	178
尼泊尔.....	798 - 821	179
尼日尔.....	822	185
巴基斯坦.....	823 - 838	185
秘 鲁.....	839 - 875	187
菲律宾.....	876 - 878	197
罗马尼亚.....	879	198
俄罗斯联邦.....	880 - 907	198

目 录 (续)

	<u>段 次</u>	<u>页 次</u>
卢旺达.....	908 - 910	203
沙特阿拉伯.....	911	204
塞内加尔.....	912 - 914	204
西班牙.....	915 - 928	205
斯里兰卡.....	929 - 974	208
苏 丹.....	975 - 997	219
瑞 士.....	998 - 999	225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000 - 1002	226
泰 国.....	1003	227
多 哥.....	1004 - 1019	227
突尼斯.....	1020 - 1037	231
土耳其.....	1038 - 1089	235
乌干达.....	1090	246
乌克兰.....	1091 - 1092	247
美利坚合众国.....	1093 - 1118	247
乌拉圭.....	1119	251
乌兹别克斯坦.....	1120 - 1137	252
委内瑞拉.....	1138 - 1172	255
也 门.....	1173 - 1174	261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	1175 - 1193	262
赞比亚.....	1194 - 1198	265
津巴布韦.....	1199 - 1201	267
转交巴勒斯坦当局的材料.....	1202 - 1205	268
四、结论和建议.....	1206 - 1209	268
附件：有效调查和记录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原则.....		270

内 容 摘 要

特别报告员奈杰尔·罗德利爵士向委员会提交其第七份报告。第一章涉及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法问题。第二章概述他 1999 年的活动。第三章载有 1998 年 12 月 11 日至 1999 年 12 月 15 日特别报告员送交的来文和政府的答复概要。特别报告员向 77 个国家转交了资料并收到了答复。他为查明身份的 450 多位个人发出了 147 项以上的紧急呼吁。列入了特别报告员关于指称的一些国家酷刑情况的意见。

在审查所涉期内，特别报告员进行了四次访问。访问罗马尼亚(4 月 19 日至 29 日)的报告载于本报告增编 3；访问喀麦隆(5 月 12 日至 20 日)的报告载于增编 2；访问肯尼亚(9 月 20 日至 29 日)的报告载于增编 4。他还与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和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及其因果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访问了东帝汶(见 A/54/660,转交委员会的文件为 E/CN.4/2000/115)。

关于国别访问，中国政府邀请特别报告员访问该国。阿塞拜疆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常驻代表对特别报告员 1999 年发出的访问该国的要求作出了初步的积极反应。巴西常驻副代表表示希望特别报告员的访问取得成果，目前尚待等待该国政府的正式邀请。特别报告员要求访问印度、印度尼西亚、巴林、埃及、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但尚未收到邀请。

在审查所涉的一年中没有出现与职权范围有关的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工作方法为先前所采用的工作方法，委员会最近在第 1999/32 号决议第 21 段中予以核可。特别是，他继续谋求与委员会其他各任务授权者合作，以避免在具体国别活动方面的重叠。

职权范围方面的一个重大事态发展是大会第 53/139 号决议第 24 段和委员会第 1999/32 号决议第 29 段请特别报告员向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其任务的总趋势和进展情况的临时报告。因此，特别报告员于 1999 年 11 月在议程项目 116(a)项下向大会第三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A/54/426)。

特别报告员的报告附有有效调查和记录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原则，取自《有效调查和记录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手册》，也称为“伊斯坦布尔议定书”。该手册旨在提供国际指南，指导对指称酷刑和虐待的人进行评估，以便调查指称的酷刑案件、并向司法机构和调查机构报告调查结果。特别报告员认为，该手册将成为各国开展有关指称酷刑或虐待问题调查的一个重要工具。

导 言

1. 人权委员会第 1998/38 号决议将 1993 年 4 月任命的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奈杰尔·罗德利爵士(联合王国)的任期延长 3 年。根据这项决议,特别报告员仅此向委员会提交其第七份报告。报告第一章涉及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法方面的问题。第二章概述他 1999 年的活动。第三章载有 1998 年 11 月 11 日至 1999 年 12 月 15 日特别报告员送交的来文和政府的答复概要。第四章载有特别报告员的结论和建议。

2. 除上述决议外,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通过或重申的若干其他决议也与特别报告员的职权范围有关,并在特别报告员研究和分析提请他注意的资料时得到了考虑。这些决议主要有:1999/31,“审判员、陪审员和评审员的独立性和公正立场以及律师的独立性”;1999/33,“严重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行为之受害者得到复原、补偿和康复的权利”;1999/34,“法不治罪”;1999/35 “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1999/36,“见解和言论自由的权利”;1999/37,“任意拘留问题”;1999/38,“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1999/39,“《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的执行情况”;1999/42,“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1999/47,“国内流离失所者”;1999/66,“《个人、群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的执行情况”。

一、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法

3. 在审查所涉的一年中没有出现与职权范围有关的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工作方法为先前所采用的方法,最近经理事会第 1999/32 号决议第 21 段和大会第 54/156 号决议第 16 段核可。特别是,他继续谋求与具有委员会其他各任务授权者合作,以避免在具体国别活动方面的重叠。因此,他在其职权范围内向各国政府发出了紧急呼吁,转交了有关指称侵权行为的资料,并努力争取与下列机制一起联合访问会员国:被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和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对妇女的暴力及其因果问题特别报告员;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委员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情况特别代表;和秘书长国内流离失所者问题特别代表。

二、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4. 职权范围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是大会第 53/139 号决议第 24 段和委员会第 1999/32 号决议第 29 段请特别报告员向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其任务的总趋势和进展情况的临时报告。因此他于 1999 年 11 月在议程项目 116(a)项下向第三委员会提交了报告(A/54/426)。最后，大会在其第 54/156 号决议中请特别报告员向其第五十五届会议提交一份临时报告。

5. 在审查所涉期内，特别报告员进行了四次访问。访问罗马尼亚(1999 年 4 月 19 日至 29 日)的报告载于本报告增编 3；访问喀麦隆(1999 年 5 月 12 日至 20 日)的报告载于增编 2；访问肯尼亚(1999 年 9 月 20 日至 29 日)的报告载于增编 4。根据委员会 1999 年 9 月 27 日关于东帝汶人权情况的 S/4/1 号决议，他还同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和对妇女的暴力及其因果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对东帝汶进行了联合访问。访问报告(A/54/660)以 E/CN.4/2000/115 号文件转交委员会。

6. 中国政府 1998 年 2 月 15 日来函邀请特别报告员访问该国，他对此十分感谢。阿塞拜疆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常驻代表对特别报告员 1999 年提出的访问该国的要求作出了初步的积极反应。巴西常驻副代表表示希望特别报告员对巴西的访问取得成果，目前尚待等待该国政府的正式邀请。特别报告员要求访问印度、印度尼西亚、巴林、埃及、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但尚未得到邀请。

7. 1999 年 3 月，特别报告员参加了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一次会议，会议完成了《有效调查和记录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手册》(也称伊斯坦布尔议定书)的起草工作。该手册的构思和编写是来自 15 个国家代表 41 个组织机构的法医、医生、心理学家、人权监测员和律师的合作努力。1999 年 8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介绍了该手册，特别报告员出席了该次会议。该手册旨在作为国际准则，指导对指称酷刑和不当待遇的人进行评估，以便调查据称酷刑的案件，并向司法机构和其他调查机构报告调查结果。本报告附有“有效调查和记录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原则”，这些原则作为附录列入了“伊斯坦布尔议定书”。

8. 特别报告员当选为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代表/独立专家和各工作组主席第六次会议(1999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4 日)主席。他以这一身份出席了加强人权委

员会各机制的效力会期间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会议(1999年12月6日至8日)。特别报告员还参加了几次会议,包括芝加哥大学组织的一次关于“调查和反对酷刑”会议(1999年3月4日至7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学术和学者社团人权网络第4次两年期会议(1999年5月6日),挪威政府在奥斯陆举行的关于“政治中的道德价值”的会议(1999年6月26日),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在普里什蒂纳主办的酷刑问题讲习会(1999年12月9日至11月)。1999年11月19日,他在欧洲委员会为欧洲防止酷刑委员会十周年而举办的题为“在新的千年来临之际防止酷刑”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对与会者作了发言。

三、特别报告员审查的有关各国的材料

9. 在审查所涉期内,特别报告员为约700名个人和涉及约3,000人的32个群体向56个国家发出了60封信函。据悉约150人是妇女,约50人为未成年人。特别报告员还发出了20封信函,提醒各国政府前些年转交的一件案件。特别报告员还与个人案件一起向一些国家的政府转交了21项较一般性的指称。特别报告员为约430名个人(据悉其中约35人为妇女,45人为未成年人)和涉及约1,500人的15个群体向51个国家政府发出了144项紧急呼吁。人们担心这些人可能受到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此外,26个国家政府就审查所涉年份提交的155桩案件向特别报告员作了答复,有24个国家就前些年提交的约350桩案件作了答复。

10. 本章载有按国别分列的关于一般性指称、个人案件、紧急呼吁及政府答复的摘要,还适当列入了特别报告员的意见,鉴于多数国家没有充分的时间对转交指称的信件作出答复,特别报告员努力在其列在国别条目末尾的意见中避免提到本年度中转交的指称。由于一些英文的常规来文发送较晚,各国政府没有充分时间对这些指称作出答复。因此,特别报告员未就这些指称作出任何结论。如上年所述,有关国家政府就特别报告员前些年访问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之后所作建议提供的资料列入了本报告增编1。由于缺乏资源,特别报告员没有能够完成他在提交大会的报告中提到的对人权捍卫者情况的研究。

阿 富 汗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11. 特别报告员收到了有关指称的酷刑行为和其他形式虐待的资料。据说这些事件发生在 1998 年 8 月据报告塔利班占领 Mazar-I-Sharif 镇之时，收到的这些指称与特别报告员收到的关于阿富汗人权情况的指称一致，有关摘要见提交大会的临时报告(A/53/539)。该报告中还载有驻伊斯兰堡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大使馆的一份答复。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12. 1999 年 3 月 24 日，特别报告员与对妇女的暴力及其因果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为 Farzana 发出了一份联合紧急呼吁，Farzana 是一名年轻孕妇，据报告有婚外性关系，她预计在几周内分娩，生产后将被当众鞭打。其同案被告 Sayed Sarwar，也被认定犯有通奸罪，据报告他在喀布尔一个学校足球场被当众鞭打了一百下。

阿尔巴尼亚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13.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1 月 8 日的信中提醒该国政府尚未收到其对 1998 年送交的一些案件的答复。

阿尔及利亚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14.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9 月 3 日的信件中告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有关下列案件的资料，该国政府在 1999 年 11 月 15 日的信中作了答复。

15. 据称 Ahmed Jalal 1992 年 12 月 20 日在参加支持拯救伊斯兰阵线的示威时被捕，他从 1989 年 9 月起即为该阵线成员。据称他被控犯有谋杀罪，被审问了

一周。据称他被迫喝下洗涤剂，从而导致腹泻，据称他的生殖器被夹在抽屉里挤压，他还遭到其审问者之一的鸡奸。据说他被转到巴特纳省 Tazoult 的 Lambasa 监狱，在那里被关了五年。1998 年 3 月下旬，他被转到一家医院，于 1998 年 4 月 9 日逃跑。

16. 据称 Mohamed Ouarti 被控参与谋杀国家保安部队一位女青年。据报告他于 1993 年 4 月 11 日在阿尔及尔家中被国民警察总队警察逮捕。他被蒙面人用手铐铐着手腕吊起来，被用焊枪烧，并遭到电击。他最后被送急诊，因右手瘫痪和听力问题而接受治疗，这一点得到特别报告员手中的一份医疗报告的证实。

17. 失踪人员亲属据称在 1999 年 3 月 31 日在国家人权观察社前和平示威时遭到警察殴打、虐待和威胁。

18. 据称 Mohamed Boukhlaf 于 1998 年 8 月与其妻、女及 10 岁的侄子一道被捕。据报告他在阿尔及尔 Bab Djedid 警察局遭到酷刑。据说他遭到强暴并被拔掉一些牙齿。其家属在 11 天后获释。他被控与一些武装团伙有联系。据说他仍然被拘留，其有关虐待的申诉一直未得到调查。

19. 该国政府说，上述指称中的说法不够具体，无法迅速进行调查。关于被拘留者家属，该国政府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在阿尔及利亚，如在别处一样，组织示威须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有关法规除其他外具体规定，示威须申请许可，并禁止未成年人参加。

安哥拉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20.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告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有关下列案件中资料。该国政府在 1999 年 9 月 10 日的信中告知特别报告员，注意到了来函中提到的指称，但是，在刑事诉讼期间无法向其提供有关信息，刑事诉讼不公开进行。该国政府向特别报告员保证，根据《宪法》第 36 条，除非有法律明文禁止的行为，任何人不得受罚。

21. 安哥拉前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常驻代表、反对党安哥拉独立党领袖 Adriano Pariera 博士据称 1998 年 11 月 4 日在罗安达因侵吞公款而被逮捕。据说他

是在电视上批评政府数天后被捕的，国家刑事调查局当晚让他坐在一张失衡的小椅子上对他进行讯问。据报告他随后被单独关押了五个月，他被剥夺了其健康状况所需的治疗，因而据说他现在身体很不好。

22. 据称 Antônio Mavungo 在一次有关水资源问题的争端后，于 1998 年 3 月在卡宾达省 Cacongo 被一名警官打死。据称他头部遭到一名警察用枪托击打。据称 Cacongo 警长下令将警官逮捕，但据称命令未予执行。

23. 据称 Antonio Manuel 1998 年 5 月在 Caculama 附近被警察逮捕，他背上被人用刀刺出“UNITA”字样。

意 见

24. 特别报告员遗憾的是，尽管他请该国政府提供有关资料，但该国政府却并未说明就这些案件采取了任何行动，以调查有关指称，将可能的负责者绳之以法并赔偿所称的受害者或其亲属。

阿 根 廷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25. 1999 年 4 月 14 日，特别报告员与法外处决、即审即决和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为 José Luis Ojeda 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据称他于 1999 年 4 月 6 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住宅外被不明身份的人开枪打伤。据称事发之时第 34 警察局的一支巡逻队就在附近，但却没有干预。据收到的资料说，这是针对 José Luis Ojeda 及其家人的一系列攻击和骚扰事件中最近的一次，自从他说他在三年前被短期拘留期间遭到第 34 警察局警察的殴打和酷刑之后，攻击和骚扰就接连不断。法学和社会学研究中心据说向当局报告了这起攻击事件。

26. 该国政府在 1999 年 6 月 10 日的信中答复了这项紧急呼吁。说在 José Luis Ojeda 提出申诉后，第 43 预审庭目前正在审理该案，就轻微人身伤害罪对 Víctor Pablo Barrionuevo 警士发出了拘留令。认为先前对 Carlos Fabián Chávez 警士长的起诉和撤诉均证据不足。撤诉还没有最后完成，因为阿根廷联邦警察和 Ojeda 先生的律师均提出上诉。该国政府说，第 14 法院已就 1999 年 4 月 6 日的犯

罪采取了初步措施。说已采取措施确保 Ojeda 先生的人身安全和提供心理咨询。这些措施持续到 4 月 19 日 Ojeda 先生停止接受任何援助为止。自 4 月 27 日以来，仅与受害者接触过一次，他再次拒绝任何形式的保护。

就先前转交来文采取的后续行动

27.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0 月 26 日的信中向该国政府转交了有关阿根廷可能发生的酷刑案件的资料。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12 月 16 日和 1999 年 1 月 6 日的信中作出了答复，正文概述了向特别报告员提供的有关案件的资料。

28. 据称 Marcelo Atencio 1998 年 3 月 20 日被布宜诺斯艾利斯 San Miguel 第一警察局警察逮捕并遭到酷刑(见 E/CN.4/1999/61,第 44 段)。该国政府说，布宜诺斯艾利斯 San Martín 司法厅第 3 刑事和训戒临时法庭提起了“法庭”诉讼。1998 年 3 月 21 日，对 Marcelo Atencio 进行了医疗检查，发现有多处轻伤。法院下令采取了一些初步措施，在此期间发现在其被捕之时，当班的警医曾对他做过检查，警医说此人喝醉了酒，并将 3 月 21 日复查出的伤诊断为附带症状。法庭于 1998 年 6 月 22 日下令暂时驳回该案，因为无法辨明据称犯有人身伤害罪的人。

29. 在 1999 年 10 月 26 日的信中，特别报告员还向该国政府转交了 14 岁的 Luis Cufre 案件，据报告他于 1995 年 9 月 18 日在联邦首都宪法广场被 Mitre 分局警官逮捕并被摔到路上，当时正好开过来一辆卡车(见 E/CN.4/1999/61,第 45 段)。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12 月 16 日的信中说，国家第 13 训戒庭第 79 分庭提起了诉讼。诉讼涉及第 1 Mitre 分局 SS 铁路支局的一名警察，及一个垃圾公司的卡车司机，据称就是这辆卡车碾伤了 Luis Cufre 和另一位未成年人。该国政府提供了有关 Luis Cufre 重伤及医治的详细资料。未成年人和家庭问题全国委员会街头儿童处也涉入该案，在从文件到康复等各方面提供了援助。该案正在预审阶段。还在对所称警察在最初处理该案中的违规作法进行调查。

30.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提醒该国政府尚未就特别报告员 1997 年 5 月 26 日提供的资料作出答复，有关资料说，1996 年 1 月 22 日，在一次未遂越狱引起骚乱之后。Córdoba 还押中心的许多被拘留者受到各种酷刑(见 E/CN.4/1998/38/Add.1,第 9 段)。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12 月 16 日的信件中提供了有关这一事件的资料。向特别报告员转交了 Córdoba 省监狱管理局和调查该案的

Penjuez Service 的报告。报告说，就该案提起了诉讼，但未就酷刑或虐待罪在行政法院和普通法院起诉任何人。对三名监狱雇员的起诉并非为此。提供了有关被拘留者所受伤害、严重程度及有关治疗的资料。两名法医和三名被告律师认为该监管中心所作医治是充分的。有 100 多人作证，但证词不一。尽管 Córdoba 省联邦第 3 法院和第 12 预审法院正在审理该案，但该国政府说，“此案不涉及任何酷刑，因为全省监狱管理处没有一名雇员涉嫌或被控犯有酷刑罪”。关于为澄清三名被拘留者死亡的情节——Luis Rogelio Martio 的死亡还可能涉及贩毒——而开展的调查，这一案件因管辖权问题而转到了联邦法院。关于被拘留者 Sanchez 和 Sarriá，尽管进行了许多调查，进行了尸检和取证，但导致其死亡的具体事件仍有待最后查明。

澳大利亚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31. 1999 年 12 月 6 日，特别报告员为一名利比亚寻求庇护者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特别报告员不知其姓名，据说他全家即将被强制遣返回利比亚，他们在那里可能遭受酷刑。据说此人是所谓非法的利比亚反对集团拯救利比亚全国阵线的成员。据报告澳大利亚难民审查法庭不接受他是该组织成员的说法，因此拒绝了他的主张。据报告当局曾在 1999 年 12 月 1 日试图驱逐该家庭，但未获成功，因其中一名寻求庇护者的身体状况，航空公司拒载。据说在机场，在试图驱逐他们的官员的监管期间，该家庭的两位家长据称遭到谩骂和殴打。

就先前转交来文采取的后续行动

32. 该国政府在 1999 年 1 月 4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 1998 年 9 月 3 日的来文作了答复(见 E/CN.4/1999/61,第 56-58 段)。该国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皇家调查土著居民拘留中死亡问题委员会设于 1987 年 10 月 16 日，以调查 1980 年 1 月 1 日至 1989 年 5 月 31 日 99 名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在拘留中死亡的问题。该国政府说，委员会的任务是审查死亡的情节、当局所采取的行动以及土著居民在拘留中死亡的原因、包括社会、文化和法律因素。该国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调

查的结论是，土著居民在拘留中死亡率高，最主要的原因是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触犯刑事司法制度的比率过高，据报告原因是许多土著人民在社会中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该委员会就一系列广泛的问题向澳大利亚各级政府提出了 339 项建议，1992 年，联邦政府拨款 4 亿澳元，用以落实 399 项建议中的 338 项，拨款大多通过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委员会拨付。该国政府说，这些建议得到相当程度的落实，因而土著居民在拘留中死亡的人数有所减少，监管人员和医务人员有关土著囚犯待遇问题的意识有所提高。但是，该国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该国政府承认，在押土著居民比例过高及其触犯刑事司法制度的比率过高问题需要得到解决。为此，于 1997 年 7 月召开了一次关于土著居民拘留中死亡问题的部长会议。解决土著居民触犯刑事司法制度比率过高的战略计划目前正在得到监督。

33. 该国政府还对转交的两桩个案作出了答复。

34. 关于 Daniel Yock, 该国政府否认该案中有任何酷刑。说刑事司法委员会正在对其死亡进行调查，调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两份尸检报告。该委员会认为，其死亡的原因是心脏问题加上毒品中毒。该委员会进一步认为，没有充分证据对涉及其拘留和逮捕的任何人提出刑事指控。向特别报告员转交了刑事司法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验尸官的建议和通知副本。该国政府指出，调查的结果是公开的，委员会面前的所有证据均在公开法庭上提出。

35. 关于 Kim Nixon, 该国政府否认有任何酷刑。该国政府说，进行了一项独立的验尸调查，发现他死于自然原因，死于伴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心脏病，没有充分证据支持追诉警方任何成员。但是，该国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调查没有考虑有关警官被告知何处可以找到 Kim Nixon 的药物的指称。据报告警官没有作出努力去取药。关于这一指称，该国政府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社会正义委员会关于其死亡的一份报告，载于《1989-1996 年拘留中死亡的土著居民》(其节选已转交特别报告员)，该报告说，在他到达警察局时，他告知值班警官，他在服用降压药，这一点记入了收审登记表。该报告说，放药的地点由来自土著来访者办法的来访者记入了警察局的来访者记录本，但警察在他死亡之后才知道这一信息，因为没有程序规定检查来访者记录本。该国政府说，社会正义专员对该案的审查是

基于对书面材料的第二级评价，没有传唤证人，也没有验证证据。该国政府指出，该报告没有提交议会，政府也没有对其作出反应。

36. 该国政府提供了下列补充文件供参考：“皇家土著居民拘留中死亡问题委员会：其设立、调查意见和结果概述”和 1989 年昆士兰刑事司法法案。

阿塞拜疆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37.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1 月 15 日的信中告知该国政府，他收到的一些资料说，警察和其他保安部队人员殴打审前拘留中的人，并对其施以酷刑，以对其进行惩罚、收集信息、强迫招供并迫使其证实证人证词。据说那些被控犯有叛国罪或其他政治罪的人遭到有计划的虐待，特别是在巴库市警察局临时拘留所，俄语首字母缩写为“Gorotdel”，以及其他一些关押处所，包括总统特别部。据报告警察还惯常毒打被控犯有轻罪或较严重罪行的人。据说一旦被关押就会遭到此种虐待，但虐待也可能在长期的审前拘留期间持续数月。据报告被拘留者常常未经起诉而被关押在临时关押设施，关押期经常被延长，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 3-10 天。在审前拘留期间，据说警察向被拘留者施加压力，不让其找律师或要其接受国家指定的政府律师，这些律师不一定争取其委托人的最佳利益。而且，据称被正式起诉的被拘留者被转到押候监狱，作为一种“限制措施”而被“单独”关押。据信这种作法加重了虐待。

38. 据报告调查人员往往拒绝律师有关与其在临时关押设施和押候监狱的委托人接触的要求。大多数审前关押设施均属内政部管辖，据说该部也拒绝这种接触。还有报告说，根据法律，律师无权为其委托人安排法医检查，以确定人身虐待的证据。办案的警方或检方调查官有权准许或拒绝被拘留者和律师关于法医检查的要求。据报告，非国家法医部门雇员的私人医生或其他检察人员的检查报告或证词不为法庭所接受，不能用以确立伤害的原因。在审前拘留期间，被拘留者无权得到其自己医生的医治或探视。

39. 据说在调查期间，被告没有渠道向法官抗议据称的虐待：他们唯一的渠道是通过检察方。而实际上，检方极少调查酷刑的指称，起诉那些据称对此负责的警官就更为罕见了。

40. 据说检察院将被迫的招供用作证据，以确保在审判中定罪。据说法官极少理会被告有关酷刑的指称。还有报告说，警察殴打一些个人以便从他们及寻求其获释的家属身上榨取贿赂。

41.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了有关拘留条件的资料，拘留条件据说相当于残酷或不人道的待遇。据报告，审前拘留中心过于拥挤，因而被拘留者只能在通风不良和光线不足的牢房中轮换着睡觉。有些被拘留者特别单薄，营养不良。据说拒绝给予医疗照顾。特别是拒绝治疗诸如肺结核等传染病。

42. 特别报告员告知该国政府，他还收到了有关下列个案的资料。

43. 据报告 Elchin Behudov 1995 年 10 月 21 日在巴库被无证逮捕，他被怀疑藏有关于总统特别部一位同事 1994 年 9 月被暗杀事件的资料。他被带到总统特别部地下室一个关押房，在那里被单独拘禁了两天。他在被拘禁的第二天被转到了巴库市警察局，他在拒绝写一份声明时遭到殴打。警察给他带上防毒面具并开始窒息他。他全身青一块紫一块，并无法行走。一位后来看到他的检方调查官拒绝就此虐待采取行动。1996 年 1 月 3 日，Elchin Behudov 根据阿塞拜疆刑法第 186 条正式被控“窝藏犯罪证据”罪。

44. 据报告 Abulfat Kerimov 1996 年 3 月 16 日在巴库被捕。他被带到 Gorotdel 四楼。他的律师报告说，他全身到处是紫块和肿块，双眼也肿了。而且，他双手无法拿起任何东西，也无法站立。其律师多次向检察长要求为其委托人进行法医检查，但据称均遭到拒绝。

45. 据报告 Ekdar Agayev 于 1993 年 9 月 23 日在其工作地点被捕。据报告在他被拘留的第十天，他的妻子获准在 Nasimi 地区第 20 警察分管区的警察局看他，看到他遭到过毒打。他在医院医治未予记录，以掩盖他遭到殴打的事实。他因遭受毒打而引起脚掌机能障碍，因此于 1995 年 10 月接受了外科手术，他在医院一直呆到 1996 年 5 月。其国家指定的律师据报告拒绝要求法医检查。但是，一位私人律师 1996 年 12 月 20 日要求进行法医检查，但被一名调查官所拒绝，声称法医检查“与案件无关”。Ekdar Agayev 最终被判定犯有谋杀罪。

46. 据报告 Vuquar Verdiyev 于 1996 年 4 月 29 日因涉嫌谋杀被巴库警察逮捕。他被带到 Gorotdel, 然后被带到反对有组织犯罪局, 他在那里被绑在暖气装置上并遭到殴打。据称往他身上泼凉水 and 热水。他由于酷刑而招认谋杀。此后他被转到 Ganja 的一座监狱, 在那里继续遭受酷刑。据报告他一只胳膊和手被打断。还将铁钉从他的趾甲下按进去。据信这种虐待在他招供之后仍然继续, 以强迫他签署一份证词, 说他还有一名从犯。

47. 据报告 Lachin 地区的流离失所者 Bahram Sadoqov 1999 年 1 月 19 日死在 Sumaqayit 市警察局的牢房中, 据称是死于警察毒打。

48. 据报告一位耶和华见证人 Aleksandr Viktorovich Usenko 1997 年 11 月 13 日被巴库市检察院的三名官员逮捕, 此前他曾提出给予贿赂以换取将其会众作为一个宗教团体登记。据说他被带到 Bailow 监狱第一隔离调查监狱, 在那里遭到一名调查员的殴打和谩骂。随后他被判定犯有贿赂罪, 被判处三年徒刑。缓期执行。他就其待遇向巴库市检察长提出了一份申诉。

49. Nazilya Veliyeva、Arif Babayev 和 Rovshan Nariman ogly Mursalov 同为上述耶和华见证会的会众, 据报告他们大约在 1997 年 11 月 16 日遭到传讯和殴打。Rovshan Mursalov 因拒绝签署一份警察准备的声明而遭到殴打, 他因被殴打耳鼓破裂而寻求医治。11 名耶和华见证人向检察院提出了有关虐待的申诉。

50. 据报告 12 岁的 Vusal Rasulov 和他姐姐于 1997 年 12 月 6 日在 Mingechevir 被警察拘留, 以便从其身上榨出其母亲的消息, 其母 Sakhiba Rasulova 是非政府的 Dilara Aliyeva 保护妇女权利协会 Mingechevir 分部负责人, 警察已就诈骗罪对其提起了刑事诉讼。据称 Vusal Rasulov 在 12 月 6 日被拘留期间遭到一位调查官、Mingechevir 的检察长和副检察长的人身虐待。据称这三人用门夹他的手指, 并抽打他的脚底。当天他被家人送往一个诊所, 诊所医生初步确认有人身伤害, 但有关文件被这些医生在执法机构的压力之下销毁。Vusal Rasulov 后来被送往 Kakh 地区的一家医院, 但于 9 月 9 日被 Mingechevir 的警官诱拐, 并非法将其关在 Yevlakh 地区 Khanabad 村一户人家中, 直至 12 月 14 日被 Kakh 地区警察发现并释放。他在 1998 年 1 月 16 日再次被拘留, 被带往警察署并遭到殴打。他被其家人送往 Agdash 地区, 那里的医生发现他腹部肌肉受到损伤。还有进一步的指

称说，1998 年 2 月 7 日，警察试图对他的同学施加压力，他的同学看到他在警察局挨打。

51. 律师 Namik Aliyev 据称 1998 年 3 月 12 日在巴库 Yasamisky 地区第 26 警察局探访一位委托人时遭到警官的攻击。据报告，在他发现其委托人脸上有新的伤痕时，他要求为其安排医疗检查。两名警官当着其委托人和其他人的面殴打他，此后他被置于一间牢房中，一小时之后被送往一家医院以检查是否喝酒。他后来在当天晚上获释。在他获释后对他实行检查的一位医生发现其头部和臀部有挫伤。由于指称的殴打，巴库市检察院已就越权提起了刑事诉讼。

52. 据称特警部队前成员 Elshan Javanshir oglu Rahimov 1998 年 4 月在审前拘留中遭到殴打，对他的审理从 1998 年 7 月 2 日开始进行。他在内政部反有组织犯罪局被人用警棍、地砖和桌子腿殴打。在他被打得失去知觉之时，被扔到冷水淋浴中，直至苏醒过来，随后又被裸体绑在中央空调器上并受到酷刑。据称一名警官拳击他的面部，打掉了三颗牙齿。在他向检方写了抗议信之后，他又遭到了殴打。因此，他经常眩晕，一只耳朵失聪且肱骨骨折。

53. 阿塞拜疆民族独立党 Geranboy 分部主席 Fagani Magerramov 据报告 1998 年 7 月 30 日在 Geranboy 警察局被反有组织犯罪局局长毒打。据称他被当着其他警察的面用橡胶警棍毒打数小时。他在内政部干预之后获释。殴打发生在报刊报道称地方当局干预为阿塞拜疆民族独立党一名主席候选人争取签名之后。对 Magerramov 进行了医疗检查，共和国检察院将指称的殴打作为刑事案立案。

54. 民主独立党书记 Shokhrat Ismailov、该党书记兼该党妇女委员会主席 Mirvari Gakhramonova、该党最高理事会成员 Fikriyya Ibragimli 教授据称 1998 年 8 月 15 日遭到 Yasamalsky 地区警官的人身攻击，当时他们正在走向反对党在巴库举行的一次示威的地点。

55. 据称 Ramil Ismailov——Shokhrat Ismilov(见上文)之子、民主独立党青年组织领导人——1998 年 8 月 15 日在“1 月 20 日”地铁站附近遭到七、八名警官用警棍毒打。他被带到 Yasamalsky 地区警察局，失去了知觉，但未给予任何医治，他在被关押了 23 小时之后获释。他随后在 Nagiyev 医院就殴打造成的脑震荡和严重创伤接受治疗。已就有关指称的殴打向巴库市检察长提出了提起刑事诉讼的要求。

56. 因 Safig Mibabaly 谋杀案而受审的 Rafig Amirov 1998 年 8 月 18 日在巴库市法院说他的招供是在胁迫之下作出的。据报告他告诉法院说，他是在三、四名巴库 Nasiminsky 地区第 24 警察局的警官用警棍殴打他大约 10 分钟之后在招供上签的字。在他被盘问之后录制的一盘录像带上，人身虐待的印迹在他身上明显可见。

57. 据报告阿塞拜疆民主党成员 Vahid Qurbanov 1998 年 9 月 12 月在“5 月 28 日”地铁站附近与该党其他同事一道被拘留。警察无视其和平集会的权利，在他口头表示反对之后，他的头部和腿部遭到警官的毒打。他被带往 Nasimi 地区警察署第 22 警察局，并在第二天就抗拒警官和受酒精影响而被判处 10 天行政拘留。他被带回第 22 警察局，并在 9 月 20 日晚被带到 Qarashahar。9 月 22 日，他被转回到第 22 警察署，被控抗拒警官。他最后被转到第一隔离调查监狱(Bailov 监狱)。他一直被拘留在该监狱。

58. 据称阿塞拜疆人民阵线 Fizuli 分部主席 Vagif Guliyev 在一次政治示威后于 1998 年 9 月 12 日被拘留，在内政部反有组织犯罪局遭到大约 10 名警官的殴打。还有指称说，有人对他实施电击，企图说服他加入 Yeni 阿塞拜疆党。

59. 据报告阿塞拜疆人民阵线 Sumgayit 分部主席 Salman Yusifov 于 1998 年 9 月 15 日被捕。据称他遭到电击，并随后被转到巴库警察总署。

60. 据报告 Sumgayit 阿塞拜疆人民阵线成员 Elchin Mammadov 1998 年 9 月 15 日被便衣警察拘留，并被带往内政部反有组织犯罪局，据称他在人身胁迫之下被迫招供从 Salman Yusifov(见上一桩案件)处收到金钱，供认参加阿塞拜疆人民阵线 9 月 15 日的一次会议，并在兜里装着石块到会场。据称他遭到电击，要他提供证据。Vagif Guliyev(见上文案件)，Salman Yusifov 和他随后获释，但是，就抗拒警察和违犯治安组织会议而对这三人提起的刑事诉讼案据报告仍在继续。

61. Alikram Gumbatov 14 岁的儿子 Ramal Gumbatov 是 Lenkoran 地方民兵头领和人民平等党负责人。据报告 1995 年 9 月警察用烟烧他的胳膊以迫使他说出他母亲的下落。据称他还遭到殴打。

62. 据报告，1997 年 5 月 24 日，Kerim Kerimov 在 Ganja 参加反对党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和 Musavat 党的一次会议时被警察逮捕。收到的资料说，他与其他几个人一道被带到 Ganja 地区警察局，据称在那里遭到毒打。

63.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1 月 15 日与促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发出的一封信中告知该国政府，他们收到了有关下列个案的资料。

64. 据报告 1998 年 11 月 16 日，Smira Mamigdze、Ilahme Mamigdze、Zamina Alliguze 和另一位女记者受伤，据称警察当时用暴力驱散了一群在巴库最高法院门前示威的记者。这些记者是在抗议总统办公厅主任对 Yeni Musavat 报纸提起的法律诉讼。

65. 据称 Aydin Bagirov 和 Mustafa Hajibeyli 1998 年 8 月 15 日在巴库市市政厅大楼前遭到警察殴打，他们是 525 报的记者，当时正在采访阿塞拜疆人民阵线成员的抗议活动。据称 7 Gyun 报的一名记者 Sahil Kerimli 目睹了他们挨打，这名记者被拘留并被带到 Sabailasky 地区第 9 警察局。这些人随后被拘留，仅在录有抗议活动的胶片被毁之后才获释。

66. 据报告 Olaylar 报记者 Natig Kavadli 在报道 1998 年 8 月 15 日的抗议活动之时(见上文)，在 Vakhdat 党部门前被巴库 Sabailsky 地区的警官逮捕。据称他被带往一个警察局，遭到殴打，其照相机被没收。他在被关押数小时后获释。

67. 据报告 Azadlyg 报记者 Haji Zamin 1998 年 8 月 22 日在 “Kara Karyev” 地铁入口处被一名警官和一名便衣截住。他们问他要身份证，在得知他为 Azadlyg 报工作之时，一名警官和地铁刑事调查部的一位官员将他带往一个警察局，在那里对他进行了虐待。这名警监试图通过编写一份报告，假称他抗拒警察拦截而掩盖指称的殴打。第二天他被召到巴库市警察署，被控拒捕。他在巴库 Nariman 地区法院就这名警长和警官对他的虐待提起了法律诉讼。这名警官因较轻的流氓行为而被罚款，那位警长后来根据内部部长的命令被从警察队伍中开除。此外，该警长于 1998 年 8 月 27 日因涉及运输检察院提起的一桩刑事诉讼案而逮捕，据称他越权。

68. 据称 1998 年 9 月 1 日，在阿利耶夫总统的车队预计通过时间约一个半小时之前，在 Goskomimushchestvo 大楼附近，Mustigil 报编辑 Taleh Hamid 被巴库 Khatainsky 地区的警官殴打。据报告他在这条路上开车时被警察拦住，警察告诉他这条道路已经封闭，并用侮辱性和下流的语言要他离开这条道路。这名记者说警察态度不好，此时 Khatainsky 地区第 35 警察局的警长击打他的脸部，将他拉出车外并在街上继续殴打。该警察局的三名警官加入了对他的殴打。据报告进行了一

项法医检查，检查结果交给了检察院，警察监察部一名检察官正在对该案进行调查。

69. 据报告 Sabukhi Gafarov 1998 年 5 月 7 日被警官抓住。他的照相机被没收，他被用警棍击打多次，此前警察看见他正在对一些警官照相，一些警官正在殴打一群聚集在巴库 Azhdarbey 清真寺外送葬的一群妇女。另一名记者 Aygun Ismaylov 也被警官抓住。据说这两人均在群众干涉时立即获释。他们就这些指称的事件与当局交涉，并在大约一个月之后收到了 Nasiminsky 地区检察院的答复，告诉他们殴打事件无法确认。检察院既未传唤这些记者，也未传唤事件目击者以调查申诉。

70. 据称 TURAN 通讯社记者 Ilham Shaban 1998 年 11 月 7 日在阿塞拜疆报社附近遭到警察殴打，当时那里正在举行示威。据称他向一名警官出示了记者证，据称该警官命令下属殴打他。

就先前转交来文采取的后续行动

71. 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12 月 11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先前于 1998 年 9 月 23 日、1997 年 6 月 20 日和 1996 年 6 月 10 日的一些来文作出了答复。

72. 关于 Samir Zulfugarov(见 E/CN.4/1999/61,第 60 段)，该国政府答复说，他于 1997 年 7 月 28 日因持有毒品而被 Yasamal 地区警察局官员逮捕。他被关押在 Yasamal 地区警察局直至 1997 年 8 月 1 日，而没有被转到巴库警察总局，被调查的嫌疑人通常被转到总局。该国政府答复说，1997 年 8 月 1 日，他被送往市第一医院，3 小时之后死亡。巴库 Yasamal 地区检察官于 1997 年 8 月 1 日提起了刑事诉讼，后来根据刑法包括有关故意杀人在内的各项规定将该案移交给了巴库市检察院。有关实施逮捕的一名警官的档案后来转给了巴库市人民法院审查，但该国政府答复说，对该案的调查后来中止，因为无法查明对其死亡负责的人员。在该案退回检察院进一步审查之后，对警方人员提起的刑事诉讼案和有关 Samir Zulfugarov 的死亡案于 1997 年 7 月 25 日合并为一桩案件。在该国政府作出答复时，该案正在巴库检察院。

73. 关于 Zakir Dzhabarly 和 Dilgam Bairamov (见 E/CN.4/1999/61,第 61 段)，该国政府答复说，巴库市检察院 1997 年 10 月 8 日提起了一项刑事诉讼，这两人

1997 年 9 月 23 日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他们到巴库 Narimanov 地区警察局护照处处长办公室，了解有轨电车站住房办法非法登记公民身份的原因时，遭到警察的辱骂和殴打，遭受了人身伤害。该国政府答复说，进行的法医检查查明了 1997 年 9 月 22 日的人身伤害，并说 Azizbekov 检察院进行了一项调查。但是，由于无法证明这两人遭到了警察的殴打并受到严重伤害，调查程序中止。该调查后来由检察院继续进行，但于 1998 年 2 月 26 日在检察院的同意之下再次中止。

74. 关于 Rafik Shaban ogly Ismailov (见 E/CN.4/1997/7/Add.1,第 9 段)，该国政府答复说，1995 年 12 月 8 日，他被带往地区警察局，死在刑事调查处长办公室。据说 Masally 地区检察院根据刑法第二部分第 168 条提起了刑事诉讼，该条有关“越权或超越正式授权，同时对受害者使用武力，使用武器或有恫吓和人身侮辱行为”，该案交给了检察院调查局，该局认为，Masally 地区警察局刑事调查处代理处长强行将此人带往警察局，故意超越了正式权限，并严重侵犯了其权利。调查认为，由于警察局使用人身和心理暴力，他受到了轻微的人身伤害，他在警察局无理被押，当天，由于心血管供血不足，其健康状况突然恶化，有一医生到警察局看过他。据报告这位医生建议住院——政府说他没有住院，他于 1 小时之后死亡。法医检查发现，其死因为心血管供血不足，其死亡与其在警察局被拘留和殴打没有因果联系。代理警察局长在 Masally 人民法院被判处解除职务，但后来根据议会国庆大赦而获释。随后就此案提出了上诉，最高法院取消了前判决，将该案发回 Masally 区人民法院重审，该法院于 1997 年 1 月 21 日根据刑法第一部分第 168 条判定该代理局长有罪，判处五年徒刑。但该国政府说，该代理局长根据大赦令获释，没有服刑。

75. 关于 Taptig Farkhadogly(见 E/CN.4/1998/38/Add.1,第 19 段)，政府答复说，他于 1996 年 11 月 25 日向巴库检察院提出了申诉，说包括 Sabail 地区第 39 警察局局长在内的一些人 1996 年 11 月 7 日在“巴库”百货商店附近殴打了他。此后，巴库检察院于 1996 年 9 月 28 日根据第 168 条第 2 款(见上文)进行了一项调查并提起了刑事诉讼。该国政府说，法医检查确定他受到了轻微的人身伤害。调查中讯问了 Sabail 地区第 39 警察局局长。他说，1996 年 11 月 17 日之前他并不认识 Taptig farkhadogly，他并未对此人有过任何不法行为。该国政府还说，由于无法查明对所犯罪行为负责者，调查于 1997 年 1 月 28 日中止。巴库市检察长 1997 年 4

月 16 日取消了中止调查的决定，但补充调查没有得出肯定的结果，因此调查于 1997 年 5 月 6 日再次中止。尽管如此，仍在继续查究。

76. 关于 Murshud Makhmudov 和 Abulfat Kerimov，该国政府答复说，内政部根据刑法各项规定就特警部队在 1995 年 3 月 17 日的流产政变中所犯不法行为提起了刑事诉讼。Murshud Makhmudov 1995 年 4 月 13 日被拘留，Abulfat Kerimov 1995 年 4 月 17 日被拘留。该国政府说，对 Murshud Makhmudov 实施预防性拘留的决定 1996 年 2 月 27 日被变更，该决定后来被取消，他于 1996 年 3 月 4 日重新被捕。关于 Abulfat Kerimov，该国政府说，他于 1996 年 1 月 4 日被拘留后获释，但于 1996 年 4 月 17 日再次被捕。两人都根据刑法各项规定被定罪，案件已转交最高法院。这两人有关酷刑和其他不法行为的指称均未得到调查的证实。该国政府说，两人在调查期间均有机会自由陈述，他们承认参与了不法行为。

意 见

77. 在审查了国别报告员的报告之后，禁止酷刑委员会在其结论和建议中对“持续和大量指称执法人员施以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的报告”(CAT/C/23/5,第 5 段)表示关注，特别报告员同样对此表示关注，并请该国政府邀请他访问该国。

巴 林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78.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1 月 22 日的信中告知该国政府说，他收到了有关下列案件的资料。

79. 据报告 Mohammed Al-Sayyah 从 1995 年 4 月 5 日至 7 月 12 日被拘留。据称他在 Al-Qal 监狱遭到一名约旦官员(特别报告员知道他的姓名)的酷刑。据报告他阴部受到电击和重击。还据报告他被扒光衣服，被迫坐在一个瓶子上，他因此而受伤，获释之后仍然疼痛不止。据称将石棉垫子放在他被单独监禁的牢房中，据信这种做法加上他所受的酷刑使他受了三年折磨。据报告他于 1998 年 9 月 30 日死在 Salmaneya 医院，据称是死于他在拘留中受到的虐待。

80. 据报告, 1998 年 11 月 2 日至 4 日, Salwa Hassan Haider、Hanan Salman Haider 和 Maryam Sa'id al-'Aradi 与其他几名妇女一道被拘留, 当时保安部队在 Al-Daih 村逮捕了数人。据称她们被抽打脚底, 并被捆着胳膊腿吊起来。据称她们被迫在 Rif'a 的公共场所扮演剧中人物和角色。据报告她们在 al-Khamis 拘留中心遭到安全情报部门人员的酷刑。Salwa Hassan Haider 和 Hanan Salman Haider 据报告在抽打和包括强奸在内的攻击威胁之下被迫签署了一份供状, 供认她们违反了宪法。据报告她们被单独拘留, 而 Maryam Sa'id al-'Aradi 据说未被起诉获释。

81. Sanad 村 16 岁的 Hussain Mohammed Al Mula 据报告 1998 年 11 月 22 日被捕, 并被拘留在 Manama Al Qal'a 警察局。据称他遭到了安全情报部门官员的酷刑。据收到的资料说, 据报告他由于酷刑而被送往 Manama 医院, 一只手被截肢。住院 12 天之后, 据报告他再次被捕, 并被单独拘留。

82. Al Qadam 村 17 岁的 Mohammed Ali Al Ikri 据报告 1998 年 11 月 1 日被拘留在 Manama Al-Qalá 警察局。据称他被安全情报部门官员毒打而住院, 并随后获释。据报告他后来又被安全情报部门官员逮捕, 据称威胁要对他施以酷刑, 直到他不能走路, 不能说话。据收到的资料说, 据报告他被转到 al-Khamis 拘留中心, 并见到了他的第一位探访者。

83. Salsh Abdul Hussain Mohammed 据报告 1998 年 11 月 2 日在 Manama Al-Qalá 警察局被拘留。据称他遭到毒打并不给医治。据称他的状况恶化到要住院的地步。

84. 16 岁的 Isa Al Bazaz 据称 1998 年 11 月 4 日被安全情报部门逮捕, 并带往 Manama Al Qalá 警察局。据报告安全情报部门找不到他父亲, 就把他抓作人质。据收到的资料说, 他在被捕时遭到毒打。

85. Al Deh 地区的 Hamza Issa Hamar 据称 1998 年 8 月 28 日在 Manama Al Qalá 警察局被安全情报部门拘留, 于 1998 年 9 月 1 日获释。据报告他全身, 特别是头部和腹部被用聚氯乙烯塑料管抽打。

86. 17 岁的 Zakaria Habib Mater 据称从 1998 年 2 月 17 日至 4 月 1 日在 Ikir 他家附近的一个农场被安全情报部门拘留。他被拖往一棵棕榈树, 并被绑在树

上。他被蒙上眼睛带往一个拘留中心，在一个厕所里被关了十天，随后被单独关押 34 天，眼睛一直被蒙上。

87. Seyed hussain Aeyed Majeed Seyed Hussain 据称 1998 年 8 月 2 日被安全情报部门逮捕。他被带到 Manama Al Qalá 警察局，他双耳被打并受到性侮辱。

88. Ibrahim Hilal 据称 1998 年 8 月 2 日在 Manama Al Qalá 警察局被安全情报部门逮捕并拘留。他头部和腹部被打，并被迫站立数天。

89. Hussain Abas Al Aamer 据报告从 1998 年 8 月 7 日至 10 日在 Manama Al Qalá 警察局被拘留。安全情报部门人员用聚氯乙烯管抽打他全身，特别是背部和腹部。

90. Nasser Abd Al Hussain Al Aleem 据报告从 1998 年 8 月 7 日至 10 日在 Manama Al Qalá 警察局被拘留。据称安全部门情报人员抽打他的脚底，他因此在获释之后走路困难。

91. Hussain Ali Ahmed Al Kazaz 据报告 1998 年 8 月 3 日被逮捕并被拘留在 Manama Al Qalá 警察局。他被安全情报部门人员用聚氯乙烯塑料管抽打。

92. Mohammed Salman Yousif Abdul Rasoo 据报告 1998 年 8 月 2 日被逮捕，并被拘留在 Manama Al Qalá 警察局。安全情报部门人员用聚氯乙烯塑料管抽打他全身。

93. 据报告 Hassan Al Say'q 和 Abdula Al Wasti 1998 年 8 月 3 日被拘留。据报告他们被拘留在 Manama Al Qalá 警察局，安全情报部门人员用聚氯乙烯塑料管抽打他们全身。

94. 据报告 Hassan Ahmed Juma 和 Hussain Ahmed Juma 分别于 1999 年 2 月 11 日和 1999 年 2 月 12 日在 Al Khamees 警察局被拘留，并分别于第二天获释。他们被蒙上眼睛并遭到四名安全情报部门人员的殴打。

95. 据报告 Abdulla Ali Al Natashaas 1999 年 2 月 10 日被安全情报部门人员拘留，据称被关在 Al Khamees 警察局。他遭到殴打，被蒙上眼睛用鞭子抽，并不许他用卫生间。

96. 16 岁的 Abdul Nabee Ahmed Al Zaimmour、Ali Ahmed Al Zaimmour、16 岁的 Issa Mulla Mansoor Al Uteby 和其他一些人于 1999 年 2 月 10 日被从 Al Deh

地区带走。据称他们在 Al Khamees 警察局遭到安全情报部门人员的殴打，并威胁要放狗咬他们。

97. 据报告 Abas Khmees Amran 在 Manama Al Qalá 警察局被监禁多年。在被拘留期间，他被安全情报部门人员捆住胳膊吊起来数小时。据收到的资料说，由于此种虐待，他的左臂现在仍然还很疼。他从 1998 年 11 月起一直被单独关押。

98. 据报告 Abdul Amir Al Safar 1999 年 2 月 1 日在 Manama Al Qalá 警察局被拘留，1999 年 2 月 4 日获释。他脸部和背部被打，胸部被烧。

99. 据称 Aref Ali Al Samak, Mohammed Ali Mansoor Al Saeed 和 Saleh Habeeb Ali 1999 年 2 月 2 日在 Manama Al Qalá 警察局被拘留，几天后获释。他们都遭到毒打。Aref Ali Al Samak 据说受到心理冲击。Mohammed Ali Mansoor Al Saeed 在遭到殴打之后，在他的家属据称受到威胁之后承认了虚假的指控。Saleh Habeeb Ali 据称被带上手铐，被用聚氯乙烯塑料管殴打而且头部被用脚踢。

100. 牧师 Ali Al Sadadee 据称于 1999 年 3 月 5 日被从 Al Drraz 地区带走被带到 Al Khamees 警察局。据收到的资料说，安全情报部门人员用聚氯乙烯塑料管抽打他的双耳和脚底。牧师 Adnana Al Seyed Hashem 也于 1999 年 3 月 5 日被拘留并被从 Al Drraz 地区带走。他受到鞭打，并不许他用卫生间。

101. 16 岁的 Hussain Hamed 和 Dya Amir 据报告于 1999 年 10 月 2 日在 Sitra 与其他数人一道被捕。据称他们在 Sitra 警察局遭到毒打。

102. Hussain Saeed Jassim 据报告与其弟 Redha 一道被捕，他们遭到电击。他们两人几天之后获释。

103. 据报告 Abbas Saeed hassan Sapt1998 年 10 月 12 日被捕。他被安全情报部门拘留在 Al Khamees 警察局和 Budaj'e 警察局。他被迫站立 15 天，被捆住手脚吊起来，并击打他的脚底、腹部和头部。三天没有给他食物。在他病得很重时，他于 1998 年 6 月 28 日被转到一家军队医院。他的健康状况恶化，最后被转到 Salmania 医院。

104. 特别报告员还就下列人等收到了进一步的资料：Hussain Mansoor，据报告 1999 年 2 月 10 日被拘留，特别报告员于 1999 年 3 月 9 日为其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见下文)。据收到的资料说，他被人狠抽脚底，并被迫长时间站立。Al Nowadrat14 岁的 Abbas Ali Marhoom1999 年 2 月 18 日在 Manama Al Qalá 警察局被

安全情报部门拘留。他全身遭到殴打，特别是头部和脸部。Al Mowadratt 14 岁的 Mahdi Ahmed Marhoom 也被拘留。据报告，除殴打之外，他还受到强奸和性虐待的威胁。Al Nowadratt 14 岁的 Abdul Shaheed Mulla Jaffar 也被拘留。他在被监禁的第一天被迫站立，并多日不许他使用卫生间。Al Nowadratt 14 岁的 Ahmed Mahdi Habeeb 也被拘留。他被用聚氯乙烯塑料管抽打他的身体和脚底，他因此站立和行走困难。Jasem Mohammed Hassan Kadhém 1999 年 1 月 25 日在 Manama Al Qalá 警察局被拘留，1999 年 1 月 29 日获释。他被安全情报部门人员抽打脚底并在拘留期间被迫站立。

105.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还提醒该国政府，尚未收到对 1998 年转交的一些案件的答复。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106. 1999 年 3 月 9 日，特别报告员为下列人士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他还进一步在经常性来文中(见上文)转交了有关这些人员的资料。据报告下列 19 名未成年人于 1999 年 2 月被保安部队逮捕和拘留：Abbas Ali Marhoon, Abdul Shahid Jaffer Al-Mulla, Ahmad Mahdi Habib, Ahmad Mahdi Marhoon, Isa Mula Mansoor Al Utaibi, Abdul Ghani Ahmad Al Zaimur, Ali Ahmad Al.Zaimur, Seyed Isa Isail, Ibrahim Abdulla Ahmad Abbas, Seyed Jaffer Mohamed Hashim, Seyed Kamil Kadhém Ibrahim, Jaffar Abd Ali, Hussain Jaffer Jassim, Mahmood Hassan Abdul Wahab, Hussain Mahdi Saleh, Ahmad Abdul Nabi Abdul Karim, Ahmad Abd Ali Al-Madani, Mohammed 和 Abdulla Al-Yoser。还有报告说，据称下列 33 名成年人在同一时期被逮捕：Jasim Mohammed Hassan Kadhém, Fawzi Mohammed Hassan Mahdi, Mohammed Abdulla Yousif, Abdul Amir Al-Saffar, Aref Ali Al-Sammak, Mohammed Ali Mansoor Al-saeed, Salah Habib Ali, Shakir Hassan Makki Darwish, Hassan Ali Hassan Al-Saegh, Mona Salman Haidar, Hassan Ahmad Jum'a, Abdula Al-Nachas, Wajih Saleh, Hussain Mansoor, Faisal Al-Askafi, Jaber Mansoor Fardan, Sheikh Sadeq Al-Durazi, Haj Hasan Jarallah, Seyed Omran Sharaf Al-Alawi, Ali Abdul Hussain, Habib Hamza, Ali Jàffer Al-Mahoozi, Sadiq Abdulla, Seyed Ali Al-Samak, Seyed Adnan Seyed Hashim, Maitham Ali Al-Sheik, Jafar Islami, Ahmad Abdulla Saeed, Fadhil Hamid Ahmad

Ismail, Ibrahim Jaffer, Mohsin Abdulla Isa, Imad Mohammed Isa 和 Ali Abdul Hussain。有些人据说被拘留在 Al Khamees 拘留中心。

107. 1999 年 3 月 16 日, 特别报告员为 Al Drrazi 地区的三名牧师 Ali Al Sadadee、Adnana Seyed Hashem 和 Sadeq Al Drrazi 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 据报告他们于 1999 年 3 月 5 日被安全情报部门人员逮捕, 关押在 Al Khamees 警察局。据称 Ali Al Sabadee 被用聚氯乙烯塑料管抽打脚底和双耳, Adnana Al Seyed Hashem 遭到鞭打并不许其使用卫生间, Sadeq Al Drrazi 遭受了各种形式的心理酷刑, 比如告诉他说, 他妻子将被强奸、他母亲将受酷刑。

108. 1999 年 8 月 6 日, 特别报告员为 Sheikh Hussain Al Akraf、Sayed Hashim Sayed Ibrahim、Sayed Sadiq Sayed Ibrahim、Mohammed Jaffar Al Basri、Fadhil Al Zubeid、Salman Bu Hassan 和 17 岁的 Mohammed al Qattan 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Sheikh Hussain Al Akraf 据报告在三年多行政拘留获释后立刻又在 1999 年 7 月 9 日再次被捕。他被关押在 Manama Al Qalá 警察局, 他在那里遭到电击。其他人均来自 Karzakkan, 他们于 1999 年 7 月 9 日在示威要求释放 Sheikh Al Jamri 时被捕。他们在 Manama Al Qalá 警察局遭受了酷刑, 然后被转到 Zallaq 拘留中心被关押至今。

109. 1999 年 10 月 18 日, 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一道为 17 岁的 Haimd Ali Yousif Yahya, Ismil Isa 和 Ali Salman 联合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 据报告他们于 1999 年 10 月 2 日在街头示威中被特别保安部队逮捕。他们被关押在 Budaya 警察局, 据称他们在那里遭受了酷刑。

110. 1999 年 11 月 19 日, 特别报告员为 26 人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 其中有 11 名儿童。据说下列人员于 1999 年 10 月中旬在 Malekya 被逮捕: Mohammed Ibrahim、Jasim Khalaf、Abdulla Ashoor Kadhim、Sayed Hashim Kadhém, 16 岁, Seyed Ahmad Al-Jaway, 16 岁和 Jaffer Ibrahim, 16 岁。据说下列人员于 10 月中旬在 Tobli 被逮捕: Seyed Jalal Mahmood Sharaf, 17 岁, Seyed Isa Ali Ismail, Seyed Adnan Seyed Hashim 和 Ibrahim Abdulla Ahmad Abbas。据说下列人员于 1999 年 10 月 14 日在 Karzakan 被逮捕: Abdul Amir Isa Abdulla, 17 岁, Mohammed Jasim Abdul Rasool, 17 岁, Monir Ahmad Ali Al-Sheikh, 17 岁, Abbas Hassan Juma Al-Shakhori, 15 岁, Mohammed Hassan Ashoor, 一名少年, Hussain Isa Abdulla 和

Ahmad Abbas Marhoon。下列人员据说于 1999 年 10 月中旬在 Sitra 被逮捕：Ali Ahmad Abdulla Al-Tobaji, 17 岁，和 Abdulla Ahmad Ibrahim Abdulla。下列人员于 1999 年 11 月 13 日在 Ras Romman 被逮捕并被拘留在 Al-Hoorra 监狱：Aqeel Matar, Mohammed Matar, Abdulla Taher, Saeed Ibrahim, Hassan Jafar Madan 和 Ali Abdul Mahdi Hassan Al-Mottawa。一位宗教学者 Sheikh Hassan Al-Qaidom 也被逮捕，下落不明。

对先前转交来文采取的后续行动

111. 1998 年 12 月 14 日，该国政府对 1998 年 11 月 18 日发出的一项紧急呼吁(见 E/CN.4/1999/61,第 74 段)作出了答复。该国政府答复说，Muhammad ‘Ali Muhammad ad- ‘Ikri 1998 年 11 月 1 日因违反 1976 年刑法的暴乱行为依法被捕，被拘留在一个常规拘留地点。出于公共安全的理由，该国政府未提供这个拘留地点的名称。该国政府向特别报告员保证，其家属知道他的拘留地点，并定期经常与他联系。该国政府否认他被秘密或单独拘留，并说他的被捕与他先前在青少年时期的记录无关。该国政府进一步告知特别报告员，对他的待遇是人道的，他的身体很好，依照法律和各项国际标准他得到了探视权，代表权和医疗照顾。该国政府说，与其拘留、审判和释放有关的所有问题过去和将来都通过适当程序决定，并系统地采取各项预防性措施，以保障巴林所有被拘留者的身心完整，包括保护他们免遭酷刑和过度使用暴力。

112. 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12 月 30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 1998 年 11 月 10 日联合发出的一项紧急呼吁(见 E/CN.4/1999/61,第 72 段)作出了答复。该国政府否认其中有 9 人被逮捕或拘留。关于紧急呼吁中提到的其他个人，该国政府答复说，一名男子因暴乱行为依法被拘留，三名男子和两名妇女在警察对提前引爆一个爆炸装置——这是所谓“Hizbollah”领导的在巴林实施恐怖主义爆炸和纵火运动的一部分——进行调查之后依法被逮捕和拘留。该国政府否认被捕的 6 名个人遭受了任何身心虐待。该国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所有囚犯都是在人道的条件下被关押，并依法享有福利、探视和医疗照顾的权利。该国政府进一步说，女犯仅由女狱警监管，被关押在一座专门修建的现代妇女监狱。该国政府还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在政府全力合作之下实施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访

问方案。而且，该国政府还告知特别报告员，任何囚犯均可就拘留中待遇问题寻求国内法律和行政补救办法，但本案中的所有个人均未这样做。

113. 该国政府在 1999 年 1 月 4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一道于 1998 年 11 月 20 日发出的一项紧急呼吁(见 E/CN.4/1999/61, 第 75 段)作出了答复。该国政府答复说，其中五名个人被依法逮捕和拘留，随后获释。该国政府说，其中三人于 1998 年 10 月 11 日获释，一人于 10 月 21 日，另一人于 10 月 24 日获释，但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该国政府否认来文中提到姓名中的一人被逮捕。该国政府进一步否认被捕的任何个人遭受了身心虐待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虐待，并补充说，此类指称是人们所熟悉的宣传，没有任何可信度。

114. 该国政府在 1999 年 1 月 4 日的另一封信中对特别报告员 1998 年 11 月 18 日发出的一项紧急呼吁(见 E/CN.4/1999/61, 第 73 段)作出了答复。该国政府答复说，在来文提到姓名的人中，有一人已于 1998 年 10 月 24 日被少年法院释放，另外两人根据少年法院依据 1976 年少年法发布的命令被送往少年中心押候，但该国政府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该国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巴林刑法有关 15 岁以下儿童待遇的一些资料，包括有关少年法的资料。该国政府说，儿童完全由女警官处理，置于一个专门修建的少年中心，该中心工作人员完全由受过儿童福利和社会工作方面训练的妇女充任。少管中心为儿童提供教育、娱乐和福利设施，包括全面的后续和扩展服务，该国政府进一步答复说，没有关于被逮捕、拘留或监禁的其余四人的资料，不过可能有一位同名的青年人，此人依法被拘留在一个常规的拘留地点。该国政府否认未成年人被拘留在“秘密”地点，并说，被拘留者的亲属总是被告知被拘留者在何处被押。关于儿童问题，该国政府说，儿童一旦被捕，其父母总是立即得到通知并被带见其子女，此后与其子女定期和经常地接触，并出席所有少年法庭的审理。该国政府还否认被当局逮捕和拘留的人遭受了身心虐待或其他形式的虐待。该国政府的答复说，根据 1976 年的刑法，此种待遇为非法，而且现有一些实际的保障措施，确保不发生此种虐待。

意 见

115. 特别报告员感谢对其紧急呼吁的答复，但他对未收到对 1998 年 9 月 24 日转交的多项指称的答复表示遗憾。他欢迎该国政府撤销其有关《禁止酷刑公约》第 20 条的保留。特别报告员对该国政府仍然没有邀请他访问该国表示遗憾。

孟加拉国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116.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1 月 15 日的信中通知政府说，据他收到的材料，警察在逮捕和审讯时经常对犯人进行身心折磨或以其他方式虐待犯人。据说折磨方式有威胁、殴打以及不时用电棍触人等。据说政府很少起诉或惩处折磨犯人的警察。在这种违法不究的气氛下，警察这类违法行为接连不断。例如，达卡市有几名警察据说因打死 1 名大学生而被捕(见下文第 119 段)，达卡警察局督察处副处长为警察逼供犯罪嫌疑人辩护，称在审问中有必要这样做。

117. 据说监狱条件极为糟糕，危及犯人的生命。据官方统计，1998 年期间共有 123 人死于狱中，严酷的监狱条件是死因之一。多数监狱据说人满为患。据报，目前的犯人总数达 50,000 人，听说这比监狱正式容量多一倍以上。1998 年 5 月，据司法部门的一份报告称，根据官方规定，达卡中心监狱最多可关 2,190 名犯人，而事实上却关了近 6,000 名犯人。

118. 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关于一些个案的材料，现将这些个案简述如下。

119. Shanim Reza Rubel 据报因被控私藏武器而于 1998 年 7 月 23 日被警察逮捕。据报当天 5 小时后获释，获释后被送到达卡医学院附属医院，据说因在拘留期间受伤过重而死于该家医院。6 名涉案警察据报被捕。政府据说任命了一名法官调查此事和建议应采取何种措施避免这类事件重演。

120. Arun Chakrobty 据说于 1998 年 1 月 23 日从一栋五层楼的楼顶上摔到地上摔死。据说警察称此人是逃跑时不慎摔下的。据说 Chakrobty 身上有些伤痕，说明曾遭酷刑。

121. Harun Sheikh 据报于 1998 年 2 月 4 日在 Khulna 被捕，后来在 Rupsha 警察局据说遭到包括几名高级警官在内的一些警察毒打。据报法院于 2 月 6 日命

令释放此人并予治疗。据说此人于 2 月 6 日晚死亡。据说死者家属向治安法庭提出申诉，称他是被警察主管和手下的助理巡察员害死的。没有听说有关方面进行过任何调查。

122.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提醒政府说，他于 1994、1995 和 1996 年转交了若干案件，但未收到任何答复。

对以前转交的来文的后续行动

123. 政府在 1999 年 5 月 31 日的信中就特别报告员于 1998 年 9 月 23 日送交的个案(见 E/CN.4/1999/61, 第 80-82 段)作了答复。

124. 关于 Sajal Chakma、Bimal Jyoti Chakma、Atul Chama 和 Sama Ranjan Chakma, 政府称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它称这几个人竖起路障以及采取其他行动阻挠军队的自由行动。已向当地警察部门提起诉讼案，此案尚未审判。

125. 关于 Shima Chowdhury, 政府答复说，有关方面分阶段调查了这个案件。政府指出，警察情报署已起诉据说涉案警察。Chittagong 地区的一特别法庭后来审理了这一案件，所有被告警察均被判无罪。政府还称，原告不服此项裁决，已向高等法院上诉，上诉案仍在审理之中。

126. 政府称正调查以前转交的尚未答复的其他指控，将在适当时候提供对这些指控的答复。

白俄罗斯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127.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1 月 29 日的信中通知政府说，据所收到的材料，警察、尤其是防暴警察强行驱散了几次示威活动。尤其是，特别报告员收到了与以下事件有关的材料。

128. 1998 年 3 月 2 日，反对党白俄罗斯人民阵线的成员据说参加了在明斯克市中心 Yakub Kolas 广场的一次正式集会，抗议签署《俄罗斯—白俄罗斯联盟宪章》。白俄罗斯人民阵线的成员和青年阵线的成员在集会结束后开始往外走，不久据说遭到若干身穿便衣的男子殴打和拘留。尤其是，白俄罗斯人民阵线的执行

秘书 Vyacheslav Sivchyk 据说被人打翻在地，有人对他拳打脚踢。第二天，明斯克中心区法院据说以他举行未经批准的示威游行为由判处他 10 天徒刑。审判后据说他被带到中心区拘留所，据说在那里昏了过去。据说他后来被带到医院就医，据医生诊断，其颅骨和大脑严重受损。他于 1998 年 4 月 6 日出院并获准回家。

129. 白俄罗斯语的《Imya 周报》编辑 Irina Khalip 和父亲 Uladzimir Khalip 据说在 1997 年 4 月 2 日参加示威游行抗议签署《俄罗斯—白俄罗斯联盟宪章》时被捕并遭毒打。包括若干记者在内的许多示威者据说在被捕时一律遭到毒打。据说警察用警棍殴打 Irina Khalip 的背部，并揪着她的头发从一排排防暴警察面前拖过，途经之处据说每个警察都对她拳打脚踢。Uladzimir Khalip 被押到警察局时据说失去知觉，后来因肾脏严重受伤和其他创伤被送到医院就医。1997 年 9 月，他再次住院。据所收到的材料称，医生告诉病人家属说他头部伤势很重，难以复原。据说他已向明斯克市检察院提出正式申诉。据说检察官通知 Irina Khalip 说，已将此项申诉记录在案，并对涉嫌越职的警察开始进行刑事调查。据说检察官于 1997 年 6 月停止了这项调查，在白俄罗斯记者协会提出申诉并要求刑事调查后进行的另一项调查据说也已停止。

130. 白俄罗斯人民阵线的一位高级领导人 Vladimir Yukho 据说于 1998 年 2 月 24 日在出席法庭审判期间被捕。有几人未能进入法庭听审，据说他们等在法院大楼外面，有一位防暴警察据说想把一名妇女推下台阶，据报 Vladimir Yukho 拉住警察的手臂阻拦他。警察据说抓住他，把他拖到停在附近的装有滑门的警察小公共汽车上。据收到的材料，Vladimir Yukho 被推进警车时手撞到了门上。去警察局的路上，明斯克市 Leninsky 区警察分局少校级高级警官、副局长据说使劲掐他，把他的脖子都掐破了。据说 Vladimir Yukho 后来被控违反《行政法》第 166 和第 167 条。1998 年 2 月 24 日，据说他向地区检察官提出正式申诉。据说他于 4 月 9 日因参加未经授权的示威游行和拒捕被明斯克市 Leninsky 区法院罚款 5 百万卢布。

131. 1999 年 10 月 17 日，一些在野党和非政府组织据说在明斯克市中心举行集会，要求民主、言论自由和白俄罗斯独立。据说带着头盔、穿着蓝色伪装服、手持盾牌和警棍的特种防暴警察排成一排，组成厚厚的人墙，挡在大街上，据所收到的材料，后来有十几个防暴警察开始殴打示威者，示威者据说还击。恰

好附近有一建筑工地，示威者抓起工地上的石子还击警察。一些示威者据说被捕，在警察警戒线附近据说遭到拳打脚踢。约有 90 名示威者后来遭警察拘留，据说在警察拘留期间遭到殴打。他们据说被勒令手脚分开站立一旁，然后遭到了手持警棍的特种防暴警察拳打脚踢。据说有的警察还威胁强奸其中的妇女。社会民主党活跃分子 Volodya Chernaev 据说被捕，后来被带到 Partizanzky 警察局。在押送途中，据说警察用警棍殴打他以及同时被捕的其他人。有的警察据说还威胁他们说，要把他们带到森林里干掉。一些被拘留者据说已向所在区检察官提出申诉。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132. 1999 年 3 月 10 日，特别报告员与促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为 Viktor Gonchar 联合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此人是反对派领导人，据说于 1999 年 3 月 5 日在狱中心脏病发作，监狱当局据说拒绝把他送到医院就医。据说他于 1999 年 3 月 1 日被判刑后不久便开始绝食，对监禁他表示抗议，监狱工作人员强行喂他。据说他以及 15 名其他反对派人士是 1999 年 2 月 25 日在一家咖啡馆举行和平集会时被捕的。据特别报告员于 1999 年 3 月 15 日收到的进一步材料，他已于 1999 年 3 月 11 日获释。

133. 政府于 1999 年 4 月 27 日答复说，Viktor Gonchar 因于 1999 年 2 月 25 日参加未经明斯克市行政委员会授权的一次聚会被行政拘留 10 天，关在一专门拘留点，这是符合《行政治罪法》的。政府称，此人在拘留期间由于身体不好，一直受到医生监护。政府告诉特别报告员说，关于警察不轨行为的任何报导毫无事实依据。

巴 西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134.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1 月 17 日的信中告诉政府说，他不断收到关于狱中发生虐待事件的材料。据最近关于巴西监狱情况的一份报告，据说虽然国内

法就保障犯人人权作出了适当规定，但由于腐败、狱警缺乏专业培训以及缺乏官方的正式指示和对违反行为的有效监督，监狱系统目前爆发了一场危机。

135. 犯人之间的打斗据说是一项严重的问题。由于在狱中吸毒欠下了债务、帮派间的竞争以及犯人所犯罪行的类别等原因，1998 年 5 月 29 日在 Pernambuco 市 Barreto Campelo 最严密看守监狱两个敌对犯人帮派据说发生冲突，结果据说有 22 名犯人死亡，13 名犯人受伤。闹事者据说在狱中犯有杀人、抢劫和强奸罪。在两天前发生的一起类似事件中，3 名犯人死亡，20 名受伤。州司法部长据说后来将这些暴力行为归咎于监狱人满为患、而监管人员人数偏低这两个因素。

136. 另外据说狱警用各种折磨手段惩罚犯人。据说狱警采用非法的强制性“惩罚措施”，最常用的手段是，剥光犯人的衣服，殴打和污辱犯人、毁坏或弄脏犯人伙食、不准犯人吃饭、限制或不再准许亲友探监等。

137. 特别报告员收到了与下列案件有关的材料。

138. 在 Manaus 男子监狱 Céu Azul 狱区，伙房工作人员据说在典狱长默许下殴打犯人。1997 年 12 月 24 日，该地犯人与伙房工作人员据说爆发了冲突，据说调来制止骚乱的民警防暴大队把犯人押到监狱足球场上，据说在剥光犯人衣服后，令他们从肮脏不堪的阴沟里爬行，一边爬，狱警一边用棍棒殴打他们，并用脚踢他们的肋骨。据说犯人后来是爬回牢房的。后来一连几个月据说他们遭到防暴警察殴打。据说警察把犯人从牢房中拖出来，脱光犯人的衣服后，强迫他们跪下，令其相互殴打，并强迫他们用手指插到其他犯人的肛门中。

139. 1998 年 2 月，一支民警防盗特殊武装小分队队员据说闯进 São Paulo 市的 Depatri 监狱，听说在那里殴打许多犯人，犯人被打得遍体鳞伤，有的人骨头被打断。这支小分队据说每周深夜闯进监狱，队员们全副武装，带着面罩，对着牢房开枪，毁坏犯人的个人用具，下令犯人剥光衣服，并用种种办法折磨犯人，例如玩“俄国轮盘赌”游戏，用装有一颗子弹的轮盘手枪朝犯人的头部开枪，另外还对犯人“打电话”，即两手按在犯人的耳朵上使劲挤压，犯人疼痛难忍。在一些人权团体提出申诉后，法医学院据说记下了大约 130 名犯人的伤势，有关方面下令警察调查。

140. 1997 年 1 月 12 日，在 São Paulo 州 Altinópolis 市 Santa Rosa de Viterbo 监狱，由于狱方据说不准一位女犯参加孙子的葬礼，狱中爆发了抗议行动，在抗

议示威期间，男民警和军警据说殴打了 80 名女犯，一位女犯被打得流产，另一位被打断胳膊，还有一位头部受了伤，后来缝了 10 针。1997 年 3 月 11 日，São Paulo 妇女监狱的女犯据说也遭男狱警殴打，至少 15 人据说受了伤。

141. 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材料，在 1998 年 1 月至 9 月期间，São Paulo 州警察巡回调查专员收到了 696 份关于犯人遭受酷刑、污辱或虐待的申诉。这位调查专员据说称，这类行为的数目实际远远超过此数。据说 São Paulo 民警于 1998 年 6 月调查了 1998 年 1 月和 2 月期间据说犯人遭到系统折磨的情况。调查结果表明，在一处拘留所关押的 350 名犯人中，107 人身上有遭系统殴打后留下的伤痕，有的犯人手臂、腿部、手指和下巴骨被打断。在调查后，民警部门据说开除了 4 名警察。

142. 据说联邦区于 1998 年 6 月 15 日也开除了一名警察，并指控他犯有殴打因违反交通规则而遭拘留的一名犯人的罪行。据说这是自 1997 年颁布联邦禁止酷刑法之后根据此项法律提起的第一宗诉讼案。

143. 特别报告员还转交了下列各案。

144. Octavio dos Santos Filho 据说在警察拘押期间于 1997 年 10 月 13 日死于 São Paulo 市。据关在同一地点的 19 名犯人称，警察和狱警不停打他，拉住他的头撞到牢房的铁栏杆和墙上。几天内，警察多次押他到附近的医院治疗伤痛，据说在路上进一步折磨他。此人于 10 月 9 日挨了一顿毒打，警察动手打人后把他仍到一旁，根本不管他的死活。他要求治疗，警察 4 天后才把他送到卫生所，可是已经太晚了。

145. Rosana Lage Ligerio 和 Marilu Josu Silva Barbosa 是公开同居的女同性恋伴侣，据说于 1996 年 6 月在 Pernambuco 州 Joazeiro dos Guararapes 被地方警察在据说进行不公正调查后逮捕。虽然警察声称他们是有逮捕证才逮捕这两位妇女的，但实际上警察拘留她们两天后才签发了逮捕证。据说警察在拘留期间拿皮鞭打她们，并威胁要强奸她们，另外还辱骂她们搞同性恋。审问她们的两位警察强迫每人与他们口交，说要她们明白“不同男人性交会有多大的缺憾”。她们后来被转到几家拘留所，最后被关到一所监狱，在那里被关了 11 个月。经她们同意，国家法医署进行了体检，证实她们遭到了警察毒打并受了伤。法官在 1997 年公开听审后下令暂时释放她们。尽管已有警察不轨的证据，据说她们两年来一直在等

巴西最高法院复审此案。她们还屡次向司法部请愿，要求司法部全面、公正地调查她们所受的不实指控以及遭警察施暴和折磨情况，但司法部并未照做。

146. 涉嫌在里约热内卢一豪华住宅区残酷杀害一位 18 岁学生的 Deilson Santana 据说在 1998 年 5 月期间遭警察严刑拷打。

147. Elcio Oliveira Lima 据说于 1998 年 2 月中暑，死于里约热内卢市 Santa Cruz 区过于拥挤的一所地方监狱中。一名值班警察告诉报界说，牢房中的气温往往高达华氏 115 度。狱警们还称，监狱经常缺水，并称 Lima 与 13 名其他犯人一道被关在宽 4.5 英尺、长 9.5 英尺的牢房中，而按正式规定这间牢房只能关 7 个人。

148. George de Assis 和 Guilherme Henrique 据说于 1998 年 6 月 8 日被捕，被带到 Minas Gerais 州 Belo Horizonte 市防盗警察局，据说在那里遭到拷打。据报当局称后来俩人被转送到 Ribeirão das Neves 监狱，后来获释。据说一位警察通知这两位犯人的家属说，他们已死亡。

149. 据说在被拘押期间，四肢瘫痪的 Edson Soares da Silva 身体状况逐渐恶化，据说死于 1997 年 6 月 1 日。据说有关方面从未送他到公立医院就医。

150. Jorge Natale 据说于 1998 年 11 月 10 日被捕，被带到 Belo Horizonte 市防盗警察局，警察审问他闯进民宅偷窃一事。据说他被带到一洗手间，包括警察局局长在内，一些民警剥光他的衣服，捆住他的手脚，把他捆在一根铁杠子上吊起来。据说后来他们用橡皮棍抽打他的脚底和头部。据说他们还用电触他的阴囊、屁股、肋骨、头部、胸部和手臂。据说他已向警察巡回调查员办公室提出申诉。

151. 巴西南部的 Claudio Orlando dos Santos 是积极倡导防治艾滋病的一位人士，担任 Santa Catarina 州 Florianópolis 市保护同性恋权利协会会长，据说于 1994 年 5 月 24 日代表 Santa Catarina 卫生部门在 Florianópolis 市 Capoeiras 区向变性人发放避孕套时，遭该市军警毒打和辱骂。他先是受到一名警察骚扰，事后他用公共电话向军警主管兼军警活动中心协调员报告此事。据说后来多名军警过来对他拳打脚踢，把他打昏后，据说戴上手铐，扔进警车的后车厢，带到第 8 区民警分局，据说在那里再次遭殴打和污辱。一名民警据说看到他遭到虐待，但据报并未阻拦。据称军警一开始不让他提出正式申诉。据报他后来获释，获释后对军警提

出了申诉。当时，他的艾滋病已开始全面发作，后来因患严重肠胃炎住进了医院。他可能是因为受警察虐待而患严重肠胃炎的。据说他一直住院治疗，直至于 1994 年 11 月 3 日死于医院。由于缺乏证据，警察据说已停止调查，另外，没有人受控。

152.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提醒政府说，关于 1997 年和 1998 年期间转交的若干案件，他尚未收到任何答复。

对以前转交的来文的后续行动

153. 特别报告员于 1998 年 11 月 5 日向该国政府转交了关于 17 岁男青年 Magnaldo de Aguiar 据说于 1997 年 2 月在 Pernambuco 被警察扔到化学桶里一案的材料(见 E/CN.4/1999/61, 第 87 段)，政府在 1999 年 11 月 30 日的信中作了答复。政府答称，军警部门在调查后建议检控若干军警，其中包括一位少校、一位中尉、一位少尉和若干士兵。政府称 Pernambuco 州军警总署已接受调查结果，并已着手进行法律诉讼。政府重申决心充分根据适当程序来依法审判这些人。政府称，已向 Pernambuco 州公安主管提供了被告军警的一份证词，以便其调查据称造成伤害的化学桶所在公司的老板是否有责任。政府还称，Magnaldo de Aguiar 接受了大量治疗，其中包括在整形医院住了 39 天，对下肢皮肤作了整形手术。他还接受了理疗，据理疗师说，他刚开始时行动能力有限，但后来已恢复。

154. 特别报告员于 1998 年 11 月 5 日向政府转交了关于 São Paulo 州 Carandiru 市 Masmorra-Dungeon 拘留所 4 狱区犯人待遇的材料(见 E/CN.4/1999/61, 第 91 段)，政府在 1999 年 12 月 7 日的信中作了答复。政府称，São Paulo 州狱政主管认为，这所拘留所的问题是设施狭小，而犯人太多。政府称在拆除了这一拘留所和在 São Paulo 州新建 21 个拘留所后已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根据州当局与联邦司法部签署的一项合作协议，现已新建了一些拘留所。关于 1998 年 1 月 24 日发生的事件，政府答复说，狱政主管设立一调查委员会，专门调查据称酷刑的真相并确定谁应负责，该委员会由州检察长担任主席。第 4 狱区犯人用自制武装械斗，引发了一场骚乱，在镇暴过程中，据说 15 名狱警虐待、殴打和羞辱犯人。委员会受理了有关犯人的申诉。政府称，犯人只认出了据说袭击他们的两位狱警，

一位是第 4 狱区惩戒员，另一位是该狱区的警卫。政府答复说，根据该委员会的结论，已确定先采用行政程序，然后再采用刑事程序。

155. 政府在 1999 年 12 月 7 日的信中就特别报告员于 1997 年 5 月 26 日转交的两宗案件(见 E/CN.4/1998/38/Add.1, 第 31-32 段)作了答复。关于 José Wilson Pinheiro da Silva, 政府答称, Ceará 州公共安全和维护公民权利事务秘书说, 此人于 1996 年 8 月 15 日因酗酒闹事被捕, 后来被带到 Fortaleza 联邦警察局第五分局。政府答复说, 他被关到警察局的一个房间里, 同室的另一名犯人打他, 使他遭受了信中所称的伤害。政府称, 警察当局已协助他治伤, 并称警方已开始审讯凶手。

156. 关于 Ivanildo Samaio de Souza, 政府答称, 此人于 1995 年 10 月 25 日死于 Fortaleza 联邦警察局的牢房中。他前一天因非法携带毒品被捕, 在首次作证后被拘押, 后来死于牢房。据验尸报告, 他曾遭受酷刑, 许多重要器官受伤。后来警方的调查表明, 当天在警察局值勤的警察对此人的死亡负有责任。根据这些调查结果, 联邦公共检察署指控 7 名警察和警察局长犯有杀人罪。在司法部审理此案前, 联邦警察部门暂停了这名警察局长以及手下有关警察的工作。按行政程序(第 001/96 号)开除了其中的两名警察。另外, 根据这项行政程序, 有关方面确定其他警察无罪。政府还答称, 在警方调查后, 已向联邦 Ceará 州第三法庭提起刑事诉讼, 该法庭在刑事诉讼中将援用正当程序。政府称, 由于它正式承认对 Ivanildo Samaio de Souza 的死亡负有客观责任, 总统提议国民议会批准每月向此人的遗孀和子女发放永久抚恤金。国民议会于 1996 年 9 月 12 日照准。

157. 政府在 1999 年 12 月 13 日的信中, 就特别报告员于 1998 年 11 月 5 日转交的关于据称监狱条件相当严酷的材料(见 E/CN.4/1999/61, 第 89 段)作了答复。政府向特别报告员通报了最近为弥补监狱系统已知缺陷所采取的措施情况, 例如通过改建和扩充现有的关押设施以及根据司法部“补足差额”计划新建 52 所监狱以提高监管系统的容量。关于培训执法人员, 政府称特别重视这一领域, 并一直在探索可通过何种途径加强国际合作。政府还告诉特别报告员说, 根据该国通过的一项法律, 法官可采取其他惩处措施, 以协助促进犯人重返社会。另外, 政府与第三国经谈判缔结了允许将外国犯人转交其原籍国的条约。司法部还发起了一项“落实刑法集体行动”项目, 建立了负责协助贫困犯人公共辩护律师探监制

度。政府指出，为了改善监狱的卫生状况，外交部和司法部已设立一联合委员会拟订关于在犯人中预防和治疗性传染病的综合方案。

保加利亚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158. 1999 年 3 月 22 日，特别报告员为 Borislav Goutzanov 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此人据说自从 1999 年 1 月 19 日以来一直被关在 Varna 候审拘留所中。据说他被关在没有暖气的牢房中，被迫睡在地上，虽患有肺炎，但据说并未获得任何治疗。

布隆迪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159.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称，据他收到的材料，据说该国境内仍盛行酷刑以及其他虐待行为，尤其是警察局常用这些手段逼供。常用的手段包括：用电线、警棍以及其他工具殴打脚底、性器官、膝部和肘部；电击；用开水烫人；令人保持不适或有辱人格的姿势；威胁处死，包括假行刑等。据说有关方面从未在收到这类指控后进行任何调查，另外据说法庭接受逼供出的证词。听说大量酷刑案件与公安警察以及特别缉查队有关。但政府当局、司法部门和警方据说矢口否认有这类酷刑案。

160. 此外，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了关于据说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监狱环境的材料。据说主要问题是监狱人满为患，听说一些监狱(例如 Ngozi、Gitega 和 Mpimba 监狱)关押的犯人数量是原设计容量的 3 至 5 倍。在该国北部的 Ngozi 监狱，1998 年 1 月至 4 月期间，据说有 200 多位犯人因营养不良、过于拥挤和缺氧死于狱中。听说传染病很流行。犯人享受不到任何最起码的服务。据说有几位犯人需要得到治疗。Pascal Ntako 中校据控参与阴谋推翻 Buyoya 总统的未遂政变，因得不到治疗于 1997 年 5 月 11 日左右死于 Musinga 监狱。

161. 最后，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材料，军人经常犯强奸罪。据说有关方面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预防发生这类行为或事后采取纠正措施。

162.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了与下列案件有关的材料。

163. Jean Minani 据说因被控杀害布琼布拉市一位前市长而于 1995 年 3 月被捕。据说他在特别缉查队审讯期间遭毒打，最后供认犯下了所控罪行。据说他于 1995 年 8 月向总检察长申诉说遭到了虐待。其律师称，他是被屈打成招的。他后来于 1998 年 10 月获释。11 名同案犯据说也遭殴打。

164. Etienne Mvuyekure 曾担任反对党布隆迪人民联盟的秘书长，据说于 1997 年 11 月 2 日被捕后不久即被处决。据说他在布琼布拉市 Kavumu 山 Rweza 区被 Muyira 军区的一名指挥官逮捕。据说他在被捕时遭到毒打，后来被带到民兵营房。迄今当局未就此案作任何调查。

165. Protais Nzeyimana 上尉据说于 1997 年 3 月 8 日在 Ijenda 被 Ijenda 特别缉查队队长在无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据说他被拘留了 5 天。据说他在受审时遭殴打，有人还威胁要杀害他。据说后来他还被转到国家情报署，听说在那里被关在单人牢房里。据说他数次受到军事委员会审问，审问人员用木棒等用具殴打他。

166. Djamali Nsabimana 据说因于 1997 年 3 月在布琼布拉市埋设地雷而被判罪，于 1998 年 2 月 12 日被判死刑。据说他称被捕后关在布琼布拉军营，在头 3 天受审时多次遭受酷刑。据说审问人员拿斧头、棍棒和刺刀猛击他的头部、背部、双腿和脚掌，还划破了他的膝部，并威胁说如果不招供，就砍断他的双腿。最后，审问人员据说对他的手指和生殖器官施用了电刑。据说他被一连折磨了 3 天，后来签署了招供书。据说他在布琼布拉上诉法庭受审时亮出据说受刑后留下的创伤。但法庭庭长据说拒绝下令调查，据说其裁决的部分依据是，Djamali Nsabimana 在首次见到法官时并没有抱怨受到虐待。

167. 1998 年 8 月 31 日，Appolinaire Nsengiyuma、Salvatore Nsavyimana 和 Serge Bizimana 据说在布琼布拉市 Kinama 和 Kamenge 区的家中因被控参加反对团体，被军人和便衣人员逮捕。据说这三个人在陆军 Kamenge 第三营营房中遭到虐待。Appolinaire Nsengiyuma 和 Salvatore Nsavyimana 据说后来于 9 月 9 日左右住院治疗。据说 Serge Bizimana 头部严重受伤，于 9 月 12 日转到特别缉查队。

168. Pascal Ntihakose 是布隆迪民主阵线成员，据说在揭发听说与武装反对团体有关联的一位士兵后在布琼布拉被捕。据说他在被捕时遭到殴打，被捕后被公安警察拘留在 Kigobe 和布琼布拉几个星期，后来转到监狱。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169. 1999 年 7 月 13 日，特别报告员与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为据说于 1998 年 2 月被布琼布拉上诉法庭判处死刑的 Léonidas Hatungimana、Djamali Nsabimana、Ismail Hussein、Haruna Hamadi、Bosco Nyandwi、Saïdi Nzanzurwimo 和 Pierre Nkurunziza 联合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据说这几人被控卷入 1997 年在布琼布拉市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据说审问人员对他们严刑逼供。据说在法庭审判时，他们曾遭虐待的痕迹仍清晰可见。据说在审判期间有关方面并未注意到这一点。布琼布拉最高法院终审庭据说于 1999 年 3 月 29 日维持原判。上述 7 人据说目前被关在布琼布拉市 Mpimba 中心监狱惩戒室中，据说惩戒室过于拥挤。

170. 1999 年 10 月 5 日，特别报告员为 Déo Nzeyimana 及其太太 Georgette Mpawenimana 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据说这对夫妇自 1999 年 9 月 26 日以来遭布琼布拉市特别缉查队拘押，据说审问人员不准他们吃饭，逼迫他们交待罪行。听说审问人员还殴打 Déo Nzeyimana 的脚掌。Georgette Mpawenimana 参与了瑞士和法国资助的一社区重建项目，据说她被控与武装抵抗运动有关联。这对夫妇据说是布隆迪民主阵线成员。

喀 麦 隆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171.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1 月 8 日的信中提醒政府说，关于他于 1998 年转交的某些案件，他尚未收到任何答复。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172. 1999 年 6 月 2 日，特别报告员为 Me Abdoulaye Math、Semdu Soelay 以及 Maroua 市捍卫人权和自由运动的成员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特别报告员在喀麦隆调查访问期间，于 1999 年 5 月 17 日会见了这些人，他们当时向他反映了 Maroua 市以 Pom 上校为首的一支防暴部队的情况。1999 年 5 月 28 日，防暴部队据说分坐 3 辆卡车开到 Me Math 家附近，在 Pom 上校的指挥下包围了他的家。Me Math 逃到了一位邻居的家里。据说防暴部队整夜守在 Me Math 家周围，时刻准备开火。1999 年 5 月 29 日夜，据说防暴部队以同样的方式包围了 Me Math 的同事 Semdu Soelay 的家。Me Math 担心遇害，逃到了雅温得，Semdu Soelay 后来也赶到雅温得与他会合。据所收到的材料，据说保安部队在雅温得市各旅馆中到处找他们。

173. 1999 年 11 月 26 日，特别报告员与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为 Tchambou 联合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此人是 Maroua 市捍卫人权和自由运动的成员，据说于 1999 年 11 月 21 日上午被警察和防暴部队逮捕。据说他先被拘留在警察局，下午被转到 Palar 防暴拘留中心，此后一直被秘密拘押在那里。他被捕原因不详，但据说与捍卫人权的活动有关。

对以前转交的来文的后续行动

174. 政府在 1999 年 4 月 7 日的信中，就特别报告员于 1997 年 11 月 11 日为社会民主阵线成员发出的一份紧急呼吁(见 E/CN.4/1998/38/Add.1, 第 48 段)作了答复。政府称，Thomas Fefe 和 Justin Fokan 于 1997 年 10 月 8 日散发传单号召人们抵制选举时被捕，后来被带到中部警察总署，在被拘留 12 小时后获释。政府否认关于此人遭受酷刑的指控。

175. 政府在 1999 年 4 月 8 日的信中答复了特别报告员于 1998 年 12 月 9 日为 Michel Michaut Moussala 发出的一份紧急呼吁(见 E/CN.4/1999/61, 第 105 段)。政府证实此人因散布谣言和诽谤他人而于 1998 年 1 月 13 日被判刑。被告不服判决，提出了上诉。此案尚未了结，被告现已获得假释。此外，政府还称，Michel Moussala 在关押期间一直获得了适当治疗，身心未受任何伤害。

意见

176. 特别报告员赴喀麦隆的调查结果见本报告增编二。从调查结果来看，人权事务委员会有充分理由对“继续存在酷刑做法”(CCPR/C/79/Add.116, 第 20 段)表示关注。

乍得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177. 特别报告员于 1999 年 9 月 3 日同促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致函政府说，他收到了与下述案件有关的材料。

178. Sosthène Ngargoune 是乍得记者联合会会长，于 1997 年 10 月 25 日因采访向政府军投诚的联邦共和国武装部队官兵，而在 Moundou 警察局遭到毒打，据说有人还威胁要杀他。据说他被控与联邦共和国武装部队总指挥有联系。他的相机和录音机听说遭没收。另外，他在此之前据说于 1998 年 5 月 14 日被捕，罪名是在《恩贾梅纳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散布谣言和诽谤他人，称军人在地方当局的纵容下已成汪洋大盗。据说他还谴责法外处决现象。据报他于 1998 年 6 月 12 日获释。

179.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1 月 8 日的信中提醒政府说，关于他于 1997 年 5 月转交的某些案件，他尚未收到任何答复。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180. 1999 年 8 月 16 日，特别报告员为 Souleymane Garfa 和 Ahmadaï Sabre 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这两个人据说是武装抵抗团体全国抵抗联盟的成员。据说他们于 1999 年 7 月 27 日在苏丹 El Djénénah 被捕，于 1999 年 8 月 3 日左右被驱逐出境，据报目前被第二军区指挥官关在 Adre。

智 利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181.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0 月 8 日的信中向政府转交了与下列案件有关的材料。

182. 据所收到的材料，Marcelo Gaete Mancilla、Ramón Escobar Díaz、Patricio Gallardo Trujillo、Renú Daniel Salfate Osorio、Marcos Andrade Sánchez、Jaime Pinto Angloni、Guillermo Ossandón Cañas、Pedro Rosas 以及其他 46 名政治犯遭受了酷刑和虐待，详情见下文。1999 年 2 月 5 日，在 Colina I 严密看守监狱，一位叫作 José Luis Medina 的犯人与一位狱警发生争执，结果引发了犯人对抗狱方，最后狱警朝 Medina 先生所在狱区的犯人发射小口径子弹和催泪弹。一位狱警据说扔催泪弹砸中了犯人 Marcelo Gaete Mancilla 的头部，这位犯人当场就昏了过去，被其他两位犯人抬了下去。后来狱方采取惩罚措施，打开 J 楼中的所有牢房，用催泪弹把犯人从睡眠中唤醒，为犯人带上手铐，并威胁要杀掉他们。监狱特别防暴队队员把犯人拉出牢房，迫令犯人从防暴队员的两个队列中间(即所谓“黑道”)穿过，防暴队员拳打脚踢，有的还用棍子殴打犯人。防暴队员用电动警棍折磨犯人 Ramón Escobar，把 Guillermo Ossandón Cañas 从 10 级台阶上推下来，结果这名犯人身上多处受伤，脸被划破，眼镜摔坏。在外面的院子里，防暴队员要犯人用手抱脚蹲在地上，然后对他们喷洒催泪瓦斯，并进一步殴打他们。然后他们给犯人戴上手铐，由于手铐过紧，Pinto Angloni 先生手上落下了伤疤。防暴队员据说把 Andrade Sánchez 先生和 Gallardo Trujillo 先生按到塑制水池里，半天不让头露出水面(即“潜水艇”式)。Rosas 先生的双臂据说遭烟头烫伤。犯人们在院子里被折磨了 2 个小时，看到 Edmundo Letelier 上校和 Salcedo 中尉当时在场。后来防暴队员再次排成两行，再次以上文所述方式虐待犯人，然后把犯人押上卡车，把多数犯人转到 Colina II 监狱。犯人到了新监狱后，防暴警察再次让犯人过“黑道”。Salfate Osorio 先生被转到 Antofagasta 镇上的一所监狱，入狱后，双眼被蒙上，手脚被捆住，然后遭人殴打，前后共达 6 个小时。Colina II 的犯人律师直到 1999 年 2 月 8 日才见到了犯人，家属和独立的医护人员则仍不准入内。据说 3 名狱医为犯人作了体检，犯人们认出其中一位狱医叫 Chiquito，此人据说证实犯

人确实受了伤。智利人权委员会主席 Jaime Castillo Velasco 获准入狱视察，后来公开宣布犯人受了伤。2 月 12 日，一名上诉法院检察官 Raúl Rocha 前往监狱视察，陪同的 2 位法医也证实犯人遭受了折磨。有关方面为这所监狱指定了一位刑事法官。全国监狱管理局局长 Hugo Espinoza、高等保安总监 Edmundo Letelier、Saldivia 中尉以及涉嫌犯有酷刑罪的其他人受到了两项刑事指控。有关方面要求上诉法院任命一检察官处理此案。据说未能任命一位侦讯法官。犯人家属请求有关方面采取保护性补救措施，惩处不准检察官进监狱视察的全国监狱管理局局长，同时还要求有关方面采取其他保护措施，根据宪法保护犯人的权利。1999 年 2 月，法院就人身保护和宪法权利保护案作出裁决，并于 1999 年 6 月公布了此项裁决。上诉法院在裁决书执行部分指出，智利监狱工作人员采用了“极端严厉的镇压”措施，对犯人身体造成了“相当严重的伤害，偏离了既定程序”，并认定“狱警的所作所为属非法和任意行为，侵犯了生命权和人身完整权”。智利监狱管理局据说于 1999 年 6 月就此项裁决提出上诉。

183. 另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材料，警察在公共示威活动期间施暴，造成了若干人死亡或严重受伤。在此方面，他注意到了下述案件。

184. 1999 年 5 月 19 日，在 Arica 市学生示威期间，特种警察闯进负责捍卫和促进人权的基督教社会援助基金会设在圣地亚哥市的总部，妄图非法拘留 3 名大学生。该基金会的执行秘书 Claudio González 不让他们殴打学生，据说遭警察拳打脚踢。该基金会就警察闯入其总部和打人一事已向内政部部长、有关警察局和第二军事检察院提出申诉。

185. Ulises Coque Roa、Miguel Alejandro Vergara Contreras 和 Sebastián Sánchez Vera 是 Tarapacá 大学的学生，据说于 1999 年 6 月 1 日在教育部遭警察殴打。据说这些学生是在参加和平示威时遭殴打的。这 3 名学生当时在教育部入口处示威，并无任何挑衅行为，而 3 名特种警察据说对他们拳打脚踢。学生会代表 Orlando Soto 据说要求知道这几名警察的姓名。一位自称叫作 Rivero 的圣地亚哥市第一警察分局的警长据说几分钟后赶到，他说这些警察不是他的手下人员。据说他打电话给据称叫作 Aldo Vidal Villegas 的特种警察分队队长，分队长下令 3 名警察撤回。据说这 3 名警察藏起徽章后离开了教育部大楼。3 位学生后来去 El

Salvador 医院急诊，医生证实他们确实受了伤。他们已就警察的暴行提出刑事指控。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186. 1999 年 3 月 23 日，特别报告员为 Dante Ramírez Soto 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此人在严密看守监狱服刑，急需获得适当治疗。据说在 1999 年 3 月 5 日 Colina I 严密看守监狱中犯人与防暴警察冲突期间以及介入冲突的多数犯人后来转到 Colina II 监狱的途中，他以及其他犯人遭受了酷刑。Ramírez Soto 先生于 1997 年 12 月身中数弹，据说严重的枪伤一直未好，而在 1999 年 3 月的事件中警察据说对他从前受伤的部位拳打脚踢，尤其是打他的头部，并用脚踩他的手臂，另外据说还对喷催泪瓦斯。他后来被送到监狱附属医院就医，但据说未获适当治疗，而且外面的医生不能进监狱为他治疗。政府在 1999 年 5 月 31 日的信中就这项紧急呼吁作了答复。

187. 关于 Dante Ramírez Soto，政府指出，此人因持枪拒捕，被警察打伤，后来获得了内部和外部医务人员的治疗。此人在绝食后，也获得了治疗。他目前正等动手术治疗被捕时所受的伤。圣地亚哥市第六军事检察院命令对他进行防范性拘留，并已立案(第 1191-97 号)检控他违背第 17798 号武器管制法令。

188. 关于 Omar Hermosilla Marín，第四和第六军事检察院下令对他进行防范性拘留，并已立案(94-97 号和 321-96 号)检控他违反第 18314 号法令。此人被控参加恐怖主义团体和袭击警察。在 44465-PL 号案件中，他因犯偷窃罪被判 5 年零 1 天的徒刑。在从严密看守监狱转到 Colina 教管所的途中，一直有护士陪同，到教管所后，护士对所有犯人作了全面体检。他目前正接受理疗，身体状况稳定，并无严重的健康异常现象。

189. 关于 Pablo Contreras Olivios，政府指出，第二和第四军事检察院在第 406-98 号、第 140-98 号和第 94-97 号案件中下令对他进行防范性拘留。此人被控参加武装对抗团体、偷窃军事物资、非法结社和违反第 17798 号法令。政府称，在转狱过程中，一直有医护人员在一旁看护，但他拒绝接受狱医或法医的检查，有关方面已向主管法院报告了这一事实。

190. 1999 年 3 月 23 日，特别报告员为 Omar Hermosilla Marín 和 Pablo Contreras Olivos 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这两位犯人于 1999 年 2 月 6 日同 50 位其他犯人一道转到 Colina II 严密看守监狱。据说监狱工作人员于 1999 年 3 月 8 日殴打 Hermosilla Marín 先生的头部。据说 Contreras Olivos 先生在同一天也遭折磨。这两位犯人身上受了伤，急需获得治疗。

对以前转交的来文的后续行动

191. 1997 年 4 月 25 日，特别报告员为据说于 1997 年 4 月初被捕和遭受酷刑的 Jonny Pérez Torres、Andrés Serrano Leiva、Dagoberto Contreras Llanes 和 Guillermo Saavedra Aguilera 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见 E/CN.4/1998/38/Add.1, 第 66 段)。政府在 1997 年 7 月 29 日的信中称，此案已进入预审阶段，暂对公众保密。考虑到涉嫌罪行的性质，军事法院和普通法院均在进行调查。一位检察官已受命调查此案，国防部副部长请国家防务顾问参与此案的审理工作，以便加快审案速度。国防部副部长称，如上所述，整个审案程序是依法进行的，被告的权利得到了尊重，另外，法院并未收到关于这些人遭到虐待的申诉。

192. 特别报告员在 1997 年 9 月 22 日和 1998 年 10 月 29 日的信中向政府转交了关于该国境内据称酷刑案件的材料。政府在 1998 年 5 月 12 日的信中答复了特别报告员，其中提供了以下情况。

193. Elvis Arturo Valdés Henríquez 据说于 1996 年 2 月 17 日被便衣警察逮捕并遭折磨。便衣警察据说冲进他母亲的公寓，打他母亲和身有残疾的 Rodrigo Valdés Henríquez。据说到了 Renca 军营后，他亦遭到殴打，有关方面后来不得不带他到 Colina 诊所就医，据说该诊所的医务人员发现他多处受伤(见 E/CN.4/1998/38/Add.1, 第 65 段)。政府称，Valdés Henríquez 与另外两人一道被 Renca 警察调查局第十分局的调查人员逮捕，据说当时与他人一道拒捕，用刀子、石头、棍棒和其他物体袭击调查人员。一位调查人员在此事件中受了伤。Valdés Henríquez 先生和另一名犯人被送到 San José 医院急诊部就医，治疗拒捕过程中受的轻伤。有关方面以这三个人携带刀子以及其他物品为由将他们交给圣地亚哥市第 19 刑事法院审理。1996 年 8 月，法院下令调查这些人在被第五司(内务司)拘留期间据称遭受酷刑的案件。第五司的报告证实了上述事实。据说 Valdés Henríquez 先生于 1996 年 1

月 20 日不得不去 Colina 诊所就医，当时身上所受的伤不同于被捕那天医院确诊的轻伤。1996 年 7 月 8 日，法医鉴定证实了这一诊断。没有迹象表明新伤可能是被捕后在某公共场所发生的事件造成的，因此，法院于 1997 年 7 月驳回此案并宣布结案。Valdés Henríquez 先生的母亲指控第五司(内务司)在搜查和逮捕其家人时有越轨行为。该司对此进行了调查，于 1996 年 4 月认定所属人员没有任何责任，这项裁定获得了司法部门的认可。政府在 1999 年 2 月 10 日的信中提供了这方面的情况。

194. 特别报告员在这些信中还转交了下述案件。政府在 1998 年 3 月 25 日的信中作了答复(详见 E/CN.4/1998/38/Add.1, 第 65 段)。

195. Julio Esperguel Santander 据说于 1995 年 12 月 31 日被两名机动骑警殴打。政府称，有关方面在初步调查后正审理警察用武过度行为。政府在 1999 年 2 月 10 日的信中提供了这方面的情况。

196. Juan Pablo Contreras Mondaca 据说于 1996 年 4 月 14 日遭圣地亚哥市 Retén Pomaire 警察拘留和虐待。政府称此人因酗酒被拘留，当天被带到 Melipilla 第一刑事法院，在付了法院规定的罚金后，于 1996 年 4 月 15 日获释，获释前未提出任何申诉。此后的调查表明，Contreras Mondaca 于 1996 年 4 月 16 日去医院，医生诊断他身上有轻伤。从上文按时间顺序所述的事实来看，在初审期间，此人并未遭受虐待。此人已就警察用武过度提起诉讼，诉讼案现处于预审阶段。

197. Agustín Feguerroa Sepúlveda 和一位朋友据说于 1996 年 8 月 10 日被警察拘留，警察把他们带到圣地亚哥市第 34 警察局，这两人据说在警察局遭受虐待。政府称，这两人是在公共汽车上抢劫时被捕的，因拒捕身上受了伤。公共汽车司机把车开到警察局，据司机说，警察只使用了必要和合理的武力。这两人被防范性拘留，后来被带到 Ñuñoa 第四诊所急诊，并接受治疗。医务人员诊断他们身上有轻伤。这两人先转到 Peñalolén 警察第 43 号营房，后来被关在 Puente Alto 预审拘留点。法院于 1996 年 8 月 11 日开庭审判此案。对执行逮捕任务的警察、公共汽车司机和一位犯人的母亲进行的内部调查表明，这两人并未遭受酷刑或虐待，但从行政角度来看，第 2 看守队的一名队员只在警察报告中注明了这两人的受伤原因，但在看守登记册中却并未注明，为此受到了上级的申斥。此外，特别巡逻

队队长因未记录手下队员所用的程序和下班时间而受到警告。此项用武过度案目前正由圣地亚哥市第六军事检察院进行预审调查。

198. Andrés Meléndez Sánchez 据说于 1996 年 9 月 11 日在圣地亚哥市被警察拘留并遭虐待。政府称此人说身穿警服的警察拘留和虐待了他，而实际上是 Peñalolén 市第 43 警察局的便衣警察执行拘留的，所以关于此人遭受虐待的申诉并不可信。政府称此人提出申诉只是想减轻本人的责任，从可靠的证据来看，警察丝毫没有伤害他。政府在 1999 年 2 月 10 日的信中指出，第四军事检察院正就此项用武过度案进行预审调查。

199. Patricio Gana Valdés 据说于 1996 年 9 月 24 日被圣地亚哥市第 42 警察局的警察逮捕，据说在转到第 41 警察局之后遭受虐待。政府称他是在拘留室中跌倒而受伤的。他跌倒后立即获得了协助。负责开车押送这位犯人去 Capitán Yaber 防范性拘留中心的警察因犯人受伤而拒绝押送。为此专门叫了一辆救护车，在签必要文件时，Gana Valdés 先生再次跌倒在地。他拒绝进救护车，后来进了救护车又对抗医务人员，所以遭到了殴打。他被带到医院，经医院诊断患有“严重脑震荡”，后来于 1996 年 11 月 26 日出院。事后，值勤警察因未去看守室亲自查明犯人的受伤原因而受到申斥。初审法院调查员因迟迟未记录关于此人受伤的指控、影响了调查速度而受到惩处，被拘留一天。9 月 24 日值勤的看守警察因在犯人第一次跌倒后没有要求治疗而受到同样惩处。负责看管这位犯人的看守受到了 15 天行政拘留的惩处。政府在 1999 年 2 月 10 日的信中称，Patricio Gana Valdés 的太太因丈夫受伤而提出指控，但这项指控于 1997 年 4 月被驳回，此案就此了结。

200. Peter Carter Zamorano 据说于 1996 年 9 月 30 日被警察拘留和虐待。政府称，据有关警察报告，此人因酒后开车而被捕，口腔和牙受了伤，车子被撞坏。由于此人受了伤，另外，为了检测其血液中酒精含量，警察把他带到 San José 医院急诊室。政府报告了有关检查结果。从上面的情况来看，此人是在拘留前受的伤。但 Zamorano 先生仍提出指控，现在此案正由司法机构进行预审调查，没有任何警察卷入此案。政府在 1999 年 2 月 4 日的信中提供了这些情况。

201. Manuel Melipil Barrera(16 岁)据说同一位朋友一道于 1996 年 10 月 11 日在圣地亚哥市被警察逮捕并遭虐待。政府称，经调查已确定了有关人的责任并作了行政处罚。执行逮捕的警察因逮捕时对一未成年人用武、未报告逮捕一事并说

谎以推卸责任而被行政拘留 1 天。当天值勤的第二巡逻小组组长因开快车追逐 Manuel Melipil Barrera 所坐的车、危及第三者的人身安全、朝天开了 3 枪但事后未报告、重新装上子弹并说谎等而被行政拘留 4 天。追车的警车司机因开快车和说谎被行政拘留 3 天。另一名在场的警察因说谎被行政拘留 3 天。目前正对 Manuel Melipil Barrera 提出的警察用武过度的指控进行预审调查。政府在 1999 年 2 月 10 日的信中指出，由于一项程序错误且未能及时纠正，军事检察院尚未审理此案。

202. Rigoberto Antonio Mallias Díaz 据说于 1996 年 12 月在服义务兵役期间因在军事行动中失误而遭虐待。政府称此人于 1997 年 5 月向空军法院提起诉讼，此案现已进行预审调查阶段。圣地亚哥市上诉法院收到了关于补救和保护 Mallias Díaz 的申请，但驳回了此项申请。1997 年 5 月，此人退役。

203. 据说警察于 1997 年 1 月 1 日开枪打伤了 Richard Busto Suárez 的腿部，第二天，他去圣地亚哥市第 7 警察局报告情况，在那里遭到了警察虐待。警察称，在警方的一次行动中，若干人袭击警察，警察鸣枪想吓退他们。Busto Suárez 先生与其他几人一道被控对一位警察造成轻伤并损坏了一辆警车。Busto Suárez 先生左腿受了伤。就此事进行的调查表明，警察主管并未报告与此事有关的一切情况，为此他受到警告。在调查中还发现了其他程序性失误，如未说明双方人数悬殊、该地居民的性质及其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等，这些情况，再加上“一位中尉级警官的经验和暴烈的脾气”，遂发生了上述事件。已向圣地亚哥市第六军事检察院提起司法诉讼，此案已进入预审调查阶段，但尚未移交法院处理。政府在 1999 年 2 月 10 日的信中提供了这些情况。

204. Marcos Sánchez Andrade 据说于 1997 年 1 月 17 日被监狱特别防暴大队的警察虐待。政府称，一位警察把 Sánchez Andrade 先生押到一新地点，押送途中，Sánchez Andrade 先生袭击这位警察，打斗中两人都受了伤。Sánchez Andrade 先生先是获得监狱医务人员的治疗，后来又于 1 月 19 日在医院就医。内部调查表明监狱工作人员没有任何责任。政府在 1999 年 2 月 10 日的信中提供了这些情况。

205. Francisco Alberto Soto Pavez 据说于 1997 年 4 月 30 日遭 Pudahuel Norte 警察袭击，结果严重受伤。政府称已调查了警察的行为。据事件发生时在场邻居的证词，并根据有关地区的决定，有关方面认定涉案警察说谎和推卸责任，涉案

警察为此受到了行政处罚，其中 2 人被行政拘留 30 天，3 人被行政拘留 25 天。对圣地亚哥市第六军事检察院提出的关于警察用武过度的指控现已进入预审调查阶段，检察院尚未正式检控涉案警察。政府在 1999 年 2 月 10 日的信中称，圣地亚哥市军事法院正考虑能否将此案的审理与圣地亚哥市第二军事检察院正审理的另一案件并在一起审理。

206.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0 月 29 日的信中向政府转交了 San Joaquín 妇女监管所的犯人 Oriana Guillermina Alcayaga Yepeda、Roxana Paz Cerda Herrera、Magdalena de la Ángeles Gallardo Bórquez、María Angélica Medina Soto、Eugenia Victoria Mellado Reyes、Flora Luisa Pavez Tobar、Pilar Alejandra Peña Rincón、Doris Magdalena Ojeda Cisternas、Margarita Elizabeth Revecó Pérez、Ana María Sepúlveda Sanhueza、Giovana Tabilo Jara 和 Rosa Ester Vargas Silva 等人的案件。这些女犯据说于 1997 年 7 月 15 日遭到圣地亚哥市监狱防暴大队队员的虐待(见 E/CN.4/1999/61, 第 112 段)。政府在 1999 年 2 月 10 日的信中称，这些女犯不服监管所关于关闭时间的规定，举止粗暴、鲁莽，结果在与监狱工作人员对抗中，一些人受了轻伤。监狱管理局下令进行的调查证实了这些事实。一位女警据说也受了伤。1997 年 7 月 16 日，此案交由 San Miguel 第二刑事法院审理。

意 见

207. 特别报告员感谢政府作了详细的说明和答复，并感谢政府在特别报告员 1995 年访问该国之后采取了后续行动(E/CN.4/1996/35/Add.2 和本报告的附件一)。该国进行了法律改革，尤其是专门规定了酷刑罪，取消了关于准许以涉嫌犯罪为由拘留他人的法律，并加强了关于保护被剥夺自由者权利的保障措施，特别报告员对此表示欢迎。他仍然认为，只是采取措施保障被拘留者的权益是不够的，还应规定法官无权下令将人拘押 48 小时以上。另外，他仍认为应由民法系统审判警察对平民犯下的违法行为。

中 国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208.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1 月 15 日的信中通知中国政府，他收到了有关下列个案的材料。

209. 据报告刘金生(Jingsheng Liu 的音译)于 1992 年 5 月 28 日被拘留，并于 1994 年 12 月 16 日因领导一个“反革命集团”被判处监禁八年，而且还因进行“反革命宣传”另外再被判处八年监禁。目前他被关押在班布桥(Banbuqiao 的音译)拘留中心。据报告，自 1996 年以来，他一直受到单独监禁，据称健康不佳。

210. 据报告，杨利明(Yang Liming 的音译)、杨文利(Yang Wenli 的音译)和张文琴(Zhang Wenqing 的音译)因在甘肃省武威市入室抢劫和谋杀而于 1992 年 12 月被捕。据称他们是在遭受 10 天的酷刑之后招供认罪的。在另一名参与被指控的罪行的人招供后，这三人于 1996 年被释放。

211. 据报告，《浏阳日报》的一名艺术编辑于东月(Yu Dongyue 的音译)因参加湖南的一次争取民主的示威游行而于 1989 年 5 月 23 日被捕。据称，他于 1989 年 8 月 11 日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和煽动罪”和“反革命破坏”的罪名判刑。据称他在零陵地区的湖南第三号监狱中受到酷刑。据指控，他至少被单独关押在一间又小又无窗口的潮湿的牢房中长达两年。特别报告员已于 1992 年为其出面干预。根据最近收到的资料，于东月现在被关押在湖南的阮江监狱，据称他已出现精神恍惚症状，并已失去了对某些机体功能的控制。

212. 据报告，陈金堂(Chen Jinchang 的音译)、闻晓荣(Wen Shaorong 的音译)，15 岁和姚泽巩(Yao Zekun 的音译)于 1995 年 4 月在云南省富源县被捕，被指控的罪名是抢劫和谋杀一名司机。据报告，陈金堂被迫跪倒在地双手被一根湿的绳索反绑。据称，他被迫对有关他的指控作出答复，但只能说“是”或“不是”，据报告，只要他答复说“不是”，他就会遭到殴打。据称他为了不再受到殴打而承认了罪行。据报告，他原来被判处死刑，但 1996 年 5 月虽然仍坚持原判，但他的死刑被缓期执行。据报告，闻晓荣在被关押期间由于遭受据称的酷刑，一根索骨被打断，一只耳朵被撕裂。他目前仍在监狱中服刑。据指控，有人向姚泽巩宣读了一份事先写好的认罪书，但只要他答复说这与事实不符时，他就

会受到毒打。据称，在他遭受关押的五天中，他只得到两片面包而且没有水喝。在调查期间，据说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承认他们怀疑闻晓荣是在武力逼供下认罪的，但是，当他们从警方那里收到一份否认使用酷刑的书面答复后，据报告他们就不再追问。但是，据报告，10 名警察因参与这一事件而受到纪律处分。四名警察被开除，一名警察被调职。

213. 哈尔滨前副市长朱盛文(Zhu Shengwen 的音译特别报告员已于 1998 年 9 月为此进行干预，见 E/CN.4/1999/61, 第 115 段)的妻子范珍(Fan Zhen 的音译)据报告在其丈夫被捕若干天后于 1996 年 10 月受到拘留。据称，她是被特别调查组在没有出示任何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的，罪名是犯了“隐藏[她的]丈夫的罪行。”据报告，她在特别调查组总部的五楼受到了审讯。据指控，她被捆绑在一种名叫老虎橙的铁椅上长达两天，据报告对她进行审讯的三名男子打他耳光并向她吐痰，要她供认其丈夫的罪行。然后她被转到哈尔滨的第二拘留中心关押，她在那里被关押在一个十分拥挤、而且据称还有老鼠和虱子出没的牢房中。据称，她不能吃饱，而且不许与其他囚犯说话。一直不允许她与其律师见面，直至 1998 年 6 月 16 日她受审的五天前才得以与律师见面。据报告，1998 年 10 月 19 日她被判处在哈尔滨拘留中心中监禁一年半。

214. Abdul Helil 是一名维吾尔族男子，据报告，他由于在 1997 年 2 月在伊宁市领导了一次示威游行而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被捕。据指控，他遭到酷刑，被迫承认了对他的指控，并供出了他的朋友。据报告，1998 年年终，他被关押在作为一个军事机构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第四军中。

215. 据称，在 1997 年 4 月至 1998 年 2 月期间，周贵义(Zhou Guiyi 的音译)、萧北州(Xiao Beizhou 的音译)和余莉(Yu Li 的音译)在河北省新洲县被警察拘留时被毒打致死。据说，这些人的家属为此获得了赔偿。但是，据报告没有对这些指控作任何法律调查。

216. 刘东杰(Dongjie Liu 的音译)是驻扎在长春的中国空军的一名少校，据报告，他于 1998 年 8 月 11 日被捕。据称，警察通知他妻子，他已于 1998 年 8 月 13 日死亡。据说，他是在遭到中国空军保安官员的酷刑以及受到棍棒毒打及电击后被焚烧致死。据信，他留下一封信，讲述了他据称受到的酷刑。据说没有发出任何死亡证明。1998 年 9 月，刘东杰的姐夫要求沈阳空军检察长对此案进行调查，

但据说这一要求被后者拒绝。1998 年 12 月，他的姐夫最终获悉，将对此案进行调查。至于据说在 1998 年 2 月至 3 月期间进行的调查的结果如下：刘确定留下了一封信，但处理此案并据称是凶手的保安官员已将这封信丢失；当时被拘留的另外五人对他们所遭受的严重酷刑提供了书面证明，但没有对空军提出控告。因此，据说调查最后认为，刘东杰遭受酷刑的指控是无稽之谈。据报告，已经就此案向中国军队的检察院提出上诉。据称，刘东杰的家属、特别是他的妻子不断遭受警方的骚扰。

217. 郑美英(Cheng Meiyang 的音译)是一名著名而且活跃的基督教领导人，据称，她于 1998 年 10 月 27 日在湖南省武冈县遭受拘留，当时她正在参加一次全国性家庭教会领导人的会议。据称，警察用浸过水的麻绳鞭子抽打她，并用重棒击打其头部。据称，这种毒打造成了严重的脑伤，使她失去知觉达三天之久。据报告，她于 1998 年 11 月 21 日被释放。自从她被关押以来她患了健忘症。据称，1998 年 10 月 27 日和 11 月 5 日又有 70 多名宗教领导人被逮捕。

218.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了有关自 1999 年 7 月以来被逮捕的法轮功练习者遭到指称的酷刑的报告，他已经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报告员一起于 1999 年 7 月 23 日为这些人发出了一封联合紧急呼吁。据称，绝大多数练习者，其中包括儿童和老年人，在被捕时以及在随后被关押期间均受到警察的污辱和毒打。据说使用了电棒和一种叫做“地牢”的装置，据称，受害者的手腕和脚被交叉的钢链捆住，使受害者既不能走路也不能坐下。特别报告员特别收到了下列三项个案的材料。

219. 据报告，1999 年 9 月 27 日张星县警察逮捕了赵静花(Zhao Jinhua 的音译)。据称，她在被警方扣留期间被毒打致死。1999 年 10 月 7 日，她据说昏了过去并被送到该县医院的急救室。然后据称，她被送回警察局，在那里警察据称对她修炼法轮功进行了审讯并再度对她实施酷刑，据称使用了警察的电棒。据信她是在同一天死亡的。烟台市法医 10 月 8 日的一份验尸报告据称证实其尸体除头部之外在许多部位都有受伤，伤口和血肿，并指出她的死亡是因受到钝器殴打造成的。

220. 据称，湖南省的练习者在被逮捕时也受到了虐待：于汉星(Yu Hanxin 的音译)于 1999 年 7 月 24 日被岳阳市公安局的公安人员从其出版公司中带走，在那

里印刷的法轮功的书籍被没收。据报告，在将他逮捕时，岳阳市公安局局长助理将他的腿打断。据报告，1999年7月25日，李菊花(Li Juhua 的音译)被当地的联合纠察小组的成员逮捕，随后这些人据称又将她强奸。1999年7月25日，家住承德市地城区的名叫周志(Zhou Zhi 的音译)的男子据称受到抄家。据说他当时遭到毒打。1999年7月26日，杨军华(Yang Junhua 的音译)受羡慕塘市地区联合纠察队殴打致伤。

221. 据报告，1999年9月9日，张小红(Xiao Hong Zhang 的音译)被捕，她与另一名法轮功的练习者被背对背地绑铐起来达 23 小时，在这段时间中，据称她们未得到食物，不能睡觉也不得上厕所。从 9 月 10 日至 14 日，她们被单独反铐，使她们不能够躺下睡觉。

222. 关于西藏的局势，特别报告员收到了有关下列个案的材料。

223. Ngawang Kyonmed 在西藏的 Drepuung 寺大院中看管一座神殿，他与 Samdrul 两人均为喇嘛，据称，1998年9月他们涉嫌向当时正在访问西藏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写信而被捕。据信，此信是要对班禅喇嘛 Gendun Choekyi Nyima 遭受拘留表示关切，并报告 1998年5月在 Drapchi 监狱发生的抗议示威的详情，特别报告员已在 1998年9月3日的信函(见 E/CN.4/1999/61, 第 116 段)中提到了这一事件。据称，Ngawang Kyonmed 遭到了严厉的殴打，现被关押在拉萨的 Gutsa 拘留中心。据报告，他已经被转往另一所监狱。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报告员已于 1999年1月13日为他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

224. Norbu 是 Nalanda 寺的一名 17 岁的喇嘛，据报告，1995年2月25日，在警察对该寺进行突袭后，他与其他三名喇嘛一同被捕。据说，他拒不让警察搜查他的喇嘛同伴的房间。据报告，他后来被带往 Phenpo 县的公安局拘留中心。据称，他于 1995年2月29日被转往拉萨市的 Gutsa 拘留中心关押，他在那里被单独关押几乎有一年。据称，他受到了监狱狱警的残酷拷问，并被指控隐藏了有关西藏独立的文件。此后，尽管在关押期间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警方仍拒不对他进行治疗。特别是，据说他的肾脏受到损害。当他于 1996年2月回到家中的时候，他的情况仍然十分危急。据说，他的头已不能动弹，一条腿也不能弯曲，不能正常说话。据称，1999年3月他由于在逮捕和遭受拷问期间所受伤势过重而死于家中。

225. 据报告，Tashi Tsering 由于在其被捕期间受到殴打，而于 1999 年 10 月的第一周中在医院中死亡。据称，人民武装警察的警官对他进行毒打，致使他的手和腿可能被打断，他的手臂也发生骨折。警察抓住他的头猛撞一辆汽车的尾部，当他被保安人员拖进一辆警车时他已经不能走路。据信，他的头伤是造成他在他立刻被送往急救的离 Sera 寺不远的警察医院中死亡的主要原因。据说，他是在 1999 年 8 月 26 日在拉萨举行少数民族运动会期间在 Potala 广场降下中国国旗并企图升起被禁止的藏族旗帜之后不久被捕的。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226. 1999 年 2 月 17 日，特别报告员与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增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为 1999 年 2 月 11 日被从哈萨克斯坦强行遣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三名年轻维吾尔男子 Hemit Memet、Kasim Mahpir 和 Ilyas Zordun 发出一项联合紧急呼吁。他们是在企图跨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间的边境时被捕的。据说，他们涉嫌参与了“种族分裂活动”，据称，1998 年伊宁市警察局发出对他们实施逮捕的逮捕证。

227. 1999 年 6 月 14 日，特别报告员与增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和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一起为 Zulikar Memet 和 Saydakhmet Memet 发出一项紧急呼吁，据称，这两人是在 1998 年和 1999 年 2 月分别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被捕的。据称，他们被指控“帮助分裂主义分子和恐怖主义分子”并由于他们是 Hemit Memet 的兄弟而被捕。Hemit Memet 是于 1999 年 2 月 11 日与 Kasim Mahpir 和 Ilyas Zordun 一起被拘留的，他们三人均被指控参与“种族分裂主义活动”(见上文)。据报告，他们已经被从乌鲁木齐的一所监狱押往伊宁市的公安警察的拘留中心关押。

228. 1999 年 7 月 1 日，特别报告员为 Ngawang Choophel 发出一项紧急呼吁，据称，他是于 1995 年 8 月在西藏旅行并为传统的西藏民乐录音时失踪的。据称他由于犯了间谍罪而被判处 18 年监禁。1999 年 5 月 19 日，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宣布对他的拘留为任意拘留。据报告，他原来被关在 Shigatse 的 Nyari 拘留中心，但此后已被转往 Tramo 县的 Powo Tramo 监狱。据称，自他受到监禁以来，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尤其自 1998 年 8 月 16 日以来，据称他不断吐血并染上肺

结核和胃病。据报告，曾经向中国的高级人民法院致函，要求允许向他提供治疗，但是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229. 中国政府于 1999 年 12 月 15 日答复说，1998 年 9 月，Xigaze 中级人民法院判处 Ngawang Choophel 犯有间谍罪，并指控他搞分裂主义活动，因此对他判处 18 年监禁，其中包括剥夺政治权利四年。政府进一步答复指出，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对上诉进行了一次秘密审理后维持了原来的有罪判决。中国政府指出，进行秘密审理的原因是因为此案涉及国家机密。中国政府进一步指出，此人目前正在西藏的 Bomi 监狱服刑。关于治疗问题，政府答复说，所有罪犯都有权获得免费的医疗保健，其中包括每年一次的身体检查，而且在患病时将得到及时的治疗。政府报告说，1998 年 10 月 Ngawang 患了支气管炎，肺病和肝炎，在监狱的医院中进行了两个月的治疗。1999 年 1 月对他进行了身体检查，发现他正在逐渐恢复，目前他正在通过口服药物进行疗养。中国政府指出，与往常一样，执法机构对他的权利十分尊重并予以保护。

230. 1999 年 7 月 23 日，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报告员为一大批据报告于最近被捕的法轮功练习者发出了一项联合紧急呼吁。据称，法轮功是致力于通过作操和打坐来改善其练习者的身心健康的一个组织。据报告，当局于 1999 年 7 月 22 日开始禁止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练习法轮功，并指责这一组织“从事非法活动、宣扬迷信、传播谬论、危害社会稳定”。自 1999 年 7 月 20 日以来，在包括北京、天津、南京、哈尔滨、长春、太原、沈阳、本溪、新宾、衡阳、沁源、瓦房店、沧州和石家庄在内的一些城市中拘捕了这一组织的组织者。据称，许多人在被捕时受到殴打。更具体地说，据称，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的母亲吕淑珍(Lu Shu Zhen 的音译)1999 年 7 月 22 日收到了中国国家安全局四名便衣人员的死亡威胁。他的妹妹李萍(Ly Ping 的音译)及其子女李梅义(ly Mai Yi 的音译)、李宝元(Li Pao Yuan 的音译)和李宝曼(Ly Pao Man 的音译)都受到了威胁。据称，他们现在都受到了软禁，不断受到警察的监视。据报告，自 7 月 20 日清晨以来，李昌(Ly Chang 的音译)、纪烈武(Ji Lie-Wu 的音译)、乔宝雷(女)(Qi Bal Lei 的音译)和其他人在北京被拘留。据报告，在大连下述男子被逮捕：于晓得、李方军、杨付军(Yu Xiao-de、Li Fang-jun、Yang Chuan-jun 的音译)。下列女子也遭逮捕：关书琴、唐晓玉宁、高春梅、杨丽英、唐巧云(Guan Shu-Qing、Tang Qiao-

Yunin、Gao Chun-mei、Yang Li-Ying、Tang Qiao-Yun 的音译)在石家庄，据报告下列人士遭到逮捕：段荣新、苗英志、王宏斌、谢正元、许新目和范小梅(女)(Dduan Rong-xin、Miao Ying-zhi、Wang Hong-bin、Xie Zheng-Yuan、Xu Xin-mu 和 Feng Xiao-mei 的音译)。吕文杰和王宏斌(Lu Wenjie 和 Wang Hongbin 的音译)是两名法轮功的练习者，据称他们因为抗议大连的政府上访局门口的逮捕事件而被四名警察殴打，他们强行将这些人带往警察局。

231. 中国政府于 1999 年 10 月 7 月答复说，法轮大法研究会没有进行合法登记，它从事非法活动，宣扬迷信和谬论，欺骗群众，造成动乱。中国政府报告说，中国民政部根据公共组织登记的规定确认法轮功组织为非法组织并决定取缔这一组织。而且，中国公共服务部门已对该组织及涉嫌使用法轮大法研究会名义对公共秩序造成严重破坏的个人采取强制性措施，将根据法律规定对他们绳之以法。政府报告说，并未由于采取了强制性措施而发生任何殴打或虐待事件。中国政府指出，有关殴打、虐待、酷刑和软禁的指控纯属捏造，无中生有。

232. 关于吕淑珍和李萍两人，中国政府指出，1999 年 7 月 22 日，北京市安全机构走访了李洪志的母亲吕淑珍和李萍，以获取李洪志在国外的情况的材料。中国政府指出，会晤的气氛和谐，文明而且守法，并未采取任何形式的限制性措施。

233. 1999 年 8 月 17 日，特别报告员与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和增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一起为 Zulikar Memet 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此人于 1999 年 7 月 25 日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立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据称，他被指控参与“种族分裂主义活动”。据说，他告诉法庭说，他是在酷刑之下被迫作出供认的，并在法庭上当场显示了他据称受到的酷刑的伤疤，其中包括被拔掉的指甲。他的兄弟 Hemit Memet 以及其他八位身份不详的人士最近也被判处死刑。现在还不知道他们是否对他们的判决提出了上诉。

234. 在同一项紧急呼吁中，三位特别报告员向中国政府通报指出，他们已经收到一些材料，据这些材料指出，Zulikar Memet 以及据说最近被判处六年监禁的 Seidakhmet Memet 的身体状况很差，原因是他们在伊立自治州伊宁市的 Yengi

Hayat 监狱中遭到酷刑，而且关押条件很差。据称，Hemit Memet 在伊立自治州监狱中也遭到了严厉的单独关押。

235. 1999 年 8 月 25 日，特别报告员为 Tsering Dorje 发出一项紧急呼吁，他是一名西藏女翻译，据称，她是与两名外国人 Daja Meston 和 Gabriel Lafitte 一起被捕的，当时这两人正在对世界银行的一个项目的影响进行调查。据称，这三人是在 1999 年 8 月 15 日在香日德被中国国家安全局人员拘留的。据称 Gabriel Lafitte 已于 8 月 21 日获释，而 Daja Meston 则由于在试图逃脱拘禁而从三楼跳下时严重受伤。据称 Tsering Dorje 现在仍在关押中，但她目前的关押地点则不为人知。中国政府于 1999 年 10 月 7 日答复指出，Tsering Dorje 是受 Daja Meston 和 Gabriel Lafitte 雇用于 1999 年 8 月 11 日至 14 日进入青海省还未开放的都兰县地区收集材料，以从事非法活动，她的任务是担任翻译。青海省国家安全局人员于 1999 年 8 月 17 日对她进行了审问，并根据法律于 1999 年 8 月 18 日送回家中实行监控。中国政府进一步答复指出，她作了坦白并在一份忏悔书上签了名，此后青海国家安全局所属机构于 1999 年 8 月 24 日取消了监控措施。中国政府向特别报告员通报说，她的权利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保护，而且没有发生任何酷刑或虐待情况。中国政府没有提供有关这一指控中所涉及的其他两人的情况。

236. 1999 年 11 月 5 日，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报告员一起为 Karze Dhargye 寺的 Geshe Sonam Phuntsok、Agya Tsering 和 Sonam 三位藏族喇嘛发出一项紧急联合呼吁，据称，这三人因涉嫌参与政治活动并与流亡国外的西藏政府进行联系而于 1999 年 10 月 24 日被 Karze 县公安局人员逮捕并拘留。现在无人知晓他们的关押地点。关于此案还有报告说，公安局的人员在一次要求释放上述喇嘛的和平示威游行期间向 300 名藏族人开枪。至少有 10 名示威者被逮捕，但是，他们的身份及他们被关押的确切地点没人知道。

过去转交来文的后续情况

237. 中国政府在 1999 年 2 月 24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 1998 年 12 月 10 日与见解和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对妇女暴力问题特别报告员联合发出的一项紧急呼吁(见 E/CN.4/1999/61, 第 126 段)作了答复。中国政府指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 1992 年 11 月判处 Ngawang Sangerol 三年监禁，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因为他犯有危害国家安全和团结的罪行。中国政府进一步答复指出，在他被西藏自治区监狱收容后，他不断从事分裂主义活动，因此法院三次(1993 年 6 月、1996 年 6 月和 1998 年 10 月)加重其徒刑，对他共实施 15 年监禁，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政府指出，他拒不服从监狱的纪律，但是，他的权利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其中包括维持健康以及向检察院或法院报告任何指称的监狱工作人员进行虐待的权利。中国政府否认他曾遭到狱警的殴打或虐待，同时也否认他的身体状况正在恶化。中国政府答复指出，所有囚犯都获得免费的医疗，其中包括每年一次的身体检查，并在患病时得到及时医治。中国政府还答复说，所有女囚犯在监狱中都由女狱警看管，那种尼姑受到性侵犯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用心险恶。关于 1998 年 5 月在 Drapchi 监狱发生的所谓暴力示威，中国政府答复说，根本没有发生这种事件。中国政府还指出，自从西藏自治区监狱建立以来，从未发生过一起囚犯示威的事件。

238. 关于 Ngawang Choesom, 中国政府说，在西藏自治区监狱中没有名叫 Ngawang Choesom 的囚犯。

意见

239. 中国政府在 1999 年 2 月 15 日的信中正式邀请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下半年或 2000 年上半年前往中国访问。直至本报告编写时，特别报告员仍然在等待与中国常驻使团进行商定后正式确定具体的访问日期。

哥伦比亚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来文

240. 1999 年 4 月 16 日，特别报告员与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就 Paeces 的 Nasa 土著人问题发出一项紧急呼吁。根据他所获得的消息，在 1999 年 4 月 7 日至 10 日期间，哥伦比亚军队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游击队进行了陆上和空中的战斗，其中包括进行轰炸，严重危及了 Paeces 的土著社区的平民，造成人员死亡，财产受损以及 Jambaló 的 La María、el Maco 和 La Mina 地区以及 Pioyá 的 Villa Hermosa、San Jambalo、Granadillo 和 El Carmen 地区

的土著家庭流离失所。尽管死者的身份未能得到辨认而且其尸体也不能收回，但是据报道，大约有 600 多名农民和土著人聚集在 Pioyá，250 多个家庭遭到轰炸和战事的直接影响，由于受到武装集团的管制，他们得不到任何食品。据称，Isidro Campo Ulcue 和 Rómulo Guetia Yatacue 这两名居住在 Jambaló 印第安人保留地的 Jambaló 镇上的土著社区的成员被逮捕。1999 年 4 月 10 日上午 9 点，国家陆军第三旅在 Vereda Solapa 的冲突中从这两人的家中将他们带走。据称他们被指控与游击队合作。

241. 1999 年 4 月 30 日，特别报告员与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一起为波利瓦尔省 Simití 和 San Pablo 两镇的平民发出一项紧急呼吁。自 1999 年 4 月 12 日以来，哥伦比亚陆军、空军和准军事部队据报道在这两个镇开展了军事行动，他们在那里追捕全国解放军派出的游击队员，据称，这些游击队员劫持了一架 Avianca 航空公司的商用飞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这一状况对平民的生命造成了威胁，导致 1000 多人流离失所。

242. 自 1999 年 4 月 13 日以来，上述两个镇据称被准军事部队包围，他们禁止向平民分发药品和食品。据称，武装精良的便衣准军事部队与安全部队合作在首府圣堡罗的大街上巡逻。4 月 18 日至 19 日，据称，Ismael Rincón Sierra、Alfiodys Durán Rodríguez、Ernesto Fernández Botero 和其他三名圣堡罗的居民遭到准军事部队成员的酷刑并被杀害。据信，其他人也失踪了。据称，圣堡罗的居民被迫参加准军事部队召集的会议，会上他们被告知，任何在黑名单上的人，也就是被怀疑的游击队的同情者将被杀害。而且，如果这些居民每月不向准军事部队付款，他们就会受到被赶出圣堡罗的威胁。根据收到的资料，准军事部队也可能参与杀害了 Américo N.Armando Mier Urueta 和另一名圣堡罗的居民，这两人的尸体已在 Simití 被发现。

243. 政府在 1999 年 8 月 24 日的来信中对这一紧急呼吁作出了答复。关于 Ismael Rincón Sierra、Alfiodys Durán Rodríguez 和 Ernesto Fernández Botero，信中指出圣堡罗的警察长已于 1999 年 4 月 19 日从 Los Caguises 地区将他们的尸体移走，而且根据尸体解剖分析，死亡原因是因遭到近距离枪击受伤而死，而谋害日期被确定为 1999 年 4 月 18 日。政府指出，圣堡罗市检察长办公室还未查明凶手

的动机和身份。关于 Mier Urueta 先生，政府说，政府并不知道他遭到杀害，因为市警察署未就该案提交任何报告。

过去转交来文的后续情况

244. 1990 年 6 月 6 日，特别报告员向政府转发了所收到的有关据称在哥伦比亚发生的酷刑案的来文。政府 1998 年 1 月 30 日来信，对下列案件提供了资料。

245. 据报告，1989 年 2 月 11 日，警官在 Sucre 的 San Benito de Abad 对 Emiro Bustamante 施加酷刑。政府说，由于缺乏充分的证据，调查已经中断。据称，Orlando Chamorro Medrano 于 1989 年 2 月 16 日遭到安全行政部成员以及 Sucre 的 Corazal 第 5 营的士兵所施加的酷刑。政府指出，1997 年 10 月 16 日，安全行政部法律事务处发来一项来文，指出在它的档案中没有受害者提交的任何控告。由于这是它第一次听说这一案件，因此它将对此进行必要的调查。

246. 1994 年 3 月 29 日，特别报告员向政府转发了有关 Luis Francisco Rodríguez 的一封来文，据称他于 1993 年 8 月 4 日遭到驻扎在 Meta 的 Puerto Rico 的国家陆军第一机动旅的成员所施加的酷刑(E/CN.4/1995/34, 第 132 段)。政府在 1998 年 11 月 10 日的信中指出，所指称的行为实际上发生在 1992 年 8 月 11 日。已于 1992 年 10 月 7 日对此提出起诉，已在 Granada(Meta)的警察局登记了调查日期，1994 年 5 月 22 日，因缺乏证据而中止了调查。

247. 1994 年 5 月 10 日，特别报告员就 Luis Antonio Tellez 和 Ayda Martínez 发出一项紧急呼吁，据称他们两人于 1994 年 5 月 1 日遭到了警察司法和调查科成员施加的酷刑(见 E/CN.4/1995/34, 第 134 段)。政府在 1998 年 1 月 30 日的来信中指出，已经对包括一名警长在内的三名警官提出控告，要求予以处分，但是在对证据进行复查后已将他们免罪。

248. 1995 年 5 月 29 日，特别报告员向政府转发了所收到的有关在哥伦比亚发生一系列声称的酷刑和虐待案件的来文。政府于 1998 年 1 月 30 日，6 月 9 日和 7 月 31 日向特别报告员作出了答复，概述如下。

249. 据称 Rosalba Segura 于 1993 年 10 月 14 日遭到驻扎在 Arauca 的 Arauquita 地区 La Esmeralda 镇的 Reveiz 营的士兵的毒打和强奸(见

E/CN.4/1996/35/Add.1, 第 143 段)。政府说, 第 124 号刑事调查军事法庭正在对此案件进行调查。

250. 据称, Orlando Rafael Pujía Giraldo 于 1984 年 1 月在 Cartagena 遭到军人的严刑拷打(见 E/CN.4/1996/35/Add.1, 第 144 段)。政府指出, 1994 年 2 月 16 日, 驻扎在 Cartagena 的第 6 机械化步兵营的一审法庭已指定第 28 号法庭对一名上尉进行初步调查。这一官司已于 1994 年 6 月 14 日结束, 法庭作出了一项拒不受理的裁决, 因为法庭发现 Pujía Giraldo 先生并没有遭到被指控的上尉的毒打, 而且两位医生作出了吸毒成瘾的诊断, 这是提出这一控告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251. 据称, Alexander Penuela Sanabria 于 1994 年 9 月 18 日在 Barranguilla 遭到警察司法和调查科成员的扣押和酷刑(见 E/CN.4/1996/35/Add.1, 第 153 段, 和 E/CN.4/1997/7/Add.1, 第 105 段)。政府指出, 尽管一审法院作出裁决, 受指控的成员应当受到退职的惩罚, 但这一裁决经上诉后被推翻。

252. 1993 年 6 月 25 日, Jaime Valencia Cruz 在 Cauca 的 Buenos Aires 被国家陆军的成员拘捕, 而且据称遭到酷刑(见 E/CN.4/1996/35/Add.1, 第 138 段)。政府指出, 根据 Cali 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所做的调查, 将他拘捕的原因是他非法拥有两枝 9 毫米的手枪。还提到他隶属于全国解放军。当他出庭受审时, 他并未对酷刑提出控告。1994 年 2 月 18 日, 他被判犯有抵抗逮捕罪, 并被判处 40 个月的监禁, 但由于他做了坦白, 因而予以缓刑。政府在 1998 年 11 月 10 日的来信中提供了这些事实。

253. 据报告, Alba Libia Esquibel 和 Jaime Albeiro Ortiz 于 1993 年 10 月 5 日遭到 Jaime Rock 军营成员施加的酷刑(见 E/CN.4/1996/35/Add.1, 第 142 段)。政府指出, 1997 年 10 月 28 日, 哥伦比亚军队总司令部发来一项正式信函, 指出它根本不知道这一案件。政府指出, 作为对特别报告员的来文的响应, 它将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查, 并向他通报调查的结果。

254. 据称 Alvaro Martínez Ramírez 于 1995 年 7 月 28 日在波哥大遭到警察司法和调查科的警官的拘留和毒打(见 E/CN.4/1996/35/Add.1, 第 152 段)。政府对为了查明事实和凶手而进行的调查的进度做了说明, 迄今还没有发现任何充足的证据。

255. 据称, Alfonso Martín Boets 于 1993 年 2 月 23 日在波哥大遭受拘禁期间受到军人的酷刑(见 E/CN.4/1996/35/Add.1, 第 130 段)。政府指出, 在检查长办公室人权司进行初步调查后, 此案的调查于 1994 年 6 月 23 日结束。

256. 据称 Gilberto 和 Germán Maldonado Escalante 于 1993 年 4 月 27 日在 Norte de Santander 的 Cúcuta 遭到陆军 B-2 部队士兵的拘留和拷打(见 E/CN.4/1996/35/Add.1, 第 134 段)。政府说, 已经于 1997 年 8 月 7 日对 1 名陆军上尉和 4 名士兵提出了指控, 作为检察长办公室提起的纪律处分程序的一部分。针对其中 1 名士兵提出的某些指控已于 1998 年 1 月 28 日被驳回。因此, 必须改写指控, 目前官司正处于证据审听阶段。

257. 据报告, Nelson David Mora Angarita 于 1994 年 4 月 5 日遭到武装部队的 Revéis 营的士兵的严刑拷打(见 E/CN.4/1996/35/Add.1, 第 150 段)。政府指出, 由于缺乏证据, 已于 1995 年 4 月 20 日结束了已经开展的纪律处分程序。

258. 据称, Miguel Enrique Fernández、Henry Vásquez Arteaga、Óscar Hernán Jiménez San Miguel 和 Gerardo Silva Martínez 于 1993 年 7 月 21 日在 Barrancabermeja 遭到武装部队 Nueva Granada 营的士兵的拘禁和严刑拷打(见 E/CN.4/1996/35/Add.1, 第 140 段)。政府指出, 1997 年 4 月 2 日对 1 名陆军中尉做出了停职 60 天的纪律处罚, 并宣布以前被检察长办公室判罪的 1 名上尉无罪。目前已就这一裁决提出上诉。

259. 据称, Jesús Antonio Jiménez、John Fredy Aguilar 和 Julio César Grisales 于 1993 年 6 月 20 日在 Antioquia 的 Medellín 遭到警官的拘留和酷刑(见 E/CN.4/1996/35/Add.1, 第 136 段)。政府指出, 对此事件没有进行调查, 因为作为调查当局的 Valle de Aburrá 的市警察认为此案证据不足。

260. Cristóbal Ospina 据称于 1993 年 7 月 16 日在 Santander 的 Puerto Wilches 遭到警官的拘留和酷刑(见 E/CN.4/1996/35/Add.1, 第 139 段)。政府在 1998 年 1 月 30 日在来信中指出, 检察长办公室已将此案交给第 24 军事刑事法庭处理, 同时向该军团移交了所有的案件副本, 以便加速有关的纪律处分调查。政府在 1998 年 6 月 9 日和 7 月 31 日的来信中指出, 他已于 1998 年 4 月 13 日要求调查当局(从两封来信中看, 该当局是警察总长办公室)提供情况, 但是却未收到任何答复, 尽管据说即将做出这种答复。

261. 据称, Olga Marina Restrepo Díaz 于 1994 年 6 月 16 日在波哥大遭到警察司法调查科人员的扣留和酷刑(见 E/CN.4/1996/35/Add.1, 第 151 段)。关于这一问题, 政府在 1998 年 1 月 30 日的来信中宣布已由检察长办公室进行了纪律调查, 但他指出, 这一案件因缺乏证据而于 1997 年 1 月 4 日已经结案。

262. 据称, Hugo Miguel Serrano Logreira 于 1994 年 10 月 5 日在 Barranquilla 遭到安全行政部人员的拘留和酷刑(见 E/CN.4/1996/35/Add.1, 第 154 段)。政府指出, 在检察长办公室进行了调查后, 已对安全行政部的 11 名人员提出了指控。根据 1997 年 8 月 12 日做出的一项决定, 目前正在进行被告在裁决之前要求进行的核查。

263. 据称, José Edgar Acosta Quintero 于 1994 年 7 月 9 日在 Norte de Santander 的 Ocana 遭到陆军第二机动旅的军人的酷刑(见 E/CN.4/1996/35/Add.1, 第 155 段)。政府指出, 在进行初步调查后, 该省的检察部门已经根据 1997 年 8 月 12 日做出了一项决定停止了调查。

264. 政府在 1998 年 1 月 30 日、6 月 9 日和 7 月 31 日的来信中就特别报告员于 1994 年 3 月 29 日和 1995 年 5 月 29 日转交的下述案件作出了答复。

265. 据称, José Oliver Rincón Guillén、Luis Eduardo Rincón 和 Jesús Gabriel Pinzón 于 1993 年 5 月 11 日在 Norte de Santander 的 San Calixto 遭到陆军第二机动旅的军人的酷刑(见 E/CN.4/1995/34/Add.1, 第 131 段)。政府指出, 已经向一名陆军的中尉和另一名中尉提出了刑事指控。目前正在进行调查, 调查正处于证据审理阶段。

266. 政府在同一批信中对特别报告员于 1996 年 9 月 16 日的信函中转交的案件作出下述的答复。

267. 据称, Paolo Rafe 于 1994 年 8 月 8 日遭到国家警察的反勒索和反绑架股人员的酷刑(见 E/CN.4/1997/7/Add.1, 第 87 段)。政府指出, 安全行政部没有收到任何有关此案的控告。应意大利政府的请求, Rafe 先生在接受了一次体检证明没有遭受任何酷刑之后已于 1994 年 8 月 25 日因伪造公文和私人文件而被引渡。

268. 据说, Martín Oyola Palomo 于 1996 年 5 月 22 日在波哥大遭到与总统卫队营有关的人的所施加的酷刑(E/CN.4/1997/7/Add.1, 第 104 段)。政府指出, 在进行初步调查后, 总统卫队第 37 营步兵未提出任何指控, 理由是“武装部队的纪律规

定并未遭到违反，调查未能证明发生了所称的事件，也不能证明国家工作人员的责任”。

269. 据称，14岁 Argeidis Cáceres Arciénaga 于 1994 年 11 月 19 日遭到第二机动化旅的士兵的酷刑(见 E/CN.4/1997/7/Add.1, 第 91 段)。政府指出，根据武装部队总司令部 1997 年 4 月 28 日的一项正式来文并未对此提出任何指控，但是将进行初步的调查。政府对也是一个未成年者的 Edy Enrique Goes Luna 的案件提供了同样的答复，他也于 1995 年 2 月 12 日遭到陆军第二机动化旅的士兵的毒打(见 E/CN.4/1997/7/Add.1, 第 93 段)。

270. 据称，Marco Albeiro Valencia Duque 于 1995 年 9 月 21 日遭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的士兵的拘留和毒打(见 E/CN.4/1997/7/Add.1, 第 90 段)。政府指出，在警察进行的纪律调查中，未能找到充分的证据来澄清事实并查明凶手。

271. 据说 Hermes Elí Quintero 和 Huber Arévalo 于 1994 年 8 月 13 日遭到陆军第二机动化旅的士兵的酷刑(见 E/CN.4/1997/7/, Add.1, 第 88 段)。政府指出，初步的调查并未查明据称涉嫌此案的国家官员。还就下列人士的案件向特别报告员作出了同样的答复：Marcelo Florez、Luz Marina Ríos 和 Jairo Gallo。

272. 据称，Alberto Castillo López 于 1994 年 11 月 26 日在 Santander 的 Simacota 地区遭到 Luciano D'Elhuyar 和 Los Guanes 营的士兵以及一些准军事人员的酷刑，然后被杀害(见 E/CN.4/1997/7/Add.1, 第 92 段)。政府指出，国家检察长办公室已经对一名陆军少尉进行了纪律处分程序。政府就该程序中所提及的另一位所称的受害者 Aleixir Orozco Hernández 的案件作出了同样的答复。

273. 据称，Dora Inés Sánchez 于 1995 年 1 月 7 日在 Santander 的 Sabana de Torres 地区遭到 Los Guanes 反游击队第 5 营的军人的酷刑(见 E/CN.4/1997/7/Add.1, 第 99 段)。政府指出，该营的营长正在就此进行调查。

274. 据称，Leonidas Basto Goyeneche 于 1995 年 2 月 4 日遭到 Los Guanes 反游击队第 5 营的军人的酷刑(见 E/CN.4/1997/7/Add.1, 第 101 段)。政府就武装部队检察长仍在进行的调查的进度提供了情况。

275. Jaime Gavarito Tirado 是一名未成年者，据说他遭到 Santander 的 Betulia 地区的一个准军事部队的人员的酷刑(见 E/CN.4/1997/7/Add.1, 第 79 段)。政府指出，有关的检察官办公室正在对此案进行刑事调查。

276. 据称, Antonio Vicente González Cogollo、Jorge Gutiérrez 和其他人遭到驻扎在 Bermeja 的 la Plata 军事基地的军人的酷刑。根据政府所提供的资料, 第 24 军事刑事法庭正在对这起案件进行调查。

277. 哥伦比亚政府在 1998 年 1 月 30 日的来信中指出, 关于据称由军人所施加的酷刑的其他案件, 武装部队司令部已经向有关部队发出了一项正式的信函, 敦促他们加快进行有关的调查。政府指出, 它愿意向特别报告员通报这些调查的结果。

278. 政府在 1999 年 8 月 27 日的来信中就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0 月 29 日的信中转交的一个案件作出了答复(E/CN.4/1999/61, 第 166 段)。关于 Gilberto Sánchez Gutiérrez, 政府指出, 国家检察长办公室已经告诉它, 并未对 GAULA 的人员实施的酷刑作任何调查。它指出, 有关 Gilberto Sánchez Gutiérrez 的案件的调查工作已取得进展, 而且在调查过程中, 已将 Sánchez Gutiérrez 拘留, 同时遭到拘留的还有 Hober Quiroz Ovalle, John Jairo Santana and Gustavo Navarro Portillo, 他们正在因实施酷刑的指控而遭到审问。

279. 政府在 1999 年 8 月 30 日的来信中就特别报告员在 1995 年 5 月 29 日的信中转交的案件作出了答复(E/CN.4/1996/35/Add.1, 第 131 段和第 137 段)。关于 Juan de Jesús Quiroga 和 Josefina Chamorro Ríos, 政府指出, 国家检察长办公室国际事务司已经通知它说, Arauca-Arauca 的民事和刑事巡回法院协调检察官办公室通知它说, 这些案件目前正由设在 Saravena 的主要检察官办公室进行审理, 因为 Arauquita 享有管辖权。

280. 政府在 1999 年 9 月 27 日的来信中就特别报告员 1995 年 5 月和 1998 年 10 月转交的案件作出了答复。

281. 关于 José Antonio Jiménez、John Fredy Aguilar 和 Julio César Grisales 的案件(E/CN.4/1996/35/Add.1, 第 136 段), 政府指出, 国家警察已通知它说, 不存在进行调查的任何理由, 因为是根据法律程序进行拘留的, 而且没有任何实施酷刑的证据。政府进一步指出, 检察长办公室对上述人士没有开展任何司法程序, 质询或调查。

282. 关于 Rubén Darío López Bustamante 的案件(E/CN.4/1996/35/Add.1, 第 133 段), 政府指出, 国家检察长办公室已通知它说, López Bustamante 确实是被国

家陆军的人员拘捕的，但是后来已被释放，因为他是被非法拘留的。检察长进一步指出，López Bustamante 没有能够自愿提供证词，因此没有任何酷刑的记录，所以对他声称的遭受虐待的案件没有作任何调查。

283. 关于 Jairo Massiol Cedaño、José Henry Hinestroza、Elisabeth Ascanio Bayona、Eduardo Horminso Guillén González 和 Juan González Huber 的案件(E/CN.4/1999/61,第 160 段、第 162 段、第 153 段和第 157 段)，政府指出，国家检察长办公室已经通知它说，它正在等待 Cundinamarca、Chocó 和 Chaquetá 地区的检察官办公室提供的情况，因为事件是在那里发生的，它将在适当时候就这些案件作出报告。

284. 关于 Alberto Usma 和一位名叫 Miguel 的年轻人的案件(见 E/CN.4/1999/61,第 150 段)，政府指出，国家警察已经通知它说，在要求国家检察长办公室，公共大律师和 Urabá 律师办公室提供情况后，它已获得通知，对该案没有任何指控记录或调查记录。设在 Medellín 的特别刑事巡回法院的协调检察官办公室、Urabá 的政府特别检查科和 Apartadó 的检察官办公室都指出目前没有进行任何司法程序。

285. 政府在 1999 年 10 月 1 日的来信中就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0 月 29 日的信中转交的一个案例作出了答复。关于 Ramón Alfredo Jiménez Duarte 一案(见 E/CN.4/1999/61,第 159 段)，政府指出，检察长办公室已经通知它说，在对此案调查情况进行审议后，它并未发现任何充分的证据，因为尸体在被发现时已经腐烂，不能证明 Jiménez Duarte 先生在死亡之前遭到了轻微但是连续性的伤害。

286. 政府在 1999 年 10 月 7 日的来信中就特别报告员在 1995 年 5 月 29 日的信函中转交的一批案件作了答复。

287. 关于 Álvaro Martínez Ramírez 一案(E/CN.4/1996/35/Add.1,第 152 段)，政府指出，国家检察长办公室已经得到 Santa Fé de Bogotá 的特别刑事巡回法院检察官办公室反恐怖处的下述通知，Martínez Ramírez 先生目前正因为犯有恐怖主义动机的杀人罪而受到调查，已将这一调查工作转交给主管的法庭。

288. 关于 Alba Libia Esquivel 和 José Albeiro Ortiz 的案件(同上，第 142 段)，政府指出，设在 Santa Fé de Bogotá 的公共检察官办公室正以抵抗逮捕的罪名对两人进行调查，但是没有提供任何执行酷刑的情况。随后已将调查工作转交给

Santa Fé 的区域法庭进行，目前有关中止对两名工会成员的判刑的程序正在进行。第六旅的司令官指出，这两人是根据法律程序被逮捕的，但是没有提出任何值得调查的指控。

289. 政府在 1999 年 10 月 7 日的来信中就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0 月 29 日的信函中转交的一些案件作出了答复。

290. 关于 Héctor Hernán Méndez 和 Raúl Morales 的案件(E/CN.4/1999/61,第 161 段)，政府指出，设在 Cundinamarca 的检察官办公室并未对这一酷刑罪开展任何调查。设在 Cáqueza-Cundinamarca 的刑事巡回法院检察官办公室已中止了调查，因为在经过了 180 天的期限后，没有发现任何充足的证据说明有任何人犯罪。

291. 关于 Elisabeth Ascanio Bayona, Juan Abel Ascanio, Ana Dilia Pérez 和 Ana Elida Bayona 的案件(E/CN.4/1999/61, 第 153 段)，政府指出，国家检察长办公室已经通知它说，设在 San José de Cucutá 的检察官办公室正在就此进行调查，但是迄今为止还不能确定谁对此案有管辖权，也没能够查明犯罪人员。

292. 政府在 1999 年 10 月 13 日的来信中就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0 月 29 日的信函中转交的一个案件作了答复。关于 Julián Andrés Valencia 一案(E/CN.4/1999/61, 第 152 段)，政府指出，国家检察长办公室已经通知它说，设在 Cali 的特别刑事巡回法院的检察官办公室在所进行的调查中没有发现对 Valencia 先生犯下任何罪行，而且同一份正式的法律信函还指出，如果获得新的情况，可以进行一次新的调查。

293. 政府在 1999 年 10 月 21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0 月 29 日的信函中转交的一个案件作出了答复。关于 Juan González Huber 和 Eduardo Herminso Guillén González (E/CN.4/1999/61,第 157 段)，政府指出，国家检察长办公室已经通知它说，国家人权司已经进行了调查，并命令采取两项初步措施，征求专家意见并收集证人的证词。政府将提供有关结果的情况。

294. 政府在 1999 年 11 月 11 日的信函中对特别报告员在 1995 年 5 月 29 日的信中转交的一个案件作了答复。关于 Olga Marina Restrepo Díaz 一案(见 E/CN.4/1996/35/Add.1,第 151 段)，政府指出，在通过“SICA”行政管理系统进行

核查后，国家检察长办公室已经通知它说，目前没有开展任何调查。政府指出，检察长已要求获得更多的情况，以便开展调查。

295. 政府在 1999 年 11 月 29 日的来信中就特别报告员在 1992 年 8 月 21 日的信函中提交的一个案件作了答复。关于 Samuel Fernando Rojas Motoa 一案(见 E/CN.4/1993/26,第 112 段)，他是 Valle del Cauca 省的中央工人科的执行机构的一名成员，政府指出，关于 1992 年 6 月 4 日的事件，国家检察长办公室已经通知它说，Rojas Motoa 由于抵抗逮捕罪而被关押在 Medellín 的监狱中。政府进一步指出，主管的检察官已多次向设在 Cartago-Valle 检察官办公室提出请求，希望他们向它通报是否正在对涉及 Rojas Motoa 的酷刑罪进行调查，但是对此事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政府表示，它将继续对这一调查工作进行审查，并在适当时候提供情况。

意见

296. 特别报告员对政府作出的内容丰富、具体详细的答复表示感谢(也参见本报告的增补 1)。他认为立宪法院决定军事司法系统对危害人类罪不再具有管辖权以及实施这项决定是一个重要的积极发展。1996 年的第 288 号法律接受了可以根据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享有直接获得赔偿的权利，这也是值得高度赞扬的。他希望，所述的军事刑法的改革草案不久将会生效。但是，他必须指出，在政府已经答复的无数案例中，只有一项调查导致进行了惩罚，即作出了停职 60 天的纪律处罚。这清楚地表明在特别报告员负责的人权范围内，仍然继续存在着侵犯人权后可逍遥法外的问题。

刚果民主共和国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297. 特别报告员在与促进和保护思想和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联合发出的 1999 年 10 月 4 日的信中通知刚果政府，他收到了有关下述案例的情况。

298. Freddy Loseke Lisumbu-La-Yayenga 是《非洲自由报》的编辑，据称，他于 1998 年 12 月 22 日在 Kalamu 地区的 Place Victoire 被国家警察的三名警官逮

捕，然后被总统保护卫队带到 Gombé 的“GLM”的大楼中，他在那里据称被用鞭子抽了 150 鞭。据说，他由于当天在他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而受到审讯。然后他被带去见总统的参谋长，据说，这位参谋长敦促他在刊登任何文章之前进行“合作”，然后命令将他释放。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权状况问题特别报告员在他的 1998 年 12 月 30 日的控告信中提到了此案。

299. Christophe Bintu 和 Bienvenu Kasole 是两名捍卫人权的活动者，据说他们于 1999 年 1 月 12 日被捕，然后于 1999 年 1 月 20 日在 Kokolo 营地获得释放。据称，他们在被捕期间遭到殴打。据报告，Bintu 先生的手臂流了两天血，但未得到任何治疗。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权状况问题特别报告员在他的 1999 年 3 月 15 日的控告信中提到了此案。

300. Jean-Baptiste Makoko 是设在 Kisangani 的负责人权问题的非政府组织 Lotus 集团的出纳员，据称他于 1997 年 12 月 10 日被三名士兵逮捕，这些士兵对他进行殴打。据称，他被控拍摄了市医院中的死亡士兵的尸体的照片并在人权领域中工作。据报告，他于 12 月 16 日在没有受到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获释。

301. Albert Gilbert Bosangi Yema 是《L'Arme》和《L'Essor Africain》这两家报纸的主编，据说，他于 1998 年 2 月 7 日被捕，因为在《L'Arme》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批评了逮捕一个名叫联合团结新力量的政治组织的主席 Joseph Olengha N'Koy 一事。据称，他被控危害国家安全罪，并被押往设在金沙萨的感化和改造中心，即以前的 Makala 中央监狱。他是一个糖尿病人，并患有风湿病。据报告，在他遭受监禁期间其健康状况不断恶化。据说，他在被捕后遭到警棍的殴打，而且国家安全法庭于 1998 年 6 月 1 日对他判处一年监禁。据报告，1998 年 12 月他被转往金沙萨中央医院进行治疗。

302. 据报告，Kabare 部落首领 Désiré Rugemanizi 于 1998 年 1 月与 Kivu du Sud 地区的一些著名人士同时被捕，因为他们批评了该地区侵犯人权的状况。据称，Bukavu 地区的国家情报机构的成员对他施加了酷刑，然后于 1998 年 2 月将他释放。

303. 据称，一个名叫 La Voix des sans-voix 的非政府组织主席 Floribert Chebeya Bahizire 于 1998 年 3 月在家中遭到便衣武装人员的殴打。

304. Kivu du Nord 地区的一名人权捍卫者 Oswald Hakorimana 于 1998 年 3 月遭到士兵的殴打，据称，这些士兵指控他收集有关杀害平民的情况。

305. 特别报告员 1999 年 10 月 4 日的来信通知政府说，他收到了有关下述案件的情况。

306. 据称，Albert Nsinga 在遭受酷刑后于 1997 年 12 月 22 日在 Kikwit 地区的一家医院中死亡。据称，他是于 12 月 11 日被捕的，并在拘留期间遭到毒打。

307. 据报告，Fifi Ngombo 在 Kikwit 的 Kingoma 监狱中遭受关押期间被士兵殴打和强奸。她也于 1997 年 11 月 22 日死亡。据称，她是由于被指控流产而于 1997 年 11 月被逮捕的。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来文

308. 特别报告员于 1999 年 1 月 12 日与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权状况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联名就捍卫人权组织曼德拉之友的副主席 Louis Botombili Kalome 发出一项紧急联合呼吁，据报告他是于 1999 年 1 月 7 日被捕的，并被带往名叫“军队征兵处”或“Circo”的金沙萨宪兵总部。据称，将他逮捕是因为他为促进人权开展了工作。

309. 特别报告员于 1999 年 9 月 20 日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就 Merikas Wetemwami Katembo 一案发出一项联合紧急呼吁，他是 Kivu 东部地区年轻人联合会的一名成员。据称，他于 1999 年 9 月 8 日“失踪”。据说，人们看见他被关押在金沙萨的 Gombé 地区的总统保护卫队的牢房中。

310. 特别报告员于 1999 年 10 月 6 日与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权状况问题特别报告员就 Urbain Nkwasandi、Rodolphe Matuka、Fidèle Mizele、Mafutu Kizola、Rufin Konda、Henri Mindele、Patrice Kulenguluka 和特别报告员不知其姓名的另外一些人发出一项联合紧急呼吁，他们都是 Lumumbiste unifié 党的成员，他们于 1999 年 9 月 26 日在金沙萨的 Ngiri Ngiri 地区召开的一次政治会议结束时被国家警察逮捕。这次政治集会针对被单独监禁在金沙萨感化和改造中心中的 76 名 Lumumbiste unifié 党成员的状况而召开的。于 9 月 26 日被捕的这些人士据称被控违反了禁止政党的法律，目前据称他们被关押在金沙萨省警察总署的牢房中(以前称为“Circo”)。

311. 1999 年 10 月 7 日，特别报告员与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权状况问题特别报告员和促进和保护思想和言论自由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就 Kangundji Doudou 一案发出一项联合紧急呼吁，此人是一名律师，他于 1999 年 9 月 15 日在 Lubumbashi 被保安部队士兵逮捕，第二天被带往金沙萨的国家情报机构外事部的牢房中关押，据称他在那里遭到了单独关押。据说，对他实施逮捕是因为他与他的一名客户 Eugène Kabongo Ngoy 有关系，他由于据称与反叛者有联系而也被单独关押在国家情报机构的牢房中。特别报告员还就 Léopoldine 一案进行了干预，据称此人也出于同样的情况和理由遭到逮捕，目前被关押在国家情报机构中。

312. 1999 年 10 月 7 日，特别报告员与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权状况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促进和保护思想和言论自由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就音乐编辑 Feu d'Or Bonsange 和打印员 Kala Bongamba 一案发出一项联合紧急呼吁。这俩人都是《L'Alarme》报的雇员。据称，他们是于 1999 年 9 月 27 日清晨被第 50 军的士兵逮捕的。据报告，他们当时被关押在一名高级军官的私宅中，然后于 10 月 2 日深夜被转往称为“GLM”的大楼中，据说这是一个非正式的拘留中心。特别报告员还就同一报刊的董事 Clovis Kadda 一案进行了干预。据称，他是于 1999 年 9 月 22 日被捕的并且在金沙萨军区受到了审讯，原因是因为他家的一名家庭成员被认为是一名反叛者。据报告，他被指控与敌人称兄道弟，并遭到酷刑。据说他于第二天获得释放，目前因害怕第二次被捕而躲藏起来。

313. 1990 年 11 月 8 日，特别报告员与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权状况问题特别报告员就 Masengo wa Kambamba 一案发出一项联合紧急呼吁，据称，此人是于 1999 年 10 月 23 日在 Mbuji-Mayi 机场被捕的，原因是他拥有一份 Kasai 地区的一个地方人权保护组织发表的该地区人权状况的报告的副本。据称，他目前被国家情报机构拘禁，与 Charles Mfwamba(同上文)关押在同一牢房中。

314. 1999 年 11 月 10 日，特别报告员与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权状况问题特别报告员就修女 Antoinette Farhi Mzigire 一案发出一项联合紧急呼吁，此人是一名在 Katanga 省 Likasi 地区工作的一名尼姑，她在 Buluwo 监狱中开设了一家药房。据称，她在 Lubumbashi 被国家情报机构人员逮捕，并在该情报机构设在 Katanga 的总部遭到有关其在监狱中的人道主义活动的审问，然后遭到监禁。

意见

315. 特别报告员指出，他仍然没有收到对他在 1998 年发出的信函的任何答复。特别报告员高兴地获悉政府打算废除死刑，这一步骤完全符合对所有人予以更大的保护，使他们不受残忍、非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处罚的原则。

刚果共和国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316.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通知刚果共和国政府，他收到了有关实施酷刑的情况。政府在 1999 年 11 月 11 日的来信中对其中的一些指控作出了答复。

317. 特别报告员通知政府说，他收到的情况表明，酷刑仍然是警察局使用的司空见惯的做法。被捕者经常遭到殴打。据称，采取这种做法的目的是要进行逼供，根据收到的情况，这些供词然后将被输入档案并被法庭接受。据说 Brazzaville 警察局经常使用所谓的 Kilimandjaro 方法。这一做法将人的双手反铐，然后从房顶上放下一根缆绳，绑住人的双臂吊起，然后用一根带刺的藤条鞭打其背部，用木棍抽打腿肚子。据说，实施这种酷刑的房间也以同样的名称命名。许多受害者控告指出，在遭受逮捕期间没有受到任何治疗。一位警官据称为使用酷刑作了辩护，其理由是因为警察缺乏进行调查的更先进的手段。

318. 据说，监狱的关押条件极差，严重危害囚犯的健康。除了十分拥挤以及缺乏通风外，据说牢房十分潮湿，这引起了皮肤病。据称，为数不多的几个厕所严重失修。而且不给囚犯分发食物。据说一些囚犯由于其家属没有得到他们受到拘留的通知或由于其家属居住地点遥远而连续几天得不到食物。几乎不提供任何药品。据称，已有一些囚犯因缺乏食物和治疗而死亡。大多数监狱由于不具备相应的基础设施而不能将囚犯单独或分开关押。所有囚犯，无论是成人还是未成年者，已被判罪者还是正在等待判罪，据称都被关押在一起。据说，警察局中的临时拘留所也人满为患，而且十分肮脏。

319. 关于拘留所的关押状况，政府拒不接受上文所述的所有指控，并举了设在 Brazzaville 的一个中央拘留所的例子，这一拘留中心已经进行了修膳，现在设有

床铺，拥有现代化的厕所，提供医疗和社会咨询。1998 年，政府与国际刑法改革组织就建立社会服务取代监禁达成了一项协议。此外，政府指出，少年犯均关押在专门的教育中心中。

320. 最后，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情况表明，军人广泛采取强奸行为。据称，寡妇 Moulembo 和她的女儿以及一名朋友于 1997 年 10 月 16 日在 Tié-Tié 的她的家中被穿军装的武装人员强奸。据称 17 岁的 Kala Kala 于 10 月 17 日在 Brazzaville 机场附近遭到强奸。据说 Brigitte Mabilia 于 1997 年 10 月 20 日在 Dolisie 遭到安哥拉士兵的强奸。据称，已经怀孕 2 个月的 Louise Mandongo 在 Dolisie 的 Petit Zanaga 区的她的家中遭到强奸，现在已经半身不遂。16 岁的姑娘 Laeticia Bayouloula 据称于 1998 年 10 月 4 日在 Makana 遭到武装部队人员的强奸。

321.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了有关下述人士的情况。

322. 刚果人权观察组织秘书长 Christian Mounzeo 据称于 1998 年 11 月 15 日在与一名警官发生争执后在 Pointe-Noire 机场被捕。据说他在遭到殴打后于第二天被释放。没有对他的被捕作出任何解释。据称，这一人权观察组织的其他成员也受到了威胁，特别是在发表了有关 Pool 地区的状况的一份报告之后遭到了威胁。

323. 在武装团伙在 Pool 地区挑起暴力事件后，保安人员据称对许多居民进行了审问并加以虐待。具体而言，1998 年 10 月 4 日，他们据称用刺刀向正从 Mabaya 前往 Brazzaville 的人捅刺。据称这些旅行者被从他们的汽车中拉出来遭到搜身。据说，Dikamona Ngoma 腹部严重受伤。Igor Mayetala、Jean Kimouna 和 Pacôme Tchakaka 据称也被刺伤。据说 16 岁的 Laeticia Bayouloula 被绑走并遭到强奸。

324. 据称，Lucien Kende 于 1998 年 3 月 4 日在 Pointe Noire 的 Tchimbamba 遭到正在搜查武器的士兵的逮捕。这些人在抢劫了他的住家后对他进行殴打，并把他抓到一个宪兵营地，他在那里被关押到第二天。逮捕他的原因仍然不明。

325. 据称 Paul-Marie Mpoulé 少校于 1998 年 3 月 13 日在他家中被捕，并被押往警察干预科的目前的总部，他在那里据称遭到了虐待。然后他被转押到宪兵营地，并于 1998 年 4 月初获得释放。他被逮捕的原因仍然不明。

326. 据称，一名前警长 Guy Boulout Onanga 于 1998 年 2 月与他的几个手下一起被捕。据称被捕的原因是他对一名保安部队首领的态度表示抱怨，因为此人

拒绝让他和作为 Cobras 成员的他手下的人加入政府的正规部队。据说，他们在被捕时遭到严重殴打。据称，Boulout Onanga 先生的双手被反绑，然后将一枝枪管插入他的耳朵。据说，所有这些人一直被关押在 Brazzaville 中央警察局直至 1998 年 4 月。但是他们中没有任何人遭到起诉。据称，一名警官 Jean-Pierre Itoua Awun 后来因伤势过重死亡。

327. 据说 Camille Kissakoula 于 1998 年 8 月 8 日在 Kinkala 警察牢房中因遭到殴打死亡。据称他大脑出血，背部伤口很深。

328. 海关检查员 Nean-Paul Tsoumou 据说于 1998 年 11 月 24 日死亡。在这之前他遭到毒打，使他的胰也受到影。据称，他是于 1998 年 10 月因犯贪污罪而被保安部队成员在 Pointe-Noire 逮捕的。

329. 据报告，1998 年 10 月，Ngoma Dikamona 和 Igor Mayetely 遭到正在 Brazzaville 郊区的 Kingouari 追捕 Ninja 战士的保安部队成员的毒打。据称，包括 Jean Kimouna 和 Pacôme Tchakaka 在内的其他平民也被打伤。

330. 政府在 1999 年 11 月 11 日的信中指出，不仅国家元首致力于禁止酷刑，而且 1997 年 10 月 24 日的宪法第 8 条也禁止任何酷刑行为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他强调指出，尽管刚果拥有无数保障人权的立法，但迄今没有任何人就上述事件向刚果法院提出控告。政府特别强调指出，根据宪法第 28 条和第 29 条，主管法院有权对侵犯基本权利的任何行为作出裁决，并采取步骤对这些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进行补偿。

331. 政府还指出，在 1997 年的紧张时期和战乱过程中以及 1998 年 12 月和 1999 年初民兵发动的武装袭击中，到处为非作歹的民兵确实犯下了一系列侵权行为。

332. 最后，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说，刚果共和国最近已经开始了加入《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的公约》的程序。

古 巴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333.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0 月 12 日的信中通知古巴政府说，他收到的监狱状况的资料表明囚犯获得的待遇很差，尤其是在医疗保健方面情况尤为严重，

主要是缺乏资金，而且当局阻碍医生开展工作。收到的资料表明，在军营中所谓促进生产的军事单位的势力从新抬头。具体而言，已收到对下述地点的恶劣条件提出的控告：哈瓦那省的青年劳动军的四个单位；Villa Calra 省的 Las Grimias 监狱和 Placetes 的劳改营；Colón 的 Agüica 地区的 Matanera 监狱；Holgín 的省监狱以及古巴圣地亚哥的 Boniato 感化院。

334. 已经收到对关塔那莫的省级监狱的新结构提出的指控。已查明有些士兵(特别报告员知道这些人的名字)采取了虐待行为，他们使用惩罚性牢房，不给吃饱，缺医少药，诋毁宗教、对声称具有政治犯地位的人士进行威胁、挑衅和殴打。

335. 关于政治犯或良心犯，已经受到人们对据称针对人权捍卫者和记者使用的措施所表示的各种关切。根据所提供的资料，他们已成了当局进行特别骚扰的对象，当局使用的手段包括任意拘留、威胁、殴打和判处严重的刑罚，特别是强加“反叛国家”和“不尊重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人格”的罪名。

336. 在同一封信中特别报告员向古巴政府转交了下述案件。

337. Milagros Cruz Cano 是一名执著的人权活动家，据称他自 1998 年 12 月 4 日以来一直被关押在哈瓦那精神病院的非人条件下。据称，他在 11 月 27 日参加了一次和平游行，在保安部队向示威者发起攻击后示威转成暴动，在此期间，她大声呼叫自由口号，遭到警察的报复，他们在 La Maria Luisa 车站对她进行毒打，然后将她送往上述医院。她母亲经无数次努力后最终与他见了面并发现她女儿遭到了虐待。她还与两名医生见了面，据说，其中一名医生说，“她并不是不健康，但是我不能让她走，因为这是警察局转来的案子，说这名年青妇女已被控在大庭广众之下制造了一起丑闻”。

338. Lázaro Constantín Durán 家住 Havana Vieja 的 Virtudes y Neptuno，据说，于 1998 年 12 月 10 日在 Buttari 公园纪念《世界人权宣言》签署的活动中遭到五名身份不名的人的殴打。同一天早晨，他母亲的房子据称遭到国家保安部队成员的包围，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晚上 11 点 45 分，当时 Lázaro Guzmán 先生已经遭到殴打。在 12 月 10 日当天，所有试图前往 Lázaro Durán 先生的母亲的住家的人都受到阻拦。国家的保安人员在 Buttari 公园附近对活动家 Ernesto Gala García 进

行了野蛮的殴打，当时他正准备参加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十五周年纪念日的同一个活动。

339. 据称，Pablo Fidel Cabrera 主教于 1998 年 11 月 29 日被一名警官拘捕并遭到殴打。据说，他被关押在 Boyeros 的 Calabazar 全国革命警察的牢房中，牢房十分拥挤。1998 年 12 月 4 日，据说 Santiago de las Vegas 的法院因流浪罪判处他必须定居两年。

340. 据称，Juan Carlos Herrera Acosta 于 1998 年 10 月 10 日古巴独立日遭到监狱工作人员的殴打，因为他那天大喊“打倒卡斯特罗”和“打倒卡斯特的独裁统治”。据称，他现在被单独关押在关塔那莫的省监狱中，居住条件十分恶劣。由于他遭到殴打，据称他胸口受伤，需要动手术。目前正考虑将他转往设在 Camagüey 省 8 公里处的一所警备十分森严的监狱，尽管他居住在关塔那莫地区。

341. 据称，Virgen Milagros Grillot 于 1998 年 8 月 27 日遭到两名身穿便衣的不明身份者的虐待。他们威胁要将她绑走，然后将她从位于 Carretera Central 和 Avenida de Céspedes 的交界处的工作地点带走，押往 Calle 10, Rpto Zaldive 的警察局。在警察局里，这两人表明了他们的警察身份，两人分别性 Elmes 和 Oyles。据说，Grillot 女士尽管怀里抱着一个三个月大的女孩，但仍然遭到这些警官的殴打。虐待她的原因可能是当这两名警官在 Carretera Central 和 Calle 8 的交界处虐待一名未成年者时她表示了厌恶。

342. 据称，Salvador Tamargo Jerez 于 1998 年 6 月 11 日在 Granma 省的 Bayamo 的 Centro Típico Las Mangas 监狱中遭到 Alcides Fajardo de las Mangas 第一少尉的野蛮殴打。据说，这位中尉用一根长一米、宽 3 英寸的棍子殴打 Tamargo Jerez 先生，造成他头部受伤，缝了六针。当囚犯昏死过去后，少尉用脚踢他，并用上面据说的棍子将他手打断。据称，这些事件导致 1998 年 6 月 13 日凌晨在监狱中出现了一些反政府的标语。

343. 在同一封信中，特别报告员回顾了 1995 年、1996 年和 1997 年提交的一系列指控，迄今还未收到对这些指控的任何答复。古巴政府在 1999 年 10 月 27 日的来信中对其中一些案件作了答复(见下文)。

344. 古巴政府在 1999 年 10 月 27 日的来信中对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转交的一部分案件作了答复。

345. 关于囚犯严重缺乏医疗的问题，政府指出，享受医疗是宪法赋予每个古巴人的权利。

346. 关于青年劳动军的单位的问题，政府指出，他们是为社会服务的一种光荣形式，其条件与其他军事单位的条件相似。

347. 政府指出，关塔那莫监狱和全国的其他监狱均受到主管当局和检察长办公室的视察，从而消除了发生任何形式的虐待的可能性。

348. 政府指出，有关对人权捍卫者和律师的骚扰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因为真正的人权捍卫者通过参加古巴议会的工作可以获得他们为开展其活动所需要的各种自由。

349. 古巴政府进一步指出，已经作出了采取正当法律程序的一切保证。关于各项案件，政府宣布它将开展必要的调查。

过去转交来文的后续情况

350. 古巴政府在 1999 年 10 月 27 日的来信中答复指出，特别报告员 1995 年、1996 年和 1997 年转交的有关酷刑的指控在其报告中均没有事实依据，而且，已进行了严格调查证明这些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

意 见

351. 特别报告员对古巴政府没有向特别报告员、并通过他向委员会提供对这几年转交古巴政府的无数案例进行调查的机构、性质和方法的详情以及调查的个案详情表示遗憾。

吉 布 提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352.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通知吉布提政府说，他收到的有关吉布提的 **Gabode** 监狱的关押条件的情况表明它有害于关押在那里的囚犯的健康甚至生命。据说，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食物和水，并且被关押在只有两平方米的十分拥挤的牢房中。据说许多囚犯都患了病，但只有一名医生每月来两次监狱。

许多囚犯，特别是下述囚犯，均被拒绝转往医院进行适当的治疗。据称，Abdi Houfanen Liban 于 1999 年 3 月 12 日因未得到适当的治疗而死亡。据称 Mohamed Daoud Chehem 失去了视力。Kamil Mohamed Ahmed 据说脸部半边瘫痪。据称，Haissama Idriss Hamid, Aboubaker Mohamed Ayoub 和 Houssein Ali Mohamed Ayoub 据称遭到。据说，Ali Ahaw Houmed 也遭到枪击，并患上了肺结核。Farah Ali Rirache 患了肺炎，Robleh Farah Arreh 患了痢疾。据说 Aden Hassan Houmed 遭到枪击，左臂瘫痪。据称 Daoud Ahmed Ali 遭到枪击，半身瘫痪。1998 年 6 月一些囚犯据称进行了绝食，目的是要对其关押条件提出抗议。

厄瓜多尔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353.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0 月 12 日的信中向厄瓜多尔政府转交了有关 Victor Javier Icaza Olmedo 的情况。据称，他于 1999 年 2 月 2 日在没有任何司法部门命令的情况下由一名海军军官授权被海军和警察部队的一些成员在 Guayaquil 城逮捕。据称，在用一辆海军车辆将其转往 San Eduardo 海军基地时，他不断遭到拳打脚踢。在到达海军基地时，据说他的胸部和阴部遭到猛击。家庭成员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在他被关押在基地的当天未获允许去探望他。据说，他们在 2 月 3 日在 Guayaquil 的预防性拘留中心找到了他。据说，他未得到治疗。2 月 4 日，据说第六刑事法庭命令司法警察总长和预防性拘留中心的一名官员将他释放。这项命令直至 1999 年 2 月 7 日才获执行。据说，Icaza Olmedo 先生在获释后必须接受手术。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354. 特别报告员 1999 年 3 月 10 日与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就 Washington Fernando Aguirre Freile, Christian Steve Ponce 和 Sergel Merino 一案发出一项紧急联合呼吁，这三人据称因涉嫌暗杀反对党议会议员 Jaime Hurtado González 和 Pablo Vicente Tapia Faingnago 以及 Borja Nazareno。Aguirre Freile 先生目前正在警察医院接受治疗，预计不久将回到军事拘留中心。

过去的转交来文的后续情况

355. 古巴政府在 1999 年 4 月 14 日的来信中对特别报告员在他 1998 年 11 月 5 日的信中所提交的一些案例作了答复(E/CN.4/1999/61, 第 182-189 段)。

356. 关于 Víctor Gonza Peña, Julio Calle Moscol 和 Anita del Rosario Sierra Rojas, 政府指出, 在由内务部部长、外交关系部部长和国防部长以及检察长办公室组成的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后, 政府确认现在只有有关以前向政府提交的控告的资料, 现在, 没有任何补充文件可以完全取代或补充这些情况。

357. 政府委员会没有发现其他五个案件的资料。(E/CN.4/1999/61, 第 184-188 段)。

埃 及

普通函件和收到的答复

358.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1 月 17 日信中告知埃及政府, 他继续收到安全部队对嫌疑犯施加酷刑和虐待的资料。酷刑和虐待的方法据说有: 剥光被拘留者的衣服将手腕吊起双脚刚刚着地、或强迫长时间站立; 将他们泡进热水或冷水中; 殴打; 强迫他们在寒冷的天气在室外罚站; 遭受电刑。据说酷刑用来逼供、强迫受害者停止反对政府活动, 也迫使其他人这样做。

359. 监狱条件由于严重拥挤和卫生条件不良, 生活极为不佳。医疗服务据说也不够。这些条件据说引起疾病和传染病的蔓延, 酷刑和虐待在监狱司空见惯。根据收到的资料, 由于监狱当局对医疗疏忽, 1999 年全国监狱至少有 11 人死亡。他们是 Hassouna Gaber Abdel Latef, Magdi Mohammed Abdul Maqsould Afifi, Sa'eed Mohammed Mohammed Fathi Abdul Aziz Abdul Wahid Abdalla, Abu Bakr Sa'ad Mahmoud, Hamid Fathi Abdul Aziz, Ali Abdel Nasser, Fathi Ali Orman, Fathi Abdel-Aziz Ibrahim, Sa'eed Eid Mohammed Eid Adam 和 Mahmoud Nour Eddine.。

360. 特别报告员在调查 1998 年 8 月 14 日两名哥普特人被谋杀的过程收到了 Sohag 省 al-Kush 地方哥普特教会村几百村民被拘留的几份报告, 其中包括嫌疑的亲戚、妇女和儿童。当地基督徒据说认明凶手是附近村庄的两名穆斯林, 但据称警察在调查期间拘留了 1,000 多名基督徒。个别人士据说遭到电刑、鞭打和倒吊。

有几个人据说被从屋顶吊了整晚。特别报告员收到一份上百人的名单，他们据说在两周内受到酷刑，其中包括下列情况：Romani Boctor, 11 岁，被吊到屋顶电扇上，然后电扇转动不停；Aresl Shaiboob 据说于 1998 年 9 月 17 日被拘留，遭受酷刑，包括捆脚倒吊、殴打、绑在椅上使身体敏感部位遭受电刑；Abdu Mikhael Miliki 据称被拘留，未加起诉，但遭受酷刑迫他供出 Aresl Shaiboob，据说警察威胁强奸他的母亲。他的母亲 Resmiya Guirgis 和他的两个姊妹 Nasra 和 Marzouka, 16 岁，也遭到电刑，并被威胁剥光衣服。Samira Ghattas Sergious 据称于 1998 年 8 月 15 日被捕，被竹签殴打；她的丈夫同时被捕，据说耳朵和手指遭到电刑；他们孩子(1997 年 6 月出生)Gamal Moris Shukr-allah Murqus 据说被竹签殴打背部，留下明显伤痕。

361. 特别报告员也收到了指称下列七个人由于酷刑死于警察拘留所的报告：Mahmoud Fares 在被拘留 Said 堡监狱时据说因酷刑，于 1998 年 4 月 30 日死亡。Gamal Mohammed Abdallah Mustafa 在开罗近郊 Ma'adi 被警方审讯期间，据说因酷刑于 1998 年 9 月 26 日死亡。Sa'eed Sayid Abdel Aal-Salim 据说于 1999 年 4 月 17 日死于 Giza 的 El-Omraneja 警察局。Ahmed Mahmoud Mohamed Tammam 据说于 1999 年 7 月 21 日死于 Giza 的 El-Omraneja 警察局。Hany Kamal Shawky 据说于 1999 年 4 月 21 日死于开罗的 El-Azbakeya 警察局。Hamdy Ahmed Mohamed Askar 据说于 1999 年 2 月 16 日死于 Al-Mansoura 总医院。他先前从 Mansoura 第一警察局转移到医院。Amr Salim Mohamed 据说于 1999 年 7 月 17 日死于 Kalyoubeya 省 El-Khanka 的 El-Khosous 警察局。

362. 特别报告员收到了下文概述的个别案件。

363. Abdel-Hayy Mohamed Abu-Bakr 据说于 1998 年 2 月 6 日在他家中被逮捕，罪名是伪造货币。他被指称由一辆警车带往 Aswam 警察局，在警察审讯他伪造设备的地点时，他被剥光衣服并遭到酷刑。据指称，他被蒙双目，然后被以手掌、棍子和鞭子殴打；热水和冷水浇到他裸体上；他的阳具、肛门、脚趾和身体其他部分遭到电刑。据说，他于 1998 年 2 月 14 日向检察部门控诉他的被捕和被虐待。Aswam 卫生部记录，他身体的伤痕是“与坚硬物体碰撞”造成的，右手小的擦伤是电刑的结果，这些伤痕已经有一周至 10 天之久。虽然据说，当地组织于

1998年9月16日把这事故报告给检察官和内政部，但据说总检察官命令结束对酷刑申诉的调查。

364. 据指称，Yousif Sayid Mahmoud 于1998年3月7日在 Kalyoub 警察局遭到酷刑。据说，他本来前往警察局报告他太太失踪。但是，他立刻被捕，一名警察助理和其他三名警官开始殴打他。据指称，两根电线捆在他两个耳朵上，然后连接到一具看起来象电话的器具上。当电话收听器转动时，据说他受到电刑。据指称，他的手脚被捆绑，他的双脚被棒打。同一天晚上，他的侄子 Mohamed Ismael Bakr 被叫到警察所，受到同样警官的类似虐待。第二天他们获得释放后，他们把受酷刑一事向 Kayloub 检察官办公室报告。检察部门所命令、法医检查的结论是，伤痕符合直接接触电的结果。虽然法医报告有这样的结论，检察总长还是决定结束这一案件。

365. 据指称，Fathi Basyouni Mohamed 于1998年6月9日受到 Kafr Al-sheikh 安全指挥部刑事调查组一名官员的酷刑。在被关押五小时之后，他据说遭到刑事调查官员和几名侦探的殴打。据指称，他们用拳头和棍棒打他，狠狠地踢他的面部和身体其他部分。结果，据说他右臂骨折，身体几个部分有明显伤痕。Kafr Al-sheikh 的律师工会会长把这一事故报告给 Kafr Al-sheikh 检察官办公室。

366. 据指称，Mohamed Saeed Mohamed 于1998年6月12日和13日被 Al-Zawya Al-Hamra 地方一名警官拘留和施以酷刑。逮捕他的警官，据说在 Mohamed 出示护照时仍然不满意，对 Mohamed 加以辱骂。当后者反对时，据称这名警官命令卫士把他推入警车，带回警察局，在警察所，据指称，他被棍棒殴打、脚踢、被绑在 Falakah 上(一种便于殴打双脚的刑具)，据说，他于6月14日向检察官提出控诉，后者将之转至北开罗检察署。1998年6月15日进行的检查发现，他额部和牙齿骨折，臀部和面部及右眼下方有瘀伤，左臂和腿部有伤痕。

367. 据说，Sayid Abdalla Soliman 于9月6日在开罗 Aar Al-Salaam 区他家中，被 Basateen 警察所的警察逮捕，他和母亲、一名姐妹、一名兄弟据指称被带到 Kars Al-Nil 警察局，讯问他母亲为之作清洗工的一名妇女告她暴力抢劫的情况。据说，他被询问在抢劫外，他在哪里，他说他拜访他住在 Al-alam 市的亲戚 Akram Mohamed Hassan。据指称，警察随即逮捕了 Akram、他的两名兄弟 Hani 和 Emad Mohamed Hassan，把他们带到 Kars Al-Nil 警察局。据称，他们三人被上了手

铐，被吊在拘留室门上，身体几个部分被殴打。还报告说， Sayid Abdalla Soliman 的连襟 Mohamed Ahmed Ali 被捕。此外，第二天， Sayid Abdalla Soliman 的妻子 Mervat Mohamed Hassan 到警察局询问她丈夫的下落，据称被拘留。所称，警察威胁要强奸她，殴打她，逼她作不利于她丈夫的供词。据称，警方逮捕原告的其他两名亲戚，在警察局拘留和殴打他们，以逼取关于抢劫的资料。被逮捕者中九个人随后获得释放，据说条件是他们得向警察局报告，而据称有三名被转移到无人知悉的地点。当律师提出讯问时，警察局长否认警察所拘留了任何人。这项拘留也报告给总检察官，律师要求他查访 Kars Al-Nil 警察局。此外，1998 年 9 月 11 日，向中部开罗总检察长提出申请，请他调查此一事故，9 月 13 日向检察官提出申请。

368. 据指称，Mostafa Gad Al-Karim Mostafa 于 1998 年 9 月 15 日在 Heliopolis 警察局受到酷刑。当 Mostafa 与一名邻居争论，后者死于心脏病时，他及其他人被 Heliopolis 警察局调查组逮捕和关押。据称，警察剥光他的衣服、捆了他的手脚，在把他绑到 Falaka 之后，殴打他的双脚。据说，Heliopolis 检察官办公室于 1998 年 9 月 16 日检查他的伤势，命令一名法医于 1998 年 9 月 21 日检查他。此外，据说向副检察官提出申请，向总检察官提出报告，后者将受害人交给 Heliopolis 检察官办公室主任。

369. 据指称，Mahmoud Sami Mohamed、Rabba Atta Ibrahim、Nagwa Fadl Tawfeek 和 Shaaban Sami Al-Rayis 于 1998 年 10 月 10 日被 Al-Hawamdya 警察局的警察逮捕，为的是逼他们供出三名逃犯的藏匿地点，他们是前述四人的邻居，从警察局逃跑。Mahmoud Sami Mohamed 从 10 月 10 日至 14 日被拘留在调查组组长办公室，受到酷刑。据称，他双眼被蒙、双手被绑在背后、被棍棒殴打，身体几个部分被施以电刑。此外，一名警官威胁说，如果他不说话，就当着他的面强奸他的妻子。Badrashein 医院发表的医疗报告表明，他右肩右臂有瘀伤、左肘有瘀伤、右膝和大腿有瘀伤、左腕上部有伤痕、背部和颈部下方有瘀伤和疤痕。据指称，Rabba Atta Ibrahim 也从 10 月 10 日至 14 日被拘留在调查组组长办公室，受到酷刑，据说是要逼迫她供出三名逃犯的所在。据称，警察在把她绑在 Falake 以后以木棍打她的脚、剪掉她的头发、击打她的肩部、踢她、绑起她的手脚，对她用电刑。医疗报告表示，她左上臂有瘀伤，两膝有瘀伤和肿大。据说，Nagwa

Fadl Tawfeek 于 10 月 10 日被捕，被带往警察局，据指称警察取掉她的盖头，以手打她的脸，然后捆上她的腿举起它们，以棍子抽打了大约 15 分钟。然后，她被命令站起来，被以棍棒殴打头部和全身。此外，据指称，一名警官企图剥光她的衣服、摸她的乳房，威胁要强奸她。Shaaban Sami Al-Rayis 是一名逃犯的兄弟，据说于 10 月 10 日被捕，被带到警察局。当他不能提供他兄弟的所在时，据称被殴打、生殖器被踢。据称，然后他被带到调查组，双眼被蒙，两手被绑在 Falaka 上，电线被连结到身上。只要他一说他不知道他兄弟在哪里，警察就结通电流。据说，他遭受电刑半小时，然后被水浇在身上。所有上述人士据说于 1998 年 10 月 15 日释放，并将此事通知检察官内政部和 Badrashein 检察署，10 月 18 日，Badrashein 检察署据说开始调查控诉，并命令 Badrashein 医院检查控诉人。

370. Zenhum Mohamed Badr 据说于 1998 年 7 月 29 日被捕，罪名是在 Ghazal 村杀死一名女童。据说，他在情绪热烈的警察局由一名警长审讯 1998 年 7 月 22 日该村一名女童失踪的情况。当他否认知道她的去向时，侦探在警长的命令下，据说剥下他的衬衫、将他双手捆在背后，然后将他捆在门上一小时之久，据说用皮带绑上他的两腿。然后，据说他被带到警长面前，他被吊在门上四小时，然后用电流刺激他的阳具。据说他承认犯罪，但是找不到女童尸体时，他又被电缆殴打和悬吊。酷刑的结果，据说他再次供认，并且带领警察到一块他说埋葬该女童的地点。当找不到尸体时，他被带回警察局，又遭到殴打。8 月 2 日，据说他被带到检察官处所并且作另一次供认，然后关到 Damanhour 监狱。8 月 18 日，据说女童重新出现。据称，警长威胁把他交付军事审判，如果他说出遭受酷刑的话；因此他最初告知检察官，他之供认是因为情绪低落的缘故。他随后向 Keleen 检察当局提出控诉。他的兄弟 Ibrahim Mohamed Badr 据说被拘留，连同他母亲、妻子被带到该村的电话局。他们也被访问女童失踪的事，然后被带到 Keleen 警察局，据称他在他母亲和妻子面前被拳打脚踢，以求取得参加谋杀的供词。据称他被吊在门上，捆起来殴打。然后，据说他、他母亲、妻子被转移到 Damanhour 警察局。另一兄弟 Fonda Mohamed Badr 去警察局探望他时，据称被捕。据说，他两手被绑在背后，被吊在屋门上。他然后被绑在 Falaka 上，双脚被殴打。其后，他被用电线吊在警察局院子树上几小时之久。然后，他被转移到 Damanhour 警察局，在那里他受到电刑。在虐待期间，警察叫他供认谋杀。

371. 据指称, Shaaban Mohamed Abdel-Gawad 死于 1998 年 12 月 13 日 Kalyoub 警察局的警察施加的酷刑。据说, 警察逮捕了 21 名涉嫌谋杀 Ramada 村 60 岁妇人的人。据称, 所有人被拘留四天, 受到虐待或酷刑, 强迫他们供认或供出凶手的情况。据指称, Shaab Mohamed Abdel-Gawad 受到电刑、殴打或踢踹。酷刑的结果, 据说他供认谋杀该妇人并抢劫她的黄金。但是虽然供认, 据说警察继续用水龙带打他, 对他用电刑。据指称, 警察打算不通知家属和村人将受害人尸体埋葬, 但村民进行干预。Mohamed Sayid Mahmoud Eweida 是同一谋杀案涉嫌的 21 人之一, 据称受到 Kalyoub 警察局的警察的酷刑。一条电线通到他的大脚指, 一条通到他的咀巴、生殖器和睾丸。据称, 他遭受电刑和殴打三小时之后, 迫使他供认谋杀和抢劫。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372. 1999 年 1 月 29 日, 特别报告员代表 Ahmad Hassan Badi'a、Ala' Hassan Badi'a、Yassir Hassan Badi'a、Magdi Fahmi 和 Muhammad Farag 发出紧急呼吁。1999 年 1 月 11 日, Ahmad Hassan Badi'a、Magdi Fahmi、Muhammad Farag 和其他 12 名埃及人据说在科威特被逮捕, 强行送回埃及。科威特当局据说谴责这些人从事颠覆活动来扰乱科威特的治安和稳定。这些人据说被关押在开罗 Lazoghly 广场国家安全调查部。1999 年 1 月 15 日, Ahmad Hassan Badi'a 的兄弟 Ala' Hassan Badi'a 和 Yassir Hassan Badi'a 据说被拘留, 相信被关押在 Sharquiya 省 Zaqaziq 的国家安全调查部总部。

373. 1999 年 2 月 2 日, 特别报告员代表 Ibrahim Mohamed Ibrahim 发出紧急呼吁, 此人目前被关押在 Al-Istinaf 监狱, 在服四年徒刑。他在被捕时被射中, 子弹一直未取出, 因而患了坏疽性下颏骨。因此, 他得了化脓流血且经常发烧, 得了肺结核病。他得不到适当的医疗照顾。

374. 1999 年 2 月 9 日, 特别报告员代表下列人士发出紧急呼吁: Abdel-Monim Abu Al-Fotouh 博士系阿拉伯医师联盟秘书长, 据说患了动脉硬化、肾病和胃溃疡; Mohamed Al-Sayid Habib 博士系 56 岁的地质学教授和 Assyut 教授俱乐部主任, 据说患了糖尿病和慢性肾炎; Khayrat Al-Shater 系 50 岁工程师和 Salsabeel 电子计算机公司董事会会长, 据说患了脊髓亏损; Mohmoud Ahmed Omar Al-Arini

博士教授，系 73 岁，Al-Azhar 大学农业系前任系主任，据说患了肾病和老年人健康问题；Mahmoud Abu Rayya 系 76 岁阿拉伯联盟人事部主任，据说患了肾功能衰竭和老年人健康问题。他们都在 Mazrait Tora 监狱服刑，罪名是属于穆斯林兄弟集团。他们的健康据称严重恶化，然而得不到医疗照顾。

375. 埃及政府于 1999 年 9 月 27 日，就这五个人的紧急呼吁作了答复，提供了资料。

376. 关于 Abdel-Monim Abu Al-Fotouh Abdel Hadi，政府回答说，在第 11/95 号军事重罪案中他被判了五年徒刑和劳役，由于他患了动脉硬化，在 Tura 监狱医院治疗，接受心电、验血和动脉硬化治疗。政府还说，他先前曾被送往 Manyal 大学医院，从 1997 年 2 月 22 日留到 4 月 8 日，治疗心绞痛。他在 Manyal 大学医院的治疗包括导管插入手术(扩大冠状动脉)。政府表示，他正接受包括动脉扩张、降低高血压和缓解呼吸问题的药物等治疗。政府表示，他的状况稳定，已经准备参加若干考试，作为注册开罗大学法律系和 Helwan 大学商学系的部分条件。他已经参加了开罗大学公共卫生资格考试。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他已被准假，于 1997 年 10 月 1 日参加英国皇家医学院小儿科研究金考试。关于 Muhammad al-Sayyid Ahmed Habib 博士，政府答复说，他在第 8/95 号军事重罪案中被判五年徒刑加劳役。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他由于血糖高正在接受治疗，他先前曾因尿中含盐和肾炎接受治疗。

377. 关于 Muhammad Khairat Saad Abdel Latif al-Shater，政府答复说，他被判五年徒刑和劳役，由于高血压、高胆固醇和甘油三酸脂含量，正在治疗。除此之外，健康情况稳定。

378. 关于 Mahmoud Ahmed Omar al-Arini 博士，政府表示，由于他抱怨背部下方和膝部疼痛，1996 年 7 月 24 日，Tura 监狱医院主治医官对他进行检查。检查显示，他患了老人症，为此得到适当治疗。政府回答说，由于他患了尿停滞，1998 年 8 月 11 日一名医生再次对他进行检查。政府表示，他当时被送往开罗 Manyal 大学医院，以便紧急插入尿道导管。在若干医疗检查之后，他于 1998 年 8 月 13 日接受手术，切除扩大前列腺，在他健康情况改善后，于 1998 年 9 月 15 日回到监狱医院。

379. 关于 Mahmoud Ali Abu Rayya, 政府表示, 他在第 5/96 号国家安全案中被判刑, 服刑之后, 于 1999 年 6 月 2 日获释。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 他由于患了肝扩大、腹部“浮肿”、两腿肿大和不能集中注意, 于 1996 年 5 月 9 日曾被送往 Manyal 大学医院。他被留医和观察直至 1996 年 5 月 15 日。政府还回答说, 他于 1996 年 11 月 24 日被送回 Manyal 大学医院, 对他的食管、肝和消化系统反复检查和照 X 光。检查结果是, 除了肝脏脾脏略有扩大外, 他内脏大部分状况良好。政府指出, 他接受了适当的治疗。由于怀疑感染流行性肝炎, 他于 1996 年 12 月 11 日在 Tura 监狱医院得到进一步治疗; 于 1997 年 5 月 15 日他被送回 Manyal 大学医院接受检查, 包括给前列腺照 X 光。由于发现前列腺扩大, 就施以适当的药物治疗。政府还说, 1998 年 3 月 3 日他在 Tura 监狱医院由一位专家检查鼻子梗阻问题。治疗医生反对开刀, 理由是他肝功能衰竭, 麻醉可能危及他的生命。政府回答说, 1998 年 3 月 17 日由于他眼底未熟内障和高压力, 于监狱医院由一名眼科专家予以检查。政府回答说, 他得到了适当的治疗, 健康得到改善。

380. 1999 年 7 月 26 日, 特别报告员连同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代表 Atif Ali Farghaly 发出共同紧急呼吁, 后者据说从 1993 年 3 月 15 日以来根据一项行政命令被拘留, 据指称他是穆斯林军事团体 Al-Gamaa Al-Islameya 的成员。他从未被正式起诉或判刑。据说他被关押在 Qalioubeya 区 Abu Zaabal(Shadid El-Heras)监狱。开罗大学医院 1999 年 7 月 16 日的报告据说有这样的结论: 他曾经患过肺结核病。据说他很弱很疲倦, 但是得不到医疗照顾。

381. 1999 年 8 月 5 日, 特别报告员代表 Magdi Ibrahim al-Sayyid al-Naggar 发出紧急呼吁, 他是埃及国民, 从 1991 年在沙特阿拉伯合法居住并工作。据说他最初被起诉是“阿尔巴尼亚审判的返回者”, 但是他于 1999 年 4 月的缺席审判中已经被判无罪。沙特阿拉伯当局于 1999 年 7 月 30 日把他强行遣返埃及。据说他被捕是由于他的兄弟 Ahmad Ibrahim al-Sayyid al-Naggar 据指称属于武装伊斯兰集团 al-Jihad(圣战者)。据指称, 他被单独关押在开罗 Lazoghly 广场国家安全调查部总部。

382. 1999 年 8 月 11 日, 特别报告员代表 Talaat Mohammed Ibrahim 发出紧急呼吁: 他据说于 1994 年 1 月 7 日被拘留, 从那时以来直到转移到他目前被拘留的 Damanhour 之前, 曾在几个监狱关押过。由于脊椎疼痛, 他据说不能转动。他

也不能说话，他的呼吸短促，身体非常衰弱。尽管如此，监狱当局据指称不准他去医院，也不提供必要的医物或治疗。

383. 1999 年 11 月 5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Abdel Hakeem Marwan Sedeek、Ahmad Abdel Rahman Abdel Raheem 和 Saad Mohammed Hasab El Nabi 发出紧急呼吁。Abdel Hakeem Marwan Sedeek 据说于 11 月 31 日被监禁，目前关押在 Damanhour 监狱，据说患了肺结核病、严重气喘和器官狭窄。据说，监狱当局不让他获得监狱外医疗照顾。Ahmad Abdel Rahman Abdel Raheem 据说于 1995 年 1 月 14 日被监禁，目前关押在 Wadi El Natroun 第 1 监狱，据说患了心脏、肾脏和风湿病。Saad Mohammed Hasab El Nabi 据说于 1995 年 3 月 21 日被监禁，目前关押在 Wadi El Natroun 第 1 监狱，盘骨脱垂，非常疼痛。

过去转交来文的后续情况

384. 政府于 1999 年 4 月 6 日答复了特别报告员于 1998 年 11 月 5 日和 1997 年 4 月 28 日转交的案件(分别见 E/CN.4/1999/61 和 E/CN.4/1998/38/Add.1)。

385. 关于监狱条件(见 E/CN.4/1999/61, 第 191 段)，政府答复说不可能就守卫极严密监狱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任何资料，因为转交政府的来文既无具体范围也无日期。政府还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有人向有关当局提出控诉。

386. 政府答复了若干过去转交的个别案件。

387. 关于 Waheed El-Sayid Ahmed Abdulla(同上，第 194 段)，政府答复说，他涉嫌偷盗，于 1998 年 4 月 9 日被 Belqas 调查部的负责人逮捕。政府表示，在警察局审讯期间，他吞食药物，被送回家后，当天死亡。检察部开始了调查。传讯了证人，命令提出尸体解剖报告。政府说，检察官拘留了 Belqas 调查部负责人及该部其他成员，最初 15 天，其后又加长 45 天，然后交保释放。根据部长级决定，在调查得到结论之前，一位官员暂时停职。针对调查部人员的案件已经开始，但是听讯日期尚未确定。

388. 关于 Adem Mahmoud Adem(同上，第 196 段)，政府答复说，1996 年 11 月 26 日，Moharram Bek 警方一名侦探长连同一队警察在街上遇到他，认为形迹可疑，要看他的证明文件。政府答复说，当警察走近时，他忽然昏倒，送到 Coptic 医院就死了。医院把这事故报告给警方，并编写了一份行政报告(编号

14766/1966)。其后，检察部进行调查，包括约谈他侄子和在事故发生时与他在一起的其他人。他侄子告诉调查人员说，警察拉他叔叔使他跌倒，然后拖他，当看到他假腿时，才把他放了手。他们说，警察把他带到医院，他死在那里。政府说，同侦探长在一起的被拘留嫌疑犯受到审讯，否认警察侦探长对死者有任何侵犯行为。政府表示，法医检查表明：死亡的原因是病理学上，动脉最近血块凝结可能升高造成的——是在一个正常健康人身上，不是事故造成剧烈情绪的后果。政府最后答复说，1997年1月4日，检察部结束了这一案件：死亡是病理状况的自然结果，没有证据他被在地上拖曳。

389. 关于 Ahmed Mahmoud Youssif(同上，第204段)，政府答复说，由于骚扰市民，他于1997年5月25日被 Zagazig 警察局一名官员逮捕。政府表示，他带着一把尖刀，刀被没收。他以后获释，提出一份控诉(文号 5150/1997)，说他在逮捕期间受到 Zagazig 警察局主管官员的殴打，并举出两名证人。检察部所进行调查显示，他背部上方受伤。检察官建议结束此一案件并撤消诉讼，原因是调查结果与医院报告相矛盾而且他的陈述与证人的证词也不符合。

390. 关于 Mohammed Mohammed Naguib Abu-Higazi(同上，第211段)和 Abdel-Salaam Hassan Hassan Omar(同上，第205段)，政府答复说，根据内政部长依照《紧急法》下的命令，他们于1997年9月17日被捕。政府表示，他们是学生、一个恐怖主义集团的成员，于1997年9月25日获释。检察部开始调查，当两人被审讯，控诉受到非法拘留和殴打，但伤痕已经消失。官员否认受到的指控。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说，在审查转交的文件之后，确认对两人所采措施正确不误，因而驳斥了指控，于1998年2月17日根据助理检察长的核准，结束了该案件。

391. 关于 Muhammed Abdel Sattar Hafez(同上，第207段)，根据内政部长的命令，他于1997年9月17日在家中被捕，稍后于1997年9月25日获释。政府表示，他是学生，也是一个恐怖主义集团的成员。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说，他提出控诉：他遭到殴打，因而开始调查，但伤痕已经消失。官员受到审讯，但否认上述控诉。政府说，审查文件、研究警察局记录之后，证实采取了正确措施，因而驳斥了控诉。因此，于1998年2月17日根据助理检察长的核准结束了该案件。

392. 关于 Magdi Abdel-Moneim Ahmed(同上, 第 208 段), 政府答复说, 他向检察部提出一份控诉(编号: 7737/1998); al-Sahel 警察局刑事调查官员逮捕、搜索和殴打他, 命他供认偷窃, 并逮捕他的妻子、大楼的看门人和其他人。政府表示, 已将控诉转交医疗检查员, 后者认为伤害有可能是控诉所说的方式造成的。政府还表示, 虽然他稍后撤销了他的控诉, 但仍然按照他妻子提交检察部的控诉进行调查。

393. 关于 Gomaa Abdel-Aziz Mohammed Khalil(同上, 第 210 段), 政府答复说, 他于 1998 年 7 月 11 日被告发开设妓院, 被带到检察部, 后者命令他押候调查。他于 1999 年 3 月 24 日获释。政府表示, 他没有提出被虐待的控诉。

394. 关于 Emad Shehata Abdel-Fattah(同上, 第 213 段), 政府答复说, 他于 1997 年 4 月 30 日因盗窃罪被持证逮捕。政府表示, 他提出控诉(编号: 5420/1998), 检察院开始调查, 包括调查他受到棍子殴打和被链子捆绑的陈述。被告发虐待的官员否认这种指控。政府还答复说, 保健主任对他进行检察, 发现他下唇有三天久的瘀伤, 那可能发生在他被捕之前一天。因此, 检察部决定结束对控诉的登记。

395. 关于 Abdel-Basset Ahmed Hassab Abdel-Moniem(同上, 第 215 段), 政府答复说, 他被告发经营未领牌照的咖啡馆和其他事项, 并于 1997 年 7 月 24 日交付刑事诉讼。政府还答复说, 他没有向检察部提出受到酷刑的控诉。

396. 关于 Nasr Awad Mohmoud(同上, 第 221 段), 政府答复说, 他于 1997 年 11 月 13 日被 Aswan 的 Kom Ombo 警察局调查组逮捕, 逮捕证指称他持有无证武器。政府还答复说, 他向检察处提出控诉: 他在两名邻居和一名官方守护员面前遭到殴打, 以便找出无证武器的下落。政府表示, 检察部审问上述证人, 他们说: 一名警官和调查组的成员连同他进到他的屋子, 进行搜查。官员否认这项控诉。政府说, 初步医院报告证实, 他颈部有瘀伤、腿部有擦伤和肿大, 根据随后的医院检查报告, 稍后消失。政府答复说, 针对侦探长和刑事调查处负责人提出的诉讼已于 1998 年 1 月 24 日撤消, 理由是刑事诉讼的证据不足。

397. 关于 Kamal Ibraheem Hamed(见 E/CN.4/1998/38/Add.1, 第 94 段), 政府答复说, 他涉嫌纵火, 于 1995 年 4 月 10 日被持证逮捕。他被关押调查, 最初是 4 天, 延长了好几次。在他被逮捕期间, 非常不安, 因而对他自己造成伤害。政府

还表示，警方记录他于 1995 年 4 月 18 日曾试图自杀。政府说，他向检察部提出控诉：为了逼供，他遭到殴打。政府说，一名证人证实这项指控，另一证人则予以否认。一位官员说，Kamal Ibraheem Hamed 造成自己的伤害；另一官员说在被指称殴打期间，他请病假，政府证实确有此事。医院报告表明，他的伤一部分是某种硬物体造成的，一部分是粗表面物体造成的。政府还答复说，检察部排除酷刑的刑事行为的怀疑，因而结束此案件。

398. 关于 Mohammed Ahmad Mustapha、Jaber Ahmed Mustapha、Youssef Abdu Youssef 和 Atef Abdulla Razeq(同上，第 95 段)，政府答复说，没有任何迹象表示他们于 1995 年 5 月 27 日在 Said 堡被捕，他们中任何人也没有提出遭受酷刑的控诉。然而，政府报告说，Mohammed Ahmad Mustapha 受到审问，当天稍后获释。

399. 关于 Mohammad Wagdi Mohammad Durra(同上，第 98 段)，政府答复说，安全部队获得情报：他参加伊斯兰青年会议，会上他批评和蔑视伊斯兰教，造成磨擦及扰乱公众秩序。政府说，他于 1996 年 10 月 12 日被安全部队持证逮捕，在交保释放之前，候押调查。政府表示，没有人向检察处或人权事务副检察长办公室提出关于酷刑的控诉。

意 见

400. 特别报告员继续赞赏政府的回应，同时对禁止酷刑委员会的不安深有同感。委员会在审查根据《禁止酷刑公约》所作关于埃及定期报告之后对“警察和安全部队对被拘留者施加酷刑甚至死亡”的作了结论和建议(A/54/44,第 207 段)。他特别感到遗憾的是，他多年同常驻代表团的讨论未能导致，该团邀请他访问埃及。

赤道几内亚

普通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401. 特别报告员连同赤道几内亚人权情况特别代表于 1999 年 11 月 30 日转交的信件通知该国政府，他们获悉：在 1998 年 1 月 21 日事件之后，有三名士兵和若干平民被杀，在 1999 年 1 月和 2 月，大约 500 人被捕。

402. 据说当局指责比奥科岛自治运动要对军营受攻击负责。多数被拘留者包括妇女之所以被逮捕是因为他(她)们属于 Bubi 部落。根据所得资料，该部落成员遭到安全部队队员酷刑，后者踢他们，用枪托打他们。据指控，至少有 6 个人死于这种酷刑。很多妇女据称被强奸，特别是在 Mnlabo 和其他 Bubi 部落。有些人声称，他们的耳朵被剃刀或刺刀切掉。在 1998 年 5 月审判期间，至少有 10 个人包括 Fernando Riloha 被看到耳朵为人切掉。据称，许多 Bubi 人在 Sampaca 路障前被强行从出租汽车和公共运输车赶出，然后遭到安全部队的殴打。Rebola 的 Bubi 领袖据说由于涉嫌隐藏叛乱分子和护送他们到安全地点而被捕。据称，Malabo 警察单独监禁被拘留者数星期之久，主要靠酷刑逼取供词。据说，被拘留者被带到 Malabo 警察局特别屋子，遭到酷刑。有人说，在他们受审讯期间，若干人受到各种方式的酷刑，他们手脚被金属棒夹住无法移动。其他人被绑上手脚吊在屋顶，安全人员冷眼旁观。

403. 对 Bubi 部落最残暴的攻击据称于 1998 年 1 月 25 日发生在 Malabo 当时总理 Angel Serafin Dougan Seriche(来自 Bubi 部落)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显示 Bubi 人忠于他。据说成千的人被迫参加，任何人不参加就受到威胁，被认为支持叛乱。在游行示威期间，据说与政府十分接近的 Fang 族平民和安全部队成员，虐待和侵犯参加者。次夜，据称 Bubi 人在家中受到 Fang 族平民和安全部队成员的攻击。根据收到的资料，若干妇女在她们丈夫面前被强奸。安全部队没有干预，而且在很多情况也是肇事者。

404. 在单独拘留的几个月，条件非常恶劣。据称，尿罐在过分拥挤的囚房中倒翻，不许被拘留者使用厕所，他们必须在囚房中解手。在他们被从 Malabo 警察局转往 Black Beach 监狱时，据说他们被迫 5 个人一组躺在卡车地板，一个罗一个，警察坐在他们上面。到达监狱之后，他们得不到任何医疗照顾。据说，在 7

月初，Milagrosa Cheba 由于患了虐疾，最后被送往医院，但是在她完全复原之前，又被带回监狱。César Copoburu 被判了 26 年徒刑，在抱怨腹部疼痛一个多星期之后，于 7 月中旬被送往医院。他动了手术，很快被送回监狱，即使那里卫生条件恶劣也不予考虑。Martin Puye 在被带到 Black Beach 监狱两周之后，于 1998 年 7 月 14 日据称死于医院。他患了肝炎一段时期，但是据说当局拒绝送他去医院，直到太迟不可能治好。

405. 在 1998 年 5 月审判期间，据称法庭接受酷刑获得的供词，对其中的控诉不作任何调查。据说至少有 14 个人表示，在审判期间他们遭到酷刑。有个实例是，据称检察官承认受害者遭到酷刑：“我们看到你被警察施加酷刑，我们承认，但是你当着法官签署了供状”。要求调查审判前期间人权遭受侵犯和死亡的各种申诉，被置若罔闻。

406. 特别报告员和特别代表收到了下列案件的资料。

407. Lino Losoha 系赤道几内亚民主党的成员，据称由于是 Rebola 社区领袖而被拘留。据说他被告知，有关方面怀疑他知道逃犯藏匿处所。据说安全部队把他带到城边一座军事岗哨，用香烟打火机烧他的睾丸、胃部和胸部。据称他被罚款，付了罚款方才获释。

408. Victor Bubayan 系 Bubi 部落教师，于 1998 年 1 月 21 日因为是 César Copoburu 的连襟，在他教书的学校被捕，后者被认为是攻击事件的领袖之一。据称，他在学生面前受到虐待，并被用电缆殴打，他的家属有几天得不到他的消息。据说他被拘留在一所警察局，但是未从他取得供词。他最后于 1998 年 2 月 11 日未经起诉获得释放。

409. Pastor Bienvenido Samba Bomedoro 系新教教士，被认为是 1 月 21 日攻击事件领袖之一，据说受到痛殴。据说，他被绑在警察局，被鞭子抽打颈部，被警告说：他将是下一个受害者。

410. Gregorio Pancho Borapa 是 Rebola 市长，在他受审判期间，只能困难地喃喃几个字。当检察官叫他高声说话时，他说：“我不能，因为他们对我施加酷刑，打断了我的颌部”。

411. David Nuachuku 一个尼日利亚人，据称在 Malabo 警察被手铐了 52 天。他的手脚被电缆绑在背后，被殴打直至失去知觉。

412. César Copoburu 据说被强迫招认是介入 1 月 21 日攻击军营的大约 30 人之一。据称，他的供词是酷刑结果。他据说身体下部骨头断裂，没有得到任何治疗。

413. Milagrosa Cheba 系农业工会秘书，工会会长据称是攻击事件的领袖。Cheba 据说受到严刑拷打。根据收到的资料，她被强迫跪了几小时，然后头部遭到殴打。据说她是根据刑求供词被定罪的唯一妇女。她被判了 6 年徒刑。

414. Domiciana Bisobe Robe 据称由于私生活牵入攻击军营事件一名领袖而被捕。据说，她几次在午夜被带到 Malabo 警察局接受审讯。在警察局，她被剥光衣服，遭到殴打，她的乳房被抚摸，但未被强奸。

415. Robustiano Capote Sopole 于 1996 年 6 月被判 26 年徒刑，他的妻子 Francisca Bisoco Biné 因为遭到殴打而流产。据说安全部队于 1 月 23 日她丈夫不在时，在 Sampaca 女士家中逮捕她。尽管她已怀孕，据称她被鞭打并拘留在 Malabo 警察局 5 天之久，其后她婴儿流产死亡。

416. Bessy 是涉嫌训练攻击者的尼日利亚人之一，据说每夜遭到严刑拷打，特别是脚底板。他的腿有一条完全受感染，足部肿大。1 月 24 日，若干犯人请求守卫把他搬出囚室，因为他可能传染其他犯人，守卫说：“我们反正要杀死你们全部”。其后不久，一名军医同卫生部长来临，注意到 Bessy 已死亡。

417. Idelfonso Borupu 由于治疗一名受伤攻击者，据称在 Basakato 被捕。然后，他被带到 Malabo 警察局，健康状况不明。一旦到了警察局，他被交给警员，受到殴打，死亡。

418. Irineo Barbosa Elobé 据说于 1998 年 3 月 1 日死于医院。有人说，他遭到酷刑，结果出现精神失衡迹象。

419. 据称 Carmelo Yeck Bohopo 死于医院。他于 1998 年 2 月 6 日在 Malabo 离开教堂时被逮捕，被带到警察局，据说受到严刑拷打。有人说，他死于 1998 年 2 月 9 日，没有尸体化验。

420. 特别报告员和特别代表还收到下列案件的资料。

421. 据说 Teófilo Osam Mbomio 于 1998 年 5 月 30 日在 Añisok 被捕，据称他被拘留了一星期，脚底板被殴打 150 下。据称，他公然拒绝签署一份宣誓证词，表示他属于政府政党。

422. 1997 年 9 月，反对党成员包括 6 名妇女，当他们准备欢迎其领袖的歌词时，据说在 Akurenam 被拘留。有两名妇女被剥光衣服和殴打。他们没有得到审判，但被强迫交付罚款以取得自由。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423. 1999 年 3 月 17 日，特别报告员转交关于下列人士的紧急呼吁：Teótimo Mbo Edó、Fidel Abesó、Marcos Esimi、Felix Ngomo、Juan Miquibi、Francisco Nguema、Gaspar Nculu、Luis Mba Bayeme、Juan Ebuna、Manuel Nzo、Zacharias Esimi 和 Santiagi Ndong，他们从 1999 年 3 月 7 日以来被单独监禁在赤道几内亚北部 Nsok Nsomo。当他们被拘留时，他们正担任他们政党“大众联盟”和“社会民主阵线”1999 年 3 月 7 日立法选举的观察员，该选举目前已结束。在选举期间，据说发生对于拒绝投票选举执政党的人的人身虐待和殴打以及拘留这些人并强行驱逐以避免政治反对者形成力量和投票的事件。

424. 政府 1999 年 5 月 28 日信件答复了上述紧急呼吁。关于拷打 1999 年 3 月 7 日立法选举期间“大众联盟”和“社会民主阵线”的选举观察员以及拒绝选举执政党的人士，政府宣称指控失实。政府指出，加入政党和行使选举权既非罪行也不违犯国家利益。证据是，它指出，非统组织、操法语的非加太国家、各种非政府组织、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方面以独立观察员身份参加选举，它们都表示：选举是经过精心筹划的，没有提到任何事故。

425. 1999 年 10 月 28 日，特别报告员与赤道几内亚人权状况特别代表针对 Emilio Ribas Esada、Gregorio Bomuagasi、Milagrosa Cheba 和 Alehandro Mbe Bitarope 转交紧急呼吁，他们被关押在 Malabo 监狱。据说，他们要求疾病得到治疗，但迄今没有得到。据说 Gregorio Pancho Borapa 虽然在 1998 年 1 月被逮捕时，根据来文所称，颌部被一名警察弄裂，但一直未得到医疗照顾。

厄立特里亚

普通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426.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1 月 29 日信件通知厄立特里亚政府，他收到资料：住在厄立特里亚的埃塞俄比亚国民在该国(1998 年 5 月以来)与埃塞俄比亚冲突期间，受到警察的虐待。他特别转交了下列案件的资料。

427. Hadish Wolde-Negus 来自 Assab 的埃塞俄比亚商人，据说被警察逮捕，在被审讯他对埃塞俄比亚战争工作的支持时受到虐待。所说他被审讯每月捐献给 Tigray 发展协会的款数，这一协会是在厄立特里亚登记支持 Tigray 区域发展方案的埃塞俄比亚非政府组织，他被要求每天向警方报到。据说他说，他向警方交出一切有关文件，但警方拒绝接受。在审讯期间，当他的答复不能令警方满意时，他的背部和腿部遭到殴打。根据收到的资料，腿部的疤痕与治愈的创伤符合，明显可见。据说，他于 1998 年 8 月返回埃塞俄比亚。

428. Demos desta 系来自 Assab 的教士，他说，他为了捐钱给上述协会被审讯三天。在这段期间，他被电缆抽打，不断地脚踢。在获释后，他于 1998 年 6 月 22 日返回埃塞俄比亚。

429. Wolde Hagos 系旅馆工人，在 1998 年 6 月初 Asmara 飞机场被轰炸时遭到解雇。据说，他被捕，被带到第 1 警察所，在那里他双手绑在背后，受到殴打。一个月以后，他获释，但警察撕毁他的身份证和工作许可。当他前往埃塞俄比亚大使馆登记时，警察据说盘问他，要他出示身份证。他说被带到另一警察所，由于没有身份证受到殴打。

埃塞俄比亚

普通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430. 特别报告员以 1999 年 11 月 29 日信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资料表明：1999 年 1 月从埃塞俄比亚驱逐厄立特里亚人经常以不人道方式进行。据说，人民在半夜被捕，以掩饰正在进行的保安行动。据指称，有的人在被驱逐之前，遭到一两天直至几个月的拘留。被驱逐的人经常只准许带一个包裹。第一批被驱逐者

有名老人，到达厄立特里亚时只穿了睡衣和拖鞋，因为不准他带任何东西。有的情况，母亲被带走，不允许为照料孩子作任何安排，因而家庭被蓄意拆散，被不同批地驱逐，时间经常距离几个月。在几天的长途行进中，据说只停很少几次上厕所，食物和水奇缺，虽然热得人喘不过气，窗户都不打开。夜间，人们睡在大汽车里，不允许取用车顶行李中的用品甚至药物。几个老人患了糖尿病，据说到达厄立特里亚时病得非常厉害，需要紧急送院治疗。很多被驱逐者，据说到达厄立特里亚接待中心时遍体鳞伤疲惫不堪。

431. 特别报告员也收到下列个别案件的资料，现简述于下。

432. Nike Kassaye 系 Beza 报纸的新闻记者，于 1995 年 1 月在亚的斯亚贝巴被身份不明持枪人士绑架。他据说在几个秘密拘留中心，被安全部队关押了几个星期。在关押期间，他据称遭到殴打、虐待、得不到医疗照顾。他据说非常衰弱，以致患了伤寒症。所指称，他被送到医院，然后跑掉。根据收到的资料，他后来逃到肯尼亚，后面有埃塞俄比亚大使馆一名高级官员。据说，他迁移到另一国家。

433. Ebyan Mohamed Ardo 据说于 1995 年 5 月 5 日在 Kebrider 被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埃塞民主阵线)的成员逮捕。据指称，由于她在政治上接近 Ogaden 民族解放阵线(Ogaden 阵线)，从 1995 年 5 月 7 日至 10 月 12 日被拘留在 Kebrider 陆军基地。据说，她不得会见律师，也不获知她被起诉的内容。根据收到的资料，在她被拘留期间 1995 年 5 月 9 日夜，被三名埃塞民主阵线的士兵强奸。据说，他们用剑、刀、棒子、枪托和靴子对她施以酷刑。据指称，对她施以酷刑是要强迫她透露 Ogaden 阵线的目标。据说，她背部、膀胱、肠子疼痛，而且继续头疼。

434. Ifrah Asseir Hassan 据说于 1996 年 2 月 8 日在 Dhagahbour 被埃塞民主阵线陆军成员逮捕。据指称由于在政治上接近 Ogaden 阵线，她被拘留在 Dhagahbour 陆军基地。根据收到的资料，她在拘留期间不得会见律师。1996 年 2 月 10 日，据说一群埃塞民主阵线士兵闯进她的小屋，把她带到另一屋子，用枪托殴打她。据指称，她也被强奸。由于酷刑的缘故，她感到胃部和膀胱疼痛。

435. Rukiya Ilime Aden 于 1995 年 5 月在没有出示罪名的情况下被逮捕。据指称，她于半夜被从家中带走，然后被殴打和强奸。据指称由于在政治上接近

Ogaden 阵线，她被拘留在 Dhagahbour 军营。1995 年 5 月 10 日，据指称她被 Finahar(据说是军事情报机构)的成员施以酷刑，强迫她躺在地板上，几个足登靴子的人对她拳打脚踢。她所受酷刑的结果是，她膀胱一直疼痛、排尿困难、头疼，并且感到她仍然惊愕不已。根据收到的资料，她的伤不能看医生，她受到死亡威胁，不得泄露她的经验。

436. Abdi-hiis Ahmed Dahir 商人，据说于 1996 年 11 月 12 日在 Diri-Dhabo 被逮捕。据说，他被转移到亚的斯亚贝巴的监狱。根据收到的资料，他被倒吊，遭到殴打。据说，他处境危险，但不获准医疗照顾。

437. Dhibane 据说于 1996 年 7 月 9 日从清真寺回来，被逮捕。据指称，他被四名埃塞民主阵线士兵阻止，他们问他的宗教信仰。根据收到的资料，在他告诉他们他是穆斯林之后，被铐上手铐、蒙上双眼、强行推入汽车。据说，他最初被拘留在军营，然后转移到 Maihelawi 警察调查中心。据指称，他被倒吊和殴打，直到失去知觉。据说，他被强迫喝自己的尿和浓盐水，并有五天多不准睡觉和吃东西。据指称，他被单独监禁三个月。在拘留期间，据说他被禁止奉行他的宗教。据说，枪口对准他的头颅，持枪者说：如果他不供认是恐怖主义集团成员，就射杀他。

438. Svetlana Mamedova 系格鲁吉亚出生的埃塞俄比亚公民，据说有三次被捕和拘留：1991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5 日，1994 年 3 月 10 日至 1995 年 9 月 29 日，1996 年 4 月 18 日至 1997 年 6 月 13 日。根据收到的资料，她多半被关押在亚的斯亚贝巴的 Lmakahawe 拘留中心，但是也有短时期她被关押在第十警察局(1996 年 9 月)和 N4 区警察局(1997 年 1 月至 5 月)。人们认为，她是涉嫌俄国间谍被逮捕的。据指称，在每段拘留期间，她受到虐待、残酷殴打和踢踹。她也受到对方手持手枪的死亡威胁。据说，她的手臂和双腿被塑料绳捆绑，每次好几天。据说，她要么被关押在过份拥挤的牢房，要么单独关押在十分小的黑屋里，她能使用的卫生设备非常有限。她有几次被送到医院，但是得不到治疗。据说，她不能提出正式控诉。

439. Ato Tamene Koyira 系南部地区 Soddo Zuria 的公务员，据说于 1997 年 6 月 27 日被捕。根据收到的资料，他曾经控诉他工作方面受到的纪律措施。在他 1997 年 9 月 5 日以前被拘留期间，据称他连续四天受到殴打。据说，他然后被带

到一间监狱，在法官审理之前，他在监狱呆了一年。他最后于 1998 年 6 月 22 日经检察官命令释放，据说后者拒绝警察对他的起诉。

440. Assefa W/Semait 系北 Shewa 的 Berehet Wereda 地方的教士，于 1998 年 8 月 26 日由于涉嫌偷盗神圣拱门(tabot)被两名警察逮捕。据说，他被带到警察所，拘留了 15 天。他由法院命令释放。一个月以后，据说他再度被捕，被带到 Wereda 警察所，据称受到残酷殴打，特别是脚底。据称，他的双手也被绑在背后。结果，据说他双手瘫痪。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441. 1999 年 9 月 16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下列人士发出紧急呼吁：Mossisa Duressa 系 Oromia 区 Nekemte 埃塞俄比亚红十字会当地主席，Tassev Begashaw 系亚的斯亚贝巴私立 Tarika 诊所工作的医生，Mulugetta Tirfessa Tufa 系保险公司雇员。这三个人据说被单独监禁。Mossisa Duressa 据说由于涉嫌为 Oromia 解放阵线成员，于 1999 年 8 月 15 日在 Nekemte 被安全人员逮捕。他是糖尿病病人，需要每天注射胰岛素。Tassev Begashaw 据说于 1999 年 8 月 15 日被捕。他的罪名据说是治疗上述阵线的可疑分子。据说，他目前被单独关押在亚的斯亚贝巴 Maikelawi 刑事调查中心。Mulugetta Tirfessa Tufa 据说于 1999 年 8 月 19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被捕，被单独关押在亚的斯亚贝巴 Maikelawi 刑事调查中心。他在被捕时，1992 年受伤的一条腿仍然在接受治疗。

法 国

普通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442. 特别报告员 1999 年 9 月 3 日信件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下列案件的资料。

443. 中国人庇护寻求者于 1997 年 11 月初乘船抵达 New Caledonia 特别是 Nouméa，据称被逮捕，首先关押在一座先前的诊所，然后关押在 Tontouta 机场的军用库房。据说他们于 1998 年 1 月 12 日提出难民地位申请，但是被拘留到 1998 年 3 月 22 日。1998 年 3 月 22 日听到他们将被递解出境，大约 60 名庇护寻求者据

说躲到库房屋顶。从巴黎赶来监督庇护寻求者返国的大约 100 名移民警察局官员和机动宪兵队成员在被投掷石头和其他抛射物以报复安全部队使用催泪弹之后，据称对庇护寻求者放射橡皮弹。九个人据说受伤，被送到 Nouméa 的 Gaston Bourret 医院。两人受伤严重，一人在面部，一人在胸部。几小时以后，当局决定延迟递解，释放庇护寻求者。

444. 三个寻求庇护的斯里兰卡人 Narendran Yogeswaran, Naddarajah Vijeyalalitha 和 Mylvaganan Arunan 据报于 1998 年 9 月在鲁瓦西机场被押解出境时遭到拳打脚踢，上手铐，嘴上贴胶条。边防警察据说奉命进行了内部行政调查，但是到 1998 年底仍然不知有何结果。边防警察总监据称说所用武力只限于恢复平静之所需。这三个寻求庇护的斯里兰卡人终于被遣送回斯里兰卡。

445. 16 名工会成员于 1995 年 9 月在 Papeete 抗议核试爆时，据称受到拳打脚踢。据说，他们被强迫在 Papeete 军营附近一个停车场跪着、带着手铐、面部伏在地面 45 分钟。其中一人受到警棍殴打，失去知觉。据说，他被送往医院治疗他右侧初期瘫痪。当局命令开始调查。

446. Abdlekrim Boumlik, 16 岁，系摩洛哥族，据说于 1996 年 4 月 7 日未带头盔驾驶摩托车时，在 Soisy-sous-Montmorency 被反罪行队逮捕。据称，他遭到拳打、警棍殴打，受到种族辱骂。连同乘坐他车辆的友人，据说也被上了手铐、逼迫下跪、受到威胁和侮辱。据说，他在 Enghien-les-Bains 警察局被拘留了将近 12 小时，但其家属和律师都没有接到通知。他据说没有得到治疗。一名警察据说命令他说，他拒绝见律师，他自己跌伤。然而，Eaubonne 的 Emile-Roux 医院 4 月 8 日所作体检报告似乎证实了他的指控。他的父母向 Pontoise 地方预审法官提出控诉。

447. Ahmed Hamed 系埃及律师，据说于 1997 年 10 月 16 日访问法国时受到四名警察的虐待，他们显然看错了人。在巴黎郊区 Puteau，据称他被强行推进停在街上的一辆汽车。恐怕被绑架，他抗拒，据说受到碰撞，他的胫骨破裂。一直到他被逮捕 10 小时之后，他没有获得医生检查。他最近住进 Foch 医院，作了手术。1997 年 10 月 20 日，据说埃及在巴黎的大使写信给法国内政部长要求调查，但是 1997 年 10 月 22 日下令调查纯属行政性质。

448. Djamel Bouchareb 据说于 1997 年 12 月在巴黎郊区 Fontainebleau 于他朋友 Abdelkader Bouziane 死亡时被虐待，据称后者在试图闯过路障时被警官射死。据说 Djamel Bouchareb 坐在同一辆汽车上。据称，他被拳打脚踢，头部撞到地上。据说，他被在场的一名医生带到医院。有关方面下令司法调查。根据最近收到的资料，被指控对 Bouchareb 先生使用过分武力的警官将要在纠正法院受到审判。

449. Claude Serre 系年长漫画家，于 1998 年 3 月在巴黎一家餐馆午餐时因停车问题，被一名警官痛加责骂。据说，他被上了手铐，用囚车带走，受到虐待。体检报告据称证实他的陈述，显示若干伤害。据说，他向 Bobigny 法院提出控诉。

450. Tarek Saïd 系 Bagneux 地方埃及人餐馆业者，据说于 1998 年 10 月在巴黎一次与交通官员口角之后向警官请求援助，受到后者虐待。据称他被带到 Marcadet 街警察局，遭到拳打脚踢、被扼喉咙，开始吐血并失去知觉。据说他在被送回囚室之前，被带往 Hôtel-Dieu 医院。根据医疗证明，他拇指折断、左眼和右臂受伤需要动手术，而且耳鼓断裂。据说，已经组织了调查。

过去转交来文的后续行动

451. 法国政府 1999 年 1 月 8 日信件答复了特别报告员 1996 年 8 月 8 日转来关于安全部队与工会分子 1995 年 9 月在塔希提岛 Faa'a 机场冲突的控诉(参看 E/CN.4/1997/7/Add.1,第 157 和 158 段)。政府表示，Papeete 教养法院于 1998 年 10 月 20 日在所谓的 Faa'a 城市暴行案件作了裁决。法院认为特别报告员来文提到的人士有罪，其中三人被判了刑。关于 Henri Temaititahio 针对他受审讯期间对他施以肉体伤害和极度蔑视的不知名人士所提控诉(其他 12 人也参加控诉)，政府表示已经开始调查。医疗专门分析显示，Temaititahio 先生受了外伤，10 天不能工作；Jean-Michel Garrigues 受了颅部伤害，但没有失去知觉。然而，没有看到上述事件的长期影响。按照要求函件作证的警官，对于虐待的陈述提出置疑，但承认他们鉴于环境严厉行事。1998 年 6 月 30 日，地方预审法官下令撤消此一案件，理由是调查未能把暴行归罪于执法人员。政府表示，有关方面对上述命令提出上诉，上诉法院于 1998 年 9 月 1 日裁决：进行补充调查，目前正在进行。

452. 政府 1999 年 2 月 3 日信件答复了 1996 年 8 月来文引述的最后一宗案件(参看 E/CN.4/1997/7/Add.1,第 159 段)。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被指控对 Sid Hamed Amiri 蓄意动用暴力的警长和两名警察已由 1998 年 3 月 23 日部级命令予以撤职。1998 年 3 月 25 日, Aix-en-Provence 上诉法院判决这三个人缓期的 12 个月徒刑,并永远取消担任警官的资格。其中一人申请案件的司法审查。

格 鲁 吉 亚

普通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453. 特别报告员以 1999 年 11 月 29 日信件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的资料表明:陆军发生殴打和虐待的情况,加上生活和卫生条件恶劣以及苦工,造成很多逃亡。据称,新兵特别遭到野蛮待遇,包括疼打、据说军官经常同意和/或参加这种虐待。他们被认为纵容这种做法,用以维持纪律。

454. 特别报告员收到了下列个别案件的资料。

455. Aka Sulava 系新闻记者和人权活跃分子,据称于 1999 年 2 月 1 日被四名身份不明攻击者痛打。由于受害人因揭发几件警察暴行案件而遭到威胁,因此相信这些攻击者得到 Tbilisi 警察的支持。结果,据说他腿部、背部、头部受了伤。据说警察拒绝进行调查。

456. Joseph Topuria 据说于 1997 年 9 月 26 日在 Tbilisi 被一名交通督察员辱骂和殴打。据称他同一天在向警察提出控诉后,被 Tbilisi 市警察交通处副处长痛殴。两天后检查他的医生说,颞骨错位和其他伤痕与他的指控符合。根据收到的资料,Isani 区检察官办公室拒绝进行调查。

457. Badri Tsindeliani 据说于 1997 年 9 月 27 日被拘留在 Tsnori 警察所,他头部、身体和脚底遭到拳打脚踢。据称七名警官参加了殴打,据说持续了四小时。随后的医院检查据说发现,他患了脑震荡、眼和耳带伤,这与他的指控符合。

458. Gogi Shiukashvili 据说于 1998 年 1 月 25 日由于涉嫌偷盗车轮,被 Tbilisi 的 Gldani 区警察拘留。根据收到的资料,他被警棍殴打了 15 天,以致于根

本无法行动。他据称失去知觉几小时，在夜间发抖。他的鼻子据说断裂，而且头疼欲死。

459. Malkhaz Kamsiashvili 据说于 1998 年 2 月 19 日在被带到拘留点时以及在民事警察厅，都遭到疼打。根据收到的资料，他被命令站在冰水中，不断殴打他腹部，意在逼他招供。结果，他得了重伤，送到为狱犯设的共和医院治疗。医院关于他指控的检查，据说安排在他受伤 20 天之后。

460. Sergo Kvaratskhelia 系石雕家，由于涉嫌破坏坟墓，从中偷盗钱财和药品，在 Tsalendjikha 格鲁吉亚人城市被一群人疼殴。据说，他住了三天医院，据称他从医院被那群人绑架走。当地警察所据说向区警察局请求援助，后者据说派遣了 30 名武装人员，但是，当地行政机构不让警察干预此事，据称该机构说：“不要干预，这些人知道他们在作什么”，然后大约 20 人据说把他殴打致死并切断他的手足。当地行政首长和区警察人员据说在事发时都在场。其后几天在 Tsalendjikha 发生抗议集会，前者被免职；后者据说因与另一事的牵连也辞职。区行政官据说仍在职。

461. Levan Gagua 17 岁，由于涉嫌谋杀他的继母，据说于 1998 年 3 月 16 日被 Tbilisi 的 Saburtalo 区警察逮捕。他据说被带到 Saburtalo 警察局二楼，据称威胁他说：如果他不重复一名警察告诉他的话，就强奸他，当时一名律师在场。那夜稍后，据称警察把他带到河边，再次威胁要强奸和枪杀他，并说他曾经试图偷跑。然后，他被转往 Tbilisi 市警察局，据说他受到酷刑，以电线连结他的手指，通过电流。据说，他五天之后以书面供认谋杀他继母，据说，对于他的指控开始调查。

462. Jemal Teloyan 系库尔德人，据说于 1998 年 5 月 6 日在 Akhmeteli 地下铁车站附近被 Tbilisi 的 Gldani 区四名便衣警察逮捕。据说，他被带到 Gldani 区警察局，他遭到痛打和拳击，他躺在地上，一名警察坐在他身上，他据说被告发家中藏有枪械，他应当交给他们。据称，他们然后去找他母亲，他们知道她在 Akhmeteli 地下铁车站附近做生意，把她带到警察所，命令她交钱，他们才释放他儿子。钱的数目是 1,000 美元。据说，母亲凑了这笔钱，交给警察，Jemal Teloyan 获得释放。四名警察的两人在他释放后几次到他家去，口头威胁他不得把这件事

报告有关方面。据说，他随后隐藏起来，在他父亲提出书面控诉之后，内政部官员据说到他家查访。

463. Jaba Ioseliani 系已解散准军事骑士(Mkhedrioni)组织首领和其他 14 名被告据说于 1997 年 12 月因一系列罪行被审判，罪行中一项是于 1995 年 8 月谋杀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总统未遂。被告中十三名据说声称，在审判前拘留的审讯期间，他们遭到殴打或虐待。Gocha Gelashvili 据说断了两条肋骨、右臂折断，据称是酷刑造成的。Gocha Tediashvili 据称他的牙齿被用钳子拔，爆炸物放在他口内，只有在他按照审讯者的话供认之后，方才取走爆炸物。据说在本年开始，对五名被告进行了法医检查。虽然调查记录了若干伤害，但有的伤害如重物撞击造成 Gocha Gelashvilis 右臂骨折，由于受伤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并未能就伤害发生情况得出结论。

德 国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464. 1999 年 3 月 5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Mohammed El-Ayachi 发出紧急呼吁。此人原为阿尔及利亚军人，他因所称的侵犯人权行为而开小差。据说在法兰克福机场过境区按照特别程序对他寻求庇护的请求作了处理。据信 1998 年 9 月 23 日，他的请求因明显理由不足而被拒绝。据报道他在等待立即遣返。1998 年 10 月 9 日，法兰克福市行政法庭对他的关于在执行驱逐令之前他需要留下等待其上诉决定的请求不予受理，据报道这是因为他的律师在提出请求时耽误而造成。

465. 1999 年 8 月 6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Ali Reza Kalantri 发出紧急呼吁。此人为伊朗国民，据报道，1999 年 8 月 10 日要将他从法兰克福机场搭乘汉莎航班立即强制遣返回伊朗，而在伊朗他又受到酷刑的威胁。据报告，德国当局拒绝了他申请难民地位的请求，他被迫签署了一份伊朗驻慕尼黑领馆的文件，同意返回伊朗。据报道，1999 年 6 月 20 日他在科隆抗议伊朗政府的示威游行时被警察逮捕。

466. 1999 年 11 月 11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Fathelrahman Abdallah 发出紧急呼吁。此人为苏丹反对党民主同盟党党员。据说要将他立即强制遣返回苏丹，而在苏丹他可能受到酷刑。据报道，自他的庇护要求首次遭拒绝后，德国当局曾于

1998 年 9 月、10 月和 11 月三次试图将其强迫遣返。据报道，这三次尝试引起强烈反抗而放弃。据称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强制遣返行动中他受到警察的虐待。在紧急呼吁成稿时，他正被关在纽伦堡的一个拘留所中等待遣返。他的医生未能与他见面，据报道医生诊断他有严重的心脏问题和精神抑郁症，医生认为，不应当将他遣返。然而，据报告巴伐利亚当局发布了遣返令，将于 1999 年 11 月 12 日生效。他的律师向奥斯巴赫法院提出上诉，等待其就该案的原委作出裁定。

危 地 马 拉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467. 特别报告员 1999 年 10 月 12 日将收到的资料转交该国政府，其中提到两名 15 岁的街头儿童的遭遇。1999 年 2 月 11 日，Lorena Carmen Hernández Carranza 和 Nery Mateo Hernández 正在位于危地马拉市第 2 区第 15 大道和第 3 街交叉的一个公园睡觉的时候，他们被民事警察唤醒并遭到毒打。警察制服表明他们是特警支队，属于民事警察部队中的精锐力量。据指称，他们将这两个少年摔在地上并让他们脱衣服，然后命令 Nery Mateo Hernández 转过脸去，然后对 Lorena Carmen Hernández Carranza 施以性虐待。后来警察让他们穿好衣服离开，并对他们说明天“给他们带来大麻”。据报道，联合法律援助事务所带着这两个少年就发生的事件向检察长公署和民事警察职业责任办公室作出口头投诉。

就以前转交的来文采取的后续行动

468. 1999 年 5 月 26 日，特别报告员致函该国政府，转交若干起关于在危地马拉出现的酷刑案的指控。他在 1998 年 10 月 29 日的信中提醒该国政府有些案件它还没有提供资料。1998 年 12 月 14 日至 21 日，该国政府在回信中对一些案件作出了答复，内容概述如下。

469. 据报道，1997 年 3 月 13 日 Rosa Eswin el Ruiz Zacarías、Edwin Tulio Enríquez García 和 Belarmino González de León 在危地马拉省新镇被一伙身着便服的武装人员拘押并受到酷刑(见 E/CN.4/1998/38/Add.1, 第 146 段)。该国政府表明，这一指控已向危地马拉省阿马蒂特兰的地区政府检察官办公室提出。应当记

住的是，这些人工作的工厂和将他们拘留的工厂经理雇用私人调查员调查 1997 年 3 月 7 日所发生的 17 部工业机床被盗事件。对这些工人没有进行体检，而且对于所指称的行动也没有作出法律裁决。

470. 据报道，一个叫作 Luis Alfredo Bonilla Juárez 的街头少年 1997 年 3 月 18 日在危地马拉市遭到两名警察的逮捕和毒打(见 E/CN.4/1998/38/Add.1, 第 145 段)。该国政府表示，国家警察总署职业责任调查部已经作出初步调查，该案现已提交政府行政违规检察官办公室。负责毒品有关活动和环境违法行为初级刑事法院负责调查该案，并且采取了初步步骤。已经找出了逮捕人的警察。没有作出体检，因为地方警察局第二支队副队长表示，上述年轻人没有受伤。还没有判定是谁的责任。

471. 特别报告员在 10 月 29 日的信中还向该国政府转交了据称发生在危地马拉的其他酷刑案。

472. 1998 年 12 月 14 日，该国政府在回信中作出了答复，内容如下。

473. 据报道，Martín Pelicó Coxic 1998 年 6 月被一名军事专员和两名民防自卫队成员绑架、受到折磨并被处决。而他曾于 1996 年 7 月被逮捕，但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见 E/CN.4/1999/61, 第 281 段)。该国政府表明，全国警察署正通过政府检察官办公室刑事调查处作出调查。基切省负责毒品有关的活动和环境违法行为的第二初审刑事法院负责这一调查。实际检查证明 Martín Pelicó Coxic 的尸体上有多处伤痕。已经对涉案的三人发出逮捕令，并且在基切省圣佩德罗·贾库皮拉斯镇采取了行动以便落实逮捕令，但被指控者已经离开该地区，下落不明。调查仍在继续进行。

474. 据指称，Mario Alioto López Sánchez, 1994 年 11 月 11 日在圣卡洛斯大学的一次游行中，因保安部队，其中包括快速行动支队人员，开火而死亡(见 E/CN.4/1999/61, 第 283 段)。政府表明，由于示威造成严重事件和扰乱公共秩序，其中包括烧毁若干辆公共汽车，因而警察介入。推定对学生 Mario Alioto López Sánchez 之死负责的人也受到审判。1997 年 7 月 31 日，负责与毒品有关的活动和环境违法行为第三刑事法院已作出强制性判决，判处前内政部长、前内政部副部长、前警察总监和一名警官犯有故意杀人罪和情节不同的伤害第三方罪。以谋杀和情节轻重不同的伤害他人罪判处前警察第五支队长 30 年徒刑。另一名被告被无

罪释放，一名涉案人员下落不明。1997 年 10 月 28 日，上诉法院第四审判庭宣布以上一部分裁决无效并赦免了除前第五警察支队长以外的所有被告，前者的刑期也减少到 10 年。正在进行司法复查。对该案没有作出赔偿，因为无法证实损害和受伤，原告只是说出了一个赔偿数。

几内亚比绍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475.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下列案件的资料。

476. 据报道，1998 年 2 月约有二十人被军队拘留，指控他们贩运军火。据说他们遭到大棒的殴打。有四人部分瘫痪：Filipe Manga 为左手，其他人包括塞内加尔人 Lamine Djata 受损的是两腿。

477. 据报道，军政委员会成员 Samba Djalo 1998 年 6 月末在竹德古被逮捕。据说后来他从监狱逃走，他作证说当他被捕时士兵用针扎他的阴茎。

478. 据指称 Armando Bion 1998 年 9 月在比绍被捕，指控他充当军政委员会的间谍。据报道士兵用枪托对其进行殴打。

479. 反对党穆旦萨联盟成员 Asumane Fati 因批评共和国总统于 1998 年 7 月 4 日被逮捕，并被关入中央警察局的一个牢房。据说，在那里他的全身遭到军用皮鞭的抽打，他的耳朵被撕断。据说，不久后将他释放。据指称他受到这种对待是因为他发起请愿，呼吁结束在几内亚比绍的战斗。

480.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1 月 8 日的信中提醒政府，他 1998 年 10 月转交的一些案件尚未收到答复。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481. 1999 年 1 月 6 日，特别报告员转交了一份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一道发出的紧急呼吁。他涉及国会议员和目前任几内亚人民集会党主席 Alpha Conde。他曾经是 1998 年 12 月 14 日总统大选的候选人。据报道，12 月 15

日晚，他被总统卫队人员逮捕，此后就一直在一个未透露名字的地点被单独监禁，他好象被监禁在昆达拉军营中。

海 地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482.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转告该国政府他收到下列案件的资料。

483. 据报道，卡彦电台台长 Pierre-Yvon Chéry 于 1997 年 9 月 2 日在卡彦电台被干预和维持秩序团的数名成员逮走。据指称，这些人逮捕他时和在他关押期间用枪托和拳头打他。据报道，第二天他被释放，没有作出指控。据报道，三名被控虐待的警察未于 1997 年 10 月 6 日出庭。尚不能确定是否进行了警务调查。

484. 1998 年 2 月，据报道派出了若干特别警察支队处理米埃巴雷人口与当地警察的冲突。2 月 5 日，据指称警察逮捕了两人，其中包括 Operayson Mèt Lòd nan Dezòd 组织的一名成员。据报道，约有五十人，大部分为该组织成员在拘留此人的警察局门前示威。据指称，警察开火，一个过路人受了致命伤，另一人严重受伤，结果混战开始。据称，示威者烧汽车并且用大砍刀威胁当地警察头目。三小时之后干预和维持秩序团和海地警察干预小组抵达，前来的还有全国警察总监、公共秩序国务秘书和一支来自辛其省的维持秩序小分队，目的是恢复秩序。据称，治安部队夜里在米埃巴雷、拉斯卡霍巴、跳水等地在没有拘捕令的情况下逮捕了许多人，尤其是上述政治组织成员。在被逮捕时和在米埃巴雷警察局被关押期间，许多人遭到殴打。由于这种情况，至少有三人被送进医院。据报道，一些调查委员会，其中包括由太子港刑事调查部和由议会人权委员会设立的委员会前往出事地点调查。特别报告员尚不了解这些调查的结果。

485.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0 月 8 日的信中提醒该国政府他在 1998 年 9 月转交的一些案件尚未收到答复。

印 度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486. 1999 年 10 月 19 日，特别报告员在给该国政府的信中提到，他收到的消息指称在全国的各地的拘留设施中酷刑现象司空见惯。据称警察和监狱看守迫害和虐待新来的囚犯，向他们索取钱财和个人物品。据报道，警察在候审拘留期内常常迫害被拘留者。另外，特别报告员向政府转达了许多指控，指称军队和准军事部队在东北部进行任意拘留、绑架、酷刑、包括强奸和法外处决。最后，据指称警察使用过度的武力驱散示威，造成数人死亡。

487. 特别报告员转交了下列个案。

488. 据报道 Murshi Ali 在斯利那加的 Baghat Barzalla 被保安部队杀害，理由是怀疑他在巴基斯坦接受游击战训练。1998 年 5 月 16 日他下班后没有回家，次日他父亲开始打听他的下落。警察告诉他父亲，他儿子的跨过控制线进入巴基斯坦接受游击战训练。5 月 24 日，警察将此人的尸体送回，据指称身上有遭受酷刑的痕迹。

489. 据报道 Mohammad Ramzan Wani 1998 年 6 月 13 日在 Tral 区 Nai Bagh 家中当着其家人的面被查漠和喀什米尔警察特别行动小组逮捕。事隔一天，他的尸体交给了家属。据称身上有弹孔和遭受酷刑的伤痕。

490. 据报道 Hari Shankar Pal 1997 年 12 月 8 日被 Hauz Kazi 警察逮捕之后被打死。据指称经过两天的折磨，警察将他带往 Ram Manohar Lohia 医院，他刚一入院即被宣布死亡。据报道，全国人权委员会要求对他的死因进行调查。

491. Yumlembam Sanamacha, 15 岁，据报道 1998 年 2 月他在 Manipur Angtha 村的家中被拉杰普塔纳第 17 步兵团军人逮捕后即失踪。据指称他被强按在地上，脸朝下，胳膊伸直，然后遭到军人的毒打。他的脚底板遭一铁器的强击致使全身剧烈颤抖。当局最初否认他被逮捕，随后说他在关押中逃走。据指称中央政府采取步骤阻止邦政府调查此案。

492. 据报道 Mohammad Ashraf Bhat 和他的妻子 Shamima Bano 1998 年 11 月 20 日被要求向驻扎在喀什米尔 Budgam Humhama 区的特别警察部队报到。据指称，Shamima 已怀孕六个月，在审讯她时对她施电刑约 15 分钟。据报道因此而造

成胚胎在子宫中死亡。他的丈夫被传召到同一刑讯室，当着妻子的面遭到电刑并且双手被绑在背后吊到屋顶。Shamima 后来被送进 Srinigar Lala Ded 妇科医院。

493. 据报道 Rafiq 1998 年 12 月 11 日在其 Malangam Bandipora 家中被驻扎在 Malangam 的拉杰普塔纳 14 步枪团的六名印度士兵盘问其兄弟的去向。因他无法为这些士兵提供任何情况，便遭到约长达 30 分的毒打。据报道，由于受毒打的缘故，他的一条腿被打断。

494. Marimuthu、Jayaseelan 和 Madurai Veeran 据报道因偷窃罪名 1999 年 6 月 21 日在 Dindigul-Anna 区 Kodaikanal 被警察拘留。对他们进行了两天的审讯，据指称此间他们遭到毒打。Madurai Veeran 于 6 月 22 日晚被释放，另外两人被关押到 6 月 23 日早晨。据指称 Marimuthu 的右眼被严重打伤，次日他被送往一家私人医院，一抵达即被宣布死亡。据称他的尸体遍体鳞伤。6 月 23 日作了验尸，尽管按照规定应予 24 小时内提出验尸报告，但是直到 6 月 28 日仍未向地方官员提交报告。据报道，一名高级警官当众宣布他将对涉案警官提出谋杀指控，但后来问到这件事时，警察拒绝作出评论。

495. 据报道 Ghulam Mohmmad Guru 1995 年 11 月被驻扎在 Karangar Srinagar 的边界治安部队人员逮捕并带往 Karan Magar 审讯中心。据指称，在审讯中他的头部和鼻子遭到重击，他昏迷四天。随后他被转往另一个称为“帕帕二号”的审讯中心，在那他又被拘留了几个月而且受到进一步的酷刑。由此造成其半身瘫痪。从“帕帕二号”他又被转往 Bilwal 法院监狱，随后又转往 Udhampor。在将他送往 Jammu 医院之前没有为他提供治疗。从那他又被转到 Rangrate 监狱，最后，他于 1998 年 4 月 4 日被释放。现据报道他已经完全丧失了功能。

496. 据报道 Ali Mohammad Bhat 1998 年 12 月 15 日被拉杰普塔纳第 15 步枪团士兵带到 Watlub Bandipora 军营，审讯他为什么拥有一把枪。在此期间，他的父亲前往军营探视时被逮捕并受到酷刑。据报道 Ali Mohammad 带着拉杰普塔纳步兵团士兵回家寻找武器。当他们找不到任何武器时就将 Ali Mohammad 从其家中的三层楼上扔下来。他的腿和胳膊骨折，头部也多处受伤。他被送往 Barzulla Srinagar 的 Bone and Joint 医院。

497. 据称 Nazir Ahmid Hajam 于 1999 年 1 月 16 日在 Baramullah Tehsil Sonawari 区被驻扎在 Manasbal Safapora 的印军逮捕。据报道他在拘留期间死在军

营内，据称是由酷刑造成的。他的尸体被运到 Chewa 村并遭到乱枪射击，使他看上去象是在作战中被打死的。

498. Y. Mani 系全曼尼普尔邦联合俱乐部组织副主席，最近他就该邦的侵犯人权行为提出了抗议。据指称，1999 年 4 月 16 日他被 Rashtirya 第 32 步枪团的士兵由家中逮捕并带往当地的军营，在那他被指控为参加革命人民阵线。据称他全身遭到木棒的毒打，包括头部和面部，背部则遭到铁链的抽打。据报道因伤势过重他不得不住院两天。

499. 在同一封信中，特别报告员提醒政府他曾于 1997 年和 1998 年将一些案件转告给它，但并未收到答复。

500. 1999 年 11 月 22 日，特别报告员与对妇女的暴力、其原因和后果特别报告员联名致函该国政府，说明已收到若干项指控强奸的案例，并将其归纳如下。

501. 据报道 Bina Das 1998 年 7 月 17 日在 Thamana 被两名边界保安部队士兵强奸后杀死。据称刺进其身体的是一把通常用于切菜收拾鱼用的传统匕首。听到她的尖叫之后，邻居们赶来发现 Bina Das 躺在地上。据报道在她死前叙述了发生的事情。尽管她的丈夫向 Barbari 警察局驻 Dumuni 警察哨所提出指控，但对找出的那两名边界保安队人员并没有起诉。Bina Das 丈夫的家人和亲属被拘留而且受到酷刑。

502. Urbashi Rava、Basavi Rava、Suni Rava 和 Damshri Rava 据报道 1997 年 1 月 11 日在 Kokrajhar 区 Amlaiguri 村被执行任务的中央警察预备队人员强奸。在发生强奸事件之后，受害者受到威胁，不许她们披露这一事件。尽管各种地方组织提出抗议，但并未就调查这一事件采取行动。

503. 据称 Tulumoni Devi 1997 年 4 月 24 日晚在 Kopahera Ghumatigaonin Marigaon 区遭到驻扎在 Barapujia 军营中的八名士兵的轮奸。这八名士兵在封锁 Bhabananda Choudury 居民区时强行闯进她的住宅，她被拘留，讯问她关于其兄弟 ULFA 运动积极分子 Bul Choudhury 的情况。Tulumoni Devi 后被送进该区平民医院，而她的丈夫则向 Mikirbheta 警察局提出上诉。后来，据报道当村民们了解到有一个案子已经上诉时，士兵们就进行威胁。4 月 27 日，来自当地 40 个村子的妇

女举行集会向代乡长 Marigaon 提出请愿，要求进行司法调查。据报道未采取进一步行动。

504. Tarulata Pegu1997 年 5 月 10 日遭到一伙印度军人的一再强奸，当时军人正在 Dhemaaji 区 Jonai 村搜捕 ULFA 运动积极分子。她丈夫向 Jonai 警察局备案并将她送往医院检查。尽管在申诉中指明了一名被告，但警察和民事当局均未就此事采取任何步骤。

505. Santhali Bodo 17 岁，Rangeela 15 岁，1997 年 5 月 21 日在 Nalbari 区 Tamulpar 警察局管辖的范围内被第 16 拉吉普团军人强奸。据指称，次日这些人又闯进了 Dayaram Rava 的房子，并在不同房间中强奸了他的 16 岁的女儿 Runumi, 17 岁的女儿 Thingigi, 13 岁的女儿 Samashri, 14 岁的女儿 Janthari 和 13 岁的女儿 Ambe。尽管已向 Tamulpar 警察局报案，但据报道并没有进行调查。

506. Minoti Bala Rai 和 Dura Rai1997 年 5 月 23 日在 Kasidoba 村被中央警察后备役人员强奸。印度军人和中央警察后备役人员当时正在该地区搜捕阿萨姆邦联合解放阵线战斗人员，该阵线战斗人员曾进行了一次伏击，其中两名中央警察预备役人员被打死。据指称，一些军人进入了 Minoti Bala Rai 的房子并将她强奸。Dura Rai 想要逃出这个村子结果被抓住并被带往附近的灌木丛，在那她遭到强奸直到失去知觉。据报道，Bangaigaon 警察局和区政府拒绝登记任何案件。

507. Mamoni Koch, 12 岁，据报道 1997 年 5 月 25 日在 Sontipur 区 Komarchuburi 村被驻扎在 Dhekiajuli 工业中心的第 25 旁遮普团的两名士兵强奸。当士兵踢这个女孩时，她的奶奶上前保护孙女，但她也被强奸。女孩的父亲向代理团长提出上诉。据报道，该军官将他的团召来并由受害人当着他 and 村民的面指证其中一名肇事者。女孩的父亲还向 Dhekiajuli 警察局提出报告。据报道，地方治安法官审查了这份报告。

508. Jamuna Sarhiary1997 年 7 月 30 日在 Karbi Anglong 区 Langhin Goraimari 村她的住所内被中央警官后备役人员强奸。士兵闯进一些住家搜查武装抵抗分子，据称他们对她的丈夫 Ramakanta Sargiary 的头部和胸部猛击并将他打的昏迷过去。随后士兵强奸了他的妻子。据报道，次日警官拒绝对受害者的申诉作出登记，他们称登记申诉太晚了。

509. Dulumaya Tamang 和 Sandimaya Tamang 是一对 12 岁的姐妹，据称 1997 年 8 月 4 日她们俩在 Dhemaji 区 Jayrampur Saygharia 村的家中被两名便衣警察强奸。据称 Bordoloni 警察派出所的警察拒绝登记这一投诉并且没采取任何步骤对受害者作出医疗检查。8 月 28 日，警察又冲进她们的家并且因她父亲提出上诉而殴打了他。据指称，Sandimaya Tamang 再次受到强奸，而区政府拒绝采取行动。

510. Kalpana Das Kakoti 在 Sonitpur 区 Patasali Bangaon Chariduar 村被第 13 步兵团突击队士兵强奸。据报道她因遭到轮奸而失去知觉。她的家属向 Rangapara 警察局提出上诉，她被送进医院。据报道，由于强奸的撕扯她缝了 7 针。她被带去面见地方治安法官，该法官命令对她和其他村民的证词作记录。警察称她是被村里人强奸的。

511. 据称 Tukheswari Rava 1998 年 1 月 14 日在 Mulagon 村被 109 边界治安部队人员强奸。Bangaigaon 警察局登记了此案而区政府则下令作出司法调查。

512. 据称 Dimola Doimary 1998 年 3 月 10 日在 Darang 区 Bhalukmari 村被第 2 马德拉斯团的士兵强奸。Udalguri 警察局对上诉作了登记，而一名地方治安法官对她的证词作了记录，但至到 1998 年 3 月 18 日并没有送她去作医疗检查。

513. 据称 Anjali Basumatary 1998 年 3 月 10 日在 Bhalukmari 村被第 2 马德拉斯团的士兵强奸。

514. 据称 Khandi Doimary、Anita Khakhlary 和 Rina Khakhlary 1998 年 3 月 11 日在 Darrang 区 Sonari Khawang Gaon 村被第 2 马德拉斯团的士兵强奸。

515. 据称 Monaishry Doimary 于 1998 年 3 月 14 日在 Bhalukmari 树林村被驻扎在 Rowta 的第 2 马德拉斯团士兵强奸。1998 年 3 月 12 日，受害者家属向区法官提交一份备忘录，要求进行调查，但没有得到有关调查进展的情况。

516. 据称 Nbiari Doimary 于 1998 年 3 月 14 日在 Darrang Hatkhula 村被驻扎在 Rowta 的第 2 马德拉斯团的士兵强奸。据报道，第二天早晨邻居们向 Udalgury 警察局提出上诉，而她于 1999 年 3 月 18 日被送去做医疗检查。

517. 据称 Lilawati Baishya 1998 年 7 月 16 日在 Nalbari 区 Paikarkuchi 村被 313 步兵团的军人强奸。士兵们冲进 Dharani Baishya 和 Lilawati 夫妇的家，将她丈夫拖出屋外，对他和他的孩子进行毒打，同时留在屋里的两名士兵剥光了他妻子的衣服并对她进行迫害。据指称，其中一名士兵坐在她的身上，并咬她裸体的若

干部位。随后两名士兵对她一再进行强奸。当士兵离开时，他们一再威胁她不能对轮奸提出任何上诉。

518. 据称 Bina Baishya 1998 年 7 月 16 日在 Nalbari 区 Paikarkuchi 村被 313 步兵团的士兵强奸。据报道，这些士兵一再威胁受害者和她的家属，不准他们提出任何上诉。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519. 1999 年 2 月 9 日，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特别报告员代表 15 岁的 Zahoor Ahmed Khanday 联合发出一项紧急呼吁。据报道，1999 年 2 月 2 日邦警察分队——特别行动小组——成员在斯力纳加 Maloora 村附近将这名少年从其父母家中带走。据报道，2 月 3 日特别行动小组却否认男孩由他们关押。2 月 4 日，男孩家长试图向 Parimpor 警察局提出寻人报告，要求登记孩子“失踪”。同一天，男孩的叔叔上访了 Cargo Complex Hafthchinar 的特别行动小组总部，该小组官员明确承认男孩由他们看守。1999 年 8 月 12 日政府答复说，Mohammed Ramzan Khandey 的儿子 Zahoor Ahlmed Khandey 于 1999 年 2 月 2 日被查漠和克什米尔警察特别行动小组逮捕，因为怀疑他参与了一个案件，其中他的哥哥 Bashir Khandey 在 Baramaloo 开枪打死了一名查漠和克什米尔警官。政府还报告说，经初步讯问之后，他于 1999 年 2 月 5 日获释，现正呆在家里。

对以往转交来文的后续行动

520. 该国政府 1999 年 3 月 22 日来信，答复特别报告员 1998 年 7 月 10 日发出的紧急呼吁(见 E/CN.4/1999/61, 第 311 段)和特别报告员 1998 年 11 月 11 日致该国政府函中转交的两起案件(见 E/CN.4/1999/61, 第 293 和 300 段)。关于紧急呼吁，该国政府答复说，Bimal Kanti Chakma 1998 年 7 月 6 日被负责米奥警察局的警官逮捕。有人投诉说 Bimal Kanti Chakma 和其他一些人出于与该人的个人恩怨密谋非法拥有火器。政府还回答说，后来他被保释，他否认在拘留期间遭到酷刑。

521. 关于 Rajesh Pillai 一案，政府称所有指控纯属子虚乌有。政府说，他两次被比莱镇警察局传审。1997 年 8 月 7 日第二次传审时，他供认自己有罪，因此

被正式逮捕。政府告诉特别报告员，他被捕时说，由于从楼梯上摔下来，他的腿扭伤了，第二天医生对他作了检查，发现他的伤势不重。政府还告诉特别报告员，他于 1997 年 8 月 8 日出庭并候审三天。政府说，他有充分机会向有关法院提出指控；他受到酷刑或被剥夺享受法律服务的权利，但他没有这样做。政府否认曾拒绝他找律师，并告诉特别报告员，只要他提出要求就允许他见律师。

522. 关于 Debu Pramanik, 政府回答说，西孟加拉邦人权委员会正在进行调查。该委员会提出的若干建议都已被邦政府接受，其中包括由西孟加拉警察署总长和总监下达指示，监督起诉钱苏拉警察局局长，由西孟加拉中央调查部审查钱苏拉警察局警察的涉案情况并对副警监、助理副警监和两名警察作出巡逻调查。此外，该委员会还向有关个人传达了它对警察长、副探长和四名值勤警官行为的不满和反对，并且于 1997 年 4 月 7 日下达了对死者遗孀给予 20,000 卢比的命令。

523. 政府在 1999 年 2 月 26 日的信中对 1998 年 7 月 24 日发出的紧急呼吁(见 E/CN.4/1999/61, 第 312 段)作出了答复。政府告诉特别报告员，Jaspal Singh Dhillon 于 1998 年 7 月 23 日被捕，怀疑他拿国外的钱执行一项捣毁昌迪加尔的 Burail 监狱的阴谋。政府称警察当局已经缴获了他所拥有的电子设备，这是他用来监听警方无线电通讯以作为捣毁监狱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政府称，他多次被带去见地方治安法官，并没有提出任何关于警察对他施以酷刑的投诉。他被还押警察局拘留，直至 1998 年 7 月 30 日，此后对他作出司法拘留决定，直至 1999 年 9 月 19 日。

524. 政府在 1999 年 10 月 14 日信中答复了特别报告员在其 1998 年 11 月 11 日信中转交的一起案件(见 E/CN.4/1999/61, 第 291 段)。政府证实 Sucha Singh 于 1999 年 9 月 1 日被捕，并由贾兰德哈尔中央情报局负责官员审问了三小时，但对关于酷刑的指控表示否认。政府指出，Singh 1997 年 9 月 2 日的宣誓书证实了这一点。此外，政府表明，一名高级警官已对这类指控进行调查。

525. 在同一封信中，政府答复了 1999 年 9 月 22 日代表巴尔拉什米协会三名社会工作者发出的紧急呼吁(见 E/CN.4/1999/61, 第 313 段)。政府表明，对 Abdul Sattar、Sita Ram 和 Satya Narain 提出了强奸控告。据说，在调查中，Abdul Sattar 承认他有罪并供认其他两人也参与了犯罪。此外，政府还告诉特别报告员，一些妇女对她们为其工作的组织提出的若干起性剥削案也记载在案。最后，政府指

出，对酷刑的指控毫无根据，一个全国人权委员会小组已对整个事情进行彻底调查。

526. 在 1999 年 11 月 5 日的信中，政府答复了特别报告员于 1999 年 11 月转交的两起案件(见 E/CN.4/1999/61)。关于 Humagaut Rongmei (同上，第 302 段)和 Kerhing Zaliang (同上，第 303 段)，政府证实说，他们是被阿萨姆邦步枪团逮捕的，但根据有关当局的医疗检查和调查报告，政府不承认使用了酷刑，认为这种指控毫无根据。

意 见

527. 特别报告员对政府的答复表示赞赏。他指出，这些答复只涉及 1998 年转交的案件中的一小部分。他对未能获得访问该国的邀请以便更清楚地了解实际情况表示遗憾，而这一情况多年来一直是人们所关切的。

印度尼西亚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528.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1 月 29 日的信中告诉该国政府，他继续收到消息说，警察和保安部队为了逼迫受害者认罪或强迫他们提供情报而广泛使用了酷刑，尤其是在东帝汶、伊里安查亚和亚齐地区。

529. 据指称，警察在对付和平示威时常常过度使用武力。已将有关警察使用武力驱散示威群众的下列抗议书转交给了政府。

530. 据报告，1998 年 5 月 8 日，数千名学生和当地居民在中爪哇的一所地方大学内集会，参加示威游行。据称，当他们刚要走出校园时，警察用藤条抽打他们。据说，一些学生以石块还击警察，造成警察使用催泪瓦斯、高压水炮和橡皮子弹。示威游行并没有被驱散，警察则用藤条猛烈攻击示威者，据报告，数百名示威者严重受伤。

531. 1998 年 6 月 12 日，大约 1,500 名东帝汶学生在雅加达外交部门前进行和平示威。据报告，示威者遭到大棒殴打，拳打脚踢并被扔进军车送到雅加达以外的希卜卜军营。在那儿他们被拘留审问并遭到殴打。据收到的消息说，一些人

被刺刀捅伤。一些受伤者被送往圣卡洛斯医院治疗，其中包括 Maria Fatima，她吐血而且鼻子流血不止。而 Aghostinha Fonseca 和 Helena(姓氏不详)两人呼吸发生困难。

532. 1998 年 8 月 25 日，中爪哇的大约 750 名纺织厂工人打算从雅加达的当地人权组织游行到当地的劳工组织办事处。据报告，警察试图将游行示威者从街上赶走，结果造成互相推搡。此时警察用藤条抽打 19 名示威者并用脚踢他们，直到他们退却为止。

533. 据报告，1999 年 7 月 1 日，警察和军人过度使用武力，结果造成 30 名示威者受伤。他们不让游行示威者进入雅加达的中央全国选举委员会(KPU)办事处。约有 300 人在办事处大楼前示威，而警察和军人则用大棍和枪托殴打一些人，用皮靴踢他们，向他们放催泪瓦斯并发射橡皮子弹。特别报告员已获悉 15 个人的姓名，由于指称的暴力事件，他们在圣卡洛斯医院中情况危急。还有 15 人由于上述暴行而接受手术。

534. 1999 年 9 月 15 日，据指称，防暴警察驱散了在雅加达市中心的联合国大楼外边的约 60 名示威学生。据称，保安部队在联合国大楼外开火，防暴警察则挥舞警棍追赶示威游行并向空中扔莫洛托夫燃烧弹。同一天，有 150 名示威者从雅加达西区游行到议会大厦，至少三人遭到保安部队的殴打和脚踢。据报告，七名抗议者被逮捕，其中包括前《时代》周刊的总编辑 Gunawan Muhamad。

535. 特别报告员收到了下列个人案件的资料。

536. Desmon Mahesa 系当地法律援助团 LBH Nusantra 主席，并且是人民民主联盟的成员。1998 年 2 月 3 日在雅加达街上遭到两名武装人员的攻击。据指称，他被塞进汽车，头上被套了一个袋子，并被带往名称不详的某一地点，在那里当盘问他的政治活动时他受到酷刑。他的双眼被蒙住，手被铐在椅子上，然后对他的脚和头进行电击，他遭到殴打和脚踢。据报告，1998 年 4 月 3 日，他在雅加达机场被释放。1999 年 5 月 12 日，他就所受到的虐待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

537. 据称，人民民主联盟主席 Pius Lustrilanang 1998 年 2 月 4 日在雅加达被一名武装人员绑架并被塞进一辆汽车。据报告，他双手被铐住，眼睛被蒙住并被带往一个名称不详的地点，在那里当盘问他有关各反对派人士的活动时对他进行了折磨，其中包括电击。他的头被人按在水里不能呼吸，他遭到脚踢和殴打。折

磨和审讯持续了三天。他被关到 1998 年 4 月 2 日。据报告，1998 年 4 月 27 日，他向全国人权委员会诉说了受到酷刑。

538. Muhammad Ardiansyah 是一个 7 个月的婴儿，据报告，1998 年 2 月在亚齐的莫荣，他和他的母亲被保安部队拘留。据称，保安部队将这个婴儿的两条腿提起来悬在烈日下达几个小时，为的是强迫他的母亲说出她丈夫的下落，因为他们怀疑他从事分裂活动。母亲和儿童后来都被释放。

539. Rahardjo Waluyo Djati 是全国民主斗争委员会成员，他于 1998 年 3 月 12 日被绑架，并被带往一个名称不详的地点，在那里他连续三日受到审讯、殴打和电击。还强迫他躺在大冰块上。据报告，4 月 17 日他被交给了警方，随后被释放。1998 年 6 月 4 日他就所受到的酷刑公开作证。

540. 关于东帝汶境内，据报告，在东帝汶人就东帝汶独立问题举行投票之前和投票之后，发生了大规模侵犯人权事件，其中包括酷刑。引起特别报告员注意的暴行，大部分是亲印度尼西亚的民兵组织犯下的，据报告，他们受到印度尼西亚陆军的支持，后者对他们加以招募和培训。另有指称，印度尼西亚国民军与地方民兵组织协调行动，而且军队直接参与了许多暴行。

541. 在公民投票之后，发生了暴力事件，而逃到西帝汶的东帝汶难民也遭到了严重暴力侵害。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也成为目标。据报告，1999 年 9 月，两名难民署工作人员在诺勒贝克难民中心遭到袭击。据报告，那名男性工作人员的喉咙被一把大砍刀砍伤，面部遭到重击，而那名女性工作人员的左肋部被刀捅伤。

542. 特别报告员还转交了下列个案。

543. 据报告，1998 年 5 月 1 日，在耳梅拉区贝欧台特村达内庄，Rosita Gomes Periera 在家中被士兵强奸，这些士兵来自耳梅拉区哈托利亚克利埃特的路利瑞马军事哨所。据报告，她怀里抱着一个两个月的婴儿，这时一伙士兵朝她走来。据称，一个士兵从后面把她抱住，另一个士兵撩起她的裙子对她进行强奸。据说她挣扎着想抱着孩子跑掉，但没有成功。

544. 据报告，1998 年 5 月 12 日，Antonio da Costa 和他的弟弟 Mauricio da Costa 在包考瓦的尼基被逮捕。据称有一辆军队的黑车突然停在兄弟两人身旁，当时他们正在街上卖面包，从车上跳下来四个人用刀子威胁他们。他们被迫上车并被带到了科帕萨斯(特种部队司令部)设在包考的总部。在被拘留期间，他们受到电

击，手被烧伤。他们于 1998 年 5 月 19 日被释放，但由于在拘留中受到的虐待，Antonio da Costa 行动有困难，而且心理受到创伤。

545. 1998 年 5 月 22 日，Zelia Correia 和 Luis Correia 被科帕萨斯、拉贾瓦里和萨卡小队的一支联合小分队带走，据称这些人正在寻找一伙怀疑为游击队隐藏军用物资的东帝汶人。据称，两人遭到殴打，并被枪口顶着带到 A 区司令部，同一天均来自木利亚村的另外两个东帝汶人 Adilson da Costa Correia 和 Domingos Moreira 也受到同一伙军人的殴打，并被关押在包考的科帕萨斯总部，据称，由于殴打造成他们口鼻流血。

546.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消息说，1998 年 6 月 2 日在贝克拉监狱发生了一起中毒事件，约有 83 名囚犯食物中毒。受害囚犯呼叫帮助，但监狱当局置之不理。据报告，一名叫 Domingos da Silva 的犯人吐血。那天晚上有 32 名囚犯被送到当地公共医院治疗。据称，尽管一些囚犯尚未恢复仍需进一步的治疗，但印度尼西亚当局命令将他们大多数人带回监狱。一些犯人拒绝返回监狱，但遭到军官的枪口威逼。据收到的消息说，一些囚犯遭到殴打、脚踢并被推进等在外边的汽车，并被带回监狱。据指称，一些军官摘下一些熟睡病人的氧气罩、强迫他们返回监狱。一些犯人后来又被送回医院，他们在那里又出现呕吐。据报告，一些囚犯在送回医院时已经不醒人事。至少有两名囚犯因中毒而死亡。

547. 据报告，1998 年 7 月 11 日，当 Eugenio Sousa、Marito(姓氏不详)、Serafin de Jesus Ribeiro、Augusto Pinto 和 Esaias(姓氏不详)在帝力的科摩罗贝多村站岗放哨时被逮捕。据收到的消息说，约 20 名军人包围了这五个人并问他们为什么呆在那儿。据称，这些年轻人回答说，他们站岗防的是“Ninjas”，士兵回答说“我们就是 Ninjas”，随后殴打和折磨这五个人。据称，他们遭到脚踢和枪托殴打，目的是要从他们口中得到消息。据说 Serafin de Jesus Ribeiro 和 Augusto Pinto 被脱光衣服，脸部、头部、胸部和腹部均遭到猛击。据收到的消息说，在指称的酷刑过程中得到了一些情况，随后这五人被释放。

548. Anastacia de Assuncao 是莫洛斯帕罗斯的阿萨利村的一名妇女和 Falintil 司令员的侄女。据称，1998 年 9 月 24 日，她被 Kopassus 训练的一个准军事组织 ALPA 支队的一名成员绑架，强奸并被杀害。据报告，人们最后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她被 ALPA 一名成员骑摩托车带走，当时她在洛斯帕罗斯刚放学回来。据报

告，她受到石头的打击，造成头骨破裂和脖子折断等致命重伤。她的家属要求逮捕 ALPA 支队的这名成员并进行刑事调查，但据称没有采取这一行动。

549. 1998 年 10 月 13 日在伊利欧马的夫阿村的卜卜托，据称 Arlinda de Jesus 当着她侄女的面被 642 营第四哨所的一名军人强奸。据报告，一名武装士兵走到她的跟前，当时她正和她的侄女在卢阿尼拉的一个水坑边站着，这名士兵一句话没说，抓住她将她强拖进灌木丛。尽管她一再反抗，这名士兵还是强奸了她并且用武器威胁她，不许她叫喊。这名士兵威胁说，如果她跑就打死她的侄女。当这一事件在当地社区传开之后，Kodim 1629 Lautem 的一名军官对她和她的家人进行威胁，要她不要再谈这次事件。据称，这名军官从腰间抽出一把斧子并威胁要砍她的丈夫。据报告，他随后用斧子在周围的石头和树上乱砍并大叫，他要把他们都杀死并叫一辆卡车把他们尸体都装走然后倒掉。据报告，已开始对这一案件作出调查。

550. 据报告，Etelvina Maria Dias 和 Vicentinha Fernandesgf 于 1998 年 11 月 13 日，在法希纳汗村的巴里克庄被逮捕，因为怀疑他们参与 11 月 9 日对阿拉斯军队哨所的一次袭击。据报告，这两名妇女逃到巴里克寻求保护，被准备在法希勒齐冒执勤的 744、745 和 315 营士兵找到并被逮捕。据称，他们用铁丝将这两名妇女捆在一起，踢她们并用枪托打她们，对她们大讲淫秽的话。据收到的消息说，这两名妇女随后被带到达拉马塔小村并被在那里拘留了一夜。据报告，第二天早晨她们被带到 315 营在法希勒齐冒的哨所，在那里她们又遭到毒打。据指称，士兵脱掉她们的衣服，抓挤她们的乳房和阴道，硬说她们一定把信藏在内裤里了。据报告，他们用火柴烧她们的头发。第二天，又把她们带到科迪姆 1634 处，在那里她们又遭到士兵和士兵妻子的殴打。后来她们又被带到波瑞斯马尼法进行审讯，据称在强迫之下她们作出假供。她们被释放，但仍遭到软禁。

551. Rui Kiak 和 Domingos da Costa 两人都是学生，据报告，他们于 1998 年 10 月 13 日在帝力的街上被逮捕。被捕时，他们遭到帝力流动警察支队人员用铁棒和枪托的殴打。据报告他们被带到帝力波瑞斯，在那里等待受审。据收到的消息说，逮捕他们是为了报复前一天两个年轻人对一名布里莫卜组织成员的袭击。

552.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消息说，1998 年 10 月 30 日在帝力对贝克拉监狱的 26 名囚犯进行了兜捕、殴打和转移。据收到的消息说，囚犯(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囚

犯的名单)遭到印度尼西亚军人的兜捕，并受到毒打和枪托的殴打，然后把他们装入军车并送往巴利德的军事监狱。据说他们是因为所持政治观点而受到虐待的。

553. Armando Boavida、Deolindo Castailao Felipe、Ledi Simao、Salvador Soares、José da Silva、Nicolau Amaral、Leonardo Sampaio、Tomas da Silva、Luis da Silva、Antonio Castro、Domingos Manek Gama 和 Muis da Silva Soares 都是一家私人公司 PT 阿卡姆的雇员。据称，1998 年 11 月 22 日在马努法希区他们遭到军人用枪托的殴打。由于他们留着长发，军人怀疑他们是游击队员。

554.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消息说，1998 年 11 月在帝力的波尔达对阿拉斯分区的平民进行了逮捕和拘留。据报告，至少有 11 人随后按照《印度尼西亚刑法》第 106 和 110 条、《第 12 号紧急情况法》和第《55 号紧急情况法》受到指控。具体说，特别报告员收到下列个案。

555. 据报告，Marcel Abel 是 1998 年 11 月 13 日被 744 营的士兵逮捕的。据称在被捕时，他的脸部和胸部遭到枪托的重击。据说，因此他丧失了知觉。当他醒过来时，据称他继续受到殴打。这种事连续发生了数次，而后才将他交给 315 营的士兵，这些人又把他关押了三天。据报告，他的身体很弱，吃饭喝水都有困难，口鼻流血不止，据说都是殴打所造成的。

556. 据报告，Aleixo Dias 是 1998 年 11 月 13 日在法希南村巴里克小村被 744 营士兵逮捕的。在被捕时，他一再受到拳头的重击和枪托、木棍和石头的殴打。由于受到殴打，他的头部和胳膊多处受伤。据报告，他被带到达拉马塔小村并被关押了两天，据称，他们不仅打他，而且还用烟头烫他，以至他失去知觉。1998 年 11 月 15 日，他被带到 315 营的军事哨所，然后被带到科迪姆马努法希。在上述两个地点，他均受到严刑拷打。据称在科迪姆马努法希对他施以酷刑的人还包括驻扎在那里的士兵的妻子。

557. 据报告，Marcelino Alves 于 11 月 13 日在法希南村巴里克小村被 744 营士兵逮捕的。据说，他被带到 315 营的哨所，在那里他遭到拳头的重击、枪托的殴击、一个耳朵还被咬掉。随后他被捆起来，嘴也被塞进粪便并命令他吞下去。据收到的消息说，他继续受到殴打直至大量出血。

558. 据报告，Filipe Fernandes 是 11 月 15 日被阿拉斯科迪姆侦察科长逮捕的。据报告，他被关押在科迪姆，在那里他遭到拳头的重击和木棒的殴击直至昏

倒。当恢复知觉时他一再遭到践踏，造成面部、头部和身体大量流血。据称，随后他被人用一条绳子捆吊了大约四个小时。由于受到虐待，他的几根肋骨和胳膊被打断。

559. 据报告，Longinhos Xavier 于 1998 年 11 月 16 日被科拉米尔军事哨所的科拉米尔侦察科科长带走，据称，他被锁在靠近科拉米尔总部的小屋内，在那里他被脱光衣服，打倒在地、头发被撕断，脸部受到拳打脚踢，导致满脸流血，鼻青眼肿。

560. Dotik 村的 Weberek 小村村长 Julio da Costa 据报被 Poles 和 Kodim Manufahi 成员逮捕，因为他被怀疑参与于 1998 年 10 月 28 日谋杀 315 营的三名成员。据称他被踢、打和打倒在地，头、颈受伤。据报，后来被拘留在 Polsek Same 约达 24 小时，并再次被打。

561. 特别报告员收到关于由 Cailaco Koramil, Halilintar 和情报特别工作队成员和 745 营军队于 1998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0 日在 Bobonaro 区 Atabae 分区的 Cailaco 进行的剧烈军事行动。这次行动据报是因为 1998 年 11 月 27 日武装部队两名成员在 Cailaco 被杀后进行的。东帝汶平民据称被用枪托击打，并被拳打脚踢。许多人据称被逮捕和拘留；收到的信息指出，许多人在拘留期间被施加酷刑，以便逼供。

562. 这些事件据说造成许多平民于 1998 年 12 月 2 日至 4 日在 Maliana 教区神父的住宅避难。1998 年 12 月 4 日，据称东帝汶军事指挥官和 Maliana Kodim 指挥官保证愿返回 Cailaco 的人的安全。然而，至少有三个从 Malina 载人返回 Cailaco 公共小巴的司机 Evangelino Abel、Salvador Soares 和 Ozorio Soares 被 Cailaco Bilimao 小村的 Cailaco Koramil 站的成员重打；当时小巴据称被 Koramil 成员截住。收到了下列个人案件。

563. Crispin Correia 和 Ananias Soares 据报于 1998 年 11 月 27 日被 144 营、Halilintar、Kodim 和 SGI 成员在 Cailaco 分区 Meligo 村的家中被捕。Mariano Fernandes、Agustinho Pereira da Silva、Laurentino Martins、Basilio Sousa da Silva、Sergio Soares 和 Thomas Tavares 据报在 Atabae 分区的 Aidabaleten 村被捕。这 8 人据报被关押在 Polres Bobonaro，据报遭到酷刑。

564. 保安部队于 1998 年 11 月 27 日左右开枪朝他的房子射击时, Vasco dos Santos 据报生病卧在床上,据报他未被击中,但挨打,身体因而受伤肿胀。

565. Gustavo(姓从缺)和 Fransisco Soares 据称在家中被军队攻击,包括毒打。Fransisco 据报受重伤躺在地上,生命危急; Gustavo 则据称在受攻击之后失踪。

566. Jose Paulelo 据称由于被木头和枪托重击而脸部、头部受伤、牙齿脱落。据报他的背部亦被火柴烧伤。

567. Semedio Tavares 据报在 1998 年 12 月被毒打,双手被绑在一起,被拖到一个小山丘,继续遭毒打。

568. Rosario Lay、Tobias da Silva、Benditu Marings、Manuel Boavida 和 Francisco Dos Santos 据报于 1999 年 1 月 1 日被 KORAMIL 03 Maubura 成员逮捕和施加酷刑。在 Koramil Maubura Hall 举行的一次圣诞晚会中, Maubura 分区区长与 Martinho(姓从缺)打架, KORAMIL 成员据称协助分区区长打 Martinho。Martinho 的朋友向 KORAMIL 指控待遇不公平时,有五个人被捕,并遭酷刑达一小时,然后获释。这五人据报脸部和腹部受割伤和创伤。

569. Cancio da Costa、Alberto Noronha Kelo、Lolito Maria Labes、Celestinho Magno、Oscar da Costa Beram de Araujo、Mariano Mendes Corte Real、Luciano das Neves 全是东帝汶大学的学生,据报他们于 1999 年 1 月 2 日在 Ainaro 省 Ainaro Kota 分区 Cassa 村被 Mahidin 民兵和 KORAMIL 成员逮捕。这些学生据报被拘留,头发被剃光并遭到盘问。Alberto Noronha Kelo 据报被毒打,被踢,被踏,受重伤。

570. Carlito de Araujo 据称于 1999 年 1 月 2 日在 Ainaro Kota 分区 Cassa 村被一个亲印度尼西亚民兵的 Mahidin 成员拘留一个星期。Mahidin 据报其脸部、胸部和腹部被打,双眼被蒙起来,并用 Mahidin 的卡车将他带到 Sarai 河,在河边的一个小屋再次遭到酷刑。这二天,即 1 月 3 日,他失去了知觉。据报 Mahidin 压迫他加入民兵,每月可赚取 25 万盾。当他拒绝加入民兵时,他被村长和民兵关了一个星期,并继续遭到酷刑和恐吓。他的妻子据报要求印度尼西亚保安部队进行干预,但它们拒绝提供协助。

571. Guido Reis Ramos、Crisanto dos Santos、Saturnino dos Santos、Flaviano dos Santos、Libertine dos Santos、Abrao(姓从缺)和 Jose Sarmento 于 1998 年 1 月 8 日在 Maubara 分区 Gugleur 村 Rainaba 家中被拘留和遭到酷刑。据称得到 143 营成员支持的当地 Gardapaksi 民兵的 70 名左右成员攻击了他们。据报他们被棍子和尖器打伤，被打，被踢。Guido Reis Ramos 据称被一个民兵踢打，然后被带到 Caicassa 的一个军营，营中的士兵用金属管和枪托打他。据报，他头部、手足均受重伤，他获释后要求住院三天。据报，他因被打伤一只脚已不能走。Jose Sarmento 据报在设法避开攻击时被箭击中。他据称被打，被拖往 Caicassa 军营，然后再度遭到酷刑，才获释。Flaviano dos Santos 据报背部和头部被民兵用链锯的链子抽打。据报，他被带往 Caicassa 军营，并再度挨打和遭酷刑。Libertine dos Santos 据报后头部被民兵刺杀。Crisanto dos Santos 据报被民兵毒打，脸部被踢和耳朵被刺杀。

572. Ruis Luis 据报于 1999 年 1 月 8 日被 Mahidin 民兵和 13 名 Rajawali 人员在 Gugleur 村的行动中攻击(见上文)。据报他后头部受刀伤。民兵据称还追索 Luis 的父亲 Fernando 和 Guico 村村长的兄弟。

573. 特别报告员收到了据称 1999 年 1 月 10 日 Gadapaksi 和 143 营成员虐待 Liquica 区 Maubara 分区 Gugleur 村村民的信息。其中一些人遭到棍子、大砍刀和标枪之击，并被踢。村中男子遭盘问，他们被怀疑支持 Fretilin。有一位教员因反对这种待遇而被用链锯的链子抽打。指称的虐待据报迫使 30 个人从 Maubara 区逃往 Dili。根据收到的信息，有些村民原先的、当地 Koramil 和 Kodim 站寻求避难，但军队据说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反对支持与印度尼西亚合并者，他们肯定会受伤。

574. Ermenegildo Nunes, Eguido Martins, Abel Afonso 和 Julio Seroa 据报于 1999 年 1 月 13 日被 Daru Lema 分区 Lisadila 村的 Rajawali 部队逮捕。这 4 人据报受割杀和创伤，据报是在被拘留期间被打伤的。

575. Tomas Sampaio 和 Felipe Tedi 据报于 1999 年 1 月 28 日在公路上的 Maubara 的 KORAMIL 03 办事处前被捕。他们二人据报被 Gardapaksi KORAMIL 03 和 Ratih 民兵成员毒打。据报他们于同日获释，但脸部和胸部均受伤。

576. 据报告, 1999 年 2 月 11 日, Joanico Tilman Soares 在利基萨区 Maubara 分区 Loes 河附近遭到 Besi Merah Putih(BMP)成员的袭击。他当时正在马利亚纳区 Loes 的市际公共汽车上。汽车行至 Maubara 时遭到 BMP 检查哨所的拦截, 据称那儿的所有乘客都被搜身。据报告, 当汽车行至第三检查哨所时, 他被勒令下车, 据称遭到大约 30 名 BMP 成员的拳打脚踢。那些人用木棍铁棒打他, 右眼上部两次被铁矛刺中, 导致头部严重受伤。事件发生过后, 他来到利基萨, 向那里的 KODIM 进行举报, 但对他的举报没有采取任何调查行动。

577. 据报告, 1999 年 2 月 16 日, Amoncio Pinto、Jose Soares、Domingos dos Ssntos、Manuel Soares、Joao Soares、Andre Serrao、Daniel Crisno Vilat、Saturnino de Oliveira、Joanico de Oliviera、Claudino Soares、Armindo da Costa、Manuel de Oliveira、Eduardo do Santos、Umberto Afonso、Joao da Silva、Jose Mendes 和 Florindo da Silva 等人在利基萨 Vatuva 村被 Maubara BTT 03 和 BMP 成员无故逮捕, 并步行 15 公里被押送到 Maubara 警察局。据称在去警察局途中, 他们的手被相互捆绑在一起, 那些军人和民兵还不停用铁矛戳他们的身体。据称他们在警察局被关押期间受到严刑拷打。被逮捕的青年中, 据称七名很快就被释放送医院治伤, 另外 10 名于 1999 年 3 月初被释放。然而, 据称 Armindo da Costa 被指控犯有谋杀罪。据报告, Jose Mendes 于 2 月 20 日再次被捕, 并在 Maubara 的 “Camat” (分区摄政官)、分区陆军司令员和 Maubara 警察局长面前遭到一些民兵的严刑拷打。

578. 据报告, 1999 年 3 月 31 日, Barito Cristao 在 Los Palos 正北部的 Fuiloro 村遭到警察的严重殴打。据称, 3 月 31 日早晨, 一些警官来到该村, 对他和他的一群朋友进行了审问。据称, 那些警察没有提出任何理由, 也没有提出任何警告, 就用步枪枪托和手枪殴打他, 导致他胸部、前额和肩部严重淤伤。另外据称, 他的左肋被刀子砍伤。据说他后来被送进医院治伤。

579. 据报告, 1999 年 4 月 4 日, 在位于 Maubara 与利基萨交界处的 Vatuva 村 Fatubelete 庄, 发生了一起 BMP 民兵袭击事件, 据称该组织得到军方的支持。在这次事件中, Manuel Flores、Tomas de Jesus、Francisco Xavier、Jaimito dos Santos、Jose Cerlio dos Santos(17 岁)、Manuel Calidiera、Joao da Silva Alexio 和

Paulina de Jesus 全部受伤。据报告，Manuel Flores 双膝受伤，神经被割断。Tomas des Jesus 下腹受伤，膀胱破裂。Francisco Xavier 腹部和肠道受伤，据称是被刺刀刺伤。Jaimits dos Santos 左腿和右手受伤。Jose Cerlio dos Santos 左腿被子弹打中，伤势严重。Manuel Caldiera 左手中弹。据称，Joao da Silva Alexio 左手骨折，Pauliva de Jesus 怀有三个月的身孕，据报告，她的背部和眼皮被砍刀划破。

580. 据指称，1999 年 4 月 5 日，在 Covalima 区 Tilomar 分区的 Desa Maudemo 发生了 Tilomar KORAMI 成员和 Laksaur Merah Putih 民兵关押和严刑拷打无辜村民的事件，受害者有：Alipio Maia Moniz、Afonso Cardoso Moniz、Anselmo Bere 和 Alipio Moniz 四岁的女儿 Ligia Maia Seu。据称，1999 年 4 月 5 日，Alipio Maia Moniz 在 Tabloo 庄莫名其妙地遭到逮捕，并被押送到 Tilomar 02 KORAMIL，他在那里被关押了两天两夜才被释放。据指称，他在被民兵和 KORAMIL 成员拘留期间遭到严刑拷打，打得鼻青眼肿，遍体是伤，口鼻流血不止。

581. 据报告，1999 年 4 月 5 日，东帝汶大学学生 Natalino de Jesus、Cosme Freitas、Victor Gomes、Marcel(Doni)(姓氏不明)和 Abrao do Nascimento 在 Suai 区遭到 Laksaur Merah Putih 成员和赞成独立的 Mahidin 民兵的攻击和毒打，这些人对他们拳打脚踢，甚至还用木板和步枪枪托殴打他们。据称，当这些民兵在整个 Zumalai 分区一直到 Suai 区的 Beko 村进行袭击行动时，这些学生正在参加一项义务性社会工作项目作为其培训的一部分。除 Marcel 外，所有学生都遭到袭击。因为他们是东帝汶大学学生团结委员会会员。

582. 据称，1999 年 4 月 12 日，帝汶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会员 Manuel Magalhaes、Jose de Andrade 以及六个不明身份的人在 Bobonaro 的 Maliama 分区被印度尼西亚国民军(TNI)以及一支准军事部队 Halilintar 逮捕。只有两个人后来被放。据报告，José da Andrade 在关押期间被打得休克，释放后需要住院治伤。

583. 有报告说，1999 年 4 月 16 日，Cesar Xavier Pinto 在 Lacluta Dilor 被 59/75 民兵组织成员逮捕并受到严刑拷打。据说，他是在家中被捕的，随后被带至 Viqueque 区司令部的民兵哨所，他在那里受到严刑拷打，导致四肢全部骨折。

584. 据称，1999 年 4 月 21 日，在 Hera 村，Joao Filomeno Vaz、Adriano Gusmao Vaz、Evangelino Soares、Santiago Ximenes Vaz、Paulino Gama、Luiz

Diaz、Joao (姓氏不详)、以及 Remexio(姓氏不详)、Antonio(姓氏不详)被军方、警方和民兵组织成员逮捕并遭到严刑拷打。据报告，他们在被捕时遭到殴打，然后被押至当地警察局或军队驻地，随后又被转移到 Hera 警察司令部。据称，他们在拘留期间，被人用枪托殴打。有人报告说，他们在警察局被殴打后，被关押在 Becora 监狱、帝力警察局和东帝汶中央警察司令部，直到 1999 年 4 月 23 日获释。

585. 1999 年 5 月 19 日，Roberto da Carmo、Gaspar Lopes(据称两人均为 Falintil 成员)和 Januario Andrade 在艾莱乌被警方逮捕。据说他们被关押在帝力的中央警察司令部，他们在拘留期间遭到殴打，个个都被打得鼻青眼肿。Januario Andrade 随后被释放。

586. 在同一份信件中，特别报告员还提醒政府注意 1998 年转交的一系列案件，关于这些案件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587. 1999 年 2 月 11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Syurik 和 Fadli(据称被关押在兰沙军事监狱)以及 Ali Usuf(据称也被关押在军事监狱)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另有一人姓氏不详，在棉兰的 Malahayati 医院时受到军队监视。据称，上述三人以及这个人被单独监禁。他们都是在 1999 年 2 月 3 日参加在东亚齐 Matang Ulim 村举行的一次会议后被捕的。据称，一些来自 Idi Cut 一个军事基础(Koramil)的士兵向正离开会场的人们开枪，据军方称，这个会议是一次有关所谓“自由亚齐”独立运动的会议。

588. 1999 年 3 月 1 日，特别报告员同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代表 11 名男子联合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据报告，这 11 个人于 1999 年 2 月 22 日在 Maubara 分区 Vatuvo 村被捕，逮捕他们的是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和 Besi Merah Putih 一个亲印度尼西亚的武装准军事集团的一支联合小分队。据报告，他们与另外七人一起，被带到利基萨的警察司令部。在被拘留的头几天，18 个人都没有得到任何食物；据称有七个人受到虐待，后来在人权律师干预下获释治疗。

589. 1999 年 4 月 7 日，特别报告员会同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代表 Alipiu Maya Moniz 联合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据说，此人参与了向人权监测员

传递有关发生在苏艾的侵犯人权情况的材料的活动。据报告，他是 1999 年 4 月 5 日在东帝汶西南部被一个民兵组织 ratih 逮捕的。据称，ratih 的总部设在 Kovalima 区苏艾分区 Tilomar 分区军事司令部(Koramil)总部。与他被拘留有关的是，据报告，4 月 4 日，东帝汶领土独立运动支持者与一支准军事部队 Besi Mera Putih(BMP)的成员在利基萨的 Dato 发生了冲突，在此之前，BMP 一直企图逮捕 Felisberto do Santos。第二天，BMP 与亲独立集团之间再次发生冲突，至少有 17 人被 BMP 准军事部队成员和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ABRI)杀害。

590. 1999 年 4 月 19 日，特别报告员同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代表 Manuel Magalhaes(帝汶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Conselho Nacional da Resistencia Timorese)成员和前博博纳罗公共工程区负责人)和 Rafael(姓氏不详)联合发出一份紧急呼吁。后者据称于 1999 年 4 月 12 日在单独事件中被捕。Manuel Magalhaes 是在一次联合行动中与其他七人一起被印尼武装部队(ABRI)和一支叫作“Halilintar”的准军事部队在博博纳罗的马利亚纳分区逮捕的。其他七人被捕后不久即被释放。其中一人即 Jose de Andrade 在狱中被打至休克，获释后需要住院治疗。Rafael 家住博博纳罗区博博纳罗分区的 Malilait 村，据报告，他也是 1999 年 4 月 12 日在 Tuno Bibi-Maliana 公共汽车终点站被捕的。据称，博博纳罗军事司令部的印尼武装部队(ABRI)士兵参与了对他的逮捕，他的下落不明。

591. 1999 年 4 月 28 日，特别报告员会同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代表一些居住在东帝汶的人联合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据称，这些人自 1999 年 4 月 5 日以来，一直受到被处死的威胁和酷刑。尤其是，据称一些准军事部队和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对 Ermera 的 Asumanu 的一个大约有 1,000 户国内被迫流离者家庭的社区进行威胁，这些人都是从利基萨的家里逃出来的。Antonio Barbosa、Alfredo da Silva Alpha(艾莱乌正义与和平委员会协调员)、Domingos Dias dos Santos、Joaquim dos Reis、Gido ramos Ribeiro、Gregorio da Silva、Antonio da Silva Guturres、Pedru da Costa Alves 和 Manuel Freitas 等人后来获释。

592. 1999 年 5 月 7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Edi Rohadi、Taufik Edi Sapurta 和被证明是 Naiman、Solehudin、Samsudin 和 Jahid 的其他四人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据报告，这六个人是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被逮捕的，他们的屋子也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遭到搜查，据称他们涉嫌参与了 1999 年 4 月发生在雅加达

的两起炸弹爆炸事件和一起抢劫银行事件。据报告，六个人都被关押在雅加达地区警察司令部(POLDA)。

593. 1999年5月27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Roberto da Carmo 和 Gaspar Lopes 发出一份紧急呼吁。前者是帝汶全国解放军 Falintil 第二区司令员，后者是 Falintil 成员，据称于 1999年5月19日在艾莱乌被警察逮捕，然后被转移到帝力地区总部(POLDA)并被关押在那里。两人都著称为东帝汶领土独立问题支持者，据称，两人在艾莱乌和帝力被关押期间都遭到殴打，而且都被打得鼻青眼肿。

594. 在同一份紧急呼吁中，特别报告员代表 Luis Avarisdo Lopes 进行了干预。此人是一个逃到帝力的国内被迫流离者。据称于 1999年5月24日在 Metiaut 被帝力东部的一名“地方领导人”逮捕。据报告，他被捕后被移交给军事情报部队(Satuan Tugas Intelijen)。

595. 最后，特别报告员还代表 Jacob Martins Reis Fernandes 进行了斡旋。此人是东帝汶领土内 Ermera 区 Hatiola 分区负责人，据报告是 1999年5月17日被逮捕的，并被带至可能是在 Ermera 的一个军事驻地。据报告，他被指控支持 Falintil，因为据称在此之前，他曾公开发表声明，对发生在几个月前的杀害一群国内被迫流离者事件进行了谴责。据称，他受到 Aitarak(Thorn)民兵组织领导人和东帝汶领土内所有准军事部队的一名副司令员的公开威胁。

596. 1999年7月10日，特别报告员会同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以及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发出一份紧急呼吁。这份呼吁涉及到 1999年7月9日在亚齐省 Teunom 分区被印度尼西亚国民军(TNI)逮捕的 20 个人：Abdullah、Adanan Abdullah、Ansari Juned、Bahri Insya、Bakhtiar Razali(17岁)、Helmi Zukifli、Junaldi Ismail、Amin、Marzuki Syamsuddin、Husen、Muslidar Sabirin(17岁)、Mustafa Hasyem、Nazir M. Diah、Nurdin Ibrahim、Ramil Amin、Rasyidan Yusof alias Si Yem、Razali、Si Bit A. Rani、Si Yan Lem Badai 和 Zainuddin Syafli(17岁)。据称他们都是基于以下原因被捕的：印尼国民军(TNI)声称，武装反对派集团 Gerakan Aceh Merdeka(GAM)正在利用发生逮捕事件的那个种植园周围的地区。20 个人全部被关押在西亚齐的区军事司令部(kodin)，并且不准他们见律师。

597. 1999 年 7 月 23 日，特别报告员会同强迫或任意失踪问题工作组主席代表两名下落不明者发出一份联合紧急呼吁。据报告，来自 Meuria Paloh 村的 Jamaluddin Umar 是 1999 年 7 月 20 日在 Arun Ngl 角被一个由印度尼西亚国民军士兵和一支称为 Petugas Penindak Rusuh Massa(PPRM)的防暴警察部队成员组成的联合小队逮捕的，Izwar Puteh 是 Mureudu 国内被迫流离者营的一名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据称他是 1999 年 7 月 17 日被上述防暴警察部队成员逮捕的。

598. 1999 年 7 月 23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Ayub Hasan 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据称，此人是驱车前往设在 Mereudu 的一个国内被迫流离者营的 7 人小组的一名成员，他们打算参加那里的一个关于营地卫生条件的会议。他们于 1999 年 7 月 17 日在苏门答腊岛亚齐省 Pidie 区的 Trienggadeng 被一支防暴警察部队即 PPRM 的成员逮捕。据称他们起先被关押在一个 PPRM 营地，然后被转移到印度尼西亚国民军(TIN)的一个拘留所。其中 5 人于 1999 年 7 月 19 日和 20 日被释放。Ayub Hasan 仍被关押在 Pidie 区的地区军事总部(kodim)，据说他在那里遭到殴打，头部被打伤。

599. 1999 年 8 月 5 日，特别报告员会同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代表 Muzakir Bin Ustad、Nurdin Bin Ustad Ahmad、Yusuf Haria 和 Ridwan 等人发出一份联合紧急呼吁。据报告，这些人于 1999 年 7 月 31 日在北亚齐的 Lhok Seutui 和 Tanah Hambu Aye 村被印度尼西亚集团军成员逮捕，他们被怀疑是自由亚齐运动的成员，据称他们被单独监禁在 Alue le Puteh 的 Baktiya 分区军事司令部(KORALMT)。

600. 1999 年 8 月 6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帝汶武装抵抗运动 Falintil 第二区司令员 Roberto da Carmo 和 Falintil 成员 Gaspar Lopes 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据报告，他们于 1999 年 5 月 19 日被捕，先后被关押在 Aileu 和帝力的地区警察总部(POLDA)，据称他们在那里受到虐待，脸部被打得青肿。Gaspar Lopes 在关押期间受到虐待而导致咳血。

601. 1998 年 9 月 8 日，特别报告员会同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国内被迫流离者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和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就发生在东帝汶的大规模暴力事件发出一份联合紧急呼吁。据报告，由于正规和非正规武装分子的进攻，导致 100 多人被杀，普遍遭到酷刑和其他形

式的虐待，成千上万人非自愿或被迫失踪，大约 20 万人被迫流离。此外，据说个别人还被禁止逃离。

602. 1999 年 9 月 13 日，特别报告员会同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代表 Mau Hodu 发出一份联合紧急呼吁。据报告，Mau Hodu 是帝汶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和 Fretlin 政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据称，他于 1999 年 9 月 8 日在帝力被印度尼西亚国民军(TNI)和民兵的一支联合小分队逮捕，下落不明。

对以前转交的函件的后续答复

603. 政府 1999 年 2 月 16 日来函，就特别报告员 1998 年 11 月 17 日代表东帝汶领土的 26 名犯人发出的紧急呼吁(见 E/CN.4/1999/61,第 352 段)作出答复，政府证实，紧急呼吁中提到的这 26 名犯人于 1998 年 10 月 30 日从 Becora 教养所被转移到 Balide 军事监狱。政府解释说，转移的原因是教养所设施在 1998 年 10 月 10 日的一次暴力示威中遭到破坏，结果导致那里过分拥挤。这种状况促使监狱当局另找一个教养所收容犯人。以免发生进一步动乱。政府解释说，促使转移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些犯人及其家属提出要求。选择 Balide 军事监狱为转移地点，是因为在帝力它距离最近，而且可以容纳大量犯人。政府不承认这次转移是采取强迫方式，也不承认在转移过程中用枪托殴打犯人或把他们扔进军用汽车。它进一步指出，这些犯人尽管目前被关押在 Balide 军事监狱，但他们仍由 Becora 教养所负责，犯人们保证可以见到其家人和律师，并且享有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预定于 1999 年 3 月查访这座监狱。

604. 政府 1999 年 3 月 9 日来函，就特别报告员 1998 年 10 月 9 日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联合发出的紧急呼吁(见 E/CN.4/1999/61,第 50 段)作出答复，政府不承认 Marcus Belo 是 Baucau 军用机场的空军部队逮捕并拘留的，因为空军无权逮捕和拘留犯人。此外，政府还告知特别报告员，Baucau 军用机场没有拘留设施。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报告说，Marcus Belo 已于 1998 年 9 月 30 日被 Baucau 军用机场保安当局传唤，同时被传唤的还有另外三个人，他们被怀疑与机场当局和一名机场保安人员指称的一起失窃案有关。政府否认这四个人被关押在机场。政府在答复中还说，1998 年 10 月 1 日，Baucau 军用机场空军部队一名成员去 Marcus Belo

家中收取被其他三人中的一个人偷窃的货物时，这些失窃的货物都被自动送还。在 Marcus Belo 家里找到并没收了他非法私藏的一些军服和一支 M-16 手枪及 18 粒子弹。政府建议不对他提起法律诉讼，也不对偷窃这些货物的人提起法律诉讼，因为失窃物品是自动送还的。此外，政府也不承认 Baucau 军用机场当局对他们中任何人，包括 Marcus Belo，采取过任何酷刑或虐待。

意 见

605. 1999 年 11 月，特别报告员与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暴力侵害妇女、其原因和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组成一个联合查访小组对东帝汶进行了查访。查访小组的报告载于文件 E/CN.4/2000/115。特别报告员确认，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深刻变革。他希望，它的新政府最终能够同意他早就提出过的查访该国的请求。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606. 1999 年 2 月 1 日，特别报告员为 Amir Farshd Ebrahimi、Kiyanoush Mouaffari 和 Babk Shahrestani 发出紧急呼吁。据报，他们因 1998 年 8 月袭击总统内阁的两名资深成员而被法院判处鞭刑。Amir Farsha Ebrahimi 被判鞭打 40 下，监禁 18 个月，其他两人被判鞭打 20 下，监禁 6 个月。

607. 政府在 1999 年 11 月 3 日的信中指出，根据《伊斯兰刑法》第 25、29 和 32 条，鞭刑已于三年前废止。

608. 1999 年 7 月 12 日，特别报告员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人权情况特别代表和增进及保护意见和言论自由权利特别报告员联名为据报受禁的周刊 Hovizat-U-Khich 的两名记者 Hechmatollah Tabarzadi 和 Hossein Kachani 发出紧急呼吁。据报，这两名记者分别于 1999 年 6 月 16 日和 19 日被捕，关在 Evin 监狱。当局说，他们是因为公布与“公共秩序和公众利益不符”的材料，并“发表反政府宣言”而被捕的。据报，这两名记者在情报部遭受审讯并被拷打。被捕一周后，被转移到一处秘密拘留地点。1999 年 7 月 6 日，一些学生和其他人在联合国

驻德黑兰办事处举行示威，抗议拘留这两人，结果也遭逮捕。另据报，在国民议会通过原则上限制新闻自由的新法律的当天，政府下令一家温和派大报——Salam 停刊。该报夜班编辑 Morad Raisi (Veissi) 于 1999 年 7 月 7 日被拘留。

609. 1999 年 7 月 23 日，特别报告员为大批被捕学生发出紧急呼吁。这些学生为了抗议国民议会通过限制新闻自由的新法律，在德黑兰、Shiraz、Rasht、Esfahan、Mashhad 和 Tabriz 等地举行游行示威。据报，游行示威中，示威学生、安全部队和自警团体之间发生严重冲突，一些学生被害或受重伤。此外，大批学生积极分子以及一些记者和反对党党员涉嫌参加示威被捕，遭受秘密拘留，有的被关押在 Evin 监狱，但多数人下落不明。被捕的人中有 Mohammad Massod Salamati、Seyed Djavad Emami 和 Parviz Safari，还有 Tabarzadi 团体的其他成员。据报，遭受禁止的反对党——伊朗民族党 70 岁的发言人 Khosrow Seif 以及 Behzad Namazi、Mehran Abdolbaghi、Safaritar、Mir Abdolbaghi Kashani、Mehran Gorkani、Farzin Mokhber 和 Esmaeil Moftizadeh 等其他成员于 1999 年 7 月 14 日在家中被捕，目前不知去向。学生领袖兼伊朗民族民主运动成员 Maryam Shansi 于 1999 年 7 月 12 日在家中遭袭击、被打，并被逮捕，目前下落不明。全国学生和毕业生协会两名学生积极分子 Manuchehr Mohammadi 和 Gholamreza Mohajeri-Nezhad 于 1999 年 7 月 13 日在德黑兰被捕，被秘密关押。

610. 1999 年 8 月 25 日，特别报告员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人权情况特别代表联名为前德黑兰副市长 Gholamreza Qobeh 发出紧急呼吁，据报他于 1998 年 4 月因受贿和挪用公款罪被捕，判处 59 鞭刑和 6 年监禁。另据报上诉法院判定维持原判。

伊 拉 克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611. 1999 年 2 月 24 日，特别报告员与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联名为因涉嫌于 1999 年 2 月 18 日晚杀害 Ayatollah Mohammed Sadeq al-Sadr 及其两个儿子而被捕的一些人发出紧急呼吁。据报，凶杀消息传出后，许多地方，特别是巴格达市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 al-hawra 区和南方城市 Karbala'、al-

Nassiriya、al-Illa 和 al-Najaf 爆发了抗议活动。安全部队向抗议者开火，打死了 10 多人，还有几百人被捕。

612. 政府于 1999 年 3 月 8 日和 19 日来函，对紧急呼吁作出答复。它说，目前正在对上述谋杀案进行调查。有 4 人因涉嫌执行与伊斯兰教义和传统不相符合的杀害已故 Sayyid 的命令而被捕。关于此后广泛的示威游行，政府加以否认，说没有发生。关于被捕的嫌疑犯，政府说有关虐待的指控是偏见。

613. 1999 年 8 月 6 日，特别报告员为 Jotiar Yahia Latif al-Salihi、其妻子 Rawiya 和两个子女(Chimen, 3 岁, Latif, 1 岁)发出紧急呼吁。据报，他们于五个月前，为了逃避迫害，从伊拉克迁到约旦，向难民署驻安曼办事处申请庇护。1999 年 7 月 9 日，全家出去买东西一直未归。有人说，他们遭到了伊拉克情报部门的绑架，因为 Jotiar Yahia Latif al-Salihi 的弟弟 Latif 现住欧洲，参与了伊拉克反对派的活动。

614. 政府在 1999 年 10 月 5 日的信中对紧急呼吁做出答复。它说，Jotiar Yahia Latif al-Salihi 一家从约旦移民到叙利亚，因为他们在约旦的居住证到期，又没有得到延期的正式许可。

615. 1999 年 9 月 2 日，特别报告员为据报于 1999 年 8 月 5 日在巴格达被捕的英国公民 Ahlam Khadom Rammahi 发出紧急呼吁。她自 1982 年以来一直住在伦敦，1999 年 7 月 28 日从伦敦到巴格达，看望她患病的母亲。据报，8 月 5 日，两名政府安全人员来到 al-Najaf 她母亲的家中逮捕她，当时她已经离家前往巴格达拜访亲友。安全人员便把她的兄弟押走，让他带路到巴格达她的亲友家。在那里，Ahlam Khadom Rammahi 被捕，她的兄弟被释放。对逮捕她没有说明理由，她至今下落不明。

616. 政府在 1999 年 9 月 14 日的信中对紧急呼吁做出答复。它说，根据革命指挥委员会对非法离境者发布的大赦令，Ahlam Khadom Rammahi 获得赦免，已于 1999 年 9 月 7 日获释。

以色列

普通函文和收到的答复

617.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1 月 17 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以下单个案件的材料。

618. 据报，Nidal Ya'qub Diab 和 Iyad Ya'qub Diab 兄弟俩人于 1994 年 4 月 3 日乘坐两部车离开西岸的 Kalandia 难民营返家。他们行到营地门口，被士兵拉下汽车，遭到枪托和拳头的猛打，并被逮捕。据说，以色列国防军司令部法律顾问办公室对这些指控进行调查时，只询问了国防军的两名士兵。他们称，他们“被迫使用合理的武力”来搜查该兄弟俩。据报，司令部法律顾问经过不完全的调查后，得出结论认为，“有关士兵没有行为失当问题”，遂结束调查。

619. 据称，Nida Abu-Sroor 于 1998 年 1 月 30 日在耶路撒冷 Al-Maskhobieh 审讯中心接受审讯时遭酷刑死亡。

620. Ma'ath 和 Mahmoud Taqatqa 兄弟俩人原住 Bethlehem 的 Beit Fajjar，据称于 1999 年 6 月 2 日被以色列安全部队逮捕，带到俄罗斯人居住区拘留中心(Maskobia)。据报，Ma'ath Taqatqa 被单独关押，绑在一把小椅子上，脸上蒙着脏袋子，两只手捆在背后。他的兄弟 Mahmoud 也被单独关押在一间小牢房，脸上蒙着脏袋子，被猛烈地摇晃，强迫听震耳欲聋的音乐，不给饭吃，不让睡觉，还威胁说在他面前强奸他的母亲和妹妹。

621. 据称，Ahmed Yosef Bayed 于 1999 年 3 月 5 日被行政拘留。4 月 15 日被转移到 Petah Tikva 安全总局审讯科。据称，他每天被强迫以“Shabeh”姿势坐着。所谓“Shabeh”姿势是指双手绑在背后坐在小凳子上，脸上蒙着一个浸透水的布袋，呼吸困难，并听不间断地大声放的音乐。据称还不让他睡觉。

622. 据称，Ali Abu Ras 于 1999 年 5 月 4 日被捕，关押在耶路撒冷俄罗斯人居住区拘留中心安全总局审讯科。他日夜被强迫以“Shabeh”姿势坐着，手腕紧紧地绑在背后。

623. 据称，Bassam 和 Hassan Al-Arabid 兄弟俩人于 1999 年 2 月 11 日在 Erez 检查点被捕，当时他们正要离开加沙地带到以色列工作。据说，他们的被捕与他们的哥哥 Saad Al-Arabid 的案件有关，Saad Al-Arabid 因参加伊斯兰抵抗运动

的武装派别 Izz Eddin Al-Qassam 而成为以色列安全部队通缉的对象。据称，兄弟俩人在受审期间遭到酷刑，包括以“Shabeh”姿势坐着、听大声放的音乐和隔离关押。

624. 据报，Ahmed Rashid Hussein Haled 于 1999 年 3 月 28 日被捕，关押在 Kishon 拘留中心安全总局审讯科。1999 年 4 月 13 日，军事法庭将拘留时间延长 15 天。据报，他对他的律师提供证词说，他遭到审讯人的拷打。

625. 据报，Haled Suliman Abu Hassan 于 1999 年 3 月 15 日被捕，关押在 Kishon 拘留中心安全总局审讯科。在 4 月 5 日的审讯期间，他告诉律师审讯人不许他睡觉，并强迫他连续以 Shabeh 姿势坐着。

626. Abd el-Razak Hasib 和他的兄弟 Muhmed Sa'id Razak Hasib 都来自 Ramallah，据报分别于 1998 年 9 月 20 日和 25 日被捕，单独关押在耶路撒冷俄罗斯人居住区安全总局分局三周。他们说在审讯时被打，还连续 12 天不让睡觉。

627. 关于 Khiam 拘留中心，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关于以下个人的材料：

628. 据称，Soleiman Ramadan 于 1999 年 7 月 14 日告诉以色列警察拘留中心内将举行绝食，为此遭到拳打脚踢。所有囚犯都被蒙上眼罩，手绑在背后，赶到监狱院子里。然后，以色列官员威胁说如果他们在 7 月 14 日与黎巴嫩囚犯一道绝食，就打他们。1999 年 5 月 20 日，以色列警察又直接警告 Soleiman Ramadan，他要是越狱，就“锯断”他的腿，让他后半生呆在 Nafha 监狱。其他同伴过来相助时，以色列警察便打他、踢他，同时用皮鞭和催泪弹驱赶其他人。以下囚犯遭到毒打，不得不住院治疗：Soleiman Ramadan、Mustafa Tawbe、Riad Kalakesh、Hussien Akiel、Karam Mustafa、Khanjar Shouib、Samir Kassem、Mohammad Katbey、Abde Melkani、Ibrahim Kareeb、Mustafa Arabia、Ghandi Ayoub、Izzat Yassin、tayssouer Shaaban、Mujeeb Turmouss、Adel Kalakesh、Yasser Halawi 和 Ali Ghazi Al-Saghir。

629. 据报，Samir Hijazi 于 1999 年 3 月 15 日被捕，1999 年 4 月越狱未遂后遭受酷刑，受到电击和拷打。结果，他的手断裂，整个身体多处有伤。

630. Ali Mustafa Tawbe 被捕时只有 14 岁，据说他于 1997 年 9 月 20 日在 Arnoun 被以色列秘密特工人员逮捕。在头六个月的拘留期间，身体特别是头部遭受毒打，在 Kiam 拘留中心受到电击。还被强迫坐在装满水并接通电源的水桶里。

631. 据报，Jamal Nejib Sharara 于 1985 年 1 月 11 日在位于 Bint Jebeil 的家中被带走，羁押 11 年后，于 1996 年 5 月 1 日获释，其间没有诉讼，也没有审讯。据称，他在 Bint Jebel 的 17 号中心营地被捕后随即遭到酷刑，第一天失去知觉，被送到 Marja'yun 医院治疗左腿上的几处骨折。然后，被用担架抬着送回 Khiam 拘留中心，尽管身体有伤，仍然遭到南黎巴嫩军士兵的拷打。据说，士兵们将他放在水桶里电击他，在他身上浇上水后鞭打他，或绑在汽车后拖他。

632. 据报，Ali Ahmad Khashish 于 1985 年 11 月 1 日被捕，关在 khiam 拘留中心近十年，没有诉讼或审讯，1996 年 7 月 21 日获释。据称，他遭到电击，被吊在柱子上挨打。由于酷刑，他的听力受到损害，背部仍然留有遭受毒打的痕迹。

633. 据报，Mahmud Muhammad Ramadan 于 1990 年 3 月 3 日被捕。1993 年，他的一只手被锯断，右眼失明，据说是电击和吊打等酷刑所致。另据称还被单独关押三年。获释后被送到贝鲁特医院时，竟然认不出自己的家人。

634.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材料称，12 名目前被关在 Khiam 拘留中心的老人身体状况不佳，因缺少治疗，体质日益恶化。据报，他们也分别被送进 Marja'iyun 医院，但那里缺少必要的医疗设施。他们的情况如下：Ali Muhammad Ghanawi 于 1996 年被捕，据说患有心脏病和胃痛；来自 Arnun 的 Muhammad Salim Qatibay 据称于 1997 年 10 月 3 日被拘留，患有心脏病，曾 15 次被送进 Marja'iyun 医院；来自 Qasir 的 Al-Abda Qasim Malkani 据报于 1998 年 9 月 5 日被拘留，在拘留中心数度精神崩溃；来自 Qalar' 的 Farid Haris Karam 据报于 1999 年 1 月 28 日被捕，患有胃炎；来自 Umm Tut 的 Abdullar Muhammed Obeid 据报于 1999 年 4 月 22 日被拘留，患有骨盆脱臼症，不能走路；来自 Khiyam 的 Hussein Awadha 据报于 1999 年 6 月 30 日被捕，患有心脏病，行走困难；来自 Shabhin 的 Khalil Ibrahim Yunis 据报于 1999 年 3 月 15 日被捕，患有胃痛和骨盆脱臼症；来自 Shuba 的 Hussein Salih Abu Sa'ad 据报于 1999 年 6 月 18 日被拘留，患有脊柱弯曲；来自 Saqi 的 Kamal Wahba Munthir 患有心脏病和胃痛；来自 Arnun 的 Mustafa Tuba 据报于 1997 年 10 月 3 日被拘留，患有心率不齐；来自 Al-Kseir 的 Hassan Mohammed Souayed 和他的妻子 Al-Abdeh Kassem Malkani 据报于 1998 年 9 月 23 日被捕，分别患有高血压、呼吸困难和慢性腹痛和风湿性关节炎。

635. 特别报告员还获悉几名黎巴嫩人在黎巴嫩被以色列国防军或南黎巴嫩军逮捕。据报，大多数人被转移到以色列监狱，充作人质，用以交换以色列战俘。根据所收到的消息，他们被关在监狱里，没有起诉，有的拘留期已过。1996 年 7 月，其中的 18 人被押送到 Ramleh 的 Ayalon 监狱。特别报告员最近收到消息说，下述人员被捕后遭到酷刑。

636. 据报，Bilal 'Abd al-Husayn Dakrub 于 1986 年 2 月 16 日被南黎巴嫩军和以色列国防军逮捕，当时他正躲藏在南黎巴嫩 Tibnin 附近的一个山洞里。以色列国防军一名军官在 Bra'shit 营地对他进行审讯，南黎巴嫩军士兵打他踢他。之后，在南黎巴嫩军和以色列安全部队在 Bint Jebeil 附近开办的 17 号营地关押 10 天。在那里，遭到南黎巴嫩公安人员的电击，电击时有以色列人在场，据说是他们下的令。后来，被转移到以色列 Sarafand 的一个拘留中心，被单独关押三个月受审。据说士兵们长期不让他睡觉，成宿站着。再后来，被转到 Kishon 监狱，接受 Lod 的军事法庭审判，指控他参加非法组织，判处二年半徒刑。他的刑期于 1988 年 8 月 16 日结束，但至今仍在狱中。

637. 据报，'Ali husayn 'Ali 'Ammar、Ahmad Mushen Muhammad 'Ammar, Kamal Muhammad Rizq 和 Hasan Sadr al-Din Hijazi 于 1986 年 9 月 1 日在 Mays al-Jabal 被捕。Kamal Rizq 和 Hasan Hijazi 当时只有 16 岁。四个人被带到 Khiam 拘留中心，关押五个月后转移到 Sarafand 拘留中心。据说，他们四人在两个拘留地点都遭到酷刑。Hasan Hijazi 被捕时一条腿骨折打着石膏，但仍被强迫站立几小时，在 Khiam 拘留中心有人打他受伤的腿。在拘留的头六个月，他被单独关押，始终戴着手铐，蒙着眼罩。其他三人也多次挨打，被电击，按 shabeh 姿势坐着。据报他们仍未获释。

638. 据报，'Abd al-Hasan Hasan 'Abd al Hasan Surur、'Abbas Hasan 'Abd al-Husayn Surur、Ahmad Hasan 'Abd al-Husayn Surur、Yusef Ya'qub Surur 和 Husayn Fahd Daqduq 于 1987 年 3 月和 4 月在 'Ita al-Sha'b 被南黎巴嫩军逮捕，被带到 17 号营地，后关押在 Khiam 拘留中心，在那里受到电击手指或生殖器等形式的酷刑。据报，他们受到以色列士兵的审问，然后转移到以色列的 Safarand 接受以色列安全人员的审讯，其间遭到毒打和被强迫坐 Shabeh 姿势。最后被转移到 Kishom 监狱，接受 Lod 军事法庭的审判，被判处三年徒刑，罪名是参加非法组织和接受

它的军事培训。Husayn Fahd Daqduq 应于 1988 年获释，其他人应于 1999 年获释，但据报迄今仍被关在监狱。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639. 1999 年 1 月 13 日，特别报告员与法官及律师独立性特别报告员和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联名为 Taysar Muhmed Aouwda 发出紧急呼吁。据报，他于 1998 年 12 月 30 日被捕，一直关在耶路撒冷俄罗斯人居民区安全总局审议科。他患有慢性病，并随身带有药物，但不允许他服用。1999 年 1 月 4 日，举行了临时军事审判，法庭将拘留期延长 15 天。据说法庭曾下令由监狱医生给他检查身体。

640. 1999 年 2 月 2 日，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和法官及律师独立性特别报告员联名为 Ali Mustafa Twabeh 发出紧急呼吁。据报，他于 1997 年 10 月 6 日在 Arnoun 的小学校被以色列军队逮捕，带到南黎巴嫩的 Khiam 拘留中心。在南黎巴嫩的以色列军队说，他被逮捕，是因为“密谋对以色列军队发起军事行动”。在头六个月的单独关押中，据说受到了酷刑，并蹲单间。

641. 政府在 1999 年 7 月 13 日答复中说，Ali Mustafa Twabeh 是被南黎巴嫩军而不是被以色列军逮捕的，逮捕地点是在他的家，而不是学校。政府还说，他被捕是因为涉嫌参加破坏该地区安全的活动。为了对他进行审讯，他被押解到南黎巴嫩的 Al-Khiam 拘留中心，那里由南黎巴嫩军控制，不归它管辖。政府又说，它就 Al-Khiam 拘留中心的情况与南黎巴嫩军联系后，促请它们创造适当的条件，按国际保护人权标准改善那里的水准。为此目的，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和被拘留者家属访问了该拘留中心。政府还说，在南黎巴嫩军审问期间，Ali Mustafa Twabeh 至少承认了一些事实：他从事了间谍、恐怖主义和煽动对该地区及其居民实施暴力攻击的活动，并搜集关于以色列和南黎巴嫩军的情报；他将搜集到的情报转给了“Hizbullah”，并与“Hizbullah”领导人接触，表示随时准备对南黎巴嫩的以色列目标实施自杀性爆炸袭击。

642. 1999 年 2 月 10 日，特别报告员为 Jihad Husni Mohammed Shehadeh 发出紧急呼吁。据报，他于 1997 年 8 月因涉嫌与“Hamass”的联系而以行政拘留令被捕。被捕后，一直关押，没有诉讼，也没有审判。1999 年 2 月 7 日，从监狱转到

Hasharon 拘留中心，接受以色列安全总局人员的审讯。据说，从 2 月 7 日下午到第二天早晨去见律师之前，他的眼睛被罩上，腿和手绑在椅子上，被迫听大声放着的音乐，令人十分不舒服。

643. 1999 年 3 月 1 日，特别报告员为 Hebron 西南部 Dhahariya 的巴勒斯坦人 Isaa Ali Batat 发出紧急呼吁。据报，他于 1999 年 2 月 22 日被安全总局人员逮捕。目前单独关押在 Ashkelon 的 Shikma 监狱。据报，他的律师希望总检察院设法保证审讯期间不使用武力，但遭到拒绝。同时，还要求以色列高级法院发布禁止使用武力的强制令，也未获理睬。据说，Isaa Ali Batat 被捕，是因为他设法寻找被安全总局通缉的哥哥的下落。

644. 政府在 1999 年 7 月 23 日答复说，Isaa Ali Batat 于 1999 年 2 月 22 日被安全总局逮捕，因为他涉嫌参加对公共地区安全构成实际危险的恐怖主义活动。政府还说，经过安全总局的调查后，已对他起诉。他犯有几项严重的罪行，如：购买和提供武器弹药，供恐怖主义活动使用；窝藏对平民目标放置炸弹进行攻击的恐怖主义分子；向恐怖主义活动提出资金。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1999 年 5 月 10 日，最高法院以高级法院的身份开庭，听取 Isaa Ali Batat 律师关于安全总局人员实施虐待的申诉。听取律师陈诉并审查有关证据包括秘密证据后，法庭驳回申诉，只同意与另一起类似案件一道考虑提出的若干法律问题，包括审讯中使用武力的问题。政府说，这些案件尚未了结。1999 年 9 月，在答复中还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关于“ Hamas ”的背景文件。

645. 1999 年 3 月 10 日，特别报告员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联名为一名巴勒斯坦妇女 Munah Hassan Awad Barhasin 发出紧急呼吁。据报，她于 1999 年 2 月 15 日被捕，关在 Kishon 拘留中心安全总局审议科，在那里被强迫长期间坐 Shabeh 姿势。据说她进行了绝食。在 1999 年 3 月 2 日的军事法庭审讯中，将她的拘留期延长 15 天。另据报，由于公安局没有关押女犯的地方，她被安排在以色列刑事犯的牢房。

646. 政府在 1999 年 3 月 17 日答复说，Munah Hassan Awad Barhasin 已于 1999 年 3 月 14 日从 Kishon 拘留中心获释。答复中没有说明她在拘留期间是否遭受酷刑。

647. 1999 年 3 月 12 日，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联名为 17 岁的黎巴嫩公民 Hussein Akul 发出紧急呼吁。据报，Hussein Akul 自 1997 年 9 月 2 日以来一直关在 Khiam 拘留中心，没有任何罪名。据说他的眼睛在逐步失明，得不到治疗。

648. 1999 年 4 月 26 日，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联名为巴勒斯坦人 Amin Muhammad Ghazi al-Aghbar 发出紧急呼吁。该人于 1999 年 3 月 16 日在 Allenby Bridge 被捕，被带到 Jelemen 监狱(也称 Kishon 监狱)。据说，他自 3 月 30 日以来一直被单独关押在一处军事设施 Megiddo 监狱。他被指控与反对以色列统治的伊斯兰运动“ Hamas ”有联系。

649. 政府在 1999 年 7 月 12 日的答复中说，对 Amin Muhammad Ghazi al-Aghbar 在“ Hamas ”内的活动的调查已经结束。调查表明，他是“ Hamas ”的积极分子，被起诉犯有 12 项严重罪行，包括：加入恐怖主义组织；在恐怖主义组织担任职务；鼓励与外国(叙利亚)恐怖主义联系；筹集资金和窝藏恐怖主义组织逃犯；为恐怖主义活动非法采购武器，为恐怖主义组织招募新成员。政府还说，由于他的身体状况，他在整个拘留期间一直得到密切的医疗监视。答复中没有说明他是否被单独关押。关于法律代表问题，政府说，已保证他有自己选择的律师为其充分辩护。政府还说，有几次不让他与律师见面，是根据以色列法律，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不得已而为之。与政府答复一道，还附有一份关于“ Hamas ”的背景文件。

650. 1999 年 4 月 29 日，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联名为 Muhmad Mahmud Hassan Abu Tir 发出紧急呼吁。据报，该人于 1998 年 9 月 21 日在耶路撒冷附近被捕。从被捕到 1998 年 10 月 11 日一直单独关押在耶路撒冷俄罗斯人居住区。1998 年 9 月 27 日，法庭将拘留期延长 30 天，直到起诉。此后，他被送到 Shikma 拘留中心，后又于 1999 年 4 月 11 日被转移到耶路撒冷俄罗斯人居住区安全总局审讯科。据称，每天只让他睡三个小时、强迫他坐在高椅子上，双手被紧紧地绑在背后，手腕子都勒肿了。

651. 1999 年 7 月 29 日，特别报告员为`Ali Khalil Surur、Samih Surur、Hasan Musa Ridha(15 岁)、Muhammad Musa Ridha 和 Muhammad Na`meh Ridha(15 岁)发出紧急呼吁。据报，他们于 1999 年 7 月 20 日至 22 日在`Ayta al-Sha`b 被执

行大搜捕的南黎巴嫩军和以色列军逮捕。据说，这些士兵查问了 75 人，包括儿童。以上提到的人目前还关在 Khiam 拘留中心。

652. 1999 年 9 月 14 日，特别报告员为 Husayn `Ali Haris、Muhammad Mahmud Haris、Haytham Bahjat As`ad 和 Nader Muhammad Khader 发出紧急呼吁。据报，这些人于 1999 年 9 日和 10 日在 `Ayt al-Sh`b 和 Belat 村被以色列国防军逮捕，单独关押在 Khiam 拘留中心。

653. 1999 年 10 月 29 日，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联名为 Maria Sobeiti(女)、Ibrahim Fadlallah、`Ali Khalili Khanafer、Bilal Mahmud Ja`afar(17 岁)、Gghunwa Mahmud Ja`afar(女)、Hussein Muhammad Samhat、Hussein Ahmad Samhat、Najwas Ahmad Samhat(女)和 Ahmad Hussein Samhat(15 岁)发出紧急呼吁。据报，这些人于 1999 年 10 月 7 日在南黎巴嫩的 Aainata 村被捕，现关押在 Khiam 拘留中心。

654. 1999 年 11 月 29 日，特别报告员为 Husayn `Ali Haris、Muhammad Mahmud Haris、Haytham Bahjat As`ad 和 Nader Muhammad Khader 发出紧急呼吁。据报，他们于 1999 年 9 月 9 日或 10 日在南黎巴嫩的 `Ayt al-Sha`b 村被南黎巴嫩军和以色列军逮捕。1999 年 9 月 20 日、Ali Hassan Qassem、Fahd Saleh 和 Fadilla Maohammad Tahini(女)等其他村民也被逮捕。据说，Ali Hassan Qassem 被捕是因为他儿子拒绝到南黎巴嫩军队服役，Fahd Saleh 被捕是因为批评以色列的占领。据说所有人都被关押在 Khiam 拘留中心。

655. 关于在 Khiam 拘留中心监禁的人，政府在几封答复信件中提到以前的函文，否认该中心负有责任(见 E/CN.4/1999/61, 第 393 段)。

656. 1999 年 12 月 7 日，特别报告员就《刑事诉讼(处理破坏安全罪权力和特别审讯方法)法》发出紧急呼吁。据报，该法案已于 1999 年 10 月提交议会。如获通过，将允许安全总局审讯人员在有理由怀疑某人拥有有关情报，如果立即披露，可以避免对人的生命或国家安全造成威胁时，使用“特别审讯方法，包括“对人体施加强制压力”。特别报告员提请以色列政府注意：他在提交上届人权委员会会议的报告(见 E/CN.4/1999/61, 第 394 段)提出，作为审讯的协助手段，使用“轻度的强制压力”，违反关于禁止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的原则，如结合使用各种手段，或在某一期间内使用这些手段，则违反禁止酷刑原则。他向

政府指出，反对酷刑委员会和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结论与他的看法一致。他还提请该政府注意高级法院 1999 年 9 月的裁决：安全总局审讯人员蓄意使用各种审讯方法是非法的。最后，他欢迎政府 1999 年 10 月向议会提交刑法草案(修正案——禁止酷刑)，通过后，将按《酷刑公约》的规定，将实施酷刑定为刑事犯罪。

以前转交的信函的后续行动

657. 政府在 1999 年 1 月 11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 1996 年 7 月 11 日(见 E/CN.4/1997/7/Add.1)、1997 年 6 月 11 日(见 E/CN.4/1998/38/Add.1)和 1998 年 9 月 3 日(见 E/CN.4/1999/61)转交的一些案件作出答复。

658. 关于 Mamon Isma'il Yusaf Vousvovs(见 E/CN.4/1999/61, 第 373 段)，政府对特别报告员说，他因参与“*Hamas*”恐怖主义组织的犯罪活动而被判罪，刑期 6 个月。由于与该组织的联系，并涉嫌组织恐怖主义攻击，他于 1997 年 12 月 11 日再度被捕。政府答复说，因为情节严重，对他进行了集中审讯。在审讯期间，他向以色列高级法院提出关于审讯方法的控诉(480/98)，但后来又撤回。政府还答复说，在这之前他还向警察内部调查局提出过控告，司法部有关人员对此进行了调查。调查期间当场询问了 Mamon Vousvovs 和审讯他的人，结果认定审讯人没有不当行为。不过政府指出，调查员向国家检察官建议，长期带手铐可能造成伤害，今后应该避免。

659. 关于 Ali Saalem Ali Balut(出处同上，374 段)，政府答复说，他是“*Hamas*”的成员，自 1989 年以来已被捕监禁多次，最近一次是 1998 年 3 月 26 日他非法居住在以色列期间。他被捕后，因涉嫌协助“*Hamas*”招募成员和参与“*Hamas*”的暴力活动而受到审讯。政府说，在审讯期间，他向以色列高级法院提出关于审讯方法的控诉(3250/98)，但被驳回。政府还报告说，目前他正接受审理，他没有向警察内部调查局提出关于审讯方法的控诉，所以无法回答有关他遭受虐待的问题。政府告诉特别报告员，如果提出控告，司法部有关官员将进行调查。

660. 关于 Asam Tzaadek a-Chalim Halman(出处同上，第 375 段)，政府答复说，他因涉嫌协助受通缉的“*Hamas*”成员而于 1997 年 7 月 26 日被捕。在审讯期间，他向法院提出关于审讯方法的控诉(4699/97)，但后来又撤回。政府答复说，他没有向警察内部调查局提出这类控告，所以无法回答有关他遭受虐待的指控。

政府说，与 Ali Saalem Ali Balut 的情况一样，如果提出控告，司法部有关人员将进行调查。

661. 关于 Fadi Abdullah Sa'id Saffi(见 E/CN.4/1997/7/Add.1, 第 249 段)，政府答复说，他因涉嫌参加“**Hamas**”的恐怖主义活动，袭击以色列公交车，以及其它两起投掷燃烧弹的事件，而于 1994 年 5 月 4 日被捕。政府说，审判后，被判定有罪，刑期 5 年 2 个月。政府还答复说，他从未提出关于审讯方法的控诉，如果提出，司法部有关官员将进行调查。

662. 关于 Mahdi Muhammad Hussein Suleiman Shakrour(出处同上，第 250 段)，政府答复说，他因投掷石头遭受监禁，于 1994 年 5 月 18 日被以色列警察释放。政府还答复说，他被捕后，受到警察的审讯，最后被提交审判，判定有罪，判处 18 个月徒刑，缓期 10 个月。政府告诉特别报告员，据其所知，他没有提出关于警察审讯方法的控告。

663. 关于 Abdel Rahman Abd Ahmar(出处同上，第 254 段)，政府答复说，他是所谓的“**George Habash**”恐怖主义组织的积极分子。由于参与该组织的活动，几次被捕，1996 年 2 月 15 日因涉嫌参加规划恐怖主义暴力活动和实施攻击而接受审讯。他于 1996 年 5 月提出了关于审讯方法的控诉，司法部进行了调查。政府告诉特别报告员，在调查期间，询问了 Abdel Rahman Abd Ahmar，他说他在审讯期间没有受到伤害。调查的结论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警察有不当行为。

664. 关于 Bassem Mahmad Abdulleh Niruch(出处同上，第 255 段)，政府答复说，他因参加“**Hamas**”组织和活动于 1992 年被拘留，以后又因涉嫌参与该组织的军事活动和进行恐怖主义攻击于 1996 年 3 月 5 日再度被捕，1997 年 3 月被判处 8 年徒刑(缓期 4 年)。政府告诉特别报告员，他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出控告后，司法部有关官员进行了调查。政府还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在审讯中受到拷打。与他谈话和搜集所有证据包括医疗报告后，调查人员认定，他的话不可信，控告是假的。

665. 关于 Adnan Yunis Abu Magid Tabaaneh(出处同上，第 256 段)，政府答复说，他因涉嫌参与支持“**Hamas**”的军事活动于 1986 年和 1994 年被捕，最近于 1996 年 3 月再次被捕。政府还说，他向以色列高级法院提出关于审讯方法的控诉

(1996/96)，他的律师向警察内部调查局提出了同样的控诉。政府就其律师提出的控诉答复说，已进行过调查，认定审讯人没有违法行为。

666. 关于 Walid Ali Mahmud Karageh(出处同上，第 257 段)，政府答复说，他是“*Hamas*”的高层成员，于 1996 年 4 月 4 日被捕，审判后被判有罪。政府还答复说，在拘留期间，他向以色列高级法院提出关于审讯方法的控诉(3508/96)，他的律师向警察内部调查局也提出控告。政府就后者的控告答复说，已进行过调查，审查了医疗报告和其它证明，结果认定审讯人没有违法行为。

667. 关于 Raad Shaib Phatcha Sunugrut(出处同上，第 258 段)，政府答复说，他因涉嫌协助受通缉的“*Hamas*”成员和规划恐怖主义活动而于 1996 年 3 月 15 日被捕。政府还答复说，审讯期间他承认了所犯的多项罪行，审判后被判处 2 年监禁，1998 年 8 月获释。审讯时，他的律师向以色列法院提出关于审讯方法的控告(2708/96)，以后又向警察内部调查局提出同样的控告。政府就后者答复说，已进行过调查，审查了医疗报告和其它证明，结果认定审讯人没有暴力行为。

668. 关于 Muhamed Zachri Suchri Mujahed(出处同上，第 259 段)，政府答复说，他因涉嫌参加“*Hamas*”军事派系而于 1996 年 4 月 11 日被捕。政府还答复说，审讯期间他承认了所犯的多项罪行，审判后被判处 3 年监禁。审讯时，他的律师向以色列法院提出关于审讯方法的控告(2837/96)，以后又向警察内部调查局提出同样的控告。政府就后者答复说，已进行过调查，结果认定审讯人没有暴力行为。

669. 关于 Mussa Farid Mussa Mashargeh(见 E/CN.4/1998/38/Add.1，第 212 段)，政府答复说，他因涉嫌与受通缉的一名“*PFLP*”组织军事人员联系而于 1995 年 3 月 7 日被捕。医生检查确认他患有气喘病，因此在整个审讯期间一直密切监视他的病情。政府告诉特别报告员，他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出控诉，司法部的有关官员进行了调查，并与他本人谈了话。政府说，他给人的印象是讲话不可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审讯过程中发生了非法行为。

670. 关于 Daher Ahmad Salah Abu Mayaleh(出处同上，第 213 段)，政府答复说，他因涉嫌参与“*Hamas*”的恐怖主义活动最初于 1994 年 5 月被捕，审判后判处监禁，1995 年 7 月获释。后于 1996 年 2 月 15 日再次被捕，经审判后被判刑，1997 年 2 月获释。政府告诉特别报告员，在延长刑期申请的审理中，他对法院

说，由于警察拼命地摇晃他，他失去知觉近五个小时。政府还答复说，法院审查了这项指控，并传唤医生前来作证，结果未予接受。他后来又于 1996 年 4 月 25 日向警察内部调查局提出控告。政府答复说，调查后驳回了他的控告。

671. 关于 Bashar Nazia Muhamad Tarabieh(出处同上，第 214 段)，政府答复说，他因涉嫌两起纵火案件而于 1996 年 8 月 19 日被捕。政府答复说，因证据不足，他后来被释放。他没有提出关于审讯方法的控诉。政府请特别报告员相信，如果提出控诉，司法部有关官员将进行调查。

672. 关于 Azam Isma'il Saim Arada(出处同上，第 215 段)，政府答复说，他因涉嫌参加“PFLP”的恐怖主义攻击活动而于 1996 年 10 月 17 日被捕。政府还说，对他审讯两周后，由于证据不充分，于 1996 年 11 月 1 日将其释放。他没有提出关于审讯方法的控诉。政府请特别报告员相信，如果提出控诉，司法部有关官员将进行充分调查。

673. 关于 Iyad Abu Hamdieh(出处同上，第 216 段)，政府答复说，他因涉嫌参与恐怖主义攻击、造成以色列平民伤亡的案件，而于 1996 年 4 月 9 日与他的弟弟一道在军队检查点被捕。政府告诉特别报告员，被捕期间，Iyad Abu Hamdieh 说因以前的公路交通事故，他的身体尚未痊愈，但检查后发现他在撒谎。他于 1996 年 6 月 2 日无罪获释。政府答复说，他没有提出关于审讯方法的控诉。政府请特别报告员相信，如果提出控诉，司法部有关官员将进行充分调查。

674. 关于 Ayman Mahmud Fiyad Kafishah(出处同上，第 217 段)，政府答复说，1995 年 8 月出狱后，他继续参加“ Hamas”的活动。政府说，他因涉嫌参与特拉维夫 Apropas 餐馆的自杀爆炸活动(有 3 名无辜平民被害)，而于 1997 年 4 月 5 日被捕。审讯后，他承认了犯罪事实，被判处 35 年徒刑。政府还说，在审讯过程中，他三次向以色列高级法院提出关于审讯方法的控诉(2317/97、2499/97、267/97)。第一次控诉被法院驳回，后二次他自己撤回。政府又答复说，他再没有提出关于审讯方法的控诉。政府请特别报告员相信，如果提出控诉，司法部的有关官员将进行充分调查。

意 见

675. 特别报告员欢迎高级法院于 1999 年 9 月 6 日作出决定，宣布关于施加“适当强制压力”的审讯方法为非法，确认这类方法构成了国际法绝对禁止的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不过他表示遗憾，根据以色列法律有关必要抗辩的条款(国际法中没有关于对酷刑或类似虐待的此类抗辩条款)，法院认为，这类方法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可以避免引起刑事责任。特别报告员高兴地获悉，自决定作出后，安全部门在审讯中不再使用这类方法。他真诚地希望，如果议会通过正式授权使用胁迫审讯方法的立法草案，政府将坚决予以反对，使其不变成法律。他还十分关切在以色列实际控制的南黎巴嫩被拘留的人继续受到酷刑和虐待。

日 本

普通函文和收到的答复

676.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1 月 29 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以下案件的材料。

677. 据报 Uchiyama Kazuo 于 1993 年 8 月 17 日被关进千叶监狱。据说，8 月 30 日，由于对看守较为随便，看守愤怒，将他带到审讯室进行教训。在审讯室里，看守让他立正站着，申诉他。据说一名看守用力去掰他因患糖尿病而无法伸直的两个手指，致使两人身体一歪，失去平衡，双双倒在地上。看此情景，10 个其它警卫走上前去，对他拳打脚踢，又将他的胳膊绕到背后。之后，他被关入“禁闭室”，衣服被剥光，只穿 Mataware 短裤，坐在中间带有排便孔的椅子上。在这样的牢房里，他被绑着皮带，戴铁的手铐，任人乱踢，最后跌倒，脸朝地爬在地板上。据报，他就在千叶监狱遭受虐待的问题提出法律控告。在政府提出异议后，法院也判定在审查案件时将罪犯关在“禁闭室”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678. 据报，Hiura Yoshitaka 于 1991 年被拘押在横滨监狱。一年之后，仅因为小的过失便被投入单人牢房，直至 1994 年 2 月。据称，当他试图提出关于受到虐待问题的正式控诉时，遭到狱警毒打，被关入“禁闭室”，被强迫脸朝下地躺在地上，身上绑着皮带，手上带着手铐，狱警在他身上踩，致使他紧咬舌头，嘴

里流血。这时，狱警又给他套上另一付手铐，他在“禁闭室”处于如此境况达几天之久。根据所收到的材料，他已向东京地方法院对监狱当局提出控诉。

679. 周碧珠是一名中国籍妇女，据报于 1997 年 4 月 2 日被捕，1997 年 4 月 2 日关进东京拘留所，当时已有身孕。她进入监狱三天后，向狱警说他肚子强烈疼痛，半个身子麻木不堪。据报，狱警回答说，当天是星期天，没有医生，必须等到第二天。直到 1997 年 4 月 22 日，她才见到医生，此时胎儿已死。

680. Yihaya Radwan Allam 是埃及人，据报 1993 年 11 月关押在东京拘留所，由于牢房不卫生，有虫子和粪便，他染上皮肤病。在 1994 年 3 月第二次关押期间，有 15 名狱警打他，致使他身负重伤，右耳几近失聪。据说他已就他在监狱遭到的虐待提出法律诉讼。

约旦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681. 1999 年 8 月 11 日，特别报告员与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主席联名为 Jotiar Yahia Latif al-Salihi、其妻子 Rawiya、其女儿 Chimen 和其儿子 Latif 发出紧急呼吁。据报，他们都是伊拉克人，于 1999 年 7 月 9 日在约旦遭伊拉克情报部门绑架(见以上伊拉克一节)，目前被关在约旦一处不明地点。

682. 在同一份紧急呼吁中，他们还为 Robar Yahia Latif al-Salihi、其兄弟 Omaed、其妹妹 Joanne 和其母亲 Qulbahar 提出诉求。据报，他们有可能被强制遣返伊拉克，如果回到伊拉克，将遭酷刑。据说，一家设在伦敦的阿拉伯报纸采访 Robar 谈及他兄弟一家可能被强迫遣返一事，约旦官员通知他们在约旦的居留期已过。

哈萨克斯坦

以前转交的信函的后续行动

683. 政府在 1999 年 7 月 7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 1998 年 9 月转交的所有案件做出答复(见 E/CN.4/1999/61, 第 413—424 段)。

684. 关于 Madel Ismailov, 政府指出, 他因参与扰乱公共秩序的活动, 1997 年 5 月 2 日被提起刑事诉讼。他从 1997 年 6 月 18 日至 9 月 17 日被羁押在拘留所。政府证实, 在这一期间, 他宣布将要绝食后被关进惩罚室, 但否认在拘留期间的任何时候对他施以虐待。政府还指出, 他本人从未抱怨过受到虐待, 无论对他的律师, 还是在庭审中均未有此申诉。1997 年 9 月 17 日, 他被 Almaty 的 Almalin 地区法院判处劳动教养一年。政府还指出, 1998 年 4 月 7 日, 因他公开污辱总统的名誉和尊严, Almaty 的 Auezov 地方法院判处他剥夺自由一年。服刑期满后, 他已从 Petropavlovsk 的劳改营获释, 他从未提出在那里受到虐待的控告。

685. 关于 Valeriy Tonkonogov, 政府说, 他于 1996 年 3 月被捕后曾住进地区医院治疗。据报, 根据法医检查结果, 他受到轻度的身体伤害。政府还说, 1996 年 5 月 20 日, 他的母亲向 Pavlodar 的 Industrialny 地区检察院提出控告, 检察院以预谋轻度伤害罪对国家调查委员会 Pavlodar 办事处工作人员提起诉讼。内务部和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了调查, 于 1998 年 4 月 16 日认定没有发生侵权行为。

686. 关于 Yevgeniy Tarasov, 政府证实他曾控告内务部的三名官员对他施加虐待。政府指出, 这三人于 1996 年 7 月在 Pavlodar 执勤时被害。政府还指出, 经过几次调查后已宣布他的控告没有根据。

687. 关于 Natalya Zabolotnaya 和她的男友 V. P. Avdeyuk, 政府证实医生检查后发现他们受到轻度的身体伤害。1997 年 4 月 15 日, Pavlodar 省 Ilichev 地区检察官对国家调查委员会的官员提出刑事诉讼。后来诉讼中止, 因为证人证明他们身上的伤害是其它囚犯造成的。政府指出, 在助理检察官例行检查临时拘留中心情况时, 这两个人没有对他反映使用非法审讯方法的问题。

688. 关于 Viktor Rukavishnikov, 政府证实, 他曾向审判法官控告受到虐待, 医生检查发现他的身体上确有轻度伤口。但是, 法官审查后认为这些伤口在他被捕前很长时间就有。

689. 关于 Sabit Kashkimbaev, 政府指出没有证据表明他在审前拘留时受到虐待。1997 年 3 月, 他被转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受审, 因为他的案件与发生在那里的刑事诉讼案件相联系。

690. 关于 Boris Dergachev, 政府证实了他被捕的经过, 并确认他的身体受到轻度伤害, 需要住院治疗。Astana 和 Aqmola 地区国家安全委员会调查处进行了初步调查, 但发现国家调查委员会人员的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 遂调查终止。政府最后说, Astana 检察院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再次进行调查。

691. 关于 Andrey Surgutskov, 政府指出, 他当着他的律师的面承认攻击他人, 医生检查没有发现他身体有任何伤害。1995 年 5 月 22 日对他起诉时, 他说审讯时受到虐待, 他以前承认攻击他人的供词是逼出来。1995 年 6 月 20 日, 他向 Astana 市检察官提出控诉。1995 年 6 月 25 日调查官决定不对看守人员提出诉讼, 因为他们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他在 Aqmola 地方法院审理期间也控告遭受虐待, 法院要求进一步调查。1995 年 10 月 5 日再次判定不提出刑事诉讼。政府最后指出, 他因流氓罪和故意伤害人造成他人死亡而被判处剥夺自由 10 年。

692. 关于 Andrey Shtelts, 政府证实他在 1995 年 11 月审理期间控告过遭到虐待。经调查发现内务部 Zhezqazghan 市办事处医疗科对他右膝盖上的伤口进行了急诊治疗。当时, 他没有提出关于遭受毒打的控告。1996 年 2 月 16 日, Zhezqazghan 地区前安全委员会调查员决定不提起刑事诉讼, 因为他认为内务部官员的行为构不上犯罪。最后, 政府指出 Andrey Shtelts 被判处剥夺自由 5 年。

693. 关于 Andrey Kolvakh, 政府指出, 他几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坦白对他人造成轻度身体伤害和非法扣押他人, 他在审理期间没有提出关于使用非法审讯方法的控告。1998 年 3 月 16 日, 他被 Uralsk 市法院判处剥夺自由 3 年。西哈萨克斯坦地区法院最近按紧急程序审查了虐待指控, 判定他的指控没有根据。

694. 关于 Pyotr Privalov, 政府指出, 他被捕不久便自愿坦白了盗窃行为。他说审讯时对他使用了非法手段, 结果认定他的指控没有根据。

695. 关于 Gennadiy Yakuenko, 政府指出, 他不在 1997 年被捕或被拘留的人的名单中。

肯 尼 亚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696. 1999 年 2 月 19 日，特别报告员为据说身在希腊驻内罗毕使馆的以下四人发出紧急呼吁：两名妇女，Melsa(无姓)，据说持德国护照； Nujan(无姓)；两名男子，Ibrahim Ayaz、据说持瑞典护照，Bylan(无姓)，据说持法国护照。据报，他们是陪同阿卜杜拉·奥贾兰来到那里的。人们担心，如果将他们强行遣返土耳其，他们可能受到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

意 见

697. 特别报告员访问肯尼亚的报告，见本报告附件 4。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普通函文和收到的答复

698.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1 月 29 日的信中对该国政府说，他收到的材料称，政治犯拘留所的条件十分恶劣。经常要求囚犯们每天劳动达 18 个小时。有些囚犯从事劳动时，还带脚链、铁的脖套和其他惩戒工具。许多囚犯得不到足够食物，又缺少睡眠，在强迫劳动时常常因饥饿和疲惫而晕倒。又据说，惩罚室很矮、很小，囚犯们站不直，只好躺着。如果违反监狱规则，囚犯们要关在这样的牢房几周。另据称，还强迫流产，有病不给治疗。

699. 特别报告员转交了关于 Kaechon 监狱条件十分恶劣的材料。这些材料称，300 多名囚犯只使用一个厕所，每天固定时间开放三次，轮流入厕。每年只允许囚犯洗淋浴两三次。寝室拥挤不堪，跳蚤横行，肮脏不洁。监狱当局实行严厉的管理制度，对不服从规则者处以重罚。囚犯彼此之间不得讲话，说笑或唱歌。谁要违反，被告知将受到严惩。囚犯在所有时间都必须低着头，结果有的囚犯肩部和头部出现肿胞，许多人腿瘸、驼背。另据报，囚犯还遭鞭打、脚踢、棍揍和拳击。

700. 最后，特别报告员转交了关于 Soon-ok Lee 的材料。据报，她被拘留在“Nongp'o 集合点”14 个月，之后 1987 年至 1992 年被关押在 Kaechon 政治监狱。在“集合点”，她被剥光，绑在柱子上，有人用三角皮带抽她，致使她的手腕子发肿，遍体鳞伤。据说，连续不让她睡觉。还把她投入热砖炉，往她身体上浇水，造成她失去知觉。另据说她被绑在床上，迫使她吞从天棚上倒下的大量水。当她失去知觉后，则将木板压在她身上，警察在上面踩，直到她呕吐。1987 年 11 月，她被押到 Kaechon 政治监狱，一名女狱警用靴子踢她。经过六年的强迫劳动，她身体虚弱，骨盆破裂，脸部瘫痪，背部和左腿受伤。她 1992 年 12 月获释，被送进 Onsong 营地，直至 1994 年离国出走。

701. 政府在 1999 年 12 月 9 日的信中对这些指控作出答复，并询问特别报告员的消息来源。它拒绝接受这些指控，特别否认存在“政治犯营”。它说，只有三个劳动教养所，分别在 Sariwon 市、平壤市和 Chomae 市。他援引社会主义宪法，其中规定工作时间为每天八小时。根据《刑事诉讼法》，怀孕妇女不得被拘留，在产前三个月和产后七个月，也不得强迫其劳动。该国的医疗对所有人都免费。

702. 关于 Soon-ik Lee，政府说，她从未被拘留。它还否认存在 Kaechon 劳改所。

大韩民国

普通函文和收到的答复

703.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1 月 29 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关于许多监狱条件不佳的消息。据报，许多监狱中医疗设施不健全，特别缺乏妇女保健服务。囚犯经常被单独关押，有时甚至几年，有时几天不让睡觉，通宵审讯，威吓或拷打。

704. 特别报告员转交了以下单个案件的材料。

705. 据报，Park No-hae 于 1991 年 3 月被国家安全计划署人员逮捕，审讯了 30 多天。据称，他遭到毒打，在审讯的头 10 天，每晚只允许他睡几个小时。政府于 1999 年 12 月 14 日做了答复(见以下第 659 页)。

706. Baik Tae-ung 是社会主义工人联盟 *Sanomaeng* 的领导人。据报，于 1992 年 4 月被国家安全计划署的人员逮捕。被捕后，审讯长达 22 天，为了迫使他坦白，长时间不让他睡觉，打他，给他注射药物。政府于 1999 年 12 月 14 日做了答复(见以下第 659 段)。

707. Kim Nak-Jung 是 *Minjung* 党前两主席之一，据报于 1992 年 8 月 25 日至 9 月 15 日被国家安全计划署人员逮捕。他被指控在 1990 年至 1992 年期间会见了四名北朝鲜特工人员。据称，国家安全计划署人员用棍子打他，特别是击他的手指，致使他的头部和胳膊多处受伤。而且，还长时间不让他睡觉，他在审讯时晕倒。政府于 1999 年 12 月 14 日做了答复(见以下第 659 段)

708. Yang Hong-Kwan 据报于 1992 年 9 月被国家安全计划署人员逮捕。被捕时，他被剥光衣服，被打，被强迫连续做身体运动，而且不能睡觉。据说，由于如此虐待，他最终招供。政府于 1999 年 12 月 14 日对以上四起案件做了答复。它指出，这四人于 1998 年 8 月 15 日获大赦释放，没有人提出关于遭受酷刑的控告或要求国家赔偿的法律诉讼。政府还说，获释后，Park No-hae 仍自由参与各种文学活动、Baik Tae-Ung 到美国读研究生。

709. Oh Jeung-Eun、Han Sung-Ki 和 Jang Suk-Jung 据报因涉嫌谋划在 1997 年 12 月总统竞选期间挑起武装攻击，于 1998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14 日被国家安全计划署人员羁押在汉城检察院。据称，Oh Jeung-Eun 被勒脖子，胸部、面颊和嘴唇挨了拳头，身体多处受伤。为了逼供，Han Sung-Ki 遭到毒打，胸部有伤，膝盖和腰围有疤，流了很多血。Jang Suk-Jung 的肚子、腿、脚和脸被人用瓶子猛击，两只脚骨折，内脏受损，脸和身体特别是腿部严重受伤。据报，这三人于 1998 年 10 月 3 日就他们在汉城地区检察院受到的虐待向汉城地区法院法官作证。政府于 1999 年 12 月 14 日做出答复，说这三人因涉嫌谋划在 1997 年 12 月总统竞选中诱使北朝鲜发起军事挑衅，而受到审判，继而被保释出狱。政府指出，这三人提出了关于国家情报机构调查人员在审讯中实行酷刑的控告，目前检察院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意见

710. 特别报告员对政府的答复表示赞赏。他提请政府注意和关心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审查该国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定期报告时提出的结论意见。人权事务委员会特别“注意到检察员每月监测拘留中心条件的程序，但仍关切这些和其它机制不足以防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在少数案件中，人们提出遭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的控告，要求对有关人员采取行动，这使人对现有调查程序的可靠性发生怀疑。”(CCPR/C/79/Add.114, 第 14 段)。

吉尔吉斯斯坦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711.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1 月 29 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关于审前拘留中心的条件(尤其是卫生条件)极差的资料。据说食物和药品短缺。由于牢房严重拥挤不堪，囚犯据说不得不轮流睡觉。据称两个少年管教所——Belovodskoe 管教所和 Vosnesenovski 管教所条件也很差。据称这两个管教所的被拘留者没有足够的食物，衣物和鞋子也被剥夺，许多人都病了。

712. 特别报告员还转交了以下案件。

713. I.I. Skorokhodov 是俄国人，据称于 1998 年 5 月 25 日在 Chui-Tokmok 被民兵警官逮捕。据说他被带到附近一所房子，据称在那儿长达 30 分钟时间里警官们踢他，特别是踢他肝肾部位，并且击他的头部使他失去知觉。据说他被送到该市第四民兵站。据指称一位警官和民兵头领打了他的头部。据称他们对他说明，他如果能活着逃过他们对他的处理，他最好离开吉尔吉斯斯坦。据说他好几次因脖子上的绳子勒紧后昏迷过去。据称警官们威胁说要杀了他，但据说由于太多的人看见他被逮捕而决定不这么做。据说他被带到 Chui-Tokmok 区民警局，被拘留在该局的单独禁闭处；在那里警察们继续殴打他，约达 30 分钟。1998 年 5 月 26 日，他被带到 Tokmok 市法院，他向法官申诉他受到的所声称的虐待；法官据说向他道歉但说他对此无能为力。1998 年 5 月 27 日，据说他失去知觉并被送进医院。当时全身带有严重震伤、不少擦伤和淤伤、有窒息的痕迹，嘴唇上还有裂口。据

说他向市行政部门、检察院和民警局提出过申诉。1998 年 9 月 2 日，据称由于他向民警局提出申诉的缘故，他因流氓行为再次被逮捕，并被押到 Tokmok 单独禁闭处。在那里，据称他们不同意给他治病和食物。1999 年 2 月 26 日，据说他被判处六年徒刑，被关在一处管教严厉的管教所里，据认为他现仍在该局服刑。

714. 据报告，Uulbolsun M 于 1998 年 8 月 11 日被 Pervomaiski 区内政部的调查员羁押并带到 Pervomaiski 区公诉部。据称他们先威胁和恐吓她，然后把她带到牢房，在那里他们试图给她拍照。据报告，她拒绝拍照，这时据称一个看守一把抓住她的头，对她拳打脚踢，致使她失去知觉。据说她第二天又失去了知觉，原因据称是遭到看守们的殴打。据报告，她随后被送到该市第四医院。

715. 据报告，Pavel Bals 于 1998 年 9 月 1 日被 Oktyabrski 民警局警察从家带到警察办公室，当时仅穿着内裤。在那里，据称他遭到严重的殴打，他的三根肋骨被打断，脖子也受伤。由于所声称的殴打遗留下来的症状，他的脖子据说接受了开刀治疗。

就先前转交的来文采取的后续行动

716. 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12 月 29 日的信函中，对特别报告员为被关押在 Jalal-Abad 临时拘留中心的 12 人于 1998 年 10 月 26 日发出的一项紧急呼吁作了答复(见 E/CN.4/1996/61, 第 439 段)。该国政府指出，由检察总院及内政部官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已被派到 Jalal-Abad 区审查紧急呼吁中提及人员的案件。他们都是被合法拘留的。有关他们拘留期间的条件，该国政府承认经查尤其关于牢房拥挤不堪的指控属实，并且表示已尽快采取了适当措施改善这些条件。无论如何，该国政府指出，被拘留者一天吃三顿饭，睡在有床垫和床毯的床上，每天有两次户外活动。最后，该国政府指出，1998 年 12 月 4 日总统宣布对死刑徒刑的处决缓期两年执行以此来庆祝《人权宣言》50 周年，并指出议会正在审议一部大赦法律的草案。

意 见

717. 特别报告员提请注意禁止酷刑委员会在其根据《禁止酷刑公约》就“不断有大量关于执法人员(有时包括对儿童)执行酷刑……及进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的待遇和惩罚的报告”问题(CAT/C/23/6, 第 5 段)审查该国的定期报告时所作出的结论和提出的建议中所表示的关注；并对此表示同样的关注。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718.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1 月 29 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关于以下案件的资料。

719. 据报告，Khamtanh Phousy, 一位部队上尉，自从 1996 年 3 月起便被拘留在许多监狱里，特别是被拘留在华潘省桑怒的川圹 C-156 监狱和 Ban Sophao 的第 7 监营里。在那里，据说看守们叫其他犯人不跟他讲话。据称他双腿被链条拴在一起并锁在一木架上 20 天之久，以致他无法站立、行走、洗澡、吃饭或上厕所。据报告，他是在囚犯们砸破链条后才被解放出来的。在一次越狱未遂之后，据称他的双腿又被链条拴在一起；据说他被锁在铁架子上。

黎巴嫩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720. 1999 年 2 月 26 日，特别报告员为黎巴嫩官方电视台“黎巴嫩电视”的一位摄影师发出一项紧急呼吁。据报告，他于 1999 年 2 月 11 日被捕以来一直被单独监禁。逮捕他时，五个身份不明的便衣人员没有出示任何逮捕证，对他进行殴打并将他投进汽车里。据说，官方消息证实他是被黎巴嫩当局拘留的，罪名是他“与以色列合作”，并为以色列特别组织 Mossad 作间谍。还有，据说他患有高胆固醇症，需要定期治疗。

就先前转交来的文采取的后续行动

721. 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12 月 7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于 1998 年 9 月 3 日送交的来文(见 E/CN.4/1999/61, 第 441-444 段)作出了答复。该国政府指出，各级法院努力捍卫人权，并极其努力地确保任何权利均不受侵犯。

722. 关于 Antoinette Yusuf Chahin 一案，该国政府指出，据称在她受审时对她施以酷刑的保安官员在法庭上宣誓否认她受到过任何形式的酷刑。根据第一审查司法行政官的要求进行了医疗检查，据说没有发现任何因酷刑所致的异常现象。

723. 关于 Munir Mtanios 死亡一案，该国政府指出，医疗报告明确表明他死于严重的心脏病。他身上没有任何因受暴力或攻击而留下来的痕迹。

724. 关于 Tareq al-Hassaniyah 死亡一案，该国政府指出，他在 Beit ed-Din 警察局受拘留期间在被认定犯有若干盗窃罪后，他用头撞击牢房的墙壁和铁门。据该国政府称，这致使他脑出血；在警察局人员没能将他转到医院之前便很快死去。有调查证实他的死非酷刑所致。

马来西亚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725.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2 月 26 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关于以下两个案件的资料。

726. 据报告，Munawar Anees 医生于 1998 年 9 月 14 日被依《内部安全法》逮捕，据称在单独监禁期间为了使其供认与安瓦尔·伊卜拉希姆有性行为，他受到了严重的身体和心理上的压迫。1998 年 10 月特别报告员为安瓦尔·伊卜拉希姆进行干预(见 E/CN.4/1999/61, 第 458 段)。据报告，1998 年 9 月 18 日，他表示服罪后，根据《刑法》第 377D 条被判犯有“鸡奸罪”。随后，据说他对定罪和判决提出上诉，声称他是在胁迫下认罪的。在长时间的审问期间，他被剃成光头、遭到言语上的侮辱、被脱光衣服并被强迫模仿同性恋动作。据称他被监禁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很小的牢房里，而且不让睡觉。

727. 据报告，Sukma Darmawan 是安瓦尔·伊卜拉希姆父亲收养的儿子，他于 1998 年 9 月 6 日被逮捕并被单独监禁 15 天。1998 年 9 月 19 日，他因“自己允许被安瓦尔·伊卜拉希姆鸡奸”而表示服罪以后也被判有罪。然后，据说他被转到 Bukit Aman 联邦警察司令部，在那里被单独监禁。在逼他认罪而进行的长时间审讯期间，据称他受到心理和身体上的压迫，包括在一个冰冷的屋里被脱光衣服、

遭到羞辱、被殴打并受到将依《内部安全法》无限期拘留的威胁。据说警察强迫他赤身站着，触摸他的生殖器，一边用羞辱的语言嘲弄他一边捏他的乳头而使他蒙受屈辱。据称，他被拘留在一间又冷又潮的小牢房里。1999 年 5 月，据说高级法院驳回他不服定罪和判决的诉讼，声称由于他已承认事实而无审判不当的问题。据报告，他对这一裁决提出了上诉。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728. 特别报告员于 1999 年 2 月 24 日为 Shaharudin Abdul Kadir 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据报告，1999 年 2 月 19 日早上，根据《内部安全法》他在家受到单独监禁。据报告，他是涉嫌与为马来西亚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改革运动有联系而被拘留的。该国政府在 1999 年 3 月 19 日的信中答复说，他是因涉嫌伪造临时工作许可证的财团牵连而被逮捕的。这种临时工作许可证是马来西亚移民局为使外国人在该国得以居留、工作和自由流动的官方证件。该国政府还答复说，与该财团有牵连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危害国家安全。该国政府表明对他的拘留是合法的，并反驳说，转交的关于据报告他是因与改革运动有关而被拘留的资料是不准确的。关于担心采用酷刑的问题，该国政府表明同样没有发现使用酷刑。

729. 特别报告员于 1999 年 4 月 15 日为马来西亚人民联盟主席 Tian Chua 以及包括 Abdul Malek Hussein 在内的其他几个人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据报告，他们在吉隆坡国家清真寺附近为反对判决前副总理安瓦尔·伊卜拉希姆六年徒刑而举行的和平抗议时受到攻击。据报告，他的身体和四肢好象受到严重伤害，脸部据说被打肿而且流了血。据称，不同意给他医疗。特别报告员在 Tian Chua 9 月 21 日被逮捕后就先前声称的酷刑已经送交了有关他的资料(见 E/CN.4/1999/61, 第 459 段)。Abdul Malek Hussein 最近对在警察羁押期间所受的酷刑提出申诉。

就先前转交的来文采取的后续行动

730. 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12 月 24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 1998 年 10 月 1 日为达图安瓦尔·伊卜拉希姆发出的一项紧急呼吁作出了答复(见 E/CN.4/1999/61, 第 458 段)。该国政府指出，检察长于 1998 年 9 月 29 日通知法院，安瓦尔·伊卜拉希姆声称他在警察羁押期间受到了警察的殴打。因此，一个由与该案无牵连的

警察组成的独立工作组对他的声称进行了调查。据报告，1998年11月20日该工作组向检察总长提交了调查结果。该国政府在作出答案时，检察总长正在审议调查结果。该国政府附上了一份依《内部安全法》被捕的所有人员的名单。在1998年9月底与11月中旬之间，除 S. Nallakarupan 之外，他们均获得释放。S. Nallakarupan 根据《内部安全法》第 57 条第 1 款(a)项被指控犯有非法持有弹药罪。据说对他的审判已被推迟到 1999 年 11 月 25 日进行。

马 里

经常性来文以及收到的答复

731.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关于以下案件的资料。

732. 据报告，被国家安全警察和宪兵队拘留的人员手脚被带上镣铐。有些人，包括 Roger Alfred Dao 在内，据说就在这样的状态下被拘留了六个月。据称，他在整个被拘留期间，与外界毫无联系也看不到日光。据说他不得不在塑料袋中方便，塑料袋一星期换一次。

733. 从 1996 年 10 月起被拘留的穆萨·特拉奥雷总统政府下前部长 Mady Kamakoye Diallo 和六名士兵 Moriba Dailla、Yacouba Traoré、Roger Alfred Dao、Abdou Kemenani 和 Amara Berthé 以及 Yacouba Keita(从 1996 年 12 月起被拘留)，据说全都被指控犯有试图推翻政府和威胁国家安全罪，并被 Bamako Assize 法庭判处 15 个月至 18 个月徒刑。据称，逮捕他们时，国家安全警察对他们进行了长达五天以上的审讯，将他们单独监禁 15 天以上。Mady Kamakoye Diallo 据报告被单独监禁四天，而 Amara Berthé 被逮捕超过 45 天后才被带上法庭。在 1998 年 3 月审判期间，据说他们作证在被警察关押时受到了酷刑。据报告，六名士兵在审判时身上仍带有几个月前被警察关押期间受酷刑的伤痕。据称，他们受到殴打、手脚被拴上链条；他们身上被喷上水之后，被强迫跪在警察局的院子里进行模拟处决，他们还被迫三天不吃、不喝、不睡觉。Mady Kamakoye 身体上好象没有受酷刑，但被剥夺睡觉的权利，而且受到对他家人不利的威胁。据说，法官是当着据

称对他们施酷刑的人的面听审他们的。Assize 法院据信不顾他们的作证还是考虑到了警察的报告。

墨西哥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734.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0 月 8 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关于以下案件的资料。该国政府在 1999 年 12 月 15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信中提及的几起案件作出了答复。

735. 据说，Alfonso Martín del Campo Dood, 美国国民，于 1992 年 5 月 29 日在 Benito Juárez 警察局局长办公室被至少十名警察施以酷刑。目前，据认为，他仍被关在 Pachuca Hidalgo 社会康复中心(康复中心)，据报告，他被强迫在一份声明书上签字，承认对谋杀他妹妹 Juana Patricia Martín del Campo 和其丈夫负有责任。他在声明书签字之时好象没有受益于法律援助。司法警察 Sotero Galván Gutiérrez 由于任意逮捕和殴打 Alfonso Martín del Campo, 被裁定应受行政惩戒程序的惩罚。据信该警察被取消警察资格三年。另一方面，检察院的其他三名官员被裁定不负法律责任。据报告，Alfonso Martín del Campo 被裁定犯有双重杀人罪并被判处 50 年徒刑。联邦地区第四合议刑事法庭显然没有受理要求直接保护的申请。同样，Alfonso Martín del Campo 1994 年 4 月向高级法院提交的要求承认其无罪的应用好象也被驳回。尽管据说 del Campo 先生就所受酷刑对据称有牵连的司法警察提出过刑事申诉这一事实，但没有对他们其中任何一人提起过诉讼。

736. 该国政府在 1999 年 12 月 15 日的信中通知说，该国人权委员会(人委会)就 Alfonso Martín del Campo 的申诉建立了五个案卷进行调查；根据 1998 年 1 月 6 日建立的第一个案卷，申诉人被联邦区政府检察院官员任意逮捕并被施以酷刑。据说人委会于 1998 年 4 月 23 日结束了对此案的调查，因为检察院曾对身为公务员的 Juan Marcos Bodillo Sarabia、Javier Zamora Cortés 及 Sotero Galván Gutierrez 提起诉讼，追究其执行公务上的责任，但没有证据证实任意逮捕和酷刑。该国政府还通知说，人委会于 1998 年 8 月 7 日建立了第二个案卷，调查东方押候监狱当局被控告对声称的侵犯 Martín del Campo 人权负有责任一事。根据所收到的资料，

此案 1998 年 10 月 22 日已了结，所涉问题正在审判期间得到解决。据说 Martín del Campo 要人委会请求准予将其转入另外一个监狱。由于人委会无权处理这类请求，审前拘留与社会康复局当然驳回了这一请求。据报告，此案曾于 1994 年 1 月 25 日了结。第三个案卷涉及的是该有关人员要求提早释放的申请。该案由于上文所述的相同理由也于 1994 年 6 月 29 日了结。该国政府指出，人委会于 1994 年 7 月 21 日因 Martín del Campo 在经内政部批准转入 Pachuca Hidalgo 社会康复中心(康复中心)过程中据称受到了虐待又建了一个案卷。根据所提供的资料，人委会提出了一项建议，似乎得到采纳，因为申诉人于 1996 年 6 月 23 日被准予转到 Tula de Allende 康复中心。据报告，已对 Martín del Campo 被指控负有责任的杀人案立案调查。就所涉的官员而言，据说 Sotero Galván Gutiérrez 承认打过 Martín del Campo Dood，被解雇和取消公务员资格；Juan Marcos Badillo Sarabia 和 Delfino Javier Zamora Cortes 被裁定在执行公务上对所声称的侵权负有责任。

737. 学生 Alma Delia Laurel Benítez 和农民 Justino Bolaños Rodríguez, 两人均 20 岁，住在 Atoyac de Álvarez 市的 Zacualpán 社区，据报告于 1999 年 4 月 17 日被国家司法警察局的两名身穿便服、手持大口径武器的警察逮捕并被施以暴力。该两名警察将他们带到 Tecpan de Galeana 康复中心，据说在那里他们受到了残酷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据称，俩人均在酷刑之下被迫在一份声明书上签字。

738. 据该国政府称，Alma Delia Laurel Benítez 和 Justino Bolaños Rodríguez 因绑架罪而被逮捕，所依据的是经第 GALE/ATOY/115/04/99 号侦查所确定的事实，该份侦查资料可从 Galeana 的 Guerrero 司法区非联邦犯罪检察院查阅。因此，1999 年 4 月 17 日，他们被依法逮捕，而且发表了承认参与绑架的声明。

739. 据报告，1999 年 2 月 1 日大约 150 名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和州司法警察的攻击、殴打和逮捕 300 多名土著 Nahua 和 Otomí 人。据称，两架直升飞机向男人、女人、孩子和老人投催泪弹。结果使得，不少人显然摔断了胳膊和肋骨，据说至少还有十人伤势很重不得被送进在 Tampico 和 Pachuca 的医院。根据特别报告员 1999 年 3 月 18 日收到的资料，所有那些被拘留者均得以释放，但对其中一些人的指控仍然有效，他们包括保释出来的妇女联盟主席 Rosa Hernández, 以及 Juan Bautista Hernández、Nicolás Flores Hernández 和 Nicolás Martínez。

740. Esperanza Parra Batiz、Guadalupe Hernández、Rubén Barrios Méndez、Heraclio Blanco Sánchez 及一岁零五个月的 Víctor Alejandro Navarro de Lira 和包括女人和儿童在内的其他 20 人，据报告于 1998 年 12 月 18 日被萨卡特卡斯省弗雷斯尼略市的一群约 60 名全副武装的教育和文化部警察用武力赶出该部(教文部)的办公室。据称，尽管就示威者而言撤离行动还是和平进行的，但当他们要求准允去取他们留下的个人物品时，警察对他们进行了侮辱、攻击和殴打，主要殴打他们的腹部和腰部，致使 Esperanza Parra Batiz、Guadalupe Hernández、Rubén Barrios Méndez、Heraclio Blanco Sánchez 及 Víctor Alejandro Navarro de Lira 被打伤。

741. 据称，Juan Chivarras de la Cruz、Miguel Hernández de la Cruz 及 Isidoro López Díaz 于 1998 年 12 月 20 日被墨西哥军队人员施以酷刑。在发现被勒死的美国记者 Phillip True 的尸体之后，据说在 Teponahuaxitlan 的 San Sebastián 社区的墨西哥军队人员对 Isidoro López Díaz 施以酷刑以求找到 Juan Chivarras de la Cruz 和 Miguel Hernández de la Cruz 的下落。据报告，随后他们逮捕了这两人，并通过刑讯逼供取得他们的声明书。两人显然承认勒死了 Phillip True，然而据说由美国法医专家所做的第二次尸体解剖结果表明，True 不是被勒死而是被打死的。

742. 特别报告员从该国政府 1999 年 12 月 15 日的信中收到了有关 Juan Chivarras de la Cruz、Miguel Hernández de la Cruz 及 Isidoro Lóoez Díaz 一案的资料。据这份资料，Jalisco 州人权委员会送交人委会一份案卷，证实武装部队分队于 1998 年 12 月 15 日至 12 月 17 日期间到达 Almoltita 村调查美国记者 Phillip True 死亡一案并追查到嫌疑犯 Juan Chivarras de la Cruz 和 Miguel Hernández de la Cruz。他们俩人于 1998 年 12 月 24 日被逮捕并被转送到 Jalisco 州政府检察院。人委会调查员来到 Teponahuaxtlán 的 San Sebastián 收集材料并从当局索取相关的报告。鉴于对 Juan Chivarras de la Cruz 和 Miguel Hernández de la Cruz 被起诉在谋杀受害者 Phillip True 一案中犯有严重杀人罪和严重袭击罪的起诉，该案卷正在整理结案。

743. 据报告，Arturo Ríos Morales 于 1998 年 12 月 23 日在 Guerrero 州 Acapulco 市 Avenida de Cuauthómoc 区被四名州司法警察逮捕。据说，他头上戴有头罩、手被铐着、双腿被捆起来，被带到司法警察局长办公室，并在那里呆了三

个或四个小时。据称，给他松绑后他们把他带到一辆面包车里，让他在汽车座位上躺了四个来小时。随后，又有其他三、四个人进了车，其中三人骑在 Arturo Ríos Morales 的身上，往他鼻子里灌水，还往他嘴里塞破布，时间长达约两个小时，想以此使他招认在 El Quemado 村发生的绑架和谋杀案。据报告，第二天他们开车带他去 El Quemado 并一路拖着他走到 Xoyamichal。据称，该队人马来到一条河边时，他们几次把他按到水里逼他招认上述行为。接着他们继续去 Coyamichal，在那里 Arturo Ríos Morales 告诉他们他正扣留着一位他绑架的人。据称，当他们发现这不是事实时，警察对他进行了殴打，其中两位用机关枪和手枪对着他。没有逼他说出什么之后他们决定把他送到 Jardín 区的州司法警察局长办公室。据报告，随后他从 9 月 24 日至 9 月 30 日被单独监禁起来，其间仅四次吃到东西。第二天，他被转送到 Atoyac de Álvarez 非联邦犯罪政府检察院去写声明书。据称律师 Alanis Santos 第一眼见着 Arturo Ríos Morales 时就说他“甚至没挨过打”的话。据报告，Arturo Ríos Morales 声明，局长 Javier Villalobos 和他手下的人对他施过酷刑。好象他还向州人权委员会申诉过，该委员会证明他受过下列伤害：鼻膜擦破、因钝器打击所致的右脑后部有炎症以及右腕也是因钝器打击擦破。

744. 有关 Arturo Ríos Morales 一案，该国政府指出，人权委员会已决定建立一案卷。该案卷正在整理过程中。

745. 据报告，18 岁的 Elvia García Quiñonez 于 1998 年 10 月 14 日在 Guerrero 州的 Atoyac de Álvarez 被两名州司法警察逮捕。据说她被殴打并受到威胁，然后她被推进一辆巡逻车里。巡逻车朝 Acapulco 方向开去，途中她被转移到另一辆车上，并再次遭到殴打和恐吓。据称她随后被带到警察局长办公室，在那儿他们把她手反铐在背后，蒙住她的眼睛并打她，想逼她招供一起绑架案。她从局长办公室被带到 Chilplancingo，在那里他们叫她合作，并说如果供出其他人，会给她钱。据说一名警察告诉她，他从墨西哥城来，并带有杀她的命令。据称他们使劲把 Elvia García 的头按到一个水池里，并打她的肋部；她被带到 Chilplancingo 郊区的一个旅馆，手反铐着，眼睛被蒙上，直到第二天又被带回 Chilplancingo。在那里，他们对她施以酷刑并威胁说要杀她。她告诉负责的警察，她的两个叔叔是将军，这名警察才让他手下的人放过她，不再打她。据信，她于 1998 年 10 月 16 日被释放。

746. 据报告，Lorenzo Téllez González 1998 年 11 月 14 日在 Guerrero 州的 Atoyac de Álvarez 中心的独立街上被共和国检察总院的四名司法人员打倒在地，并遭殴打。随后他被蒙上眼睛，并估计被带到 Acapulco，在那儿他显然又被毒打，并遭电击。据说他们威胁 Lorenzo Téllez 说，如果他正式投诉，就把他杀掉。后来才知道，Atoyac 区的另外 12 人也被逮捕，其中包括 Margarito Arreola。据称他们威胁她说，如果她不承认是人民革命军的成员，就杀死她 14 岁的儿子。

747. 根据从该国政府收到的资料，司法部还没有对 Lorenzo Téllez González 一案进行侦察，也没有详细的报告。人委会向政府呈送了调查案卷，现正在审理当中。

748. Luis David Villavicencio Mares 于 1998 年 8 月 1 日因涉嫌卷入抢劫被两名司法警察逮捕。据称他们推进一辆车里，再转移到另一辆车上。另一辆车上有一名警察，他们与逮捕他的那两名警察一起审他，并打了他。后来，据说他被交给位于 Arcos de Belén 23 号的第 50 号调查局。他们把他带到该调查局的一个房间，其中还有联邦地区政府检察院(区检察院)的八名官员，在那里他们用塑料袋套在他头上。据称他浑身上下都挨打，下巴、背部、胸部、肋部均遭拳打脚踢；据称一直残酷地打到他供认为止。几小时后另外四个人告诉他，他将要作出声明，而且要告诉给他检查身体的医生，他工作时摔了一跤，所以身上有伤。显然，他向检察官陈述的是这样的一些事实；但他后来予以否认说当时陈述的情况是慑于他们对他作出的威胁信口说的。他在第二份声明中据说提供了逮捕和拷打他的官员的资料。医疗证明显然证实第二份声明是可信的。据报告，Luis David Villavicencio Mares 1998 年 8 月 3 日向联邦地区人权委员会提出了申诉。人权委员会根据其调查最后于 1999 年 3 月 1 日通过了第 3/99 号建议，该建议除其他外，要求提起惩戒性程序，以追究所涉公务员可能的执行公务上的和刑事上的责任。1999 年 3 月 22 日地区检察院采纳了第 3/99 号建议，但在某些方面需再予考虑。

749. 政府在 1999 年 12 月 15 日的信中提供了关于 Luis David Villavicencio Mares 一案的资料。人权委员会关于据称他受到非法逮捕和酷刑、指责地区检察院官员的建议，据说于 1998 年 3 月 1 日送交地区检察院。该建议已部分得到执行，已提起行政程序对检察官 José Guitláhuac Salinas Martínez、Gabriel Zermeño Rosas、Aure Liano Delagado Navas 及 Jorge Jiménez Vega 进行调查。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750. 1999 年 5 月 4 日，特别报告员为 Abel Vega Cortés、Felipe Lucio Mendoza Ángel、Juan Manuel Tovar Fuentes、Alejandro Santés Córdova、Ángel Remigio Figueroa Bustos、Sergio Sahagón Morales、Lorenzo Ramírez Hernández、Gustavo Ramblas Ramírez、Josué León Ramos、Juan Gallegos Quintanilla、Efrén Marmolejo López、Eli Ochoa Gómez、Antonio Cárdenas Chacón、Eleazar Faustino Jesús、Ángel Yopihua Villagrán、Salvador Osorno Benítez、José Luis Lozada Loaliza、Melitón Sánchez Salazar、Ciro Robledo Hernández、Ricardo Fuentes García、Abel Guillermo Hernández Rosales、Víctor Manuel Valdés Cruz 和 Hildegardo Bacilio Gómez 发出紧急呼吁，他们都是组成据称旨在让公众对各级士兵的待遇有所了解的所谓“公众意识爱国主义组织”的部分士兵。上述人员据称于 1999 年 3 月 20 日被捕，并被送往墨西哥城第一军分区的有关设施。逮捕他们显然与包括在被捕人员在内的墨西哥军队大约 50 名士兵为抗议声称的对他们人权的侵犯、他们的报酬及他们受审判所依据的军事法典，而于 3 月 18 日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示威有关。据信，被捕人员于 1999 年 3 月 22 日被转到第十五军区和总部设在 Sinloa 的 Mazathán 的第三军区。

751. 1999 年 5 月 19 日，特别报告员及法外处决、即审即决和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就下列问题联合发出一项紧急呼吁：据报告，1999 年 4 月 20 日，27 岁的农民 Evaristo Albino Téllez，和 12 岁的儿童 Antonio Mendoza Olivero 离开属于 Guerrero 州 Rancho 新民主自治地区的 Barrio Nuevo San José 去收割庄稼，未见返回。第二天，Evaristo Albino Téllez 的嫂子，33 岁的 Francisca Santos Pablo 和儿童的祖母，50 岁的 Victoriana Vázquez Sánchez 出去找他们。这两个女人走到那块地上时，遇上了许多士兵，这些士兵曾于 1999 年 4 月 9 日入侵过 Tlacoachistlahuaca 自治区的 Mixtec 土著区。两个女人看到士兵时企图逃走，但据称被士兵们抓住并被强奸。两个女人设法回到了社区告诉他们的首领所发生的一切。根据所收到的资料，士兵们在那块土地上巡逻了好几天，使该社区任何人不敢靠近，害怕再受到攻击。1999 年 4 月 28 日，那些士兵们离开这一地区后，人们在那儿找到了血迹、那名儿童的凉鞋、弹壳、沾有血迹的橡皮手套和面罩。那些士兵们在那一地点时，还殴打了 Rufino Ramirez Santos，并脱光了他的衣服，还打了当时同他在一

起的一名 10 岁女孩。这些事实均向该国人权委员会和州人权委员会作了汇报；还向 Ometepec 检察院和一审法庭的法官作了汇报，据说法庭有两天拒绝发生相当于人身保护状的申请，要求 Antonio Mendoza 和 Evaristo Albino 必须亲自向当局提出申请。1999 年 5 月 7 日，据说州人权委员会通知 Antonio Mendoza 和 Evaristo Albino 的亲属，说他们被士兵杀害，这些士兵声称 Evaristo 和 Antonio 朝他们开枪。根据所收到的资料，尸体是被运到 Ometepec 检察院的，检察院在 Evaristo 和 Antonio 的家人得到通知之前早就知道他们死亡之事。亲属们向 Guerrero 的 Acapulco 验尸所(SEMFO)打听时才得知，Antonio Mendoza 只是腿部受了枪伤，流血过多致死。

752. 政府在 1999 年 8 月 17 日的信中对这一紧急呼吁作了答复。关于 Evaristo Albino Téllez、Antonio Mendoza Olivero、Francisca Santos Pablo 和 Victoriana Vázquez Sánchez, 政府称正在进行的调查表明，部队人员的行动始终是严格、正确、符合《宪法》及可适用的法律的；所提出的部队人员 1999 年 4 月 20 日在 Barrio Nuevo San José 社区附近的指控不符合事实，因为他们当时在 Guerrero 的 Tlacoachistlahuaca 自治区 San Miguel Tejalpan 以北的 Romano 军事演习基地；这些指控失实，因为部队人员没有任何理由骚扰和杀害 Evaristo Albino Téllez 和儿童 Antonio Olivero，也不会强奸 Francisca Santos Pablo 和 Victoriana Vázquez Sánchez。政府指出，国家人委会调查一旦得到更详细的情况，即予以公布。

753. 1999 年 7 月 29 日，特别报告员为生态学者 Rodolfo Montiel Flores 和 Teodoro Cabrera García 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根据所收到的资料，他们于 1999 年 5 月 2 日在 Guerrero 州的 Pizotta 被士兵逮捕，并被关在 Guerrero 州的 Iguala 监狱。据来文方称，俩人均遭士兵殴打，Montiel Flores 在监禁期间生殖器受到电击酷刑之后健康状况明显很糟糕。根据所收到的资料，Montiel Flores 的睾丸感染，亟需医疗，但这种治疗可能监狱的医务部门无法提供。两名被拘留者均被迫承认是一个武装反对集团的成员，并参加贩卖毒品。据说他们被强迫扛着武器，装扮成士兵照相。

754. 1999 年 8 月 10 日，特别报告员和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报告员为于 1999 年 7 月 28 日与另外两个弟弟：18 岁的 Jesús 和 16 岁的 Manuel 一起在 Atoyac de Álvarez 自治区的 Mexcaltepec 家中被司法警察逮捕的 Natividad 和 Victoriano

Parra Florez (他们的另一个弟弟 Andrés 晚些时也被逮捕)联合发出紧急呼吁。他们首先被带到 Atoyac de Álvarez 的司法警察学院, 然后被送进 Guerrero 州 Galanea 自治区的 Tecpan 监狱, 他们目前仍被关在该监狱。Natividad 和 Victoriano Parra Florez 在被送往司法警察学院的途中遭到毒打, 致使 Natividad 尿血, Victoriano 满脸和全身青肿。

755. 1999 年 11 月 16 日, 特别报告员为据称于 1999 年 10 月 22 日因被怀疑是武装反对集团 Ejército Revolucionario del Pueblo Insurgente 的成员而被捕的 Gloria Arenas Ajis、Felicitas Padilla Nava、Fernando Gatica Chino 和 Jacobo Silva Nogales 发出一项紧急呼吁。从那以后, 据称他们一直被单独监禁在墨西哥州的防备措施极高的监狱 Cefereso de Alnoloya 中。此外, 据称 10 月 25 日, 墨西哥州 Toluca 第一地区法院正式报告说 Jacobo Silva Nogales 遍体鳞伤、四名被拘留者均声称身体和精神上受到折磨。审讯 Felicitas Padilla Nava 的人据说威胁她说, 如不将情报告诉他们, 就杀死她的子女。

756. 1999 年 12 月 7 日, 特别报告员为 Benito García 和 Celerino García 发出了紧急呼吁、据报告, 该两人在监禁期间均被殴打, 而且很可能再度挨打, 尤其因为律师要探视他们但遭拒绝。Benito García 被州司法警察毒打三天, 全身青肿。Celerino García 情况不明。据说两人 1999 年 11 月 29 日被捕之后被监禁在 Baja California 州的 Valle de San Quintín 检察院。

就先前转交的来文采取的后续行动

757. 政府在 1998 年 2 月 26 日的信中提供了关于特别报告员 1997 年 10 月 24 日以紧急呼吁形式转交的案件的资料, 涉及以下人员: Nicolás Santiago José, Sixto Santiago Antonio, Pedro Antonio José 和 Rafael José Miguel。据报告, 他们于 1997 年 10 月 17 日在 Oaxaca 州的 San Juan Ñumi 被戴面罩的人羁押(见 E/CN.4/1998/38/ Add.1, 第 246 段)。据政府称, 羁押他们是有检察官签发的正式逮捕令的; 由于他们涉嫌参与非法囚禁、杀人、秘密埋葬犯罪, 已对他们提起刑事诉讼。羁押他们时根本没有戴面罩的人参加, 也没有任何人对被拘留者采取暴力行动。

758. 1998 年 11 月 5 日，特别报告员向政府转交了关于 1997 年 4 月至 8 月间军队和州司法警察在 Oaxaca 的 San Agustín Loxicha 地区进行了几次联合军事演习的资料。由于这些军事演习，原以为失踪的几个人在几处不同的拘留中心被找到，并称被施以酷刑及其他形式的残酷、无人道的惩罚(见 E/CN.4/1999/61, 第 461 和 462 段)。

759. 政府在 1998 年 11 月 26 日的信中提供了关于以下案件的资料：据称于 1997 年 8 月 4 日被捕并被施以酷刑的 Juanuario Crispín Almaraz Silva 案和 Eloy Hugo Almaraz Silva 案。关于 Juanuario Crispín Almaraz Silva, 政府报告说，他被捕后被送到墨西哥州 Almoloya de Juárez 的社会康复中心，并被羁押，听候第一地区刑事法院处置。司法部的医生对他进行了体检，发现他右腿有一条线型的擦伤。他向 Oaxaca 州人权委员会提出过申诉。墨西哥州第一地区法院因证据不足命令对其予以释放。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Oaxaca 报纸 El Imparcial 采访过有关人员，该次采访连同一些照片表明，这是一起未遵守法院命令的案子，并表明他被监禁期间从未受到虐待。至于 Eloy Hugo Almaraz Silva, 政府表示并无人对该案提出申诉。

760. 据报告，Ponciano García Pedro、Celso García Luna 和 Alfredo García Luna 于 1997 年 8 月 7 日被捕并被施以酷刑。政府提供了关于逮捕和监禁他们的理由的资料。预防警察和州司法警察均参加了逮捕行动。

761. 据报告，Mario Cruz López 于 1997 年 8 月 20 日被捕，并在几天后被释放之前一直遭受酷刑。政府通知说，根据国家人权委员会所提供的资料，所提申诉的依据是假定的失踪，并未声称遭受酷刑。虽然原申诉人或有关人员随后也没有提出这些指控，但还是进行了调查。由于有关人员没能出席第一次面谈，又安排另一次会面，以收集额外的资料。此外 Oaxaca 州政府检察院收到了声称 Mario Cruz López 受虐待的申诉，并开始进行调查。

762.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还通知政府收到的有关墨西哥酷刑案件的其他来文的情况。在上述 1998 年 11 月 26 日的信中，政府还提供了关于以下案件的资料。

763. 1997 年 8 月 7 日，Silviano García Hernández 和 Herminio García Hernández 在 Oaxaca 的 Loxichas 被司法警察与准军事人员一起逮捕并被施以酷刑

(见 E/CN.4/ 1999/61, 第 464 段)。据政府称, 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声称他们失踪的申诉。

764. 据报告, Daniel Colín Enciso、Juan Carlos Romero Peralta、Óscar Iván Mareno、Román Morales Acevedo、Carlos Alberto López Inés 及 Ángel Leal Olinares 1997 年 9 月 8 日在墨西哥城布宜诺斯艾利斯区被警察逮捕并遭酷刑。之后不久有人发现了他们的尸体(见 E/CN.4/1999/ 61, 第 466 段)。根据政府所提供的资料, 联邦地区人权委员会(地区人委会) 1997 年 11 月 18 日调查了这一案件, 并向联邦地区政府检察院提交了一份建议。该建议敦促政府检察官尽快立案调查, 查明真相, 确定所涉人员是否负有重大或非重大责任。尤其是, 根据政府的报告, 国家人委会关于推定失踪人员特别计划总协调办公室接到了关于以上所列最后三人的申诉。1998 年 6 月 5 日, 联邦地区高级法院第九分院发出了扣押对上述人员杀人案负有责任的三名嫌疑犯的命令。该分院确认对涉嫌谋杀 Juan Carlos Romero Peralta、Daniel Colín Enciso 和 Iván Mora Lecea 的其中一人发出了扣押令, 但因与其他三起谋杀案的证据不足而命令予以释放。该分院同样因证据不足而命令释放所涉的其他两人。但对诸如说假话和隐瞒事实等其他罪行分开起诉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地区人委会 1997 年 11 月 18 日审查该案件之后, 作出了一项决议, 坚持要求复审诉讼中所暴露出的矛盾、对证人进行评价、并考虑两名被释放的人员是否有可能与其他罪行有牵连。

765. 据报告, Jorge Nava Avilés 于 1997 年 1 月 27 日在 Morelos 的 Jiutepec 被 Morelos 州的预防警察逮捕, 并随后交给州司法警察。他的尸体于 1997 年 1 月 29 日被发现(见 E/CN.4/1999/61, 第 469 段)。政府称, 由共和国检察总院负责开展了调查。在初步调查后, 对 Morelos 州的司法警察局反劫持队的前协调员兼队长、三名指挥员和一名官员提起了刑事诉讼。除了对其中一名指挥员外, 还就酷刑和杀人罪提起了刑事诉讼。由于罪行情节严重, 不允许保释。根据同样一些事实, 联邦法官对 Morelos 的另外九名公务员发出了逮捕令。

766. 据报告, 16 岁的 Fredy Nava Ríso 于 1997 年 5 月 25 日在 Guerrero 州的 Atoyac 军营被士兵逮捕、受酷刑并随后失踪(见 E/CN.4/1999/61, 第 477 段)。政府称, 国家人委会于 1997 年 8 月 21 日、9 月 29 日和 10 月 31 日借助其家人提供的照片向不同机构查询他的行踪。有些机构已作了否定回答, 但有些机构还有待答

复。1997 年 10 月 20 日，国家人委会向军队政府检察官提交了一份决议。该委员会指出，虽然仍无确凿的证据表明墨西哥军队的军人负有责任，但已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确实有人失踪。Guerrero 州的政府检察院于 1998 年 2 月 4 日表示对这些情况不了解，并于同日向 Guerrero 州的 Chipancigo、Acapulco.cd、Renacimiento、Yihuatanejo、Taxco de Alarcón、Humuxtiflan 和 Tecpan de Galeana 司法警察局的局长们了解案情。他们告诉检察院没有任何记录表明对有关人员提起过任何刑事诉讼，因此检察院认为 Fredy Nava Ríos 不是被司法警察逮捕的。

767. 据报告，Aureo Mendoza Rosales 于 1997 年 9 月 3 日在 Morelos 的 Yautepec 自治市 Los Nardos 区被反劫持队的队员劫持，据称他们先对他施以酷刑，然后将其杀害(见 E/CN.4/1999/61,第 470 段)。政府通知说，国家人委会了解到 Mendoza 先生的尸体是在 Morelos 州找到的，并将收集资料，将其结论提交给关于推定失踪人员特别计划总协调办公室。

768. 据报告，Estanislao Gutiérrez González 和 Custodio Gómez Salvador 在 Guerrero 州 Geyuen de Catalán Gro 市的 Monte Grande 社区被第 40 步兵团的军人施以酷刑。政府报告说，国家人委会建立了调查案卷。该案卷正在由第一监察局受理，该局已向大概负有责任的当局了解情况。

769. 政府还提供了关于 Salvador Mejia Calderón 一案的资料。据政府称，经审查 1998 年 7 月 24 日提出的申诉，认为公共当局没有责任，该案于是即告了结。

770. 政府在 1998 年 11 月 3 日的信中提供了关于 Rodrigo Cuauhtémoc Delgado Cordero 一案的资料。该案曾收录在报告员访问墨西哥的报告中(见 E/CN.4/1998/38/ Add.2,附件)。据称他于 1996 年 3 月 31 日在 Hidalgo 州的 Tula 被州司法警察逮捕并施以酷刑。政府报告说，他因涉嫌进行暴力抢劫而被 Higdalo 的 Atilalaquia 市公安机关的警察逮捕，并被交给 Hidalgo 的 Tula de Allente 司法地区的检察官。他在上诉程序和请求保护程序中均被判有罪，而且该两次程序均维持对他的判决。结果，据说 Hidalgo 州的司法警察并未参与逮捕，而是暴力抢劫的受害者认为 Rodrigo Cuauhtémoc，直接向检察官汇报说他犯有所指控的罪行。政府在 1999 年 3 月 15 日在信中确认了这些情况。

771. 政府在 1999 年 10 月 27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1 月 5 日的信中转交的案件作了答复。

772. 关于 Herminio Sixto Sánchez(E/CN.4/1999/61,第 479 段), 政府报告说, 他在 Ixotel Penitentiary 被拘留后, Oaxaca 第二法庭以因采集罂粟植物树脂而犯有影响公共卫生罪对他判处一年徒刑, 这一处罚后改为罚款 3,000 墨西哥比索。关于 Cenobio Sixto Santos(同上), 政府报告说, 致使他受枪伤的原因是由于他在被警察截击时, 企图朝警察开火, 并逃跑。住进医院后, 他被移交给保护未成年人委员会。该委员会 1998 年 6 月 11 日发现证据, 证明他犯有携带无许可证的武器和私藏鸦片树脂罪。1998 年 6 月 25 日, 该委员会无条件地将他释放, 由他父亲 Herminio Sixto Sánchez 监护并负责。

773. 关于 Filipe Sánchez Rojas(E/CN.4/1999/61,第 475 段)政府表示, Oaxaca 州人权委员会 1997 年 4 月 27 日因申诉人不再坚持而结案。

774. 政府在 1999 年 12 月 15 日的信中转交了关于以下案件的资料。

775. 对于 Odilón Ambrosio Antonio 一案(E/CN.4/1999/61,第 462 段), 政府报告说, 国家人委会依据不同的非政府组织提出的申诉建立了调查案卷, 提请注意 Oaxaca 的 Loxicas 区居民的人权受到侵犯的情况。根据该资料, 国家人委会调查员 1997 年 11 月 2 至 11 日对该案进行了调查。他们通过 Oaxaca 的一名市政府官员采访了 Catalina Antonio Rodriguez; 根据所收到的资料, 她 1997 年 7 月 17 日说, 她 16 岁的儿子 Odilón Ambrosio Antonio 被州司法警察拘留了十五天以上, 但现在已自由。政府报告说, Oaxaca 州人权委员会就 Odilón Ambrosio Antonio 一案整理了一份档案, 其中存有州司法警察局局长所收到的报告; 根据所收到的资料, 报告中表明该局的警察没有参与所述事件。

776. 关于 Santiago Antonio Cisneros 和 Marcos Antonio Juárez 一案(同上), 国家人委会由于 Fray Francisco de Victoria 人权中心提出的申诉而建立了案卷, 调查据称 Oaxaca 的 Loxicas 区居民的人权受到侵犯的情况, 并就该案而言调查据称对所述人员进行的任意逮捕和酷刑。政府报告说, 显然州司法警察局的警察被指称有嫌疑。据所收到的资料, 这一事件被收录于日期为 1998 年 5 月 15 日的第 CNDH/ 122/DAX/4247 号案卷中, 据说主管当局表示, 这些人没有被州司法警察逮捕、恐吓或施以酷刑。

777. 政府转交了 Maximinio Sebastian Juárez(同上)一案的资料。根据该资料, 国家人委会报告说, 1997 年 8 月 12 日州司法警察局的人员依据 Oaxaca 的 San Pedro Pochutla 司法地区一审综合管辖法庭签发的逮捕令将其逮捕; 可能称其犯有“煽动反叛与阴谋”罪, 根据所收到的资料, 没有打他, 也没有对他施酷刑, 逮捕后即被监禁。

778. 在同一封信中, 政府还提供了关于 Angel 和 Natanael Hernández Villa 一案的资料。根据该资料, 国家人委会 1998 年 2 月 2 日依据有关 Morelos 州司法警察和反劫持队的不规范行为的申诉, 建立了案卷; 据说警察和反劫持队队员针对上述人员及其他人员使用秘密酷刑室、进行劫持和即时处决。根据所收到的资料, 由于在对该案卷进行整理结案时已提出第 23/98 号建议, 该建议已部分得到执行, 因此此案于 1998 年 3 月 11 日了结。

779. 关于 Perdo Anaya、Luis Hernández、Silvano López、Héctor Cruz、Juan Ulises Garcia、Raymundo Armas、Guadalupe Segura、Mario Pérez、Homero Lopez 和 Adán Chagoyan 各案(同上, 第 472 段)政府报告说, 就 1998 年 4 月 14 日在墨西哥城市中心 Alameda 的逮捕一事, 联邦地区人权委员会(地区人委会)向公安厅提出申请, 要求释放有关人员或将其送交检察官。根据所收到的资料, 申请中要求联邦地区公安厅的官员不再殴打、威胁、逮捕或以其他方式虐待上述地区的街头儿童; 并进一步要求, 如果逮捕他们, 必须充分尊重他们的人权。1998 年 4 月 23 日, 据说国家人委会被告知已发出了禁止骚扰或殴打街头儿童的命令; 并且, 已对据称殴打未成年人的警察提起刑事诉讼。该案卷据说正在由联邦人委会整理结案。

780. 关于 José Luis Blanco Flores(同上, 第 473 段), 政府报告说, 国家人委会由于 1998 年 4 月 10 日接到申诉, 称 1998 年 3 月 29 日联邦司法警察和 Guerrero 州司法警察逮捕了 José Luis Blanco Flores, 对其施以酷刑并将其投入监狱, 因此建立了调查案卷。根据所收到的资料, Guerrero 州保护人权委员会建立了调查案卷, 并找到了受害者。由于他健康状况不稳定, 该委员会据说请求审理该案的法官将其转到医院接受治疗。据报告, 1998 年 4 月 3 日因劫持 Pablo Gerardo Roman 情节严重而对 Blanco Flores 发出了扣押令, 但根据所收到的资料, 由于缺乏犯有破坏公共利益的非非法结社罪的证据, 而同时发出了释放令。

781. 关于 Felipe de Jesús Barrón Chávez(同上, 第 480 段), 据报告地区人委会 1998 年 4 月 10 日接到了上述人员声称被公安部门的人员殴打和无理逮捕的申诉。为查明真相, 已开始进行行政程序。

意 见

782. 特别报告员对他访问报告中所述及的大量案件(见 E/CN.4/1998/38/Add.2, 和本报告增编 1)均得到答复表示感激。他指出, 这些案件主要限于国家或州人权委员会调查过的案件, 只有少数几起案件注明两委员会均无资料。正如本报告增编 1 第 62 和第 63 段所指出的, 采取个案处理的办法还不足以解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在其访问报告中提出了若干法律和机制方面的建议; 要真正对墨西哥的酷刑及类似虐待行为产生影响, 就必须执行这些建议。他对政府没有提供关于对其建议采取后续行动的任何资料表示遗憾, 并指出, 非政府的消息来源称, 尚无任何此种后续行动。他请墨西哥政府务必对这些建议加以注意, 希望来看认真采取行动, 表明政府有充分改善这一状况的必要政治意愿。

摩 洛 哥

经常性的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783.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通知政府, 他收到了关于以下案件的资料。

784. Mahmoud Boumahdi 是 Polisario 阵线的前成员, 据称于 1999 年 4 月 26 日被捕并被送到 Khabar 皇家宪兵队所谓的 T 队总部, 在那里 T 队的副队长对他施以酷刑。据报告, 他身体左边部分瘫痪、鼻子大出血、左耳膜穿孔。医生的报告似乎可证实他所说的情况, 特别报告员有这些报告的副本。报告证实, 他确实有创伤后左偏瘫现象。显然, 第二天他由宪兵带到 Dakhla 的哈桑二世医院, 五天后转到拉巴特 Ibn Sina 医院的神经生理科。据报告, 他向 Dakhla 的地方当局和皇家宪兵队的将军提出了申诉。

785.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1 月 8 日的信中提请政府注意他于 1996 年转交但仍未得到答复的几个案件。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786. 1999 年 7 月 12 日，特别报告员为 Lili Bachir Lebaouihi、Souda Mohamed Cheikh、Ment Abdati Ould Babit、Ment Fadli Ould Babit 和他姐姐 Ould Mustapha Ould Rami 以及 Ment Boutabaa 发出了紧急呼吁。所说他们是 Bir Anzaran 和 El Khansa 学校的一个由二十来个全部是未成年的学生组成的团体的成员；据报告于 1999 年 6 月 7 日在西撒哈拉的 El Aaiun 因身上刺有 Polisario 阵线独立运动的标志而被逮捕。他们在被逮捕时据说都受到虐待，然后被送到一个秘密的地方。

787. 1999 年 10 月 5 日，特别报告员为据说在西撒哈拉的 laayoune 被捕的主要为来自 Sahaouri 的学生的示威者发出了紧急呼吁。1999 年 9 月 22 日，警察据说用暴力驱散了 Sahaouri 的学生为要求政府提供财政援助供他们学习而组织的静坐。据称，十几名学生被打，其中几名包括三名女生肋骨被打断，头部受伤，被送进医院。还有十几名据说被逮捕。1999 年 9 月 27 日，一百来名示威者据说对 9 月 22 日驱散学生的方式表示抗议，并要求追究肇事者的责任，据说他们也被逮捕。由于举行了进一步示威，许多人显然获得释放。

788. 政府在 1999 年 12 月 13 日的信中对这一紧急呼吁作了答复，表示 Laayoune 的司法警察写了几份关于犯罪人员将学生在公路上组织静坐加以利用、煽动扰乱秩序、造成了物质损失的报告。这些人被当场抓获，并因偷窃和破坏财产与文件罪被送上 Laayoune 上诉法院。据政府称，1999 年 10 月 8 日，刑事处裁定他们有罪，并判处徒刑 10 至 15 年不等。这一判决被上诉到最高法院。其他一些人被裁定犯有偷窃、污辱警察和使用暴力罪，被判以一个月至一年不等的缓期处刑。此外，少年问题司法行政官将三名未成年人送交 Agadir 和 Benslimabe 儿童保护中心。

意 见

789. 特别报告员提请注意人权委员会在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就“大量关于警察对被拘留者执行酷刑和进行虐待的指控在审理时，如果对那些侵犯行为的责任人加以处罚也只是采取惩戒性行动而未加以刑事制裁”的问题(CCPR/C/79/Add.113,第 16 段)审查该国的定期报告时所作出的结论和提出的建议

中所表示的关注，并对此同样表示关注。禁止酷刑委员会也表达了同样的关注(A/54/44,第 195 段)。

緬甸

紧急呼吁和所收到的答复

790. 特别报告员与促进与保护自由发表意见权利特别报告员于 1999 年 7 月 28 日联合为 Thaint Wunna Khin(三岁), Ma Khin Khin Leh、U Aye Swe、Daw Tin Tin、Kyaw Kyaw Oo、U Zaw Myin、Daw Tint Tint、Ko Zaw Zaw Latt、U Ba Chit、U Ye Tint、U Win Myint、Dr. Shwe Bo、Ma Thida Htway、Ko Lwin Moe Myint、Ko Myint Oo、Ko Ah Thay Lay、Ko Hla Win 以及两位未署名的女医生。据报告，他们是于 1999 年 7 月 19 日与 7 月 23 日之间在缅甸中部的勃固被逮捕的。据称，大多数人是由于卷入为纪念昂山将军被刺 52 周年计划于 1999 年 7 月 19 日举行游行而被逮捕的。据报告，军事情报局(情报局)寻找 Kyaw Wunna，他是组织游行的积极分子之一。当情报局找不到他时，便于 1999 年 7 月 19 日逮捕了他三岁的女儿 Thaint Wunna Khin 以及妻子 Khin Khin Leh。Kyaw Wunna 家的另外六位成员据称于 1999 年 7 月 23 日被逮捕。据报告，剩下的 11 人因散发传单，于 1999 年 7 月 19 日至 7 月 24 日间被逮捕。

791. 该国政府在 1999 年 8 月 11 日的信中答复说，所提出的指称不属实，并且对消息的来源提供质疑。该国政府进一步答复说，巴戈当局于 1999 年 7 月 17 日传唤其中一些人就所发现的传单对他们进行审问。这些传单是被取缔的全缅甸学生民主阵线(学生阵线)武装恐怖集团印发的，煽动在 Kyaw Wunna 的住所和其他地点进行暴乱，并且煽动这些人参与学生阵线的活动。该国政府声明，卷入武装恐怖集团的活动是违法的。

就先前转交的来文采取的后续行动

792. 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12 月 22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 1998 年 9 月 28 日送交的若干案件作出了答复(见 E/CN.4/1999/61,第 490 段及随后段落)。

793. 关于 James Leander Nichols 一案(同上, 第 491 段), 该国政府表明, 他在永盛监狱关押期间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充分和适当的医疗, 并表明他于 1996 年 6 月 22 日在仰光总医院自然死亡。该国政府回顾说, 他长期有严重的健康问题, 包括高血压、耳病、右眼绿内障和糖尿病。1996 年 6 月 22 日, 他突然倒下, 失去了知觉并被转到医院。验尸报告证实导致死亡的原因是心脏病。

794. 关于 Zai Nyunt(同上, 第 494 段)以及 Zarae Wan Nan、Mu Ling、Pu Zan Da、Ailong 和 Zai Saw(同上, 第 498 段)以及 Loong Awng La、Pu Leng 和 Nang Nu Harn(同上, 第 500 段), 该国政府表示, 所提出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

795. 该国政府于 1999 年 2 月 2 日关于 U Ohn Myint 一案送交了一份情况说明。该国政府指出, 考虑到他的年龄并出于对他家人的尊重, 1999 年 1 月 20 日他被授予赦免特许状并获释。该国政府表明, 他是全国民主联盟的成员, 1998 年 4 月 28 日他被裁定犯有与地下组织合作试图制造政府与种族团体之间的误会的罪行, 并被判处 7 年徒刑。

796. 该国政府于 1999 年 2 月 11 日就 1999 年 2 月 1 日被免罪并获释放的 Thida Ma Thida 医生(女)一案送交了一份情况说明。该国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说, 1993 年 10 月 15 日她被裁定犯有非法散发武装恐怖集团和非法组织印发的资料的罪行被判处总计为 20 年的徒刑。

纳米比亚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797. 1999 年 8 月 13 日, 特别报告员为 Joseph Muchali、Gabriel Mwilima、Godfrey Mwilima、Alen Sameja、Albert Sibebe、Martin Sichimwa Mutamba、Bolen Mwilima、Stephen Ntelamo、Cassius Mwala Mutame、Nicky Simasiku Mutame 以及大约 500 名卡普里维人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据称, 这些卡普里维人是在卡普里维区因 Katima Mulino 市中心受到一个与由被流放的 Mishake Muyongo 领导的脱离运动有联系的集团武装攻击而宣布紧急状态之后被捕的。纳米比亚国家人权学会人权监测员 Gabriel Mwilima 和 Joseph Muchali, 据报告, 于 1999 年 8 月 4 日被纳米比亚安全部队人员逮捕。据称, 在逮捕 Mwilima 的时候, 一群纳米比亚国防军

(国防军)士兵用枪托打他。据报告，前反对党议员(Godrey Mwilina 于 8 月 4 日被逮捕，国防军士兵用枪托打他。据报告，他的下颌被打破。卡普里维区区长办公室人员 Alen Sameja 据称于 1999 年 8 月 2 日在 Katima Mulilo 被逮捕，随后被准许送进州立医院，当时身受重伤，包括腰被打断。Albert Sibebe 和 Martin Sichimwa Mutamba 两人均为 Katima Mulina 的教师，据称于 1999 年 8 月 7 日在 Ongwediva 被逮捕。Bolen Mwilime, 是 Katima Mulino 的教师，于 8 月 2 日与四位青年人一起被逮捕。Stephen Ntelamo 是 Masida 学校的教师，据称于 1999 年 8 月 4 日被逮捕。Cassius Mwala Mutame 和他的弟弟 Nicky Simasiku Mutame 两人都是学生，据报告于 1999 年 8 月 6 日在卡普里维高级中学被逮捕。上述所有人员的下落无人知晓。据报告，至少有 500 名卡普里维人在宣布紧急状态后被逮捕。大多数被拘留者据报告是人权积极分子、教师、公务员、学生和反对派政治家。目前这些被拘留者的下落不明。

尼泊尔

例行通信和所收到答复

798.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1 月 29 日的信中通知尼泊尔政府他收到一些情报；据情报说，自 1998 年 5 月在中西部、西部和中部一些地区采取“加强保安动员”的行动以来，因政治原因被拘留者，特别是“毛泽东主义”尼泊尔共产党“武装”党员，遭受了酷刑，所说，警察在将人员羁押隔离监禁期间广泛采用这种手段，以威吓或惩罚因政治原因被拘留者和逼取口供。据称，施加酷刑的方法包括用竹棍毒打(Falanga)、用加重的竹棍在犯人的大腿上滚压(belana)和同时拳击两耳(Telephono)。据说，妇女遭受强奸。

799. 根据议会 1996 年 10 月颁布的《酷刑赔偿法》，酷刑受害者或其亲属可提出赔偿要求。据报告，1998 年有 12 人提出赔偿要求，据说，其中 6 人后来撤回要求，据说是因为受到恐吓，担心自己的安全。到 1999 年 3 月初，没有人根据《酷刑赔偿法》得到赔偿。

800. 据特别报告员所转交的情报说，1998 年 7 月 13 日，在中部的 Lalitpur 区，20 名武装警察袭击了据说有 11 名毛泽东主义武装分子停留的一所住房。据

说，在警察行动过程中，一名男子和两名妇女被打死，剩余的 8 人——5 名男子和 3 名 19 岁、16 岁和 15 岁的年轻妇女被捆绑在一起在房中关了两天。据说，3 名妇女两次被剥光衣服带到室外，警察用枪托打她们的后背和脚掌。据说，警官曾威胁她们，如果拒绝性交，就把她们枪毙。据说，其中一名妇女多次遭受强奸。7 月 17 日，3 名妇女被转移到 Jawalakhel 的 Lalitpur 区警察局。据说，1998 年 8 月 15 日，她们被转移到加德满都的一所监狱，在那里等待以颠覆和非法拥有武器的罪名进行的审判。

801. 特别报告员还转达了下述单个案件。

802. 据报告，1999 年 8 月 3 日，在 Dumkibaas Ilaka 地区，Suk Bahadur Lama、Hari Bahadur Lama 和 Dinesh Thapa 因涉嫌偷钱被警察逮捕，受到严重殴打。据说，后来，他们于 1999 年 8 月 4 日被带到 Kawasoti Ilaka 警察派出所，据称，Suk Bahadur Lama 被用竹棍殴打，在随后六天，被取消供给食物。据报告，1999 年 8 月 9 日，他被转移到 Kali Gandaki 医院。据报告，他脚掌受伤，似乎是因为烧烤和殴打造成。四天以后，他的情况恶化，据说被送进 Bir 医院接受治疗，当时，他患有腹痛、双腿和双脚出血并有青肿，后来又发现内出血。据说，他于 8 月 15 日死亡。据 8 月 16 日进行的死亡验尸的报告说，他的双脚多处有烧伤，躯干后背上部有烙铁烧痕，整个后背和躯干两侧都有皮下和肌肉内挫伤。据称，Hari Bahadur Lama 和 Dinesh Thapa 也遭受了七天的毒打，被送进 Kali Gandaki 医院治疗。据说，两个人仍在被拘留中，被指控犯有欺骗罪。在 Suk Bahadur Lama 死亡之后，八名警察被停职。内政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事件进行调查，编写了调查报告，但据说没有公布调查结果。另外，据说，内政部对据称对事件负有责任的八名警官进行了谋杀案诉讼，并决定对家属给予赔偿。据报告，这些警官在第二次审讯时被保释。

803. 尼泊尔政府 1999 年 12 月 15 日答复说，Dinesh Thapa、Hari Bahadur Lama 和 Suk Bahadur Ale(而不是 Suk Bahadur Lama)1999 年 8 月 5 日因前一天发生的盗窃被带到 Dhumkibas 地方警察局，在被带到 Nawalpur 地方警察局关押之前曾被审问。后来，Suk Bahadur Ale 因生病先被送进 Kawasoti 的 Kali Gandaki 医院，然后被送到加德满都的 Bir 医院。他在那里接受治疗的过程中于 8 月 15 日死亡。尼泊尔政府在初步调查过程中说，已经很明显，他在被关押过程中受到粗暴对

待，包括督察在内的一些警官被立即停职。1999年8月16日，在内政部共同秘书的协调下进行了进一步调查，在详细调查之后，三人小组提交了一个报告，据此，对参与虐待他的警察给了内部处分。尼泊尔政府还说，死后验尸表明，多处受伤造成了他的死亡。政府对死者家属给了50,000卢比的赔偿，当地法院仍在审理这一死亡案件。

804. 据报告，Om Prakash Dahal 1998年12月在 Itahari 被警察逮捕。据说，他被关押了一个月，据称，他受到拳打脚踢，特别是脚掌，连续两天被用绳索捆住手腕吊在屋顶上长达3、4小时，受到死亡威胁，还受到口交性污辱。据说，他被指控非法拥有火器，是逮捕时在他的身上发现的。

805. 据报告，9岁的 Damaru Tadav 和 12岁的 Ram Dev Yadav 1999年5月24日在 Sirpur 公园洗澡和放牛时被保安人员用棍棒殴打，特别是殴打脚掌和双腿。据说，两个孩子均因为受到殴打而精神失常。

806. 据报告，1997年10月25日，Devi Khadka 被带到 Delakha 区警察派出所；据说，她受到竹棒严重殴打和脚踢。据说，在连续八天的夜里，她都受到派出所所长和其他警官的强奸。据说，听说一些人权积极分子打算访查 Delakha 区警察派出所，1997年11月1日，警察将她转移到 Deulikhel 警察派出所。据说，她在那里再次被强奸。11月3日，在她拒绝签字表示接受她弟弟的尸体后，一名警官及其同事将她带进树林并强奸了她。11月10日，当局在听说人权积极分子又打算访问她时，将她转移到 Charikot 监狱。1998年2月10日，根据法院命令，她最终被释放。据说，她被捕是因为她的两个兄弟之一被怀疑是尼泊尔共产党党员。

807. 据报告，在1998年7月13日对 Thulo Durlung 村发展委员会进行的袭击中有七人被警察逮捕，其中包括15岁的 Sarita Dong Lama 和 Sanumaya Waiba 和16岁的 Dolma Lama。他们均被怀疑是尼泊尔共产党党员。据称，在逮捕时，三人被击毙。据说，七人被用绳索捆绑着在一座房中关押了两天。据说，上述三名妇女两次被剥光衣服带到房外，她们的后背和脚掌被用枪托殴打。据说，她们遭受了强奸。据说，7月16日，所有三人均被转移到 Godikhel 警察派出所，在审问一些人的下落时，她们被用皮带殴打。7月17日，她们被转移到 Jawalakhel 的 Lalitpur 区警察派出所，在那里一直被关押到8月15日，然后被转移到加德满都的 Dillibazar 监狱。据说，她们被指控非法拥有武器和犯有颠覆罪。

808. 特别报告员转送了一份资料，根据资料，1998年6月25日因涉嫌杀害 Pokali 村发展委员会的一个商店店主 Ujjwal Kuamr Shrestha 被捕。据说，后来，其中九人被释放，但 16 人被指控与谋杀有关系。被指控者中有十一人获保释，但下述五人被还押到区监狱候审。据说，在 Okhaldhunga 区警察派出所隔离拘留时，所有五人都遭受酷刑，据说，他们被拘留了 30-42 天。他们都被指控是尼泊尔共产党(马列主义)党员，据认为，这是他们遭受酷刑的原因之一。据说，他们都被迫在一张白纸上签字。据说，警察伪造了提交法院的文件，这是为了说明所有人都是根据逮捕令逮捕的，符合《宪法》有关在逮捕之后 24 小时之内提交法院的规定。

809. 据说，Thala Bahadur Poudel 是 Tar Kerabari 发展委员会村民理事会的选出成员，代表尼泊尔共产党(马列)，1998年7月9日被捕，然后被带到 Biratnagar 警察派出所。据说，后来他被转移到 Okhaldhunga 警察派出所，在那里受到毒打，特别是脚掌。据说，他被强迫两腿叉开靠在墙上，一些警官殴打他的胸部和头部。据说他还只穿内裤被绑在门拉手上，被迫以同样的姿式站立五天五夜。

810. 据报告，Parbat Raj Bhattarai 1998年6月26日被捕，先后被拘留在三个村庄的警察派出所，最后被转移到 Okhaldhunga 警察派出所，据说，他在那里被关押了 40 天。据说，他被强迫趴在地板上，警察用硬塑料管打他的脚掌、臀部和双手。据说，他还被迫以“鸡”的姿式呆着，即卷曲身体、双臂被捆在背后，一根竹棒放在双腿之上，两名警察分别在两端施压。据说，他被用湿荨麻打了一天。据报告，他还被捆在门拉手上，以同一姿式站立五天五夜。据说，根据法院命令，1998年8月11日，他被转移到监狱。

811. 据说，Ram Bahadur Shrestha 1998年6月26日因涉嫌谋杀被逮捕，被带到 Okhaldhunga 区警察派出所。据说，在被用硬塑料管打脚掌之后又被强迫跳上跳下。据说，他还被迫以“电话”和“鸡”的姿式呆着，并受到死亡威胁。

812. Thir Bahadur Poudel Khatri, 尼共党员，据说 1998年6月26日被捕之后被带到 Okhaldhunga 警察派出所，在那里，警察用硬塑料管用力打他的脚掌。据说，他被强迫趴在地上，为了迫使他两脚叉开，警察用力推他的胸部和头部。据说，他的脸部和臀部也遭到殴打。他还被用湿荨麻打了一天。他被迫以“鸡”的姿式行走，并受到死亡威胁。1998年8月11日，他被转移到监狱。

813. Dor Bahadur Poudel, 尼共(马列)党员, 选出的 Tar Kerabari 发展委员会村民理事会成员, 据说 1998 年 6 月被捕之后被带到 Okhaldhunga 区警察派出所, 在那里被关押的 42 天中多数时间被蒙住双眼。据说, 他每天遭受 2 小时的打脚板刑罚和电刑。他还遭受了 Chepuwa, 即用竹棍或类似的东西紧紧夹住双腿, 造成剧痛。当他昏过去时, 就被放下用水泼嘴和鼻子。

814. 在同一封信中, 特别报告员还提醒尼泊尔政府注意 1997 年和 1998 年转送的一些案件, 对此至今没有得到答复。

紧急呼吁和所收到的答复

815. 1999 年 1 月 28 日, 特别报告员为 Banu Sharma 发出紧急呼吁, 他是保护人权论坛 Dang 区委员会成员和关注人民权利运动成员。据报告, 自 1999 年 1 月 5 日以来, 他一直被单独拘留在加德满都的 Maharjgunj 警察训练中心。据说, 最高法院于 1 月 13 日发出人身保护令。1999 年 2 月 4 日, 特别报告员与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主席为他联合发出新的紧急呼吁。尼泊尔政府 1999 年 2 月 17 日答复说, 他作为 Dang 区“人民联合阵线”组织的一名成员一直从事毛泽东主义活动, 据说, 该组织是尼共(毛泽东主义)的一个派别, 已自愿转入地下活动。尼泊尔政府说, 他不是被警察逮捕的, 而是在退出他与之有分歧的上述组织之后于 1999 年 2 月 8 日向区政府自首的。尼泊尔政府转交了他在向区政府自首时递交的一封信的内容, 其中包括有关他参与该组织活动的资料。

816. 1999 年 2 月 3 日, 特别报告员和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主席为 Gorkha 区律师协会主席和保护人权论坛成员 Rajendra Dhakal 发出紧急呼吁; 据报告, 1999 年 1 月 8 日, 他在 Kharenitar 村庄发展委员会 Jamdi 被捕, 他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 Bel Chautara 区警察派出所。据报告, 1 月 21 日, 有人向最高法院递交了一项呼吁, 促请法院审理他的案件。

817. 1999 年 2 月 19 日, 特别报告员为下述二人发出紧急呼吁: Sahadev Jung Shah, Jajarkot 区律师协会主席和 Jajarkot 关心人民权利运动主席; Shiva Prasad Sharma, Jajarkot, Bheri Gyanodaya 大学图书馆图书管理员。据报告, 他们于 1999 年 1 月 12 日被捕, 自此之后一直被单独关在 Jajarkot 区监狱。据说, 在被警察关押期间, 警察在对他们进行审问时施加了酷刑。他们因涉嫌与尼泊尔共产党

(毛泽东主义)“人民战争”组织有牵连而被捕。据报告，他们的法律代表向最高法院申请了人身保护令。政府 1999 年 3 月 11 日答复说，二人是 Jajarkot 区行政当局根据《公共安全法》拘留的，因为他们参与了扰乱治安的活动，拘留他们是为了防止他们再次进行类似活动。政府还答复说，他们在被拘留期间没有受到警察的任何虐待。

818. 1999 年 8 月 20 日，特别报告员为 Hari Prasad Chaulagain 发出紧急呼吁，他于 1999 年 7 月 27 日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被捕，原因是涉嫌参与尼泊尔共产党对加德满都 Kavre 区一些警察的袭击。据报告，他先被带到 Dolakha 区警察局，然后又被带到加德满都 Mahendra 警察俱乐部。在那里，他受到殴打。据报告，7 月 28 日，他被转移到 Maharajgunj 警官学校，在那里，他遭受了酷刑，并被关在燃料箱中几个小时。据说，然后，他又被带回 Mahendra 警察俱乐部，在那里一直被关到 8 月 2 日，然后，再次被转移到 Kavre 区警察局，在那里他被单独监禁。

819. 1999 年 10 月 18 日，特别报告员为 Kalpana Subedi(女)、Indra Prasad Dhungel 和 Yudhasingh Kuwar 发出紧急呼吁；据报告，1999 年 9 月 24 日，法院刚下令将他们释放，警察又在法院院中再次将他们逮捕。根据《公共安全法》，自 1999 年 3 月 14 日，他们一直被关在 Parsa 区 Birgunj 监狱。据说，三人后来被转移到 Sindhuli 区警察局，但据说那里的警察否认羁押了他们。

820. 1999 年 12 月 14 日，政府答复说，Kalpana Subedi 和 Indra Prasad Dhungel 被关在 Birganj 监狱，Yudhasingh Kuwar 被关在 Sindhuli 区监狱，都是根据《公共安全法》逮捕的。政府否认他们中有任何人曾遭受酷刑。

821. 1999 年 12 月 7 日，特别报告员为 Bishnu Pukar Shrestha 发出紧急呼吁；他是一位中学教师，也是一名合格的律师，他还是尼泊尔律师协会成员和人权组织——关心人民权利运动的成员。据说，他参加了事实调查活动以调查与所谓毛泽东主义“人民战争”有关的侵犯人权问题的报告。据说，1999 年 9 月 2 日在加德满都 Satumangal，他被六名便衣警官逮捕。据说，他被秘密拘留在加德满都的一个非正式拘留场所——Maharajgunj 警察培训学校。在根据其亲属提出的人身保护令申请举行的最高法院听证会上，据说当局否认他被关押。

尼 日 尔

例行通信和所收到答复

822.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9 月 3 日的一封信中提醒尼日尔政府注意，1997 年转达的一系列案件至今尚未得到答复。

巴基斯坦

例行通信和所收到答复

823.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1 月 17 日的一封信中通知巴基斯坦政府，他不断收到关于普遍和经常使用酷刑、警察经常使用暴力逼供的很多报告。所报告的常见酷刑包括：殴打、用烟头烧烫、鞭打脚掌、性侵犯、长期隔离监禁、电击、不给食物或不让睡觉、头朝下悬吊、用锁在铁架上的方法强迫两腿分开和当众污辱。据报告，1998 年，约 80 人在被警察拘留中死亡。特别报告员还收到很多报告说，妇女和儿童在被拘留期间受到性侵犯，包括强奸。据报告，警察和监狱官员采取性侵犯威胁的办法榨取囚犯和家属的钱财。据报告，在根据伊斯兰法审判的案件中继续判处鞭刑。尽管巴基斯坦代表团成员曾向人权委员会保证，在监狱中已按照特别报告员在上次访问巴基斯坦的报告(E/CN.4/1997/7/Add.2)中提出的建议停止使用囚笼，但特别报告员所收到资料却表明，根据法律，当然允许使用囚笼，而且在继续使用。

824. 特别报告员转交了关于下述单独案件的资料。

825. 据报告，1998 年 4 月 1 日在 Multan, Gul Khan 因被控抢劫而被捕。据说，他遭受了酷刑，10 天没有得到食物。据报告，4 月 11 日，他被带到一个保健中心。据说，该中心在警察的压力下证明他健康状况良好。但当他在同一天住进医院时，他吐了血。4 月 12 日，一名法官无视他的严重情况，签署了释放他的证明。据说，他在同一天死亡。

826. Ghulam Jilani, 14 岁，1998 年 5 月 12 日在 Mansehra 以盗窃罪被警察逮捕。几小时之后，该男孩被宣布在 Mansehra 医院死亡。警方宣称，受害者企图自

缢，但验尸报告表明，他死于头部伤害，身上有受酷刑的痕迹。据说，他还受到性侵犯。

827. Awais Akram, 银行出纳员，据说，1998年3月15日在拉合尔，在遭受严重酷刑之后，被从民事警察派出所的屋顶上推下。

828. Arbab Yousah, 旁遮普地方政府选举中一位得到人民党支持的候选人的儿子，据说，1998年5月11日，被三名警官折磨致死。据报告，5月4日，根据当地执政党穆斯林联盟候选人的指控，他被以抢劫罪逮捕。

829. 据称，Razia Bibi 在 Gujranwala 的 Model 镇警察派出所遭受轮奸。后来，她被根据 Hudood 法指控犯有通奸罪。

830. 据报告，1999年1月30日，Satttar Baloch 在其家中被以贩毒、抢劫银行和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罪名逮捕。据说，第二天，他在与警察遭遇过程中被打死。验尸报告表明，他身上有遭受酷刑的痕迹，双手和双腿都有骨折。

831. 据称，1999年2月16日在 Hyderabad, Gul Muhammad 被 Latifabad 警察派出所 A 科人员逮捕，原因是涉嫌谋杀一位守门人。据说，他因未能向一名警察交钱进行贿赂而被打死。据报告，他死于1999年2月25日被警察拘留时。

832. 据称，1999年2月23日在卡拉奇，Jamil Ahmed 被 Asizabad 警察派出所的穿制服和便衣警察逮捕。据说，他在被捕时遭到警察的拳打脚踢。据说，在被拘留期间，他被注射汽油，被头朝下吊了几个小时。据报告，1999年3月11日，他被送进卡拉奇平民医院，在那里死于肾功能衰竭。据说，医生发现在其双臂上有明显注射痕迹。

833. 据报告，1999年1月16日在卡拉奇，Arman Danish 被 Jauharabad 警察派出所的警官逮捕。据说，警察威胁他的家属说，如果他们不行贿以求得他的释放，他将遭受严重酷刑。据说，他被头朝下吊了几个小时，因而造成肾功能衰竭和肺部损坏。据说，由于他的状况恶化，他在身体情况非常严重的情况下被交给家属。据说，他被送进 Ziauddin 医院严密监护时，于1999年1月28日因伤势过重死亡。

834. Shoaib Bukhari, Muttahida Quami 运动(MQ 运动)信德省国民大会议会副议长，据报告，1998年11月21日夜間，在对 MQ 运动卡拉奇分部的一次袭击中，与 MQ 运动立法委员 Wakeel Ahmed Jamali 一起被捕。据说，在被警察拘留期

间，他被头朝下悬吊达 31 个小时，据说是为了逼出口供。据报告，他因企图进行恐怖主义活动被送到军事法庭审判。

835. Rizwan Qureshi 和 Saeed Qureshi, 均为 MQ 运动创始人和领导人 Altaf Hussain 的表弟，据说，1999 年 2 月 1 日被刑事调查局(刑调局)和 Khawaja Ajmair Nagri 警察逮捕。据说，在被拘留期间，他们被剥光衣服吊在屋顶上，被用皮带抽打后背。据说，他们的脚掌也不断受到棍棒和皮鞭殴打，造成严重红肿。据说，12 小时之后他们被释放，随后住进医院，身上有酷刑痕迹。

836.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提醒巴基斯坦政府，1994 年、1995 年、1996 年、1997 年和 1998 年转达的一些案件尚未得到答复。

紧急呼吁和所收到答复

837. 1999 年 5 月 12 日，特别报告员和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为 Rashid Hussain、Abid Hussain、Khlid Hussain、Shahid Hussain 和 Asif Hssain 联合发出紧急呼吁。据报告，1999 年 5 月 12 日，MQ 运动工作人员 Rashid Hussain 在家中被新卡拉奇警察局的警官逮捕并拘留，警方没有出示逮捕证。他的四个兄弟后来也被警官拘留。据说，他们被关押在新卡拉奇警察局。

意 见

838. 特别报告员遗憾的是，巴基斯坦政府尚未对其 1996 年的访问报告和其中所载建议作出反应，没有提供任何资料。

秘 鲁

例行通信和所收到答复

839.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0 月 12 日的信中通知秘鲁政府，他收到关于监狱中生活条件的情报，根据情报，囚犯待遇有严重问题。另外，据说，在政府于 1998 年 5 月根据第 895 号和第 897 号立法通过国家安全法之后，情况进一步恶化。据说，这些法律取消了根据《刑法》和《刑事执行法》为下述各种人规定的

所有监狱福利：因涉嫌犯有严重恐怖主义罪行等待审判者、被判定犯有严重恐怖主义罪行者、严重罪行(严重杀人、绑架、强奸幼女、盗窃、严重盗窃和勒索)的肇事者和同伙。根据所收到关于这一法律的资料，因这些罪行被判刑者要在最严密监管的场所服刑，而且，因严重恐怖主义罪被判刑者服刑的第一年要被连续单独监禁。据报告，第 007-98-JUS 号最高法令已经公布，这项法令修订了关于等待审判或正在服刑的惯犯的生活条件和逐步改善待遇的规定。这一措施似乎在这些犯人的刑期中增加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的第一年，他们要被绝对禁止与外界有任何联系。

840. 特别报告员收到和某些监狱有关的一些情报，这些情报特别令人关切。据报告，位于 Tacna 省和 Puno 省之间海拔约 4,600 米的地方有一所监狱叫做 Challapalca 监狱；这所监狱是专门用来关押被认为是惯犯的犯人的。据说，在那里，犯人不准作任何事情，甚至不准阅读报刊和书籍。犯人几乎完全和外界隔离，甚至很难与其亲属见面，这不仅是因为监狱地处偏远，而且是因为它的位置太高，另外，和卫生问题也有关系。一些人申诉说，囚犯受到一名监狱官员的虐待。据报告，Tupac Amaru (MRTA)和 Sendero 两个革命组织的主要领导人都被关在 Callao 海军基地，生活在很不人道的条件下。据说，囚犯实际上都被关在单人监室中，监室几乎完全封闭，只在门上有一个很小的开口，只是送饭时才打开。据说，探监只能每月一次，而且只限于近亲，传播媒介看来没有机会接触犯人。其他监狱的情况也引起特别报告员的注意，这主要是因为那里的卫生和食物问题，不卫生的生活条件、犯人得不到法律援助、过分拥挤、对囚犯表现的主观评价和严格的探监制度。另外，据报告，国家监狱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有滥用权力和腐败情况。特别报告员了解到，下列监狱存在这种情况：Castro 监狱、Chorrillos 女犯监狱、Luigancho 监狱、Quencoro (Cusco) 监狱、Santa Bárbara (Callao)拘留中心、Piura 监狱和 Tumbes 监狱。

841. 关于义务兵役，特别报告员收到的很多申诉都说，青年在被征兵时(义务征兵制)和服役期间都受到虐待和酷刑，尽管这些行为属于军事犯罪。根据所收到资料，国防部一直在庇护那些肇事者，议会也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据说，公共检察官的调查未能查明肇事者，军事法庭也未能保证进行公正的调查。

842. 特别报告员转交了关于下述单个案件的资料。

843. Lucas Huamán Cruz 和 Zózimo Lunasco Taype 1998 年 9 月 1 日被带到 Perú de San Francisco 国家警察局(La Mar, Ayacucho)。据报告,在那里, NCO Third Class Augusto Raymundo Gutiérrez Rivero 接管了案件。Lucas Huamán 和 Zózimo Lunasco 似乎被带进了警察局的后院,在那里,警察对他们进行了审问和残酷殴打,目的是逼他们承认所指控的盗窃罪。当晚,他们被释放, Lucas Huamán 在经受严重痛苦之后于第二天死亡。据说, Pichari 医疗中心的尸体检验表明,他身上有明显伤痕。据报告,1998 年 12 月 15 日, San Miguel 法院发出了对 Augusto Gutiérrez Rivero 的逮捕令,命令将关于 Zózimo Lunasco 的受伤记录送交公共检察官以提出意见。

844. 据报告, Carlos Orellana Mallqui 1998 年 12 月 11 日离开住所。第二天,其伙伴见他未归曾去找他。在一个警察派出所,一个警官告诉他去医院寻找,因为那天夜里有人打枪。到医院之后,他发现伙伴在急诊室处于昏迷状态。据医生和护士说,当教师 Carlos Orellana 在凌晨被送进医院时, he 说是警察把他带来的,“他们现在不打我了”。据说, Carlos Orellana 的头部有枪伤,1 月 13 日死亡。据说,因为这一案件,根据行政条例, PNP NCO Third Class Joel Sánchez Patricio 被解职。似乎还对他以伤害致死罪进行了刑事诉讼。

845. 据报告, Wilmer Sánchez Silva 2 月 21 日在 Utcubamba 省 Amazonas 区 Bagua Grande 被警察逮捕。据说,在拘留期间,他曾遭受酷刑。根据其亲属的申诉,进行了立案调查。据说,根据 Bagua Grande 医疗中心的诊断,他身上普遍青肿并有多处擦伤。根据 13 区警察的行政调查, Wilmer Sánchez Silva 在审问过程中没有遭受身体或精神折磨,“其脸部、身体局部和腕部的伤是他在被捕时几次企图逃跑摔在地上造成的”。看来没有进行任何司法调查。

846. 据报告,1998 年 5 月 18 日, Luis Omar Cruz Fano 在被捕之后被警官 Rodolfo Chichón Ricra 和 Fredy Rincón Garay 带到 Aucayacu 警察派出所二层的一个空房间中。为据说曾有武器之事,他被审问了半小时,在这半小时中,他的腹部受到殴打,并被猛烈推倒在地板上。据报告,5 月 19 日, Rodolfo Chichón Ricra 把他带到二层的浴室,警官 Abelardo Tipismana Espino 和 Fredy Rincón Garay 以及另外 4 个身份不明的人在那里等他。据说,他们把他的双眼蒙上,迫使他躺在一个垫子上,将他捆绑起来,然而,将其头按入一个浴池,打他的脖子后部。根

据医生证明，Luis Omar Cruz 多处受伤，最后诊断是轻微外伤，医嘱是休息一天，治疗两天。

847. 据报告，Armando Alex Bedón Huamancóndor 和他的朋友 Max 在 Tacna 郊区的 Yarada 区被 Sur de Tacna 区秘鲁国家警察高速公路部(高速公路警察)PNP NCO Fredy Delgado Berríos 和 PNP NCO Antonio Panuera Díaz 拦截。司机在向警察付了一笔钱之后没有被捕。Armando Alex Bedón 和他的朋友 Max 据说被带到一个农场建筑物内，在那里，两个警官企图脱光他们的衣服，然后用手枪击打他们，并加以拳打脚踢。在失去知觉之后，他们被送到 Tacna 的 Hipólito Unanue 医院。据说，后来，警察把 Armando Alex Bedón 扔在郊外。正式医生证明表明，Armando Alex Bedón 的身上多处受伤。据说，他递交了申诉，因此，Tacna 第三联合管辖省检察官办事处对他所受伤害进行了调查。

848. 据报告，1998 年 12 月 18 日在 Padre Abad 省 Ucayali 区 Aguaytía 镇，Raúl Teobaldo Miguel Andahua 被一个身份不明的男人截住。该人强迫他上了一辆汽车，把他带到 Aguaytía 海军基地。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指控他是颠覆分子。据说，在该基地，他至少受到 8 个人的殴打，他们踢他的双腿、双臂、腹部、后背和头部，拳击他的脸部。据说，他还受到精神折磨，有人在他耳边开枪，使他的听力受到伤害。后来，一个叫 Daniel 中尉的海军中尉打坏了 Raúl Miguel Andahua 的睾丸，并把一根 30 厘米长的棍插入他的肛门。后来，他们又几次把他的头按入盛满水的浴缸中，直到使他昏迷。第二天，一个水兵又在他的脊背上通电，迫使他承认是颠覆分子。据说，Raúl Miguel Andahua 认出其中一个水手就是企图让他写认罪书的士官 Julio Espencer Guido Dávalos。1998 年 12 月 23 日，他被带到 Aguaytía 警察派出所并被交给 Tingo María 的反恐怖主义部，在证明无罪之后，他被释放。据说，Tingo María 法医科提出的法医证明确定，病人“精神上十分不安，抑郁，感觉受到侮辱”。诊断发现他全身都是伤痕，有“严重的 TEC、眼睛排泄物、睾丸炎”以及“钝器和虐待造成的重伤”。据说，在进行直肠检查之后开出的另一项医生证明说，有性行为迹象，因此，表现出“最近的环境焦虑抑郁综合症”。据报告，Raúl Teobaldo 向公共检察官办事处提出了申诉。

849. 据说，1998 年 10 月，Henry Sócola 被 Río Seco 监狱副典狱长残酷殴打，因而造成他后来需要做外科手术。

850. 据报告，José Antonio Rojo Sánchez 当时正在秘鲁军队 Grau de Piura 兵营中服义务兵役。1998 年 8 月 29 日，他被 César Carreño Quiche 上尉和护士 Elizandro Mercedos 送进 Piura 的 Cayetano Heredia 医院。据说，医生发现他多处受伤，有颅脑创伤，需要手术。José Antonio Rojo Sánchez 指控两个重新招募的上士，一个名叫 Wayere，另一个名叫 Cevallos。Piura 第一刑事检察官办事处省检察官 1996 年 11 月 16 日将此案件转交军区督查处。

851. 据说，Ezequiel Agurto Nole 1996 年自愿报名在秘鲁空军中服役，被分配到 Talara 第 11 飞行大队。据说，他 1998 年 9 月失踪。据报告，他的亲属向军方几次询问都得到含糊的答复，后来秘鲁空军司令 Plascencia 答复说，Ezequiel 开了小差。据说，1998 年底，Ezequiel Agurto 被一位 Santos 夫人及其丈夫送到家中；据他们说，当时他们发现他受了重伤，几乎失去知觉。他告诉他的亲属，他经常受到 Plascencia 司令的虐待；在他失踪之前，他曾受到他的性侵犯。他说，他曾得到医疗；一位名叫 Obregón 的少校允许他回家。在离开时，他被 Plascencia 司令劫持，他把他放在一个遥远而生疏的地点，在那里，Santos 夫人及其丈夫发现了他。

852. 据说，Christian Preciado Noe 1998 年 4 月到秘鲁陆军 Miguel Cortés 兵营报到服役，被分配到 Suyu en Sullana 陆军基地。1998 年 10 月，他的亲属听说他进了 Lima 军队医院。12 月 18 日，他被转移到 Miguel Cortés 兵营，在那里，军队告诉他的亲属把他带走。最初，他们告诉他的亲属，他精神紧张。后来，军方又说，他因为抑郁性精神病被除名。Christian Preciado 说，他受到虐待，只记得 Peralta 上士是虐待他的人之一。

853. 据报告，Henry Francisco Hurtado Díaz 1998 年 10 月 10 日被强征入武。12 月 13 日，他被带到 Sullana 的 Miguel Cortés 军营。据说，他在那里受到残酷殴打，听力和视力均受到损害。据说，他指控驻守在 Sullana 的 El Rancho 第一骑兵师的 Pasara 少校。据说，10 月 30 日，他的父亲因他的身体不好曾要求让他复原。这一事件看来已向 Chimbote 社会正义委员会报告。

854. 据报告，Edgard Rosas Platero、Edwing Lupaca Lupaca 和 Rodolfo Salinas Hurtado, 16 岁，由于经常受到性侵犯和虐待以及在军队监狱中的不人道生活条件和经常受到长官谋划的惩罚，曾企图吃鼠药自杀。根据 Tacna 陆军部队和议

会滥用权力问题委员会主席议员 C90-NM Danaiel Espichán 所说，企图自杀的原因是家庭问题和违反纪律，关于虐待的指控是虚假的。据说，调查员办事处的代表已开始进行调查。

855. 据报告，Francisco Perca Carbajal 在被一颗子弹击中之后于 1998 年 11 月 19 日在 Tacna 的 Gregorio Albarrací 军营死亡。据说，Francisco Perca 多次告诉他的亲属，他在军营中不断遭到殴打，提到士兵 Huayta 和 Caballero Caballero，他们曾威胁要杀死他。根据 Tacna 军营司令办公室的调查，Francisco Perca 是开枪自杀的。据报告，Tacna 军事检察官办事处和 Tacna 第二联合管辖省检察官办事处已开始对案件进行调查。

856. 据说，Julio César Pinedo Vásquez 1998 年 9 月 28 日在 Chimbote 自愿报到服兵役，1998 年 10 月 21 日返回自己的家。据说，他在军营中受到虐待，有人在他的头部通电。1998 年 10 月 23 日，一位心理医生给他做了检查，开了镇静药。调查员办事处采取了措施，让他在 Trujillo 市检查了身体。看来，Trujillo 省检察官办事处将负责对所说的虐待进行调查。

根据以前转交的函件采取的行动

857.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1 月 5 日的信中提醒秘鲁政府注意 1997 年 5 月 26 日的信中提到的一些酷刑案件。秘鲁政府在 1998 年 12 月 23 日的信中提供了关于下述案件的情况。

858. Leonor La Rosa Bustamante 据说 1997 年 1 月和 2 月遭受了陆军情报处施加的酷刑。在第一次判决时，4 名军官被判罪。但是，1997 年 11 月，两名军官被最高军事司法委员会审查法院无罪开释(见 E/CN.4/1999/61, 第 572 段和 E/CN.4/1998/ 38/Add.1, 第 311 段)。政府确认了对一名上校、一名中校和两名少校的初步判决以及后来对案件的复审，复审只维持了对其中一名中校和一名情报少校不服从命令和滥用权力的判决。还决定继续进行对一名步兵上校同样罪行的审判，无罪开释另外两名被告。1997 年 6 月，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秘鲁政府通过提高妇女地位和人类发展部(妇女地位和发展部)部长向受害者提供了恢复治疗，1997 年 7 月，他接受了治疗。措施包括提供机票和旅行费用，给予理疗和精神恢复治疗。

859. 据报告，Carlos Polanco Ramírez 1997 年 2 月 28 日被 Pichanaki 军事基地的人员逮捕并遭受了酷刑。据说，在被交给 Pachacútec 特务连之后，他再次遭受了酷刑(见 E/CN.4/1999/61, 第 575 段和 E/CN.4/1998/38/Add.1, 第 315 段)。政府答复说，根据第 31 步兵师的记录，该人在 1995 年至 1997 年期间曾在 Villa Rica 和 Huancayo 服役，在连队中当兵，1997 年 6 月，按照一般人员管理程序，从第 31 通讯连复原。没有关于他被捕或受虐待申诉的记录。

860. 秘鲁政府在 1998 年 8 月 31 日和 12 月 23 日的两封信中提供了一些人员的情况，概述如下。

861. 据报告，Aurelio Leyva Barboza 1997 年 2 月 24 日被捕，并在 Pichanaki 军事基地遭受酷刑(见 E/CN.4/1999/61, 第 573 段)。据政府说，他因为企图指挥攻击 Villa Rica 第 79 反颠覆营在 Villa Rica 被捕，1997 年 2 月 26 日，被交给 Oxapampa 反恐怖主义科。

862. 据报告，1997 年 3 月 1 日，Arturo Villaizán Contreras 和 La Merced 的另外 36 名农民一起被捕，来自 Pichanaki 的陆军巡逻兵在 Pichanaki 的 Pachacútec 第 31 号军事基地对他们施加了酷刑(见 E/CN.4/1999/61, 第 574 段)。据政府说，该人被捕是因为被怀疑是恐怖主义组织 Movimiento Revolucionario Túpac Amaru 的成员。1997 年 3 月 5 日，他被交给 Oxapampa SECOTE, 然后被带到 Lima 国家反恐怖主义指挥部。1997 年 3 月 26 日，他被释放。这些就是议会人权与和平委员会了解的情况。

863. 据报告，William Teodorice Olivera Espinoza 1997 年 9 月 23 日在 Tocahe 军事基地被捕，1997 年 12 月 6 日在 Puerto Pizana 再次被捕。据说，他在两次被捕时都遭受了酷刑。他在第二次被捕 10 天之后被拘押(见 E/CN.4/1999/61, 第 567 段)。据政府说，William T Olivera 第一次是被 Villapampa 反颠覆营巡逻队逮捕的，并在同一天因涉嫌从事恐怖主义活动和非法拥有手榴弹被移交 Tocache SECOTE-PNP。后来，在审判之前被释放；12 月 16 日，因企图从一个秘鲁军队 NCO 购买弹药被 Pizana 反颠覆基地的士兵再次逮捕，1997 年 12 月 16 日再次被转交 Tocache SECOTE-PNP。1997 年 10 月，对他进行了医疗检查，发现“双脚掌有青肿，轻微功能性障碍”，起因是他跟着陆军巡逻队从 Nuevo Horizonte 到

Tocache 过度行走。不论政府检察官办事处还是 Tocache 都没有关于因受虐待或骚扰对军人控诉的记录。

864. 据报告, Huaraz, Independencia 区 Juan Hoyle Palacios 第 6 摩托化步兵营陆军上士 Oscar Chucho Henostroza 在被指控在他所服役的军事基地进行盗窃之后受到本营人员的毒打(见 E/CN.4/1999/61, 第 569 段)。据政府说, 1997 年 5 月 31 日, 他受到审问, 而这种审问违反了有关规定, 根据《军事司法法》, 构成了滥用权力罪。1998 年 7 月, 陆军司令部命令将他送进医务所, 并提出医疗检查报告。报告表明, 一年前他受到的袭击没有给其身体造成后果。关于事实调查, 陆军检查系统进行了行政调查, 嫌疑人都被带到调查委员会。结果是, 1997 年 8 月和 9 月作为纪律措施, 两名军官被解职。军事法院对其中的上尉判处 8 个月徒刑, 对其中的 NCO 判处 5 个月徒刑, 民事损失总共罚款 1,000 新索尔。

865. 据报告, Tony Gustavo Aduvire Congori 和另外两名青年 1997 年 7 月 30 日在 Tacna 镇被军人逮捕。他们被带到 Tarapacá Peruvian 军营。后来, 在军营附近发现 Tony Gustavo Aduvire 的尸体, 身上有殴打痕迹(见 E/CN.4/1999/61, 第 570 段)。据政府说, 在因逃避服兵役和其他青年一起被送往 Tarapacá 军营的路上, 他不顾一切地从卡车上跳下。他被重新放到车上, 带到军营医务所。在那里, 发现他有病, 需要医疗。在得知此情况之后, 负责运送这些青年的卡车的技术员命令把他送出军营, 让他回家。有关军人受到纪律惩罚, 并因滥用权力被报告到军事司法系统。正在处理他们的案件。负责卡车的三级技术员中校、两名上士和四名中士因遗弃一个生命处于危险的人、因而造成死亡已开始被 Tacan 特别刑事法庭进行审判前调查。Tacan 法院刑事法庭最后判处三级技术员四年徒刑, 缓期执行; 判处一名上士三年徒刑, 缓期执行, 同时, 就民事损失罚款 15,000 新索尔。其他人被无罪开释。

866. 据报告, 1997 年 12 月 6 日, 在 Huamachuco 镇, Rosendo Linares Chávez 被秘鲁国家警察的一名 NCO, 少尉和一名中尉施加酷刑(见 E/CN.4/1999/61, 第 566 段)。据政府说, 1998 年 1 月 12 日, 提交了一个危害生命权的报告, 受害者和被告被交给 Huamachuco 省检察官看管。另外, 1998 年 3 月, 以违反纪律(玩忽职守)和滥用权力对有关警官采取了纪律措施, 为此, 对他们分别施行了 20 天、15 天和 12 天的拘留以示惩罚, 并将有关事件报告了 PNP 司法区。

867. 在同一封信中，特别报告员还向秘鲁政府转达了有关 Denis Taminchi Saavedra 的情况。据说，他于 1997 年 1 月 4 日被捕，在被从 Pucallpa 秘鲁社会保障研究所带到 Pucallpa 海军基地的路上遭受了酷刑(见 E/CN.4/1999/61, 第 571 段)。秘鲁政府在 1999 年 2 月 24 日的信中通知特别报告员，Pucallpa 省检察官以在这件事中滥用权力对四名海军人员进行了调查。1997 年 8 月，根据检察官的调查报告，Coronel Portillo 第一刑事法庭法官驳回对被告的起诉。驳回的理由是申诉缺乏证据、真实性和公正性，因为 Denis Taminchi 企图恢复他在秘鲁社会保障研究所的工作，而研究所的管理者是被告之一。另外，申诉是在事件发生两个月之后而不是立即提出的。总的来说，所提出证据不足以证明发生了犯罪，也不能证明被告负有责任。

868. 在同一封信中，特别报告员促请秘鲁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犯有施加酷刑罪的任何人，不论其级别或地位如何，进行调查、审判并给予应有的惩罚。他还促请秘鲁政府在遇到这种情况时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按照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安排对受害者或其亲属的赔偿。

869. 在 1998 年 2 月 25 日和 12 月 25 日的两封信中，秘鲁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有关在人权领域所取得进展的情况。特别报告员将与其工作范围有关的情况概述如下。

870. 修订《刑法》几个条款并将关于“危害人类罪”的第十四—A 标题融为一体的第 26926 号法律已经通过。普通法院对这一标题下的所有案件都有审判权。据说，在这一标题下的第三章是专门针对酷刑问题的。根据这一章，对有施加酷刑行为者要处以 5 至 12 年有期徒刑；酷刑包括损害受害者的人格或降低其智能的条件或技术，即便这些方法不造成身体损伤或精神疾病，但其目的是从受害者或第三方获得口供或情报，或因为某种罪行惩罚受害者，或对受害者进行恐吓或强迫。如果酷刑造成死亡或严重伤害，在造成死亡的情况下，处罚是 8 至 10 年有期徒刑，在造成严重伤害的情况下，处罚是 16 至 12 年有期徒刑。同样的刑法也适用于合作采取这种行动的任何医生或医务人员。修订《刑法》第 125、128 和 129 条的其他条款规定了对遗弃或忽略、危害在其监管下的未成年人身体健康的人的惩罚。对将人员置于对其生命或身体健康有危险地方监押的人，也规定了惩

罚。也包括了可能的酷刑受害者接受医疗的权利和由法医及时进行检查的权利。据说，下一个任务是将任意逮捕和法外处决等其他罪行也列入法律。

871. 秘鲁政府还提交了一个关于秘鲁调查员办事处头两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在所取得成就中，报告提到，广大公众已经承认调查员是各种基本权利的保护者；由于对这些权利有了更多的了解，确信这些权利必须得到尊重，人们更加随时准备声明自己有这些权利；被强迫失踪显著减少；成立了特设国家赦免委员会；取消了匿名法官；颁布了将危害人类罪列入《刑法》的第 26926 号法律；为流离失所者和受暴力影响的社群采取了特别措施；为维护妇女权利采取了积极行动；为平民社会更多参与，建立了实际工作机制。

872. 在 1998 年 1 月 12 日和 1999 年 1 月 21 日的两封信中，秘鲁政府还提到，对被判定犯有恐怖主义罪或叛国罪的 36 个人施行了赦免。在 1999 年 3 月 19 日的信中，秘鲁政府还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 1999 年 2 月 17 日修订关于被定决犯有恐怖主义罪和(或)叛国罪或等待有关审判的囚犯的生活条件和提高待遇的规定的第 003-99-JUS 号最高法令的副本。由于所作修订，囚犯在监狱内将能享有更多的室外活动时间(2 至 3 个小时，以前规定 1 小时)，由监狱管理机构决定进行活动的每批人数。

873. 在 1999 年 11 月 26 日的信中，秘鲁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有关下列公民的情况：Bernardo Roque Castro, Segundo Alva Marín, Edison Loayza Alférez 和 Armando Cumapa Onorte (见 E/CN.4/1999/61, 第 576-577 段)。

874. 据政府说，1998 年 3 月 1 日，在 Yamanago 监狱中服刑的 Tupac Amaro 恐怖主义集团成员 Bernardo Roque Castro、Segundo Alva Marín、Edison Loayza Alférez、Armando Cumapa Onorte 和 Alejandro Astorga Valdez 据说在室外活动结束后一再拒绝返回监室。面对这种情况，国家警察少校 Luis Sánchez Moreno 要求犯人代表 Miguel Rincón Rincón 改变态度。囚犯们走上二楼，在那里，其中一些人使警察少校 Jorge Loyola Felipe 吃了一惊，他和他的助手遭到犯人拳打脚踢，上面提到的警官右额部受伤，伤口有 4 厘米长，是犯人 Alejandro Astorga Valdez 造成的。其余犯人向监狱工作人员投掷食物，但被击退，因而恢复了秩序；据说，在这一事件中，双方都有人受伤。据说，典狱长来到现场，对囚犯发出警告，命令他们返回监室，随后恢复了秩序。1998 年 3 月 2 日，一名国家警察 NCO(三级)就

犯人 Eradio Segura Palomino 和 Segundo Sena Montalván 违反纪律之事提交了报告，他们造成了物质损失，企图逃跑。据政府说，囚犯的这些违反纪律行为和进行的袭击已提请 Puno 省 rota 公共检察官注意。国家警察 1998 年 3 月 1 日没有进行袭击，是囚犯首先制造麻烦。另外，典狱长也没有命令将囚犯 Alejandro Astorga Valdez 拉出监室进行殴打，在被警告之后，囚犯都回到监室，从而结束了违反纪律的行为。

意 见

875. 特别报告员对秘鲁政府所说的各种法律改革表示欢迎，特别是有关酷刑的规定，其中要求按照国际法作为一种严重罪行对施加酷刑行为给予惩罚。他还赞赏秘鲁政府的详细答复，其中表明，对酷刑肇事者成功地采取了某些行动。他注意到反对酷刑委员会在审查该国的定期报告之后作出的结论和提出的建议 (CAT/C/23/4) 中作出的评估，尽管“近些年来被拘留者遭受虐待的申诉有所减少” (第 3 段)，但仍然令人关切的是“仍然有许多关于酷刑的指控” (第 4 段)；他认为，适用于涉嫌有恐怖主义行为者的 15 天隔离拘留助长了这种现象。

菲 律 宾

紧急呼吁和所收到答复

876. 1999 年 5 月 27 日，特别报告员和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为 Pablito Andan 发出了一项联合紧急呼吁，他 1994 年 8 月因强奸和谋杀被定罪和判处死刑。据说，1994 年 2 月，他被认为是当地市长警卫的人拘留；他们把他带到一家旅馆的一个房间，蒙上他的双眼，命令他交待强奸和杀人罪行，然后把他带到警察拘留所。为迫使他交待，他们殴打他，把他按在地板上，往他的鼻孔中灌水，反复将其头按在一个肮脏的便池中，在他的颈部和臀部注射一种不知名物质，使他晕头转向。据说，后来他承认了罪行。据说，在审判时，他推翻了自己的供词，说在审问时曾遭受酷刑。据说，最高法院记录了他关于酷刑的指控，但接受了他的供词。他被定于 1999 年 5 月 28 日以毒药注射执行死刑。

877.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紧急呼吁中还为 Dante Piandiong 提出意见。据报告, 他 1994 年 12 月被捕, 并被警察拘留。据说, 他受到殴打, 生殖器受到电击。据说, 在被审判时, 他揭露警察曾对他施加酷刑。但是, 审判法官在判决时只是随便提到这一点, Dante Piandiong 和同案犯 Archie Bulan 与 Jesus Morillos 均被判处死刑。最高法院在审查他们的案件时没有提到所说的虐待或酷刑, 核准了对他们的判决。据说, 没有对关于酷刑指控进行充分和公正调查。他们被定于 1999 年 4 月 7 日处决。据说, 菲律宾共和国总统 1999 年 4 月 6 日批准给他们 90 天的缓刑, 以便对案件进行详细审查。

878. 1999 年 10 月 20 日, 特别报告员和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再次为 Pablito Andan 发出紧急呼吁。在埃斯特拉达总统驳回了他要求赦免的上诉之后(见上文), 他在 1999 年 10 月 25 日等待处决的时间满期之后任何时候都可能被处决。

罗马尼亚

意 见

879. 特别报告员对该国情况的评估可见于以本报告附件 3 分发的他对罗马尼亚的访问报告。

俄罗斯联邦

例行信函和收到的答复

880.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1 月 19 日的信中告知该国政府, 据他收到的资料说, 在警察局和审前拘留所, 为了逼供而在刚拘留时施加酷刑的作法是普遍和一贯的。人身酷刑方法包括长时间踢打(脚部、头部和腰部)、电击、窒息(用塑料袋或防毒面具)和捆绑某些体部后以痛苦的姿式吊起受害人。

881. 审前拘留所人满为患, 过于拥挤, 对被拘留者形成危及生命的状况, 可以说也是一种酷刑(见 E/CN.4/1995/34/Add.1)。

882. 特别报告员转交了关于以下个案的资料。

883. Arkhangel'sk 的 Mikhail Iurochko 据说 1993 年晚些时候因涉嫌杀人在家乡被拘留。他在数次被送入“压迫室”受到身心伤害包括鸡奸之后招供。三天后，他承认杀人。他的定罪显然已被推翻，Arkhangel'sk 检察院撤消了对他的一切指控。

884. 据说，Igor Akhrimenko 1994 年 4 月受警方拘留时被电击。他被带入一个房间，体侧受到击打，然后头部又被拳击，使他失去知觉。他被铐在暖气上，两根电线用夹子夹在他的耳垂上。据说他的腿和头被当时讯问他的两名警察按住。

885. Zhanna Setchekvia 1994 年 4 月被 Usol'e-Sibirskoe 的警察带到警察局后受到毒打，被命令在有关她丈夫 Igor Akhrimenko(见上文)涉嫌的杀人案调查文件上签名。据说她被两名警察推倒在地殴打。被放出警察局时她被送往医院的急诊室。

886. 据说，Sergei Mikhailov 1994 年 12 月在 Velsk 因行政指控被捕。他受到 10 天关押，不许找律师。据说警察对他进行毒打，威胁把他扔进所谓的“压迫室”，在那种地方同屋的被拘留者受到看守纵容会对他进行恫吓和欺侮。在拘留期间，据说他因酷刑而承认杀害和强奸一名 10 岁女童。在获准找律师后，他翻了供。1995 年 4 月，Arkhangelsk 区法院判处 Mikhailov 死刑。据说虽然上诉，最高法院认可了这一判决。1996 年 11 月，一名嫌疑人承认了 Mikhailov 为之被判死刑的杀人罪。第一杀人现场发现的实物证据证实了他的自供。Arkhangelsk 的检察官办公室主任拒绝把这一材料交给莫斯科的检察长。与此同时，据说 Mikhailov 仍然被关在 Arkhangelsk 的审前拘留所等候处决。从 1995 年 4 月 24 日至 1997 年 7 月 1 日，据说不许他见阳光，因为死刑犯无权娱乐健身。

887. 据报告说，Mikhail Sobolev 1995 年 3 月 28 日在 Ekaterinburg 的家中被毒打。便衣警察闯入他的公寓，立即动手对他进行殴打直至他昏迷过去。被打之重使他住院达一个月。他向检察院提出了控告，但没有收到答复。此案于 1997 年 1 月 1 日被送交 Kirov 区法院。自该日至今，据说此案受到拖延，又被转至邻州的一家法院。

888. 据说, Andrei Potanin 1995 年 5 月 11 日在 Ekaterinburg 的家中被便衣警察殴打。他被当着家人的面毒打直至昏迷。后来他被带到警察局, 既没有搜查证, 也没有逮捕证。

889. German Il'in 1995 年 11 月在 Irkutsk 州被警方拘留时受到捆吊酷刑。他被铐在一根管道上, 脚沾不到地面。他在这种姿势下肾部和肝部受到 20 至 30 分钟的殴打。

890. Dmitry Zhukov 是芬兰湾 Severny Berezovy 岛驻军的一名二等兵, 据说头部和背部多处被一名级别较高的士兵打伤, 在 Vyborg 受医生治疗的三个星期中, 另一名据说对基地实行控制的士兵不发给他配给的食物, 对他“行动迟缓”加以惩处。据说他因受伤、口腔炎和早期肾衰竭住院。据说对被控施加酷刑和野蛮行为的一名指挥官提起了刑事诉讼, 尽管现在还不知道此案的结果。

891. 据报告说, 二等兵 Denis Andreyev 1995 年 12 月 27 日夜从接受腿部骨折的旅馆返回后被两名军官叫醒殴打。据说他手被反铐, 被两名军官毒打直至昏迷。后来, 这两名军官下令将他关 35 天禁闭。军医处处长拒不为他提供任何治疗。另一名军官告诉他, 为了结束痛苦, 他应该上吊自杀。

892. 据报告说, Viktor Fyodorovich Andreyev 被关于称为“Matrosskava Tishina”的莫斯科审前拘留所达三年之久, 虽然肺结核病重, 但得不到治疗。他是 1995 年在 Chechnya 服役时被捕的, 涉嫌杀死了他的指挥官, 据说该军官一再对他和其他应征入伍的人施虐和施加酷刑。他在冲突期间两次企图开小差, 每次回到营队都受到酷刑。据说在拘留期内, 不许他的家人或自选的律师前来探视。

893. 据说, Alexander Volod'ko 1996 年 7 月 23 日因警方对杀害一名警察的企图进行调查而在家中被捕。他被殴打, 并被带到一片树林里, 警察把他的头按入小溪有水中。次日, 据说一些戴着深色面具的人在 Oka 河附近打了他数小时, 还假装要处死他。第三天, 他试图割腕自杀。据说医生缝上了他的伤口, 以便能再度对他施行酷刑。第四天, 戴黑面具的人再度使他在水中窒息, 并把一根烧焦了的木棍插入他的肛门。此后两天, 他被关入“压迫室”, 受到两名青年的殴打。在被捕后的第 10 天, 他认了罪。1999 年 3 月 18 日, 法院判处他两年零八个月徒刑。虽然这些警察否认打过他, 但据说人权组织的抗议使检察院对他们提起了刑事诉讼。

894. 据报告说, Boris Botvinnik 因被怀疑抢劫一家兑钞所于 1996 年 9 月 18 日在莫斯科被防暴警察逮捕。警察冲入他的公寓, 将他打倒在地, 一边指控他犯有一系列罪行, 一边强行在他头上套上一只防毒面具, 不时地切断氧气, 后来把他带到 Petrovka 38 号的莫斯科警察总局, 逼他承认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抢过一家兑钞所。据说他于 1997 年 2 月因病被解除审前拘留。自被拘留以后, 因审前拘留所过于拥挤, 监室没有自然光线, 他的医治请求又被拒绝, 所以几乎完全失明。1999 年 3 月, 虽然据说缺乏物证, 他还是被判有罪。法官不肯排除不利于他的供状, 尽管有医务证据证明他受了酷刑。他被判刑 5 年。

895. 据说 Dmitrii Koligov 和 Mikhail Shikalenko 因抢劫一家兑钞所于 1996 年 9 月在莫斯科被捕。他们是 Boris Botvinnik 一案(见上文)的共同被告。这两个人受到与 Botvinnik 相同的对待, 被迫在自白书上签字。在进行刑事调查和法庭听证过程中, 这两个人在 Butryka 的审前拘留所被关了两年半。Shikalenko 1998 年被确诊患有肺结核, 据称是在受拘留期间得病的。虽然据说此案物证不足, 但这两个人分别被判三年和四年徒刑。

896. 据报告说, Tatiana Popkova 1996 年秋被强行带至 Irkutsk 州的警察局。她被要求在讯问报告上签字。当她拒绝没看这份报告就签字时, 一名警察揪住她的头发向墙上连撞数次。后来警察威胁说要把她关进“压迫室”据说她此后不久获释。

897. 据说, Andrei Kol'tsov 1996 年被警察开车带至距当地审前拘留所约两公里的一片树林, 遭到毒打。警察用一根绳子把他的双腿绑在树上, 另一端系在汽车上。然后发动了汽车, 绳子随之蹦紧, 使他的双腿向两边分开。警察在 Kol'tsov 答应写出自白书时才住手。审前拘留所的医务报告和法医检查都证实 Kol'tsov 受了伤, 包括胸部的大面积擦伤和一根肋骨骨折。

898. 据报告说, 15 岁的 Oleg Fetisov, 1996 年 11 月 21 日在 Ekaterinburg 的学校午休时有警察找他, 请他到 Verkh Isetskii 的警察局去, 询问另一个男孩上衣被盗一事。当他拒绝承认有罪时, 警察打他, 踢他, 把他在地上乱拖。他被戴上手铐, 捆在椅子上, 头上套上了防毒面具。每隔差不多一分钟氧气就被切断一次。最后他告诉警察他写自由书。据说他从窗户跳了出去。他被送进医院, 头

骨、骨盆和胳膊骨折，膝盖内伤，脑震荡。警察继续对 Fetisov 和另外两名也被拘留几乎过一年的同案被告提起刑事诉讼。1998 年 3 月，这三人被判有罪。

899. Anton Shamberov 和 Kirill Komlev 是两兄弟，被控杀死了 Nizhnii Novgorod 市警察局长的一个朋友，1996 年在 Nizhnii Novgorod 受到警方的强大精神压力。警察威胁说要把他们带进森林杀掉。

900. 据报告说，在一名车主向警方报告，14 岁的 Aleksei Alekseev 和一个同伴投掷雪球后，1997 年 3 月他在 Ekaterinburg 被拘留。这两个男孩被带到警察局，关了四个小时，不许给家里打电话。警察逼 Aleksei Alekseev 认罪，打他的头，揪他的头发，威胁说如不认罪就接着打。据说他获释后的医生诊断认为他可能受了脑震荡，头部有擦伤。

901. 据说 Igor Afon'kin 1997 年 6 月在 Irkutsk 州被拘留。在到警察局时，他和同时被捕的人被警察殴打，眼睛被喷射催泪瓦斯。据说他次日获释，但后来于 1997 年 11 月 19 日又被拘留。他的背部和肾部被用警棍击打，并且被迫写认罪书。他在被拘留 4 个月后获释。

902. Dmitri、Ivan 和 Alexander Koriagin 是三兄弟，在 Pereslavl'-Zaleeskii 受警方拘留时被吊打直至昏迷。据说这三兄弟是 1997 年 8 月 3 日在醉酒状态下被拘留的。据说所有这三个人都在警察分局被用警棍殴打，眼睛被喷射催泪瓦斯。

903. 据说，Vitalii Kovalev 1997 年 8 月 5 日在俄罗斯西部某市被警察拘留。他被带至警察局三楼，被告知承认集体抢劫了一家电脑商店。据说，警察说，他们要和他“玩足球”直到他想起来发生的一切。后来警察打他，进行电击，使他“像个足球一样在屋里东倒西歪”。警察命令他承认一系列罪行。他从三楼的一个窗口跳出。他的脊椎骨折，目前瘫痪。他的父母想向检察院控告，但答复却是一种暗中的威胁，说是 Kovalev 的身份会从案件的证人变成嫌疑人。所以，家人决定不去控告。

904. 据说，Sergei Samsonov 1998 年 3 月 5 日被两名警察要求和他们一起到 Sergiev Posad 警察局去。警察把他扣在那里过夜，第二天把他带到法院。他因流氓轻罪被判 10 天行政拘留。这 10 天中他受到酷刑。10 天后，他被带到审前拘留所，涉嫌杀人。

905. 据报告说, Andrei Getsko 因涉嫌武装抢劫 1994 年 9 月 30 日在 Bratsk 的公寓中被捕。警察开枪打中他的脚, 将他拘留。在被押往 Bratsk 中心医院的路 上, 他被警察殴打。在医院的电梯内, 警察继续打他。据说医院的数名医生目睹 了这一事件。在脚部手术后不久, 他被带离了医院, 尽管医生要他住院。当他在 医院外等警车时, 警察踢踩他受伤的脚。当夜里到达警察局时, 警察继续打他。 最后他写了认罪书, 据说是因为害怕被杀或致残。1997 年 9 月 16 日, 他被保释。 对他的一切指控于 1999 年撤消。经过数名医生到庭作证, 说明了在医院电梯中目 击的事件后, 1998 年 3 月 20 日对有关警员提起了刑事诉讼。诉讼于 1999 年早些 时候被检察院撤消。但并未说明这样做的原因。

906. 知名的人权律师和 Krasnodar 地区人权协会主席 Vasiliy Rakovich 据说 1998 年 10 月 23 日受到袭击和殴打。据说, 在 Krasnodor 区 Stanitsa Leningradskaya 10 月 23 日的 Vasiliy Chaikin 案法庭听证的午休时, 两名身穿便 衣, 手持棒球棍和砖头的男子在街头打了他。他被打据说是因为对 Krasnodor 地 区 Leningradsky 区检察官办公室的一名刑罪调查员和 Vasiliy Chaikin 案的主管调查 员提出了指控。由于 10 月 23 日被打, 他头部和身体受了重伤, 住进了医院。

意 见

907. 特别报告员继续感到遗憾的是, 并未见到采取任何行动执行他在 1994 年访问报告中提出的大力减缓审前拘留所过于拥挤造成的酷刑状况的建议。

卢 旺 达

例行去函和收到的答复

908.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9 月 3 日的函件中再次提醒该国政府注意他于 1998 年转交但没有收到答复的一些案件。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909. 1991 年 2 月 15 日, 特别报告员为 Ignace Kanyabugoyi 发出了一份紧急 呼吁, 该人据报于 1998 年 8 月 21 日在基加利“失踪”。两天以后, 据说有武装 士兵搜查了他的家, 据称他们在他家中找到了一件武器。据报, 这些士兵将他的

妻子带到 Nyamirambo 的宪兵部询问，特别是了解她的丈夫的政治活动情况。在他“失踪”之后不久，Ignace Kanyabugoyi 的汽车据报在军事情报局被发现，由此判断他似乎被关押在那里。尽管如此，他的家人通过多方努力一直没有能够找到他，直到 1996 年 2 月初，才了解到他被关押在 Ndera 的一家精神病院。据说他患有抑郁症。然而，据说主管部门还是否认他在那里，并且不让他的家属去看望。

910. 1999 年 8 月 16 日，特别报告员为 Epiphanie Uwitakiye 和 Blaise Barankoreho 及其妻子发送了一份紧急呼吁。据说两名妇女于 1999 年 8 月 6 日被一群人逮捕，当时他们正在基加利的 Nyamirambo 区设法索回自己的房子。据说他们在被逮捕的过程中遭到殴打并且受伤。目前他们被关押在 Nyamirambo 警察局。据报，Epiphanie 的丈夫 Félicien Gasana 由于被逮捕时所受的殴打而于 1999 年 8 月 9 日在基加利医疗中心死亡。

沙特阿拉伯

对以前去函的后续工作

911. 政府在 1998 年 7 月 6 日函件中就本特别报告员和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 1998 年 6 月 10 日为 Farzana Kauzar 及其家属所发的一份联合紧急呼吁作出了答复。政府在 1999 年 3 月 5 日和 11 日的信件中通知特别报告员，这样信件也是为了答复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关注问题。政府请特别报告员放心，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都得到很好的对待。

塞内加尔

例行去函和收到的答复

912.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9 月 3 日函件中通知该国政府，他已收到了关于以下案件的资料。

913. 据报 Casamance 人权组织 Rencontre africaine pour la défense des droits de l'homme 的区域代表 Anquiling Diabone 于 1998 年 10 月 1 日在距 Ziguinchor 40 公里处的军事检查站被逮捕。据说他被士兵扣留了数小时并遭到殴打，士兵们还

指责他在 Casamance 冲突方面从事的与人权有关的活动。据说他手脚被绑住后遭到曝晒和毒打达数小时之久。据说还有人用匕首威胁要杀死他。据说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和一个侄子也于 10 月 6 日在同一地方遭到威胁。

914.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1 月 8 日的函件中再次提醒该国政府注意他于 1998 年 9 月转交但没有收到答复的一些案件。

西班牙

915.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1 月 30 日的函件中向该国政府送交了关于下列案件的资料。

916. 据报 Garikoitz Mendioroz 于 1999 年 1 月 12 日被国民警察逮捕并被隔离关押三日。据说，在被拘留期间，他遭到酷刑，因而被送入 Navarro 一家医院治疗。据说不让他的亲属查阅医疗报告。据报 Mendioroz 先生被捕时头部撞在一辆汽车上。据说在被送往 Pamplona 警察局的路上他收到威胁。被押送到警察局之后，据说他被戴上手铐，有人一再殴打他的头部。据说有人威胁他说，如果他不供认自己有罪就要枪毙他，而且据说还有人试图用塑料袋闷死他。从情况看，晚上他每次刚刚入睡就被人唤醒。据说第二天继续对他盘问、进行威胁，有人用拳头和硬器打他，而且还用塑料袋套在他头上。据说还有人威胁他，要把他从窗户扔出去。后来，他被送进医院，并送到马德里。

917. Mikel Azumendi Peñegarikano 于 1998 年 3 月 21 日在塞维利亚被民警逮捕，目前关押在马德里二号监狱(Alcalá de Henares)。据说 Azumendi 先生在被拘留期间遭到虐待和酷刑，包括脚踏和脚踢，殴打肋骨、头部和睾丸，电棒触打阴茎、腹部和胸部，假枪毙、蒙上双眼，他的家人和同他一起被捕的伙伴 Maite Pedrosa 也受到威胁。进入监狱以来，据报 Azumendi 先生踝部疼痛，不能进行任何体力活动。

918. Nekane Txapartegi 于 1999 年 3 月 9 日在 Intxaurreondo 513 联队的民警成员进行的一次警务行动中在 Tolosa 的 Guipúzcoa 村被逮捕。据说她在被送往马德里的途中头部受到殴打。她据说被带进树丛，有人用手枪指着她的头部威胁她，还用绝缘胶带和绳索将她的腿捆在一起。后来她又被送上车继续前行。多次有人用口袋套在她的头上，威胁要闷死她。到马德里后，据说她被带到一个警察局，

可能是 Tres Cantos。在盘问过程中，有人又对她施“口袋”刑，并且继续殴打，特别是头部。据说她的衣服被剥去，手脚被捆起来，全身遭到殴打。还有一次，据说警官用手枪威胁她，其中之一还把手指伸进她的阴道。3月13日，她被带到国家高等法院，据说由法庭的医务官对她做了检查。Nekane Txapartegi 后来据说向高等法院第三中心调查庭的法官做了陈述，这名法官命令将她隔离关押。目前她被关押在马德里省的监禁中心。

919. 据报 Mikel Egibar Mitxelena 于 1999 年 3 月 10 日被民警逮捕，逮捕时的情况与 Nekane Txapartegi 的情况类似。据说他被带到马德里民警总局之后受到盘问，盘问过程中他一再遭到殴打，特别是头部和睾丸。据报，经警方外科医生建议，三天之后他被送入医院。据说对他做了各种检查，但没有被收留在医院中。1999 年 4 月 15 日，他在向圣塞瓦斯蒂安第一检查庭提交的上诉中请求将拘留期间的医疗报告在国家高等法院第五中心检查庭的审理中一并提出。

920. Iker Bea、Asier Urrerstarazu、Ismael Fakhri 和 Ricardo Peñafiel 向国家高等法院的一名法官提出了申诉，说明他们在被隔离关押期间遭到酷刑和虐待。

921. Iker Bea 的申诉说，1999 年 2 月 2 日他刚被捕就遭到酷刑。据报，他全身遭到殴打，后来被一群警官带走，这些警官“对他做手脚”，拳打脚踢，还对他施用“口袋”刑。除了他所说的酷刑以外，还有人对他以死亡相威胁，据说一名警察把手枪塞进他的口中逼迫他承认有罪。Iker Bea 据说在警方的一份陈述书上签了字，承认参加了所谓 1998 年 1 月 25 日的一次罪行，尽管当天他由于其他原因正在关押之中(据报，他于 1997 年 8 月 29 日至 1998 年 3 月 13 日在审前拘留之中)。

922. Asier Urrerstarazu 在申诉中说，他遭到无休止的精神压迫和虐待。据说有人多次踢打 Ismael Fakhri 和 Ricardo Peñafiel 的睾丸，Ismael Fakhri 还说有些警官利用他一条腿不便、需要使用拐杖这一情况来折磨他。另外，据说还有人威胁要驱逐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在 Tolosa 定居的摩洛哥移民。

923. Iker Bea 和 Ismael Fakhri 被关进了 Alcalá Meco 监狱。Asier Urrerstarazu 和 Ricardo Peñafiel 于 1999 年 2 月 4 日获假释。

924. José Ignacio Armendáriz Izaguirre 于 1998 年 3 月 27 日在 Pamplona 的家中被逮捕，后被带到马德里，于 1998 年 3 月 30 日被带见法官，并被拘留候审。

据说，他在 Pamplona 民警总部受到各种形式的酷刑，诸如打后脑勺和经常被施用“口袋”刑。据说除了酷刑以外还受到威胁。据报，在马德里，警方的一名外科医生对他做了检查，而他不敢向这位医生讲述所遭受的待遇，此后又被戴上手铐并蒙上面罩送到医院检查。据说，回到拘留中心后，威胁继续不停，还遭到殴打，并且有人试图窒息他。有一次，他被被人说成故意自伤并接受了狱医的检查。据说，伤害他的人就是 Pamplona 的同一批民警。

925. Peio de Vega Martín 据报于 1998 年 1 月 27 日在毕尔巴鄂省 Portugalete 自己家中被民警逮捕。据说，在以后几天的盘问过程中，他身体不同部位遭到殴打，特别是头部和睾丸，头部被蒙上口袋，还有人威胁要伤害她怀孕的妻子。他于 1998 年 1 月 31 日被关进 Carabanchel 监狱(马德里一号监狱)，并于 1998 年 6 月 1 日被转送到 Soto del Real 监狱。Carabanchel 的医护部门注意到 de Vega 前额大出血，耳膜穿孔，右睾丸疼痛，需要请专科医生检查。

对以前去函的后续工作

926.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1 月 3 日函件中向西班牙政府送交了关于可能已在该国发生的酷刑案件的资料。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12 月 8 日和 22 日的函件中就转交的案件作了答复，归纳如下。

927. 据报，Endika Leonardo González 于 1994 年 11 月 21 日被逮捕，后来遭到民警的酷刑(见 E/CN.4/1999/61, 第 656 段)。据政府说，毕尔巴鄂第八检查庭在审理中调查了关于虐待的指称，毕尔巴鄂省高等法院在 1998 年 2 月 26 日判决中做了裁定。政府在送交答复的时候附送了这一裁决，裁决的依据之一就是《禁止酷刑公约》的规定。从裁决看，这位被拘留的人从被逮捕之时开始就接受过一次体检，当时查出他精神很紧张，但没有暴力的迹象。被捕后次日，他又接受了检查，结果还是一样。到了拘留的第三天，他申诉受到虐待，警方的一名外科医生对他做了两次检查，检查的结果是，认为他有忧郁症候和精神性焦虑。同一天下午，即，1994 年 11 月 25 日下午，他被送进马德里一号监狱，在该监狱做的体检表明没有受伤的痕迹。当天他被释放，在回到毕尔巴鄂之后就进了医院，检查再次认为他是心情紧张，诊断结果是“一般不适”。在裁定案件的判决中，毫无疑问地断定不存在外伤，并且断定这个被拘留的人处在高度忧虑状态。两名法医也

认为精神紧张是一种心理紧张的综合症，原因是与拘留和单独关押有关的一般性的非创伤后焦虑。因此，判定被告人无罪。原告本来可以要求对判决做司法复审，但他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

928. 据报，Utzi García Monterio 于 1998 年 4 月 23 日在圣塞瓦斯蒂安省高等法院遭到 Ertzainza(自治巴斯克警察)一个成员的威胁。据说，他在 Guipúzcoa 遭到 Ertzainza 一名成员的酷刑(见 E/CN.4/1999/61, 第 657 段)。政府就这个案件作了答复，其中提供了各种文件，诸如自治巴斯克警察的报告、国民警察的报告、有关的法庭裁决、警方询问记录以及国家高等法院司法审理记录。根据这些文件，政府报告说，圣塞瓦斯蒂安第五号检查庭曾裁决，此案搁置不理，而 García Monterio 对此裁决没有提起上诉。关于所称的虐待，答复指出，他在被捕当日就接受了体检。法庭曾下令将其隔离关押两天。1996 年 11 月 21 日，他再次接受了警方的一名外科医生的检查，他被告知，他所受到的待遇是恰当的。没有查出虐待留下的创伤。同一天下午，他向法官提出了关于受虐待的申诉，他说，他之所以没有向警方的外科医生提到受虐待一事，是因为担心在国家高等法院牢房里会受到进一步的虐待。同一天 García Monterio 指定多达 11 位律师为他辩护，法官对这些律师一律予以接受。这些自由指定的律师没有一位提到虐待问题，没有提出上诉或异议，也没有指责中央司法检察官未能恰当调查虐待案件。

斯里兰卡

普通函件和收到的答复

929.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1 月 15 日的信中告知政府，他仍收到有关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行为的资料，这些行为尤其发生在保安部队和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之间不断爆发的武装冲突过程中。和前几年一样，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资料称，因涉嫌参与或同情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而被捕的人据说遭受酷刑，酷刑事件尤其发生在该国的北部和东部以及科伦坡。有人仍在擅自设立拘留所，尤其是在贾夫纳半岛和瓦武尼亚。据认为这一因素助长了酷刑。据说泰米尔伊拉姆人民解放组织设立了此类拘留所，在这些拘留所，据称常常有人遭受酷刑，军方和警方人员默认这种行为，据说他们经常查看这些拘留所。保安部队成员据说帮助这些

准军事团体设法不让外界知道这些拘留所和拘留所中发生的酷刑行为。被关押在这些拘留所的人据称遭到毒打，被施以电击，背部被浇上汽油并点着，还有人让狗咬他们的阴部。

930. 普通犯罪嫌疑人和在非政治背景下被拘留的人遭受酷刑的现象据说很普遍，这样做是为了使偷窃案件和其他刑事案件中的嫌疑人供认犯罪行为。然而，《证据法》明确规定不得采用严刑逼供手段，因为以这种方式取得的证据法院不予接受。据说最高法院已裁定向在几起案件中因涉嫌犯有轻罪而被捕，随后遭到警方毒打的人员提供赔偿。据称，常常有人找到当地警察，请其处理他们与邻居、商业对手、家庭成员或租户的争端。许多在这种情形中被捕的人据说事后都遭到了酷刑。

931. 此外，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资料称，法院仍在规定实行肉体惩罚，包括对青少年采用这种惩罚。据说《刑法》第 52 条规定，犯罪者可依法受到鞭答这种惩罚。法律明文规定，偷窃蔬菜和水果的，除了其他惩罚以外，还将受到鞭答这一惩罚。1939 年《儿童和青少年法》第 29 条第 1 款规定，行政治安法院可对男童处以鞭答，以作为对某些犯罪行为所适用的一种附加惩罚。有人向特别报告员报告了有关案件。

932. 最后，据收到的资料反映，尽管早已颁布了惩治酷刑行为的立法，而且 1995 年颁布了《禁止酷刑法令》，但据说仍有人在犯下这种行为，而且犯罪者可以逍遥法外。在斯里兰卡，据说没有人因犯有酷刑罪而被定罪。不过，据说高等法院目前正在受理 7 项起诉，这些起诉是在最高法院于 1997 年和 1998 年作出 8 项裁决之后提起的，最高法院认定，一些警察犯有酷刑行为，裁定向受害者提供赔偿并建议作进一步调查。但是，据说最高法院表示，它对有关机构未能执行最高法院关于对参与酷刑行为的保安部队成员作进一步调查并对其采取恰当行动的建议感到失望。

933. 特别报告员向政府转交了一些案件的资料，这些案件摘要如下。

934. Weerage Buddhika Weerasinghe 据说因被怀疑犯有抢劫行为而于 1996 年 5 月被捕，并据称在 Pannala 警察局遭受酷刑，有人把他吊在一个米臼上，并不停地用水管抽打他，以迫使他招供。据说警方在向法院作的陈述中否认他遭受了酷刑。最高法院据说在 1997 年 10 月 31 日的一项裁决中决定向他提供赔偿。

935. **Sinnarasa Anthonymala**, 女, 17 岁, 贾夫纳人, 据说 1995 年 7 月 16 日在坐船前往印度过程中被海军开枪击中大腿。在被海军营救后, 她据说被带至 **Kankesanthurai** 海军营地, 在那里, 她据称被剥光衣服, 并遭到毒打, 有人用铁棍猛击她的头部, 致使其头部受伤而需要缝合。还据称, 她的双脚被铐住, 并被头朝下吊在窗口栅栏上, 有人用通了电的电线击她的身体, 并用香烟和烧得滚烫的铁棍将其烫伤。1995 年 8 月 28 日, 她据称被转到刑事侦查部, 在那里, 据说有人将她的后颈部割破, 还用一块木头打她的嘴和左腿。一个月之后, 她据称被迫在 7 份僧伽罗文陈述书上签字。随后, 她据说被转至 **Welikada** 监狱。在被关押在 **Welikada** 监狱三个月之后, 监狱医务所从她的大腿部位取出一颗子弹。1997 年 6 月 27 日, 她到法庭受审。医务人员据说在她身上发现一些疤痕和伤痕, 这些痕迹与她所提供的所有关于遭受酷刑的证词相一致。

936. **Anura Sampath** 据说于 1998 年 12 月 30 日被带至 **Moratuwa** 警察局, 并遭到警察的毒打。第二天, 警方主管通知家属说, 此人已经死亡。据说家属是在 **Kalubovilla** 医院发现他的尸体的。据说尸体解剖发现, 他因内脏 24 处受伤而死亡, 他的内脏受伤可能是殴打造成的。但是, 警方据说表示, 他是由于从警察的吉普车上跳下来而死亡的。

937. **Sathasivam Sanjeevan** 据称因遭受酷刑而在被警察拘留过程中死亡。据说他是在警方 1998 年 10 月 13 日在 **Paandiruppu** 开展的一次搜捕行动过程中被捕, 并被关押在 **Almunai** 警察局, 在那里, 他据称遭到酷刑。1998 年 10 月 17 日, 家属据说前往 **Amparai** 警察局, 然后前往一家公立医院, 在那里, 他们得知, 他们的儿子在被转往 **Amparai** 警察局的时候, 在同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遭遇的过程中被打死。据说他的胸部有一处很深的伤口已被缝合, 他的舌头被割断, 但后来被缝接, 他的头部和胯部受伤。地方治安行政官下令作的第二次尸体解剖证实, 他在遭枪击之前, 身体被钝器击伤。治安行政官负责进行的第二次调查仍在进行中。

938. **Gopalaratnam Thananjeyan** 据说于 1998 年 8 月 22 日在科伦坡被捕。他据称在 **Peliyagoda** 警察局一楼被关押和毒打长达 4 个小时。在被拘留过程中, 他据说遭到毒打。据称他的手和脚被绑住, 有人用一根管子在他膝盖下面穿过并将他吊起。在他被吊起的过程中, 据说警察打他的脚底、腿部和背部。然后, 据说

他被带见助理警长，并出现呕吐症状。助理警长下令将他送往医院，他在医院一直呆到 1998 年 8 月 24 日，他在那一天被带回 Peliyagoda 警察局。他据说于 1999 年 1 月初被交保释放，现正等待对他提出的指控。

939. Kumaua Selvaratnam 据说因涉嫌参与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的活动而于 1997 年 3 月初被捕。在他被关押在科伦坡 Slave Island 警察局的头八天里，有人用扫帚柄打他。据称有人使劲地踢打、踩他，致使他需要接受手术，以摘除他的睾丸。据说最高法院已裁定赔偿他 100,000 卢比。

940. Suppu Udayakumar 、 Pichchamuththe Chandran 、 Arunasalam Yogeswaran、Solamuththu Loganathan、Ponnaiaah Saravanakumar 和 Samimuththu Benedict 据说因涉嫌参与用炸药炸毁 Shannon 茶叶制造厂的活动而于 1998 年 6 月的头两个星期内被捕。据称他们是因为参与社会主义公平党的活动而被捕的。据说他们是在遭受酷刑后招供的。据说这些人现在都被关押在 Kandy 的 Bogambara 监狱。特别报告员收到了有关其中每个案件的资料，这些资料已经转交给政府。

941. T. Ranjani 据称 1997 年 11 月 26 日在科伦坡被捕，在 Cinnamon Gardens 警察局遭到警察的酷刑。据说法医对他作了检查，检查发现，他有七处受伤，受伤情况与他关于有人用聚氯乙烯管和一些棍棒打他的指称相一致。

942. Muthuthamby Vanitha 据说 1998 年 11 月 19 日在科伦坡被 Kotahena 警察逮捕。据称她曾设法到法国寻求庇护，她于 10 月初被遣送回斯里兰卡。她被拘留了一个星期，在此期间，据称有人用铁棍打她的胃部，而且不允许她使用浴室。法医对她作了一次检查，前者据说发现了酷刑的证据。她目前被关押在 Welikade 女犯监狱，在那里，据说她正接受治疗，但据称酷刑给她留下了后遗症。

943. Periyathamby Subramaniam 据说于 1997 年 6 月 8 日被 “Razeek Group” 这一据认为与伊拉姆人民革命解放阵线有联系的团体拘留。据称有人用一根燃烧着的木棍烫他、打他，并用烟头烫他的阴茎，他被套上一只装有辣椒粉和汽油的袋子，几乎窒息而死，有人用针扎他的身体，并用刀子刺他的肩部。据说他被转至 Patpodi 军营，在那里，据称有人用融化了的聚乙烯浇在他的腿上，他的一个指甲被人用钳子拔掉。还据说他在 Batticaloa 警察局反颠覆行动处遭受酷刑。据法医于 1998 年 9 月 29 日提交最高法院的报告称，他的伤势与他关于曾经遭受酷刑的

指称相一致。据说最高法院将审理他提出的关于基本权利遭受侵犯的申诉，还说 Batticaloa 高等法院将依据《防止恐怖主义法》对他进行审理。

944. 35 名青年男子和妇女据说于 1997 年 1 月 2 日在 Manipay 的军队开展的一次搜捕行动中被拘留。据称，他们被拘留在 Thavady 军营，在那里，有人盘问他们的身份姓名。在他们被拘留的第三天，据说有三名士兵在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设下的埋伏中被打死。军营内的士兵据称开始用竿子、曲棍球棒、电线等殴打这些被扣押者。据称被拘留者头部被套上装满汽油和蚂蚁的塑料袋。在他们被拘留的第四天，据说他们被转到 Manipay 军营，在那里，其中一些人向军官反映他们曾遭到毒打。当天晚上早些时候，据称一些士兵前来殴打他们。对拘留者中的男子据称被人捆住双脚倒吊起来，有人在下面用辣椒烟熏他们。据称还有人用聚氯乙烯管和电线打他们，他们还遭到电击。据说有人在他们手上和脚上钉入钉子。

945. Kanapathipillai Sasikumar 据说于 1997 年 4 月 3 日被捕，被关押在 Indian High Commission 后面的一个塔楼内，该塔楼据说是军方人员使用的一座“安全的房子”。据称有人剥光他的衣服，把一个装有汽油和辣椒粉的袋子套在他的头上，在他的颈部把袋子系住，并将他绑在一只椅子上。据说有人用已经损坏了的桌子和椅子的腿以及装满水泥的聚氯乙烯管子朝他身体各处乱打。据称有人将他反绑，并用一根尼龙绳系住他的大拇指，将他吊在一个装在天花板上的风扇上，据称有人对他施以电击。4 月 5 日，据说有人将他转交给刑事侦查局。Nagoda 公立医院的一名医生建议对他的阴茎施行手术，但直到 1998 年 10 月，据认为他被关押的 Kalutara 监狱主管部门仍未采纳这名医生的建议。

946. Bathatha Jazatunga Gamage Malsha Kumari, 女童，14 岁，据说 1995 年 9 月遭到 Hungama 的警察局人员的毒打。据称为了迫使她招认犯有偷窃行为，有人绑住她的手腕，将她吊在一棵树上。据说在她被这样吊在树上的时候，有四名警察用橡皮管和棍棒打她的脚跟，并对她身体的各个部位进行毒打。据称最高法院裁定向她支付一大笔赔偿金，以作为对她所受的虐待的补偿。在一名律师于 1995 年 11 月代表她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之后，当地警察局说曾设法劝她的家属撤销这一诉讼。

947. K. A. Sisira Kumara 据说 1998 年 12 月 7 日因涉嫌偷窃一台汽车收音机而被捕。据称 Sapugaskanda 警察局的四名警察对他施以酷刑，他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挨了打。据称他的双手被反绑，他的手指被人用线绑住，然后被人用绳子绑住。据称他被吊在一根绳子上。然后，据称几名警察在屋子里将他推来推去，拉他的头发。接着，据说有人用一根很粗的白色的竿子打他。据说他后来被释放，被送到科伦坡总医院，接受了 14 天的治疗。

948. Pradeep Kumar Dharmaratne, Dinamina 报记者，据说因揭露当地非法的烈性酒交易以及随后批评警方对此不采取任何行动而于 1998 年 2 月被捕。据称，Aranayake 的警察殴打他的腹部和脸部。据说最高法院裁定向他提供 60,000 卢比的赔偿，以补偿他所受的虐待。

949. Velusamy Baskaran、Neelian Yogesan、Vadivel Kanagaratnam 和 Somasundaram Shanmugarajah, Nuwara Eliya 泰米尔贸易商协会的四名成员，据说于 1998 年 11 月中被捕，并在拘留过程中遭到毒打。据说他们被从警察局转到反颠覆科，在那里，他们遭到毒打。

950. Michaelpillai Robert Wellington 据称由于在 Poooint Pedro 军营被军方关押期间遭受酷刑而死亡。据说他 1998 年 7 月 20 日被捕并遭到毒打。据称他被五名士兵拖到军营，于第二天上午死亡。据说他的尸体有遭受毒打的痕迹，他的尸体到处都有刀伤，双手被打断。他的尸体有六处枪伤，据称是在他死后有人朝他开的枪。

951. Vythilingam Thiruchelvam 据说 1997 年 10 月 31 日在 Sudalaiady 会合点被武装部队成员逮捕。据称他的双手被一根绳子绑住，他被带至 Uruthirapuram，在那里，有人强迫他跳到一个厕所里。据说在他呆在厕所里的时候他身上中弹。他的一个朋友，Shanmugasuntharam，据称中弹身亡。这一厕所后来据说被关闭。Vzthilingam Thiruchelvam 据说在厕所内呆了两天之后得以逃脱。

952. Kanthasamy Kalanithy, 泰米尔妇女，据说 1998 年 6 月 25 日被 Mirusuvil 军营的军官抓获，据说后者想强迫她和一名僧伽罗族士兵结婚。据称她不得不站在 10 名士兵面前，但她拒绝从中挑选一名士兵和她结婚。据称她遭到了轮奸，随后被杀害。士兵们不愿交出她的尸体供检查，而且据称他们还企图威胁她的父母，要他们不要声张。

953. Vallipuram Suganthi, 女, 15 岁, 泰米尔族人, 据说 1997 年 7 月 10 日被 12 名警察逮捕, 并被带至 Wellawatte 警察局, 在那里, 据说她遭到毒打。还据称, 有人威胁她说, 如果她不在一份承认她参与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活动的陈述书上签字, 就强奸她, 她最后只得签字。1997 年 7 月 25 日, 据说她被转至刑事侦查局, 在那里, 据称有人用木棍在她头部打了三下, 然后扬言要将她杀死。获释后, 据说她曾在科伦坡家庭康复中心接受过治疗。

954. Thambirajah Kamalathan, 据说于 1998 年 7 月 15 日被捕的 192 名斯里兰卡寻求庇护者之一, 这批人在被从塞内加尔遣送回斯里兰卡之后, 被拘留了几个星期。据称他一连几天在 Pettah 警察局遭受酷刑。据称有人用棍棒打他, 在他的眼睛里抹上辣椒粉, 并且挤压他的生殖器。据说他于 1998 年 7 月 21 日被转到恐怖主义活动调查部, 据说被关在六楼。在这段时间里, 据称他的亲属无法去探望他。据说科伦坡的司法行政官于 8 月 6 日对他进行了审理, 随后将他关押在科伦坡拘留候审所, 在那里, 他的家属据说于 1998 年 8 月中前去探望了他。据说,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探望了他, 对他作了治疗。据了解, Pettah 警察局没有对他遭受酷刑一事进行调查。

955. Moothathambi Vanitha, 据说曾设法前往法国, 但最后于 1998 年 10 月 1 日左右被驱逐出境。据说他在支付罚款之后获释。1998 年 11 月 19 日, 据称 Kotahena 警方在没有对他提出任何指控的情况下再次将他逮捕。据称有人用铁管打他的下腹部以及手和腿。警方否认他遭受过任何虐待。

956. Kanapathipillai Navaratnam, 据称与她丈夫一道被拘留并遭受酷刑。据说他们于 1997 年 8 月 9 日被捕, 当时, 他们正在 Thalayady 海上钓鱼。据称有人用棍棒和电线打他们。据说他们被转到 Trincomalee 的海军军营, 在那里, 他们遭到至少 10 名海军人员的毒打。在他们被打昏之后, 据说他们被转交给警方。接着, 据说他们在警察总部接受了 17 天的审问。据称有人把他们头朝下吊起来, 用棍子打他们, 朝他们身上泼盐水, 并用辣椒烟熏他们的伤口。据说随后他们被转到 Poose 拘留所, 在那里被拘留了 10 个月, 拘留期间, 据称他们继续遭受酷刑。法院对他们进行了审理, 他们在 Kagasean 拘留所被拘留了 21 天, 之后, 有关方面根据一项大赦令将他们释放。

957. Mahalingam Mahenthiren, 据说于 1992 年 7 月 20 日被捕, 被捕前他遭到斯里兰卡海军的枪击。据说他被带到 Trincomalee, 在刑事侦查部被拘留了 2 个月。据称有人用绳子绑住他的大拇指, 并把他吊起来。据称有人朝他的鼻孔里注射汽油, 他的头部被套上一只塑料袋并遭到殴打。据称他被拘留了三个月, 有关方面依据一项法庭命令在 Princomales 将他释放。据说他是被依据《防止恐怖主义活动法》而被逮捕的。据说他的胸部和背部感到疼痛, 而且无法工作。

958. Veeraputhiran-Thevy 在斯里兰卡部队据说进入 Vadamaradchy 地区时逃往 Paranthan, 然后逃往 Mallavi。在离开 Vavunia 之后的途中, 据说她于 1998 年 9 月 24 日遭到女警察的殴打。据称有人用铁棒打她的胯部、大腿和脸部。

959. Krishanthi Kumarasamy, 泰米尔族人, 据称在 Chemmani 的一个检查站被士兵和军官强奸。她的母亲 Rasamma、她 16 岁的兄弟, Piranapan 以及她的邻居 Kirupaharan Sithamparam 当天下午前往 Kaithady 军事检查站, 打听她的下落。据称士兵们表示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由于这位母亲表示一定要见到她女儿, 否则就不离开检查站, 这三人被军方扣押。当天晚上, 据称他们被人用绳子勒死。据说有人将这三人草草埋葬了事。1996 年 10 月 24 日, 这三人已经腐烂了的尸体据称被用飞机运到科伦坡。据称她的家属多次受到斯里兰卡武装部队的恐吓。Somaratne Rajapakse, 被科伦坡高等法院认定犯有强奸、绑架和杀害上述人员的罪行, 并据说于 1998 年 7 月被判处死刑的六名保安部队成员之一。据说 1998 年 8 月 23 日遭到 Welikade 监狱看守的殴打。据说他的口腔、左眼下侧及胸部受伤。其中一名殴打他的人事后到医院去看望他, 前者据说对他进行威胁, 要他不要把他被打一事声张出去。在受审过程中, 他据说向法院透露说, 还有 300 到 400 人的尸体也被埋在贾夫纳区的 Chemmani, Krishanthi Kumarasamy 的尸体也是在那里被发现的。据认为, Somaratne Rajapakse 之所以被打, 是因为他拒绝在一份书面陈述上签字, 据称是一位部长下令让他签字的, 这份陈述大意是说, 当时他在向高等法院交待有关乱葬坟坑的情况时, 经神失常, 因而这些情况是不真实的。

960. S. Selvarani, 聋哑女童, 据说 1998 年 3 月 16 日被强奸。据称, 在她骑自行车去看望一位朋友时, 在 Chavakachcheri 的 Meesalal 检查站被人拦住。据说几名僧伽罗族士兵将她绑住, 在她的嘴里塞上东西, 然后将她轮奸。回到家之

后，她想自杀，她把自己尽泡在煤油中，然后将自己点着。据说当局没有对此案采取任何行动。

961. Ehamparam Damayanthi, 女童, 15 岁, 据称 1997 年 2 月在 Patpodi 军营遭到士兵的毒打和性攻击。据称有人踢她、用棍棒打她, 把汽油浇在她脸上, 并把她按倒在水里。士兵们还据说掐她的臀部, 摸她的乳房, 对她进行调戏。1998 年 1 月 15 日, 最高法院裁定提供 15 岁的女童所能够得到的最高额度的赔偿。据称法院指出, 这些士兵没有否认对他们提出的犯有酷刑行为的指控。Batticaloa 高等法院裁定, 采用酷刑而取得的供词不予接受, 因此, 她于 1998 年 11 月被释放。

962. Selvaratnam Ravinsagar 据说 1997 年 2 月 1 日在 Trincomalee 被警方逮捕。据说警方对他进行审问, 了解有关一名被控参加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的女孩的情况。据称, 他的双手被铐住, 3 名警察用木棍和聚乙烯管打他的脚底。还据称, 有人用坚硬的鞋底打他的下巴, 并据称用一支装有汽油的袋子套住他的头部。据说警方不断对他进行审讯, 要他提供有关上面提及的女孩的情况, 但他表示对她一无所知。据说他最后承认, 他知道这名女孩是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的成员。一周以后, 据说科伦坡刑事侦查局副局长对他进行了审问, 要他签署一份新的陈述书。据称他不愿在陈述书上签字, 因而再次遭到这名副局长和两名警官的毒打。他在刑侦局拘留室被拘留了一个月, 在此期间, 他的双手被铐住, 使他无法躺下。然后据说他被关在一间单人牢房, 关押时间为 4 个半月。1997 年 7 月 8 日, 据说他被带至治安法庭, 在法庭上, 他的律师建议他服罪, 承认对他提出的对警方隐瞒真实情况的指控, 因为他已经在一份陈述书上签了字。据说他被判处 17 个月徒刑, 并被立即转到 New Magazine 监狱。但是, 由于同泰米尔族犯人有矛盾, 他最后被转到 Kalutara 监狱。据说他于 1998 年 12 月 5 日获释, 据认为, 他目前正在接受一般治疗和心理治疗。

963. Kandasamy Sri Ram 据称 1999 年 8 月 25 日被捕之后在 Mirihana 警察局遭到酷刑。据说他于 9 月 15 日被交保释放。据说警察用烟头烫他的身体, 他还遭到电击。据说有人把大头针从他的指甲下面插入他的手指, 并将一根铁棍插入他的肛门。他向斯里兰卡人权委员会和调查任意骚扰和逮捕行为委员会提出了申诉。这两个委员会尚未公布调查结果。他目前正在接受身心创伤治疗。

964. Selvarajah Thenuka, 泰米尔族女童, 10 岁, Pathameny 村人, 据称 1996 年 11 月 11 日在 Atchuvvely 被士兵轮奸。据说她被带至 Puttur V C 军营, 在那里, 她据称遭到强奸。

965. Srilal Priyantha 独立的僧伽罗语报 Lakbima 记者, 据说于 1999 年 5 月 14 日被捕。据说他被控在 1989 和 1990 年南部发生的起义中杀害了 5 个人, 并且隐瞒了他的身份。但据说实际上, 他曾写过几篇文章, 揭露保安部队的腐败和滥用权力现象。被捕后, 他据说遭到刑侦局人员的拷打。在对他进行审问过程中, 据称一些警察剥光他的衣服并对他进行毒打。1999 年 6 月 14 日, 他由于据称在拘留期间被人打伤而据说被送到科伦坡国立医院接受治疗。

966. Pasupathipillai Yogendran 据称 1996 年 10 月 27 日在 Vavuniya 被军方逮捕。据说他被带到 Joseph 军营, 在那里, 他被拘留了 3 天。据称有人用绳子捆住他的脚踝, 把他的头朝下吊在一颗树上, 利用棍棒、拳头、以及电线打他。科伦坡的法医发现的证据证明, 他曾被人用铁管和方形木棍打过。据说有人用一枝装有汽油的购物袋套住他的头部, 让他无法呼吸。1996 年 10 月 29 日, 他被转到 Vavuniya, 据称有人用棍棒和拳头打他, 用刀子把他的身体割破, 并把他脚指压碎。1996 年 11 月 25 日, 他到法庭受审, 然后被转到 Anurhadapura 监狱。1996 年 12 月 23 日, 他被带至 Kalutara 监狱, 在那里, 据说医务人员发现, 他的身体, 尤其是他的胸部上方和腹部、手臂及腿部等有一些不规则的疤痕。

967. Kalimuthu Salvarajah, 据说 1995 年 7 月 10 日被刑事侦查局人员逮捕。他在刑事侦查局总部被拘留了 5 天, 在那里, 他据说遭到刑事侦查局人员的殴打。据说有人用刀片割破他的身体, 并用装有汽油的袋子套在他的头上, 使他无法呼吸。据说科伦坡的法医机关人员于 1997 年 12 月 17 日为他作了检查。负责对他体检的法医的报告说, 他身上的许多伤疤与他的指称相一致。据说他现在仍患有慢性头痛, 右手大拇指的活动受到限制。据说他现在被关押在 Kalutara 拘留候审所。

968. Luis Rama, 据说 1995 年 7 月 20 日被斯里兰卡海军拘留 2 个月。接着, 她据称被转至 Magazine 监狱, 在那里, 据说有人把她的双脚捆住, 将她吊起来, 用刀片割破她的身体, 用香烟烫她, 并用一只袋子套住她的头部。据说她的胸部和腿部有二英寸至七英寸不等的细长的伤疤。据说她的左乳房、膝盖、背部

和肘部有多处香烟烫伤的疤痕。据说科伦坡的法医机关于 1997 年 5 月 17 日为她作了检查。

969. Sivalingam Kajenthiran, 聋哑男子, 据称遭到士兵的拷打并被他们杀害。据说斯里兰卡士兵是因为怀疑他为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刺探情报而将他逮捕的。

970. Rasanayakam Uthayakumar 据说 1998 年 10 月 23 日在 Nayanmarkaddu 被斯里兰卡军方逮捕。据说他在贾夫纳市设在 Gnanams 旅馆的军营受到审问。1998 年 10 月 27 日, 他的妻子被告知, 当军方将他丈夫送到贾夫纳医院的时候, 他已经死亡。据说尸体有被拷打的痕迹, 左脚和右手有伤痕, 这表明他被人用链条捆绑过。

971. Sivam Ashokumar, 据说 1999 年 1 月 24 日当他正在路边干活时, 被泰米尔伊拉姆人民解放组织逮捕, 有人开着一辆面包车将他带走。据说他于 1999 年 1 月 24 日被带至 Vairapu- liyankulam 泰米尔伊拉姆人民解放组织营地, 并在当天被转至 Kovikulam 泰米尔伊拉姆人民解放组织营地。据说他被关押了 26 天, 有人用棍棒、电线打他的胸部、腿部和手。据说他于 1999 年 3 月 4 日被释放。

972. Arumugam Pakkiri, 别名 Jeya, 和 Christie White, 据说 1999 年 2 月 7 日被泰米尔伊拉姆人民解放组织成员拘押。据称他们被带至 Kovikulam 汇合处的泰米尔伊拉姆人民解放组织营地, 并被拘押了 11 天。Arumugam Pakkiri 据说在被拘押期间遭到毒打, 以致被释放时无法行走。Christie White 据称也遭到殴打。这两人据说于 1999 年 2 月 18 日被释放。

973. Chandramalige Bernard Joseph Silva 据说于 1999 年 2 月 22 日在 Kandana 警察局死亡。据说他是 2 月 22 日被该警察局的警察逮捕的, 据说第二天上午, 这几名警察将他的尸体交给了 Ragama 医院。警方告知他的家属, 他死于心脏病发作, 尸体已经交给医院。该地区的副总检察长被要求妥善调查这一案件。科伦坡北区医院法医提交的尸体解剖初步报告据说得出以下结论: 死者身体的某些部位由于不断遭受钝器打击而受伤。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974. 1999 年 3 月 8 日，特别报告员和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主席一道，为以下人员发出了一项联合紧急呼吁：Silvam Ashokumar，据称于 1999 年 1 月 24 日在他位于 Vavuniya 的家中被泰米尔伊拉姆人民解放组织成员逮捕；Arumugam Pakkiri，别名 Jeya，据说 1999 年 2 月 7 日被泰米尔伊拉姆人民解放组织成员逮捕。这两人据说都因被怀疑属于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成员而被逮捕。据说他们遭到不得与外界接触的拘留，拘留地点不详。

苏 丹

普通函件和收到的答复

975. 在与苏丹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一道于 1999 年 11 月 29 日发出的信函中，特别报告员告知政府，他收到了有关以下案件的资料。

976. Mahjoub al-Zubair、Yahya Ali Abd'Allah、Nassur Mohamed Nassur、Kamil Abd'al Wahab、al Shaikh Al Imam、Mahmoud Kharif 和 John Macam，均为据说已被取缔的苏丹工人联合会总联盟执行委员会成员，据称 1998 年 7 月 7 日被政府保安部队逮捕。以上人员都遭受了各种形式的酷刑，包括被人用塑料管和其他工具殴打。据称他们被迫站在中午的烈日下，没有任何东西遮挡，喝不到水，吃不到食物，无法洗嗽，脸部遭到殴打，并被关在极小的单人牢房里。据称他们还遭受各种心理伤害，包括不断遭受死亡威胁和其他酷刑威胁，还遭受各种污辱。

977. Daoud Al Dai 和 Osman Adlan，据说因涉嫌为以色列情报部门 Mossad 效力，而于 1998 年 10 月 6 日在他们位于 Omdurman Umbadda 的家中被捕。2 天之后，Mustafa Zaki Al Hakeem 据说由于相同原因而在喀土穆 Burri 家中被捕。这三个人据称都被关押在喀土穆市中心阿拉伯银行对面的政府保安部队特别行动处。Salah、Ahmed Youssif、Al Sir Attia 以及 Amin Mohamed Ali，据称在 Wad Medani 被捕，被捕原因也是被怀疑为 Mossad 效力。据说他们被转至喀土穆的特别行动处，与在喀土穆被捕的另外 3 天关押在一起。据称这 6 人被关押在十分拥挤、而且没有通风设备的屋子里，而且据称遭受了各种形式的酷刑，包括电击等。据称

有人连续 2 天不让他们睡觉，用水管子打他们，骂他们，还强迫他们睡在水泥地上。1998 年 11 月 23 日，据说这 6 人都被释放，没有受到任何指控。

978. Adam Issa Mohamed, Omdurman 伊斯兰大学学生，Ansar Order 组织学生分部成员，据称 1999 年 3 月 21 日在 Omdurman 伊斯兰大学旅馆被 8 名政府保安部队成员和全国伊斯兰阵线学生民兵绑架。据说他被带至 Omdurman 抵押银行后面的一个建筑物内，在那里，他被人拷打。那天晚些时候，有人发现他昏倒在一条街上。

979. Ahmed Izzeldeen, Omdurman 伊斯兰大学学生，Ansar Order 组织学生部成员，据称 1999 年 3 月 21 日在大学旅馆前面被 18 名政府保安部队成员和一批全国伊斯兰阵线学生民兵绑架。据说他被蒙住眼睛，并被带至某处(似乎是 Omdurman 以西的沙漠地带)，在那里，据称他遭到毒打和虐待。据说有人发现他昏倒在喀土穆北区 Kafoury 一带的一个污水管道附近。

980. Abd Alla Abd Elrahman、Hanan Sahal、Umayma Nouri、Sami Abdullah、Sahar Ibrahim Khairy、Rihab Hassan Abdel Majid、Nuha Omar Khalifa、Umayma Mohamed Osman、Ghandhi Ghriş、Adley Anouar、Mohamed Abdeljabar、Kamil Tahar Mohamed Nour、Khidir Hussein、Yasir Osman Hassanain、Safwait Jalal、Salim Osman Mohktar、Nazar Abdalla Ibrahim、Mohamed Abdelkarim Yusif、Suhaib Mohktar、Houda Bukhari、Nafesa Mohamed、Nadir Ahmed Rashid、Sas 和 Abdel Nasir Izeldin，均为学生，据说因为参加了在喀土穆一个名叫 Buri 城市公园举行的一次野餐，而于 1999 年 6 月 14 日受到喀土穆治安法院的指控，应被处以鞭答。当时，这些学生正在参加 Ahliya 大学 Nuba 族人学生会为欢迎新生而组织的一次野餐活动。据说活动组织者事先征得了校方和 Buri 地方委员会的同意。据称，治安警察为了驱散这次野餐活动，殴打参加者。据说有关方面依照《刑法》第 152 条，对这些学生提出指控，并判定他们犯有以下罪行：“行为下流或不道德”，“身穿制服惹怒公众”。苏丹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曾在提交大会的报告(A/54/467, 第 120 段)中提到过这一案件。

981. 苏丹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已在 1999 年 2 月访问该国过程中向主管机构提及以下案件。

982. Mohamed Ahmed El Nour、Muaiwa Bushra 和 Ismail Ibrahim Babiker, 学生, 民主阵线成员, 据称 1998 年 12 月 1 日下午在 Juba 大学被保安部队绑架。据称他们被人蒙住眼睛, 用车送至 Al-Mugran 的苏丹学生联合会大楼, 在那里, 有人用水管子、铁棍和 AK 47 步枪枪托打他们。Mohamed Ahmed El Nour 的上背部和左肩据说好几次被烫伤。

983. Khalid Al Taher Mustafa, Omdurman Ahlia 大学学生, 新力量运动组织成员, 据称 1998 年 11 月 12 日在 Omdurman 大学被全国伊斯兰阵线强行带走, 该组织是一个学生民兵团体, 据说在政府保安部队的保护下开展活动。据说他被人用车带至 Abu Kadak 的一个宿舍, 在那里他据称遭到各种形式的酷刑, 包括电击和对人用脚乱踢等。据说他的眼睛被人用金属丝挖出, 他的脸部被人用锋利的刀片划破, 背部被刺上“伊斯兰运动”的字样。他的头据说也被人剃光。

984. Mohamed Nourain、Mohamed Rostom 和 Osama 据说 1998 年 9 月在苏丹东部的 Adariel 被军方情报部门和国家保安部队逮捕, 他们被控受雇为反对派情报部门服务。Mohamed Rostom 和 Osama 据说因遭受酷刑而在 Adariel 死亡, Mohamed Nourain 则被转至喀土穆接受进一步审讯。1998 年 10 月, 据说他被转至 Burri 警察医院, 最后由于各种酷刑对身体造成的损伤而死亡。

985. Ali Mirghani Ahmed, 律师, 据说 1998 年 7 月初被政府保安部队逮捕, 并被拘留了一个星期。在整个拘留过程中, 据称有人用水管子打他的身体和脸部, 强迫他在正午站在没有任何东西遮蔽的地方, 让太阳晒他, 他遭受了心理伤害, 得不到食物, 喝不到水, 也无法同家属见面。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986. 1999 年 1 月 22 日, 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以及促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 为 Mohamed Mahjoub Mohamed Ali 发出一项紧急呼吁, 后者是被取缔的苏丹共产党的一位主要成员。据说他于 1998 年 12 月 28 日在喀土穆被捕, 并遭到不得与外界接触的拘留。据说他是在一份由他和其他 55 名苏丹反对派主要成员签署的一份公开备忘录送交奥马尔·哈桑·巴希尔总统之前的那一天被捕的。

987. 1999 年 2 月 2 日，政府答复说，他是因被控招募民防部队，并煽动其成员在展开军事行动时对同事进行袭击，而于 1998 年 12 月 27 日被捕的。政府还表示，对他的调查和拘留都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本案的结果将在适当时候转交。

988. 1999 年 4 月 9 日，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和法官和律师的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苏丹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一道，为 Ghazi Suliman、Mohamed Elzeen El Mahi、Wagdi Salih、El Taieb Idris、Mohamed Abdulla El Nago、Nasr El Din、Mamoon Farong 和 Satia Mohamed El Hag 等律师发出一项紧急呼吁。据说有 40 名律师在苏丹律师协会在喀土穆举行了一次集会之后，于 1999 年 4 月 7 日被保安部队成员拘留。一些人由于被保安部队成员殴打而受伤，其中有些人需要住院接受治疗。上述 9 名律师因被控犯有扰乱治安罪而被捕，目前这些人正被拘留，拘留不详。

989. 政府于 1999 年 4 月 20 日答复说，这 9 名律师因强行闯入律师协会大楼而于 1999 年 4 月 7 日受到刑事指控。政府还答复说，Ghazi Suliman 于 1999 年 4 月 8 日被判处 15 天徒刑并被处以 50,000 苏丹镑的罚款。政府表示，对另外 8 名律师的刑事指控于 1999 年 4 月 10 日被撤消，因而这 8 人被释放。政府还表示，这些人的身心安全的权利自始至终都受到了充分保障。

990. 1999 年 4 月 28 日，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以及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为 Hillary Boma Awul 神父、Lino Sebit 神父、Patrick Clestino Morajan、Leoboldo Odirar Rahmatallah、Joseph Ashianf Langlang、Fuastino Awol Aduroc、Hassan Abdallah Kenya Zinc、Rizig Ambrose Angoya、Faustino Awol Odong、Charles Oling Dommic、Gabriel Marong Deng、Babiker Fadlallah Abdalla、Kual Boi Beda、Lual Lual Aciek、Mustafa Shamsoon Idris、Karkoun Nawek Daoul、Francis Mabjor、Abdallah Col, Peter Kong、Hassan Abu Adhan、Louis Ojori、Joe Awet Dominic、Khalid Yang 和 Garang Malek Bak 等人发出一项紧急呼吁，这些人因于 1998 年 6 月 20 日在喀土穆附近的几个民用设施中发生的炸弹爆炸事件有牵连，而于 1998 年 7 月 29 日或 8 月 1 日被捕。他们随后都被控犯有各种罪行，而且据说他们现在可能被判处死刑。他们自从被捕以来，一直遭受不得与外界接触的拘留，而且据称在审讯过程中遭受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目的是让他们供认他们参与了爆炸活动。

991. 政府于 1999 年 5 月 1 日和 6 日答复说，Lino Sebit 神父和 Hilary Boma 神父是被依法逮捕的。政府表示，这两人受到的待遇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法律保障公民享有人身安全的权利，并规定不得使任何人遭受任何不人道或其他形式的有辱人格的待遇。政府还答复说，这两人可以自己聘请律师，并且还能享受充分的医疗保健服务。政府答复说，宪法法院最近下令停止诉讼，以便处理辩护律师就非军事人员在军事法庭受到审理而提出的异议。政府没有具体提及发送的紧急呼吁中所列的其他人员的情况。1999 年 12 月 15 日，政府又寄送了一份答复，告知特别报告员，1999 年 12 月 6 日，总统下令赦免所有被告。政府进一步答复说，在此之后，司法部长下令将这些人立即释放，并下令停止对他们提起的一切法律诉讼。

992. 1999 年 5 月 21 日，特别报告员和促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为以下人员发出了一项联合紧急呼吁：Mohamed Abd Alseed，世界反对酷刑组织成员，总部设在伦敦的阿拉伯语日报 Alsharaq Alawsat 记者，据说 1999 年 4 月 14 日在喀土穆 Al Kalakla 区被捕；Mutasim Mahmoud，喀土穆的日报 Al Ray Alaam 政治部主编，据说于 1999 年 4 月 17 日被逮捕；Maha Hassan Ali，苏丹通讯社国内新闻部记者，据说 1999 年 4 月 18 日在 Al Kalakla 家中被捕。以上三人下落不明。

993. 1999 年 6 月 17 日，政府转交了人权顾问委员会所作的答复。关于 Mohamed Abd Alseed 和 Maha Hassan Ali，政府答复说，他们被依法逮捕接受审查，不是由于他们的职业，而是由于他们被控向国外某些人员透露机密情报。政府进一步答复说，Mohamed Abd Alseed 于 1999 年 5 月 24 日获释，对他的审查结果已经转给司法部，以确定对他的控制是否构成刑事罪。Maha Hassan Ali 于 1999 年 4 月 18 日获释。政府答复说，有关方面在将这两人逮捕时，都当即向其提出了指控，政府还说，他们享有身心安全的权利没有遭受任何侵犯。关于 Mutasim Mahmoud，政府答复说，有关方面曾经传讯他，对他进行审问，但根本没有将他逮捕。

994. 1999 年 6 月 10 日，特别报告员与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为 Adam abd al-Rahman Hussain、Mohamed Issa Tiato、Mohamed Hamed Ahmed、Fadul Adam abd al-Rahman、Abd Allah Rabih Fadul、siddieg

Suliman Abakar、Mohamed Ibrahim abd Allah、Mohamed Abakar Shigaifat 以及 Ali abd al-Rahman Idris 等人发出一项联合紧急呼吁，这些人据说被判处交叉截肢这一惩罚，即截去右手和左脚，然后被绞死，并被钉在十字架上。据说这一宣判符合苏丹《刑法》，是依据政府对伊斯兰教教法的解释而作出的。据说上述人员被判定犯有抢劫银行罪。据说这项宣判已经提交最高法院批准，如经批准，将立即执行。此外，据称，上述九名人员在被拘留期间，得不到食物，无法睡觉，被迫在烈日下做剧烈运动，而在冬季，则有人将冰凉的水浇在他们身上。

995. 1999 年 6 月 26 日，为答复这项紧急呼吁，政府转交了人权顾问委员会提供的资料。政府答复说，以上九人是被依据 1991 年《刑法法令》和 1986 年《武器、弹药和炸药管制法》被定罪的，这些人除一人以外都已被判处死刑。其中一名被告由于调查后对他提不出任何指控而被释放。政府报告说，另有三人分别被判处不同刑期的徒刑，但刑期都不超过三年。政府还转交了发生在 Darfur 地区的一个类似案件的资料，在这一案件中，有三人被裁定无罪并被释放，有 14 人被依据相同的两部法令被定罪，并被判处死刑。政府进一步答复说，在对这两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所有被告都在独立、公正及称职的法庭受到审理，法庭依据法律作出宣判，并且允许被告聘请律师，以准备为被告辩护。政府还答复说，在这两起案件的审理中，死刑都不是终审判决，并且都已经提交最高法院批准。

对先前提交的函件的答复

996. 政府在 1999 年 1 月 6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于 1998 年 10 月 23 日送交政府的一些案件(见 E/CN.4/1999/61,第 672 段，以及第 675-676 段)作了答复。关于 Mohamed Fadol Mohamed, 政府答复说，他因涉嫌参与 1998 年 6 月 30 日在喀土穆发生的爆炸事件而于 1998 年 7 月 8 日被拘留，在调查结果表明对他无法提出任何指控之后，于 1998 年 8 月 8 日获释。关于 Mohamed Abdelsalam, 政府答复说，1998 年 8 月 4 日，Omer El mukhtar 喀土穆北区警察局接到消息说，有人发现一具尸体。之后，依据 1991 年《刑事诉讼法》就此案提出了一份案情报告。政府还说，1998 年 8 月 6 日，检察长下令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有一名法律顾问担任主席。该委员会在喀土穆大学进行了一次调查，并向副校长、教务长以及死者的一些大学同事提供了调查情况介绍。政府还答复说，在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之后，

委员会依据苏丹 1991 年《刑事法令》关于处治凶杀行为的规定，对一人提出刑事指控(第 1943/98 号)。政府表示，Omer Elmukhtar 检察机关目前正负责处理这一案件，该地方检察机关对此案拥有管辖权。关于 Amin Badwi Mustafa 和 Abdulla Ali Abdalla，政府答复说，他们从未被拘留过，因此，政府无法就关于他们 1998 年 7 月 16 日在喀土穆北区保安部队总部被人用橡胶管拷打的指称提供任何资料。

意 见

997. 特别报告员提请注意苏丹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的结论，后者感到遗憾的是，1999 年，他仍收到关于酷刑和任意拘留现象时有发生报告，受害者主要是人权维护者、记者以及反对党人士等。

瑞 士

普通函件和收到的答复

998. 在 1999 年 9 月 14 日与法官和律师的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共同发出的信函中，特别报告员告知政府，他收到了与特别报告员 1997 年转交的关于 Clement Nwanko 1997 年 4 月 5 日被捕并据称遭受虐待一案(见 E/CN.4/1998/38/Add.1,第 413 段)有关的补充资料。政府曾在 1997 年 6 月 27 日和 7 月 28 日的两封信函中对这些指称作出答复，政府在信函中表示，行政调查发现，Clement Nwanko 所受到的待遇与警察行为准则不符，对此类行为进行制裁的内部程序仍在进行中，最后将对有关警员作纪律处分。据报告员最近收到的资料，有关警员对纪律处分决定(即日内瓦警察局长下令给予的两项警告处分和一项申斥处分)不服，提出上诉。在司法和警察部确认了这项纪律处分决定之后，据说有关警员进一步向依据日内瓦警察法而设立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提出上诉。该委员会由三位人员组成，分别代表行政法院、州政府以及日内瓦警方。据说该委员会于某日撤消了对三名警察的处分。据认为，Clement Nwanko 未能得知这些最新情况，而且仍未得到任何赔偿。

999. 政府在 1999 年 11 月 24 日的信中证实，上诉委员会于 1998 年 9 月 11 日受理了上诉，并基本裁定申诉毫无根据。因而，委员会于 1998 年 9 月 11 日决

定撤消两项警告处分和一项申斥处分。政府还通报说，1998 年 1 月 9 日，总检察长决定不对 Clement Nwanko 提出的控告把他拦住并盘问他的警员的申诉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1000. 1999 年 4 月 26 日，特别报告员和促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为 Nizar Nayyounf 发出一项联合紧急呼吁，后者是月刊 Sawt al-Democratiyya 的主编，叙利亚保卫民主自由委员会总书记，据说于 1992 年 1 月被捕。1992 年 3 月 17 日，一个军事法院以参加非法组织和传播假消息等罪名，判处他十年强迫劳动。据说一年多来，他患有霍奇森病，这是一种白血病，如果极早进行化疗可以治愈。据称监狱方面不给他提供任何治疗，除非他保证不再从事政治活动，并签署一份声明，承认他就叙利亚的人权情况发表了不真实的言论。据说他被关押在大马士革的 Mezze 军事监狱的一间单人牢房内，已有 7 年没能见到阳光。据说由于遭到监狱方面的拷打和酷刑，他的身体还有以下损伤并患有以下疾病：他下肢瘫痪，脊椎骨折；由于颅部受伤，他双目可能失明；他的胃由于多次绝食，以及吃了监狱提供的据称混有监狱看守的尿液的食物而正在内出血；他身上一些被烟头烫伤的部位的愈合情况似乎很差，而且据说他因此得了皮炎。

1001. 政府在 1999 年 6 月 7 日的信函中答复说，Nizar Nayyounf 至所以被捕，是因为他同一批叙利亚公民一道，参与成立一个从事损害国家安全的活动的组织，该组织得到叙利亚境外的一些机构的支持。政府表示，该团体故意散布谣言，并以维护人权为借口损害国家利益。政府答复说，法院依法对他作了宣判，目前，他正和任何其他犯人一样，接受必要的医疗保健服务，包括将其转到一家医院，请专家对他进行医治等。政府还答复说，他没有患霍奇森病，他唯一的疾病是椎间盘突出。负责对他进行护理的医生据说决定，他无需接受手术治疗，只需接受药物治疗就可以了。政府通报说，由于接受了治疗，他的健康状况正在改善。

1002. 1999 年 4 月 26 日，特别报告员和促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一道为 Faraj Bayraqdar 发出一项联合紧急呼吁，他是叙利亚记者和诗人，据说 1987 年 3 月被捕，并遭到不得与外界接触的拘留将近 7 年，1993 年，国家安全法院对他进行了审理，据称他被控参与“Hizb Al-Amal Al-Shuyu'i”这一非法的共产主义行动党派，他于 1993 年 10 月 17 日被判处 15 年徒刑。他目前被关押在 Seydnaya 监狱，据称在他遭受不得与外界接触的候审拘留过程中，他的身体由于遭受酷刑而受重伤，但据说他现在得不到治疗。由于据称多次被拷打，据说他脊椎受伤，腰部骨折。

泰 国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1003. 1999 年 12 月 7 日，特别报告员为数千名流动工人发出一项紧急呼吁，其中很多人据说很快将被强行遣送回缅甸，如果被遣送回国，他们可能会遭受酷刑。自 1999 年 11 月初以来，据说已有数千名缅甸籍流动工人被驱回缅甸。其中许多流动工人尽管据称有合理的理由担心会遭受迫害，但据说仍可能被送回缅甸，无法要求在泰国寻求庇护。许多被驱逐出境的人无法入境，因而不得不返回泰国，但如果返回该国，他们据说就可能被重新逮捕。因此，许多人据说滞留在 Tak 省 Mae Sot 附近的 Moei 河的几个岛上，以及泰国境内周围的丛林中，在那里，他们据称吃不到食物，也没有水喝，住在露天，而且可能得痢疾和疟疾。最后，还有几千名被捕的流动工人据说被关押在极为拥挤的移民拘留所，包括曼谷的 Suan Phlu 的主要拘留所。据称，拘留所条件很差，被拘留者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医疗服务和卫生设备也很缺乏。

多 哥

普通函件和收到的答复

1004.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告知政府，他收到了有关拘留条件和酷刑案件的资料。政府在 1999 年 10 月 11 日的信中作了答复。

1005. 据上述资料反映，洛美的普通监狱和宪兵总部的监禁条件不人道，有辱人格，威胁到被监禁者的健康甚至生命。监狱方面看来完全失去了对洛美普通监狱的控制。据说这些监狱掌握在犯人团伙手中。每一名新来的犯人据说都必须支付一笔钱款才能得到一个垫子，使用沐浴和厕所。据说，不遵守犯人头目定下的规矩的犯人，常常遭受肉体惩罚。政府指出，洛美普通监狱设计关押 550 名犯人，但由于等待审理的被拘留者越来越多，现已关押了 800 至 900 人。政府表示，不存在新到达的犯人需支付一笔钱款的现象，也不存在肉体惩罚现象。

1006. 总的来说，监狱据说缺乏药品和食物。据说由于得不到医治，有十几名犯人因患肺结核以及各种皮肤病而死亡。

1007. Dosseh Dankoh 和 Kemau Agbojalou 据说在被关押了一个月之后，于 1997 年 7 月死于洛美普通监狱； Koffi Tenou 据说 1998 年 9 月死于营养不良； Kodjo Ahadju 据说 1998 年 10 月因患严重腹泄而死亡。据称，所采用的唯一的治疗手段是用凉水冲洗病人，以使将要死去的犯人苏醒。在洛美宪兵总部，设有三种牢房，分别称为“大门牢房”、“小门牢房”以及“洞穴”。后者几乎没有任何通风装置。据说一些在那里被关押几个月，甚至几年。这些状况有些是有关方面故意造成的，有些是由于疏忽而造成的。政府指出，一旦发现有人得病，监狱护理人员通常先对患病的犯人作简单医治，然后将其转至洛美的大学附属医院。例如，上述四人就曾被转至大学附属医院，该医院的医生发现，这几人由于自然原因而死亡。关于国家宪兵队总部的情况，政府指出，上述房舍是看守使用的房舍，他们有时和被警方拘留人员合用这些房舍。此外，所有这些房舍通风状况良好，而且很卫生。宪兵司令部医务处主任医师每天都去探望被拘留者，被拘留者的食物由其家属提供。

1008.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关于有人在被捕时往往当众遭到拷打资料。据说，在将被捕者转至拘留所和审讯所尤其是宪兵审讯所的过程中，也采用这种做法，目的是让被捕者招供。据称 1998 年 7 月，有三人在被转至洛美的宪兵司令部的过程中死亡。所采用的方法包括以下几种酷刑和虐待：受害者在到达审讯室接受审讯之前，遭到院子里的军人的毒打；用棍棒和卡宾枪拷打；把受害者的双手绑在桌子上，并把他的双脚捆住，然后拷打他；电击。据说在这一切发生的过程

中，军士往往在场。政府表示，不知道有三人于 7 月死亡一事，被拘留者遭受宪兵虐待的指称是不真实的、毫无根据的。

1009. 特别报告员向政府转交了关于以下案件的资料。

1010. Ameen Auodele, 大赦国际尼日利亚分部成员，据说 1999 年 5 月 19 日至 27 日被多哥保安部队拘留，原因可能是因为他该组织成员。在边防检查站，据说他出示了他的成员证，因为他的所有其他身份证件已被人偷走。接着，似乎就有人指控他是大赦国际的间谍。据称他被拘留了 9 天，他的衣服被剥光，得不到食物，而且每天都遭到毒打。据说他曾两次遭到恐吓，有人把插入他的口腔。

1011. Koffi Agblelé 和两名利比里亚国民据说 1998 年 2 月底至 3 月初左右在 Sokode 被人用棍棒毒打。据称在洛美宪兵司令部，还有人用绳子打他们。政府表示，宪兵认为这几人是游民，因而将其押送至洛美普通监狱。

1012. Richard Koukou Koudaya 据说由于对某个接近总统的人提出批评而于 1994 年 3 月 12 日被捕。他似乎被带至 Landja 军营，在那里，有六名士兵连续一周对他进行拷打，最后，他只得在一份承认自己有罪的陈述书上签字。政府通报说，他因拥有并运送武器以及犯有欺诈行为而于 1995 年 1 月 23 日被 Kara 宪兵送交有关方面，政府否认他曾被带至 Landja 军营。

1013. Delphine Amenyo 据说由于遭到毒打而于 1994 年 3 月 28 日死亡。据称他被 Kara 的宪兵埋葬。政府表示，他不了解此案的情况。

1014. Sam Kouma 商人，据说于 1997 年 11 月 26 日被捕。据称他在洛美宪兵司令部遭到毒打，几天后因伤势而死亡。在被拘留过程中，据说有人用镣铐把他的右脚和右手铐在一起，并把他的左脚和左手铐在一起。据称在他被铐住之后，他遭到毒打。随后，据说他被绑在一个桌子上，有人用链条、皮带和棍棒打他，直到他昏死过去。据说他被打得口腔和鼻孔流血。政府通报说，他是由于伪造证件并企图用伪造的证件来从事欺骗活动而被人叫住盘问的，在被警方拘留过程中，他的双手没有被铐住，他企图逃跑。在宪兵赶到之前，他被 Doulassame 区的居民抓住并遭到他们的毒打。政府称，他被送到医院，因心力衰竭而死亡。

1015. 最后，政府指出，侵犯人权的人往往受到停职几个月甚至立即开除公职等项制裁。

1016. 政府向特别报告员表示，政府一贯乐于进行合作，并表示，如果特别报告员愿意，政府愿在任何时候欢迎他访问多哥。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1017. 1999 年 5 月 11 日，特别报告员和促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为 Tengue Nestor 和 Gayibor François 发出一项联合紧急呼吁，这两人是多哥捍卫和促进人权协会执行成员，都于 1999 年 5 月 3 日在洛美被警方逮捕。Sant’Anna Brice，曾一直与该组织密切合作，据说也已经被捕。所有这 3 人据说都被关押在洛美国家安全总部，并被指控“抵毁公众声誉和损害国家安全，传播谣言，伪造证件，企图使用伪造的证件进行诈骗活动”，向人权组织传送有关多哥政府所犯的侵犯权利行为的有错误的资料，并接受反对党即 Convention démocratique des peuples africains (CDPA)和 Union des forces du changement (UFC) 的指示。

1018. 政府在 1999 年 7 月 27 日的信中对这一紧急呼吁做了答复，指出，司法警察总局已开始对多哥捍卫和促进人权协会的活动进行调查。调查发现，该协会的一些成员，包括上述 3 人在内，一直想拍摄交通事故伤亡人员的照片，目的是将造成交通事故中人员死亡的责任归到执法人员头上，并于 1999 年 5 月 7 日将这些照片发送给大赦国际。在公诉人决定延长拘留期以后，这 3 人被移交给洛美检察院，有关方面开始了司法调查，以调查这 3 人共谋破坏声誉、造谣以及煽动叛乱等行为。在他们被指控之后，于 1999 年 5 月 7 日和 14 日签发了一项拘留令。在公诉人提出请求之后，被告于 1999 年 6 月 18 日获释，与此同时，调查工作继续进行。最后，政府向报告员表示，多哥依据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已在尊重人权尤其是司法问题上取得相当大的进展，政府举例说，国家人权委员会密切关注治安的进展情况。

1019. 1999 年 5 月 25 日，特别报告员和促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为 Nadjombe Antoine Koffi 发出一项联合紧急呼吁，后者是大赦国际这一非政府组织成员，据说于 1999 年 5 月 14 日在洛美被捕。据说由于他在大赦国际内从事的人权活动，他先被关押在洛美国家安全总部。他是在大赦国际公布一份关于多哥 1998 年选举过程中人权遭受侵犯的报告之后几天被捕的。政府在 1999

年 10 月 5 日的信中对这项紧急呼吁做了答复，指出，在大赦国际公布一份诽谤执法机关和多哥主管机构的报告之后，Nadjombe Antoine Koffi 于 1999 年 5 月 14 日被捕，并在 5 天后移交检察院。他是因与政府在 1999 年 7 月 27 日的答复中所提及的相同的案件(见上文)有牵连而受到指控的。在公诉人提出请求之后，他于 1999 年 6 月 18 日被从洛美普通监狱释放。不过，政府指出，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并强调，关于这些人可能遭受虐待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答复还重申，政府打算在国家的各个社会阶层和职业类别中创造一种真正的人权气氛。

突 尼 斯

普通函件和收到的答复

1020.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告知政府，他收到了有关以下案件的资料。

1021. Ahmed Ben Salah Zamel Taboubi 据说 1996 年 3 月 19 日被 H  lal 警察局的警员逮捕。当他在公路上被捕时，他据称被剥光衣服并遭到毒打。有人使劲把一根警察棍插入他的肛门。据说这些警员命令在场的一些人朝他吐口水并打他。然后，他在半昏迷的状态下被一辆警车带走，他被人一次次地从车上推下来。

1022. 1994 年 6 月 18 日，Mohammed H  di Sassi, 突尼斯普通监狱的犯人，据说由于没有向一名监狱看守敬礼而被他打耳光。随后，其他看守接到了“纠正他的错误”的命令，据称将他毒打一顿。在此之后，据说他被人用镣铐拷住，关在牢房内，他处于半昏迷状态，并有呕吐症状。第二天，监狱方面据说对他处以 10 天单独监禁的惩罚。据称，他连续 10 天都被镣铐拷住，而且只给他吃一些面包。1995 年 3 月 15 日，据称他再次被看守殴打，并遭受 10 天的单独监禁。当他的律师几天之后探望他时，据称他身上仍有据说他所遭受的虐待的痕迹。据说他于 1995 年 4 月 13 日向突尼斯初审法院公诉人提起诉讼。但公诉人似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1023. Abdelmoumen Belanes、Bechir Agid 和 Ali Jellouli 据说因参加突尼斯工人共产党而大约于 1995 年 11 月 28/30 日被捕。在被拘留期间，他们据称遭受了所

谓“烤鸡”式的酷刑，即把受害人的手脚捆住，将他吊在一根棍子上，并对他进行毒打，还遭受了所谓“浴缸式”酷刑：把人浸泡在装满水的浴缸中，对他电击，不让他睡觉，看来有关方面没有下令对此案做调查或检查受害者的身体。

1024. Abdelmoumen Belanes, 在再次被捕之后，特别报告员曾被其于 1999 年 8 月 26 日发出一项紧急呼吁，据称 1999 年 8 月底在 Bouchoucha 警察局和内政部遭受不得与外界接触的拘留过程中，在此遭受酷刑。据说他于 1999 年 3 月 2 日被转至突尼斯 Neuf Avril 监狱。政府对这项紧急呼吁做了答复(见下文)。

1025. Imen Derouiche, 一名有心脏病的妇女，据称 1998 年 6 月 16 日在突尼斯 Mannouba 女犯监狱遭到毒打，之后只好住院接受治疗。

1026. Lofti Hammami, 1998 年 2 月被捕之后，特别报告员曾为其发出一项紧急呼吁(见 E/CN.4/1999/61,第 710 段)，据说 1998 年 2 月 21 日至 28 日在内政部遭受酷刑。据称他被捆住双脚，倒吊在天花板上，有一名人员用带子系住他的睾丸，并使劲地拉这根带子，在他第一次露面时，他的律师听说就曾要求医生对他的身体做检查，并立即对他做妥善治疗。但这些请求据说遭到拒绝，尽管对他的身体进行检查的监狱医生据说监狱对他实行手术。据称他的睾丸由于遭受酷刑而发炎。

1027. Maître Néjib Hosni, 因“伪造销售合同”而判处 8 年徒刑，据说 1995 年 11 月 8 日国家安全人员在内政部对他进行了审问，据说有人审问他有关武器的问题。据称，他遭受了“烤鸡式”酷刑，他身体的各个部位都遭到了棍棒和鞭子的毒打和抽打。第二天，据说他两次遭到电击，最后失去知觉，据称他被光着身子关在一间牢房里，并不断遭到看守的侮辱。据说律师协会曾要求有关方面对此事进行调查，但主管机构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1028. 1999 年 2 月 26 日，特别报告员为 Abdelmoumen Balanes 和 Jalal Ayachi 发出一项紧急呼吁。据说这两人 1999 年 8 月 21 日在突尼斯被捕，之后遭到不得与外界接触的关押，他们可能被关押在突尼斯内政部。

1029.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项紧急呼吁中告知政府，他收到关于 Fahem Boukaddous 的资料，后者因与 1998 年 2 月的突尼斯工人共产党一案有牵连而受到

指控，特别报告员 1998 年 10 月 12 日的信中提到过这一案件(见 E/CN.4/1999/61, 第 696 段及其后)，据说他是和前面两人一同被捕的。虽然已接受到了指控，但据称他直到 2 月 25 日才被带见法官，然后被关押在突尼斯 Neuf Avril 监狱。据说他患有严重的哮喘，因而需要不断得到护理。此外，似乎在他被关押的头一个晚上，人们就不得不把他送到医院，但后来他又被送回内政部。Neuf Avril 监狱十分拥挤，而且与他一同被拘留的人似乎可以抽烟，这种状况可能使他的健康严重恶化。

1030. 政府在 1999 年 5 月 17 日的信中答复说，Fahem Boukkaddous 和 Abdelmoumen Belanes 因犯有不同罪行而分别于 1999 年 2 月 21 日和 23 日被捕，这些犯罪行为包括参与一项旨在通过恐吓和威胁、阴谋手段等伤害人员和财产的计划，以及举行非法会议等。在他们被带见突尼斯初审法院首席地方预审法官之后，为了让他们能够聘请律师，对他们的审理被推迟进行。地方预审法官下达了将这两人拘留的命令。政府否认他们曾经遭受虐待，并指出，Fahem Boukkaddous 曾一直处在医务人员的观察之下。至于 Abdelmoumen Belanes，政府表示，他从来没有被逮捕过。

对以前转交的函件的答复

1031. 政府在 1999 年 1 月 8 日的信函中对 1998 年 9 月 30 日和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特别报告员共同发送的信函作了答复，这一信函涉及被拘留或流亡中的反对党人士的妻子，这些人据说曾遭受虐待(E/CN.4/1999/61, 第 690 段及其后)。

1032. 关于 Jallia Jalleti、Zohra Saadallah 和 Naziha Ben aissa，政府指出，她们的丈夫积极参与 Ennahda 这一主张取消种族隔离的恐怖主义组织的活动。但是，他们从未遭到过骚扰或性虐待。政府还指出，没有人向司法机关提起任何诉讼。

1033. 关于 Radhia Aouididi，政府证实，他于 1996 年 11 月被捕，当时他正设法凭一本假护照离开突尼斯，警方对此案做了调查。调查发现，这本护照是 Sabia Ben Karmi 给他的，后者本人是从 Ennahda 的一名成员那里得到这本护照的。据此，1996 年 11 月 16 日，突尼斯初审法院地方预审法官下达了将他拘留的命令。最后，1998 年 5 月 26 日，突尼斯上诉法院刑事庭以阴谋伤害人员和财产、

制作恐怖气氛罪将他判处 3 年徒刑，以共谋伪造证件罪判处他 3 个月徒刑，并以共谋使用伪造证件罪判处他 3 个月徒刑，另外还对他处以 5 年行政监视。他目前在 Manouba 普通监狱服刑。政府表示，酷刑和性虐待的指称是毫无根据的。

1034. 在 1998 年 1 月 8 日的另一封信中，政府对关于在特别报告员 1998 年 10 月转交的所谓的突尼斯工人共产党一案中(E/CN.4/1999/61,第 696 段及其后)被控人员所受待遇的指称作了答复。

1035. 政府证实，他们于 1998 年 2 月至 3 月被捕，突尼斯初审法院首席地方预审法官对他们做了审理，审理时有他们的律师在场。他们被控参与阴谋伤害人员财产的活动，阴谋袭击有关人员，煽动暴乱并组织非法会议。他们在突尼斯普通监狱被拘留，等候审理。政府强调指出，他们在该监狱没有遭受任何虐待，他们的家属和律师定期前去探望他们。此案仍未了结。

1036. 关于 Ridha Khemiri(见 E/CN.4/1999/61,第 709 段)，政府通报说，有关方面依照 Jendouba 初审法院预审法官的命令，将他逮捕，他被关押在 Jendouba 普通监狱，罪名是阴谋伤害人员和破坏财产。据政府称，1997 年 6 月 2 日，他开始绝食，尽管监狱工作人员对他进行劝说，但他仍不愿吃任何东西。他时刻受到医务人员的看护。7 月 17 日和 22 日，他被转到 Jendouba 医院，在医院，他拒绝接受任何治疗，但医生发现他的身体状况比较稳定。在他签署了一份陈述书之后，他被送回监狱，在这份陈述书中，他表示对因绝食而可能造成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7 月 25 日，在出现虚弱和昏迷迹象之后，他被人急送医院，医生说他已经死亡。尸体解剖显示，他死于无机盐新陈代谢紊乱而造成的心脏——呼吸功能突然停止。

意 见

1037. 特别报告员遗憾地指出，他去年曾提出过访问该国的请求，但政府没有对这一请求做出任何反映。

土 耳 其

普通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1038. 特别报告员以 1999 年 11 月 23 日信件通知政府说，他收到的资料表明：检察官经常不愿意开始调查或建议审判。

1039. 尤其是，特别报告员转交下列案件的资料。

1040. Kahraman Mara 省 Tilkiler 村和其他四个村即 Törolar、Çöçenler、allua 和 Musolar 的 50 名村民据说于 1999 年 6 月 8 日至 12 日被捕，随后被拘留在 Pazarck 宪兵指挥部。据指控，他们遭到警棍疼殴，被迫吃人类粪便，双手被绑在背后吊起来。

1041. Vasfi Karakoç 据说于 1998 年 8 月 31 日被拘留，在 Bozyaka 警察总局反恐怖处受到审问，罪名是持有无证武器。据称，他双目被蒙，受到电刑、被吊双臂，头部被撞向墙壁。虐待的结果，据说他一耳失去听觉，头痛。据说他获得的体检报告与他的指控符合，他向检察官提出控诉。但是不久警官访问他，恐吓他。1998 年 9 月 2 日，据说他去 Izmir 城，纵火自焚，说出承认虐待他警官的姓名。他死于 9 月 2 日的伤。

1042. Deniz Özcan 系 17 岁的高中学生，是 11 名警官案件的证人，他们被起诉在照相师 Metin Göktepe 于 1996 年 1 月在伊斯坦堡关押期间，殴打他致死(特别报告员曾干预此事；见 E/CN.4/1997/7/Add.1,第 498 段)。Özcan 两个月后在伊斯坦堡游行示威时被捕，据说被拘留在伊斯坦堡警察总局反恐怖处受到威胁。据称，他被吊双臂，受到电刑。据称，他的喉咙被勒紧。他以后获释，据说得到体检报告，其中记录：他一个手指有瘀伤和烧伤，以后几天，他和他母亲据说几次受到警察威胁。

1043. Ali Serkan Eroglu 系左翼政治活跃分子，据说于 1997 年 11 月 27 日被捕。据说他双眼被蒙，被带到一个地址不详的地方，受到审讯和酷刑达 8 小时之久。1997 年 12 月 1 日，据说他向土耳其人权协会作出陈述，并向检察官提出控诉。三个星期之后，他的尸体被发现用带子绑着脖子吊在爱琴大学通讯系厕所里。Izmir 法医研究所称死因是“悬吊造成窒息”，据说认为他自杀了。第二次解剖据说透露，他血液中含有氯仿和乙醇。1998 年 6 月，他的熟人 23 人包括他的女

朋友被拘留。据称，警察对她性侵犯，企图强迫她声明：由于她结束了他们的关系，他自杀了。据说，其他朋友受到性骚扰、电刑和绑着双手吊起来。Izmir 检察官据说开始调查他的死因，但是迄今尚未提起诉讼。

1044. Gazali Turan 据说于 1999 年 3 月 21 日在 Izmir 被捕，当时正是 Nevruz 节目期间。她的被告发是扛了一个非法武装组织的旗帜。据称，警察三次对她施电刑，威胁剥光她的衣服和进一步施加酷刑，除非她承认他们的指控。据说她签署了一份文件，但她不识字，不知道她签署了什么。她在被拘留 4 天之后，仍然不能获得法律顾问。Izmir 州安全法院检察官据说不理会她曾经遭受酷刑的陈述。在拘留将近结束时，一名医生据说发布一项体检报告说她健康良好，事实上根本没有检查她。

1045. Hüseyin Çelik 据说于 1998 年 5 月 1 日被拘留在伊斯坦堡警察总局反恐怖处。据说，他在被捕时遭到拳打脚踢。在反恐怖处，据称他被从一间小屋带到审讯室，双眼被蒙，被剥光只剩内衣裤。审讯他的警官据说压榨他的睾丸。据称，他的头部、睾丸和咽喉受到强力冷热水的冲击。5 月 5 日，他被带到医生诊所，后者据说记录了他踝部有小裂口，胸腔有瘀伤。他向检察官控诉受酷刑，据说检察官未采取行动。

1046. Ali Ekber Öz 和他的妻子 Nuran Öz 和他姊妹，于 1994 年 10 月 2 日在 Antalya 家中被捕。10 月 4 日，据说另一兽医在同一城市他自己家中被捕。这 3 个人由于涉及革命人民党(Devrimci Halk Partisi)的党员资格，在 Antalya 警察总局受到审讯。据称对 Ali Ekber Öz 足部和外阴部施加电刑，对 Nuran Öz 威胁、踢揣、打耳光、威胁强奸、威胁处死、剥光衣服、以强力射出冷水冲击、施加电刑。第三名兽医据称受到殴打、被剥光衣服、受到强力射出冷水的冲击，以大棍绑在膝后强令蹲伏、对他足部和外阴部施加电刑。他们据称全被单独监禁达 9 天之久，不得见医生。他们都签署了一份已准备好的文件，据说不准他们阅读内容。Ali Ekber Öz 然后被定罪为装卸炸药和属于非法武装组织，被判 12 年 6 个月徒刑。他目前被关押在 Çanakkale 监狱。尽管被告律师提出抗议，Izmir 州安全法院法官没有调查酷刑的指控，允许酷刑获得的供词在法庭宣读然后归入档案。

1047. 此外，特别报告员转来资料，内称法官不愿定安全部队成员的罪，也不愿判他们拘留。据称若干案件，虽然对于指控的酷刑提出刑事诉讼，但所采取

施导致的最后定罪和判刑不足以反映罪行的严重程度。尤其是，特别报告员就下列案件转来资料，现简述如下。

1048. 三名儿童年龄为 10、11 和 12 岁，据说于 1997 年 3 月 3 日在伊斯坦堡一座垃圾堆捡拾废金属时被捕，被带到 Küçükçekmece 警察局公安处。在 32 小时单独监禁期间，这些儿童据说被剥光只剩内衣裤，锁在厕所，警官向他们小便，令他们躺在人类粪便上。据称，这些儿童被逼在电刑和殴打之间“二者选一”，遭到木棒殴打、性侵犯、被逼签署供状，招认偷盗录音机。可是，当几个儿童被带到检察官办公室时，其中一名据说声称他受到电刑，其后据说为体检报告证明：颞部瘀伤和积久的黑斑来自电流”。然后，他们被送往 Bakırköy 州医院，据说那里的医院证明说：瘀伤与指控符合。据说，Küçükçekmece 检察官按照《刑法》关于虐待较轻处罚的第 245 条而不是关于酷刑的严重处罚的第 243 条，对三名警察提起诉讼。

1049. Cengiz Aksakal 于 1980 年 10 月 18 日自行到 Artvin 省 Savsat 附近 Veliköy 村宪兵队接受审问。据称他 6 天后据称在医院死于审问时受的伤。他的家族提出控诉控告省宪兵指挥官和主管宪兵队士官。审判持续到 1992 年，据说两名被告被 Artvin 刑事法院判了 4 年两个月徒刑。上诉法院推翻判刑，重新审判。这一次据说两名军官被判无罪，理由是虽然已经确定 Cengiz Aksakal 酷刑致死，但没有足够证据定被告的罪。裁决被推翻，于 1994 年开始在 Ardahan 刑事法院重新审判。1997 年两名被告被定罪，判了两年一个月徒刑。上诉法院于 1998 年 12 月确认判刑。在服刑之前，省宪兵指挥官据说从少将提升为中将，而在刑期开始后，担任 Antalya 省宪兵总司令部公安处处长。上述士官据说在判决不久即退役了。

1050. Ali Rıza Agdoğan 于 1991 年 2 月 13 日在分发反对土耳其在海湾战争所起作用的传单时，在伊斯坦堡被拘留。他在该市 Beyoğlu 区警察局被审讯。当天晚上，他从楼房三楼“跌”下。验尸报告表明，他身体伤痕是酷刑造成的：腋窝和脚底有瘀伤，手指和脚趾有伤痕，一直未能确定的是，这位 19 岁的青年是为了逃避酷刑从窗口跳出，还是被人抛出去的。警察因为施加酷刑受到审判，1998 年 2 月 6 日 Beyoğlu 第一刑事法院判了 5 年 6 个月徒刑，上诉法院确认警官施加酷刑的看法，但是推翻了刑期，理由是需要的上诉期间已经过期。

1051. Abdullah Salman 系 13 岁儿童，被误告偷盗。据指称于 1994 年在 Kurtulus 警察局为一名警长蒙上双目、扼住咽喉、拳打脚踢并施加电刑，而其他警官一旁讪笑。据说这名警官被 Sisli 刑事法院判定有罪，罚款 90 万土耳其里拉。上诉法院于 1997 年 6 月根据技术原因推翻定罪，发回重审。上述警长据说仍在任职。

1052. Halil Ibrahim Okkal 于 1995 年 11 月 27 日在 Izmir 的 Çinarli 警察局因被指称偷盗受到审讯，据说其后被送进加护病房。据称，他被两名警察审问，他被带到厕所，遭到警棍殴打，他倒在地面后，遭到脚踢。在审判期间，判定施加酷刑的警官据说升任为主任警官。Izmir 州第 2 刑事法院于 1996 年 10 月 30 日判他及另一警官罚款 75 万土耳其里拉，并判他们停职两个月。上诉法院推翻判决，在重审之后，于 1998 年 3 月判两名警官每人 10 个月徒刑。徒刑暂停执行。

1053. Yelda Özcan 系土耳其人权协会会员，据说于 1994 年 7 月 4 日遭到主任警官疼殴。她的衣服被撕破，殴打的结果，她的耳鼓破裂。主任警官据说于 1996 年 12 月 26 日被伊斯坦布尔 Beyoglu 第一初级法院定罪。他据说被判了 3 个月徒刑和 3 个月停职。这些刑罚转换为 45 万土耳其里拉罚款。

1054. 16 名青少年从 1995 年 12 月 26 日至 1996 年 1 月 5 日据说在 Manisa 警察总局被捕。据称，他们被剥光衣服，遭到性侵犯、被吊双臂、遭到电刑。在 Manisa 刑事法院审判期间，年轻受害者继续受到恐吓，其中一人企图自杀，检察官将起诉从酷刑改为虐待。1998 年 3 月，警官被判无罪，但这项判决为上诉法院于 1998 年 10 月推翻，后者的结论是：“被告积极参与了酷刑”，因而判决他们应当服刑。然而，Manisa 刑事法院重审于 1999 年 1 月 27 日又判无罪。

1055. 特别报告员连同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于 1999 年 11 月 23 日发出信件通知该国政府，他们收到了下列案件的资料。

1056. Fatma Deniz Polattas, 一名 19 岁库尔德少女和她 16 岁朋友，据说在 Iskenderum 于 1999 年 3 月 8 日和 3 月 5 日分别被捕，两人都被带到 Iskenderum 警察总局反恐怖处，分别拘留了 5 天和 7 天。据称，她们双目被蒙，不准睡眠和上厕所，不给饮水和食物。据称，警察剥光她们的衣服，勒令长时间站立在易疲劳位置。据说，她们照例受到侵犯和威胁。据称 16 岁的少女遭到辱骂和性骚扰，她的生殖器、臀部、乳部、头部、背部和两腿继续遭到殴打，被逼长时间坐在湿地

上，裸身卷曲在水中，被吊双臂并以强力冷水冲击。据称 Fatma Deniz Polattas 遭到同样虐待和肛门强奸。据说，警官告诉她说，即使一名医生也无法证明她曾被强奸。据说正式控诉警官，其后于 11 月开始调查。据说两名少女被判长时期徒刑，起诉理由是她们是库尔德工人党党员，而且在党魁 Abdullah Öcalan 被捕之后参加暴力示威游行。据说两名少女声称，她们被定罪是根据刑求的供词，然而她们仍然被关在监狱等待上诉法院裁决。在拘留期间，据说她们得到不同医生的检查，包括童贞检查，据说已经损伤，没有任何医生说到暴力迹象。土耳其医师协会稍后一次报告载列的医学迹象与少女所说性酷刑的证词吻合。

1057. 政府于 1999 年 12 月 15 日答复说，Fatma Deniz Polattas 和她的朋友(她的名字是特别报告员告知的)从 1999 年 3 月 5 日至 8 日被拘留受到审讯，其后于 1999 年 3 月 12 日被监禁。Fatma Deniz Polattas 和她的朋友被分别判处 12 年 6 个月和 8 年 4 个月徒刑。政府说，两名妇女在拘留之前、期间和之后都受到体格检查。政府说，两名妇女在这些检查中受到童贞检查，结果显示：她们没有遭到酷刑，也没有受到任何其他虐待，诸如强奸包括肛门强奸。政府也通知特别报告员说，在调查阶段，两名妇女会见了她们的亲属。政府还说，Fatma Deniz Polattas 提出控诉：她遭到酷刑和肛门强奸，因而她被送往 Iskenderun 省医院作进一步检查，证明她没有遭到酷刑或强奸。政府说，检察官根据这些报告决定，没有人犯可提起公诉的罪行；尽管如此，还是于 1999 年 6 月 14 日将案件转交该区首席长官办公室以便进一步调查。政府说，在此次调查期间，Fatma Deniz Polattas 否认她关于酷刑和强奸的指控。她们的案件留在 Adana 安全法院等待处理。政府说，两名妇女被从 Iskenderun 监狱转移到 Adana 的 Kurkcüler 监狱。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1058. 1999 年 2 月 16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被强行从肯尼亚内罗毕遣回土耳其的 Abdullah Öcalan 发出紧急呼吁。Öcalan 最初被带到伊斯坦布尔，然后被转移到 Izmir 名称不详的地方，受到审讯。同一天，特别报告员就这一紧急行动向新闻界发言。

1059. 特别报告员从该国政府收到若干有关这一案件的来文。1999 年 2 月 26 日，政府转来总理 Bülent Ecevit 先生于 1999 年 2 月 21 日所举行记者招待会的书

面摘要。他表示，Öcalan 没有遭到酷刑，而且受土耳其法律保障和保护。此外，总理说，定期作了健康检查，尊重他的各项权利。1999 年 3 月 9 日，政府送交特别报告员关于本案件的情况表，其中特别指出：正在采取严密安全措施以保护狱中的 Abdullah Öcalan。就他的健康而言，已指定 Uludag 大学心脏科专家和内科专家密切注意他的健康。政府说，在这些会诊之后，提出健康报告，并将之定期送交欧洲人权法院和欧洲禁止酷刑委员会。政府还说，他的律师于 1999 年 2 月 16 日根据《欧洲关于酷刑公约》第 3 条向人权法院提出针对土耳其的请愿书。政府说，1999 年 2 月 23 日审理此一案件，人权法院决定在现阶段不需要采取临时措施。然而该法院向政府提出一些问题，政府表示会及时答复。最后，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说，欧洲禁止酷刑委员会一个代表团在通知外交部之后，访问了伊斯坦布尔警察拘留中心和警察组织以及从 2 月 27 日至 3 月 3 日监禁 Abdullah Öcalan 的 Imrali 监狱。1999 年 3 月 24 日，政府转来另一份情况表，其中重复说：Öcalan 每天得到医疗照顾，将健康报告转送欧洲人权法院和欧洲禁止酷刑委员会。情况表也列举了 Abdullah Öcalan 与他法律顾问之间的几次会面。

1060. 1999 年 2 月 23 日，特别报告员与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法官及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代表 Diyarbakir 人民民主党地方总部下列八名律师发出联合紧急呼吁：Feridun Çelik 该党省主席，据说也是 Abdullah Öcalan 的土耳其律师，Selim Kurbanolu, Abdullah Akn, Yusuf Tosun, Sinan Tanrkulu, Mansur Reitulu, Mahmut Vefa 和 Ferda Pokerce。特别报告员也转来该党在全国办事处被大规模逮捕人员的资料。在特种人员、村护卫队、宪兵警察逐屋突袭之后，估计有 500 人被拘留在 Kızıltepe 警察总局、宪兵队和 Korsar 警察局。据说有 700 多人被拘留在 Diyarbakir、150 人在伊斯坦布尔、50 人在 Batman、10 人在 Van、10 人 Elazığ、10 人在 Izmir。据说所有人是根据《反恐怖法》关押的，该法规定可单独拘留七天。在 Kızıltepe，1999 年 2 月 19 日一次非暴力游行示威要求独立监督 Abdullah Öcalan 的审判，据称受到安全部队的扫射；至少有一人死亡，若干人受伤。据说射击发生在 Kızıltepe 的 Ersoy、Korsar、Yenimahalle 等区，开火的安全部队使用机关枪，然后用四轮装甲车开进该地区。

1061. 1999 年 7 月 9 日，政府答复了紧急呼吁。政府说，上述八名律师于 1999 年 2 月 16 日和 17 日被 Diyarbakir 安全指挥部拘留，原因是他们抗议和反对

Abdullah Öcalan 遭受逮捕。在审讯之后，于 1999 年 2 月 22 日将他们全部释放，但针对他们的案件仍然继续进行。政府还答复说，体检报告证明：这些律师没有任何人在拘留期间受到酷刑和虐待。针对人民民主党人员在全国办事处遭到大规模逮捕的指控，政府答复说，不可能就指控提供具体资料；然而，它转来的资料包括在 Diyarbakir、Batman、Elazig、伊斯坦布尔、Van、Mardin 被拘留和获释的个人的姓名。政府还答复说，1999 年 2 月 25 日在 Batman 发生非法的游行示威，有 25 名示威者被捕。政府说，游行示威是上述政党 Batman 党部鼓动和组织的，这就是为什么搜查该党部房舍的原因。政府否认发生任何枪击，并且说采取了严密的安全措施。

1062. 1999 年 3 月 4 日，特别报告员与法官及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法外处决、即审即决及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代表 Abdullah Öcalan 的下列律师发出联合紧急呼吁：Ahmet Zeki Okçuculu、Irfan Dürdan、Niyazi Bulgan、Mükrime Tepe (女)、Refik Ergun、Ahmet Avar、Turgay Kaya、Derya Bayr (女)、Hasip Kaplan、Niyazi Cem、Sait Karabakan、Zeynei Polat (女)、Doan Erba、Filiz Kalayc 和 Fehim Güne。据说，人们把石头金属物件等抛射体投向辩护律师，他们只得离开法庭。据说，所有律师被带到附近的警察局，据称受到被杀死的威胁。然后，他们被带到 Yeniehirc 市场，据称警官对他们拳打脚踢。据说，他们有些人受伤。

1063. 1999 年 3 月 8 日，特别报告员和法外处决、即审即决及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代表 Devrim Tas 发出联合紧急呼吁。Tas 同他女友及另外 25 个人于 1999 年 3 月 5 日在 Kadiköy 的 BEKSAV 文化中心被两名身着制服和大约四名便衣警察逮捕。据说，他被带往伊斯坦布尔安全总部反恐怖处。同时被拘留的 Süleyman Yeter 在审讯期间死亡。

1064. 政府以 1999 年 3 月 18 日信件答复上述紧急呼吁，其中表示，按照伊斯坦布尔安全总部和体检报告：当时被捕者没有哪个人受到酷刑。信件表示，Süleyman Yeter 由于涉嫌为非法的马克斯——列宁共产党活跃党员列入警方“搜索名单”，于第二天审讯期间开始绝食抗议而昏倒。据说，他立刻被送往最近医院，死在那里。政府答应就最后一案，向特别报告员送交进一步资料。

1065. 1999 年 7 月 8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Sirri Usta 发出紧急呼吁。Usta 于 1999 年 7 月 6 日在伊斯坦布尔 Nurtepe 区被捕。据说证人看到便衣警察开了五六枪，打算开车冲向他。据说，他被警车带走。

1066. 政府于 1999 年 9 月 29 日答复说，当他们检查身份证时碰到他，于 1999 年 7 月 6 日对他进行审讯。政府表示，他曾经向警察提供假造的学生证件。当警察疑惑时，他企图逃走，被警察追逐。他当天被警察最后捉住，受了伤。然后他被审讯，理由是他涉嫌参加所谓的“土耳其革命共产主义者——布尔什维克联盟”的活动，这一案件于 1999 年 7 月 13 日按照有关的拘留和审讯法律转交伊斯坦布尔省安全法院首席检察官办公室。政府告知，Usta 目前关押在 Umraniye (伊斯坦布尔)E 一型监狱。政府还告知说，该人于 1999 年 7 月 20 日向伊斯坦布尔省安全法院首席检察官提出正式控诉：他在拘留期间遭到酷刑。在他控诉同一天完成的体检报告表示，他身上有酷刑痕迹，并说应当准许他一天假期。政府说，关于审讯他的官员的调查正在开始，法院开始审理，传唤涉嫌责任人提供证据。案件在伊斯坦布尔省安全法院等待处理。

1067. 1999 年 7 月 8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Hakk Alpan 发出另一紧急呼吁。Alpan 于 1999 年 7 月 29 日在 Ipsala 边境岗哨试图使用假护照从希腊进入土耳其时，被逮捕。据说，他最初被关押在 Edirne 警察拘留所，然后转往伊斯坦布尔警察总局反恐怖处。当 Tunceli 警察总局通知伊斯坦布尔它们持有逮捕证时，他被转往该处。

1068. 1999 年 8 月 10 日，政府的答复提供了司法部的资料。政府确认了特别报告员所收到报告中指控的 Hakk Alpan 被捕的日期、地点和状况。政府报告说，他于 1999 年 7 月 1 日被伊斯坦布尔安全总部拘留。他的拘留根据伊斯坦布尔省安全法院的裁决，延长到 1999 年 7 月 3 日。政府还说，他的案件被转到 Tunceli 总检察官办公室，后者依法将他的拘留期延长到 7 月 9 日。政府说明，他然后被从伊斯坦布尔转移到 Tunceli，在审讯之后，于 7 月 9 日关押在 Tunceli 监狱。政府答复说，他在审讯期间供认，他是非法组织土耳其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高级党员，曾参加该组织很多非法活动，包括谋杀、武装抗拒安全部队和从事其他恐怖主义活动。

1069. 1999 年 7 月 23 日，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代表 Kemal Ertürk 和 Bülent Ertürk 发出联合紧急呼吁。据说，安哥拉省安全法庭由于有人攻击 Çankiri 省省长，于 1999 年 3 月 15 日下令将他们逮捕，据称他们被迫承认犯罪，然后被转往 Eskisehir 的 E 型监狱，据称受到守卫和同犯人的虐待。据说，他们要求转往安哥拉监狱。

1070. 政府 1999 年 11 月 5 日信件确认逮捕的时间和状况，表示两人供认系非法组织所谓的土耳其工农解放军的成员。政府还补充说，允许他们同律师联系，体检报告证明，他们健康良好，在拘留期间没有受到虐待。政府还表示，Eskisehir 监狱属于安哥拉省安全法院管辖范围，距离安哥拉市不远。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说，他们开始绝食，在被送往 Eskisehir 省立医院之后，绝食自愿停止。政府补充说，伊斯坦布尔省律师协会提交国务院的案例反对司法部的通告，该通告指令把犯人转往他们被告发犯罪以外的省份，此一案例正在审议。因此，他们申请转移安哥拉中央监狱暂不处理。

1071. 1999 年 7 月 30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Yüksel Yiitdoan 发出紧急呼吁，据说他于 1999 年 7 月 26 日在 Izmir 被捕。据称，他被带往 Izmir 警察总局反恐怖处，然后于 1999 年 7 月 28 日被转往伊斯坦布尔警察总局反恐怖处。1999 年 7 月 29 日，据说伊斯坦布尔省安全法院延长他的拘留三天。

1072. 1999 年 8 月 4 日，特别报告员与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主席代表 Selami Altay 发出联合紧急呼吁，据说他于 1999 年 7 月 26 日被 Gazi E 型监狱三名身着便服的武装人员绑架，当时他正探视一名亲属。Gazi Antep 的警察据说否认对绑架知情。

1073. 特别报告员与该工作组主席以同样紧急呼吁代表 Ibrahim Alpdoan 进行干预，他系 Mara 省的库尔德人，于 1999 年 6 月 20 日被 Pazarck 宪兵队士兵从他村庄带走拘留。他据说被单独拘留，要么在 Pazarck 宪兵队，要么在 Mara 市警察局，但当局据说未承认拘留一事。

1074. 1999 年 9 月 14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Mehmet Çelik 发出紧急呼吁，他同另外两人据说于 1999 年 9 月 7 日在 Diyarbakir 市中心被捕。据说他们被单独监禁在警察拘留所。

有关先前转交来文的后续行动

1075. 政府 1998 年 12 月 11 日信件答复了特别报告员 1998 年 10 月 12 日送交的来文(参看 E/CN.4/1999/61, 第 717-719 段)。

1076. 关于 Zeynep Avci, 政府表示她因涉嫌参加非法恐怖主义活动, 于 1996 年 11 月 27 日被捕。根据 1996 年 11 月 27 日和 12 月 3 日的体检报告, 她从未受到酷刑。在她于 1996 年 12 月 18 日在伊斯坦布尔省安全法院审判后, 被监禁。

1077. 关于 Süleyman Gültekin, 政府表示, 他由于逃避兵役于 1997 年 3 月 16 日被拘留, 于 1997 年 12 月 8 日被交给 Tekirdag 兵役处。1997 年 12 月 8 日体检报告表明, 他没有受到酷刑。

1078. 关于 Sevil Dalkiliç, 政府答复说, 体检报告证明: 她没有受到酷刑。

1079. 政府同一信件答复了 1997 年 5 月关于 Hikmet Ercisli 遭受酷刑提出的指控(参看 E/CN.4/1998/38/Add.1, 第 424 段)。政府表示, 根据 Kars 省省长办公室提供的资料, 该人从未被拘留。

1080. 政府同一信件答复了 1996 年 2 月和 10 月提出的几项指控(参看 E/CN.4/1997/7/Add.1, 第 448 和随后几段)。

1081. 关于 Döne Talun(同上, 第 489 段), 政府表示, 在她于 1995 年 1 月 14 日获释以后, 她父亲在大国民议会人权调查委员会协助下向安哥拉总检察官办公室提出虐待的控诉。随后作出“不起诉”的裁决。关于 Can Dogan(同上, 第 491 段), 政府表示, 他在安哥拉安全总部反恐怖处受到审讯后, 于 1995 年 3 月 21 日获释。在他获释时发出的体检报告表示, 他没有受到酷刑。关于 Tyfun Kirs 和 Rifat Onurca(同上, 第 492 段), 政府表示, 法医科学研究所没有发现酷刑的迹象。关于 Ali Haydar Efe 和 Müslüm Efe(同上, 第 495 段), 政府表示, Ali Haydar Efe 从安哥拉安全指挥部三楼窗口跳出, 验尸报告证明了此点。检察官对警察当局提出诉讼, 但 1997 年 4 月 1 日作出“不起诉”的裁决。Müslüm Efe 于 1996 年 8 月 12 日获释。关于 Halil Dinç(同上, 第 504 段), 政府表示, 他在 1995 年 12 月游行示威期间既未受伤也未被拘留。

1082. 最后, 政府同一信件答复了特别报告员 1995 年 5 月交来的两项案件(参看 E/CN.4/1996/35/Add.1)。

1083. 关于 Garip Ölmez(同上, 第 693 段), 政府确认他于 1994 年 4 月 10 日死在拘留地点, 但表示验尸报告显示: 他没有受到酷刑, 他的死亡是由于酒精中毒。政府认为, 他作为养蜂人使用化学物品, 可能在被拘留以前已经中毒。

1084. 政府 1998 年 12 月 14 日信件就 Leşker Acar 提供进一步资料, 特别报告员曾经代表他发出紧急呼吁(参看 E/CN.4/1999/61, 第 729 段)。政府表示, Acar 于 1998 年 10 月 5 日攻击安全部队, 在 Elaziğ 监狱入口造成混乱。结果, 他据说受伤。政府表示, 对于酷刑和单独监禁的指控毫无根据, 但是根据对执法人员提出的控诉, Elaziğ 和 Biyarbakir 首席检察官办公室正在调查此事。Bitlis 首席检察官办公室决定将档案转交省长办公室, 后者由于缺乏足够证据, 于 1998 年 2 月 12 日决定不采取法律行动。

1085. 关于 Abdullah Baskin(E/CN.4/1996/35/Add.1, 第 698 段), 政府根据检察官关于“可疑状况”的调查确认, 他于 1994 年 8 月 4 日在 Batman 省立医院死于伤害。1995 年 7 月 3 日, 这一案件被从 Kozluk/Batman 首席检察官办公室转往 Batman 省长办公室以便进一步调查。在省长办公室决定不采取法律行动之后, 高等法院于 1997 年 12 月 9 日提出上诉, 将案件交回省长办公室。在政府答复之际, 该案件尚未处理。

1086. 政府 1999 年 1 月 26 日信件答复了特别报告员于 1998 年 11 月 17 日代表 Mehmet Mazaca 发出的紧急呼吁(参看 E/CN.4/1999/61, 第 730 段)。政府表示, 他儿子于 1998 年 10 月 26 日向 Elaziğ 首席检察官申请, 请其寻找 Mazaca 的下落。几次调查没有结果, 但可以肯定的是, Mehmet Mazaca 既没有在 Tunceli 警察局也没有在 Elaziğ 警察局被拘留。根据政府的说法, 这一案件没有政治或意识形态背景, 但是可能与刑事犯罪有关。

1087. 特别报告员从政府收到 1999 年 7 月 27 日资料单, 其中列举土耳其关于人权改革程序最近采取的若干步骤。资料单特别提到《土耳其刑法》第 243、245 和 354 等条修正案已经于 1999 年 7 月 5 日提交大国民议会。修正案有意给上述刑法的酷刑和虐待重新下定义, 对于酷刑罪行以及涉及伪造法医报告以图掩藏酷刑和虐待现象的医护人员加重惩罚。

1088. 最后于 1999 年 12 月 15 日, 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说, 《公务员诉讼法》已于 1999 年 12 月 2 日由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 并于 12 月 5 日生效。新法

一项重要特征是，它为结束案件规定“时限”。因此，它防止由于时效而逍遥法外的情况，并使公务员在法庭上对其任何罪行负责。根据新法，对公务员的诉讼程序如下。向检察官办公室提出控诉，检察官通知被起诉公务员所属政府机构。该机构高级官员有权决定是否在 30 天(特殊案件是 45 天)内进行调查。没有标准调查的高级官员，必须向检察官提供具体证据。在核可的情况下，被起诉的官员，或在未核可的情况下，检察官办公室可向国务院或区域行政法院上诉，请其审查。这些机构必须至迟在三个月内作出裁定，而裁定是最后的。因此，对于提交法院的案件，最多需要四个半月作出最后裁定。

意 见

1089. 特别报告员赞赏政府的反应，欢迎法律改革措施，它们会加强根据刑法条例防止酷刑，而且大大地修正了《公务员诉讼法》。他仍然认为必不可少地是，缩短可允许的单独监禁期间以便大大冲击执法官员借助于酷刑和虐待的做法。

乌 干 达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1090. 1999 年 11 月 30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Mbula Bwambukamo、Jonas Mutamo、Kambale Bahekwa、指挥员 Kakule、指挥员 Muhendu(全是武装反对集团“刚果民主联盟”高级成员)和 François Mwamba(武装反对集团“刚果解放运动”成员)发出紧急呼吁，乌干达高级军官 Ikondere 少校于 1999 年 11 月 14 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 Butembo 被 Mayi-Mayi 武装土著部落杀死后，有 25 人被捕，上述五人即在其中。据说这 25 人在北基伍省 Butembo 附近被捕，罪名是涉嫌杀戮。他们关押何处无人知道。

乌克兰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1091. 1999 年 3 月 22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Yusif Ruzimuradov(被禁止乌兹别克反对党 Erk 著名党员)、Muhammad Bekzhon(该党报纸，亦名 Erk 编辑之一和该党流亡领袖 Muhammad Salih 的兄弟，发出紧急呼吁，据说他们面临被强行遣返乌兹别克斯坦因而可能遭到酷刑的境况。前两个人在乌兹别克/乌克兰警察联合突袭他们公寓时，于 1999 年 3 月 15 日在基辅被逮捕。这项逮捕据说是镇压已察党的反对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其家属和随员工作的一部分，之前于 1999 年 2 月 16 日在塔什干曾发生一系列炸弹爆炸事件。根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进一步资料，两人已于 1999 年 3 月 18 日被驱逐出境。

1092. 政府 1999 年 5 月 24 日信件答复了上述紧急呼吁。政府表示，审查了从乌兹别克斯坦总检察官办公室收到的材料，并参考乌克兰内政部所进行调查的发现之后，乌克兰总检察官办公室肯定：没有任何因素阻碍上述人员以及其他两名乌兹别克人 N. Shripov 和 K. Dierov 的引渡。政府还特别指出，他们的引渡符合国内法的程序，也符合 1995 年 6 月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关于刑事管制领域进行合作的协定以及 1993 年 1 月关于民事、家庭、刑事事务方面法律援助和法律关系的明斯克协定。

美利坚合众国

普通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1093. 特别报告员 1999 年 11 月 15 日信件，通知美国政府，他继续收到使用震荡带和其他电击技术的资料(参看 E/CN.4/1998/38,第 201 段)。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转交关于下列案件的资料。

1094. Jeffrey Lee Weaver 于 1999 年 4 月 15 日在佛罗里达州 Broward 郡法庭被套上震荡带，据说震动之后，他在座位上疼痛嚎叫和以手锤击桌面。在这件事之后，据说他的手颤抖了 10 分钟。

1095. Brian Hill 据说于 1999 年 7 月 7 日在 Oakland 的 Alameda 郡高等法院被套上震荡带，启动后他向后跌倒，痉挛了几秒钟。据说，他在事故后被带到医院，当天稍后获释。据说早先当一名警察助理靠在他椅子上，不小心推了传送机电钮，就启动了震荡带。

1096. Kenneth Deputy 据说于 1997 年 9 月在特拉华州 Kent 郡高等法院一名警官启动震荡带时，受到电击。据说，启动的震荡带造成十分疼痛的电击，而且在他左臀部、下背部造成小面积烧伤。

1097. 据指控，Wendell Harrison 于 1996 年 8 月 2 日在加利福尼亚州 Kern 郡法庭受到警官的电击。副警长说，当她问他要不要使用厕所时，他没有回答，而且她不喜欢他在法庭上看人的方式，因此要求给他套上震荡带。几年以后，他由于上述的震荡，据称仍然恶梦连连，睡眠不足。

1098. Craig Shelton 据说于 1996 年 4 月 2 日两次受到震荡带的电击，全身剧疼，倒在地板上。当他从 Hutchinson 改造中心转往堪萨斯州教育改造精神医疗中心医治时，被套上震荡带。

1099. Otis Brock 系肯塔基州 Kenton 郡监狱青少年部门 19 岁的犯人，于 1998 年 12 月据称被拳打脚踢、辱骂和两次用震荡带电击。他据称由于不肯从独立监房搬出受到惩罚。据说向司法处提出了控诉，结果尚未分晓。

1100. Michael Labmeier 系 Kenton 郡监狱犯人，据说在对抗一名监狱工作人员之后死亡。据说监狱守卫试图将他带出独立监房送他去医院作精神病学评断，发生了上述对抗。他死亡的准确情况显然不清楚。据指称，他脸上被撒上辣椒油树指，启动震荡带，逼他合作。

1101. 特别报告员也转交政府关于在路易斯安那州 New Orleans 教区监狱对艾滋病毒症反应犯人使用震荡带的资料。在这种监狱，据说两类犯人在运输时必须套上震荡带。一类是严密戒备犯人，被认为在运输时形成极大危险；另一类是艾滋病/病毒监房的犯人，这类犯人不论他的安全类别为何，在运输时都必须套上震荡带。使用震荡带可能恶化艾滋病毒症反应犯人的健康状况，对此人们表示关切。还有这样的报告：艾滋病毒症反应犯人必须签署弃权声明者，同意被套上震荡带，否则不将他们带去医疗。

1102. 特别报告员将下列据称虐待的案件转交政府。

1103. Roberto Ciaprazi 据说在纽约州 Cossackie 改造中心、The Mid-Hudson 精神病中心、Nassau 郡监狱和 Clinton 改造中心拘留期间，若干次遭到殴打、长期单独监禁和辱骂。据称，他于 1991 年 2 月 6 日在 Nassau 郡被捕，遭到一名警察用木棍击打太阳神经丛和睾丸。1991 年 2 月 7 日和 3 月 24 日，据说他在 Nassau 郡监狱为四名守护打倒在地、以脚踢踹，不断将头撞向硬地板。据说，他的头部裂口以后在 Nassau 郡医疗中心动了手术。1996 年 4 月 17 日，他据说因病不肯去法庭时，遭到守卫的殴打。结果，他面部和身体据说有淤伤，手指折断，背部、肩部、头部、颈部疼痛，呼吸困难。据说，未给他治疗。据称，他被 24 小时关在单独监房达 200 天。

1104. Nicholaus Contreras 系亚利桑那青少年改造中心的先前犯人，由于运动时无精打采和抱怨不舒服和疲倦，据称于 1998 年 2 月 23、25、27、28 日被单独监禁。1998 年 3 月 2 日，据称他没有听从工作人员关于他运动态度的批评，再度被单独监禁。同一天稍后，据称工作人员强迫他作俯卧撑，他因而死亡。

1105. Gil F. Webb 系 17 岁，非裔美国人，据称 1997 年 3 月在科罗拉多州 Denver，他的汽车被追逐的警车撞毁，他被拉出后遭到一名警官踢踹，拉扯胳膊、腿、头发，据称被用木棍两次击打。据说，动手警官受到纪律处分，被取消五天假期。

1106. James Parkinson 精神病患者，1996 年 6 月在加利福尼亚州 Fairfield 据称被警方手铐脚镣倒吊、几次被以辣椒油树脂喷撒、几次被以电子激光枪射击，致死。

1107. Michael Valent 据说于 1997 年 3 月在犹他州监狱禁制椅上被束缚了 16 个小时，血凝结造成死亡。毫无疑问的是，他的脚给上了金属脚镣，座位有个洞，不离座位可以便溺。

1108. Sammy Marshall 加利福尼亚州 Quentin 监狱精神病犯人，据说于 1997 年在被关进囚室后，守卫用辣椒油树脂向他喷射一个多小时，他死亡。验尸官认为，死亡最可能原因是对该种树脂过敏。

1109. Annette Romo 系 Maricopa 监狱怀孕的年轻妇女，当她 1997 年开始流血时，据说请求监狱工作人员医疗帮助无效。据说，她晕倒，稍后被急送医院，但婴儿死亡。

1110. 特别报告员也收到据称虐待弗吉尼亚州 Wallens Ridge 州立监狱犯人的资料。据说守卫使用任意及惩罚措施，包括随意挑选犯人在夜间殴打，据称在监狱造成恐怖气氛。据称这种虐待用来恐吓新犯人。有人指控说，有些犯人得不到医疗照顾，其他犯人由于唯恐遭到报复，不敢要求医疗照顾。监里发生的其他滥用权力包括一天 24 小时开着灯使犯人无法睡眠和据称辱骂包括种族主义嘲弄以及暴力威胁。尤其是，特别报告员转来下列案件的资料。

1111. Phillip Cordova 据说最近从新墨西哥州转来 Wallens Ridge 监狱，1999 年 9 月 25 日第一天被关进监狱时，据称就遭到守护殴打。根据收到的资料，守卫对他使用电击震荡枪，并用从背后连结犯人手镣和脚镣用的铅条伪装鸡奸他。

1112. 最后，特别报告员提请政府注意他继续收到据说纽约州警务处滥用权力和警察暴行的资料(参看 E/CN.4/1998/38, 第 199 段)。

1113. Adner Louima 一名海地移民，据说于 1997 年 8 月在 Brooklyn 警察局受到纽约警察殴打，其中一名将厕所的洗刷器把手塞进他的直肠，使他受了严重内伤。根据收到的资料，四名警察等待与此案有关的伤害起诉的审判。

1114. 特别报告员同一信件提醒该国政府他于 1995 年、1997 年、1998 年转交了若干案件，尚未收到答复。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1115. 1999 年 1 月 13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Augustine Abolade Ayoade 发出紧急呼吁，他系尼日利亚籍庇护寻求者，据称面临立刻被递解回尼日利亚的危险，那里他大有可能遭到酷刑。1998 年 1 月，他被美国驱逐出境，据说他立刻被尼日利亚国家安全局逮捕，被关押三个多月而且遭到酷刑。1998 年 4 月，他越狱逃往美国。据说，他提出申请，请求不被驱逐出境。

1116. 政府 1999 年 8 月 13 日信件作了答复，列举根据《禁止酷刑公约》裁定请求的程序。政府还表示，美国的政策是，没有请求者的书面同意，不向第三方透露有关任何庇护要求或酷刑救助要求的资料。最后，政府表示，如果 Augustine Abolade Ayoade 已经根据上述公约提出请求，在请求未经处理之前，不会面临立刻被驱逐出境的危险，同时还补充说，将由移民事务法官决定：他的请求是否有充分理由。

有关先前转交来文的后续行动

1117. 政府 1999 年 7 月 6 日信件答复了特别报告员于 1998 年 11 月 2 日代表 Leonard Peltier 发出的紧急呼吁(参看 E/CN.4/1999/61, 第 751 段)。关于监狱情况和所指控的非人道待遇, 政府表示, 狱务局尽一切努力保证: 所有犯人在既定政策范围内得到公平待遇, 而犯人或狱吏的滥权行为或施加不人道待遇不被容忍或默许。根据政府的说法, Leonard Peltier 由于拒绝经常性便溺检查, 被置于纪律性隔离。政府解释说, 纪律性隔离不等于单独监禁, 但是确实将犯人从一般犯人移出, 而且不准同其他犯人接触。虽然纪律性隔离不影响被探看权利, 但其他若干权利暂时停止。最后, 政府表示自从 Leonard Peltier 1996 年 10 月在美国被 Leavenworth 监狱监禁以来, 他一直属于犯人之一。关于缺少医疗照顾的指控, 政府表示, 他从联邦狱务局获得正当医疗照顾, 特别是他主要投诉的颞下颌关节症候, 并由若干医科专家诊断过。他于是动了几次手术, 使他颌骨可以张开并活动。1996 年 10 月, 他拒绝他的慢性颌骨瘤接受进一步治疗, 1999 年 3 月, 专家向他解释他的颞下颌关节症候不可能治愈。从那时起, 他一直服用医疗饮食。

意 见

1118. 特别报告员赞赏政府对他紧急呼吁的答复, 但认为遗憾的是, 它未能答复他职权范围内所指控滥权行为的来文。联邦制度内获得资料上固有的困难不能使得上述问题的长期性得到合理解释。

乌 拉 圭

普通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1119. 特别报告员 1999 年 10 月 12 日信件通知该国政府关于 Luis Soria 和 Francisco Saavedra 的资料, 据说他们于 1999 年 5 月 23 日为英国商船队维修船舶时, 被九名身着制服和一名未着制服的警官施以酷刑。当他们吃午饭时, 一个门被推开, 有人告诉他们离开, 因为他们坐在警察局对面。不久, 有 10 名警官从同一个门出来, 拖了 Luis Soria 和 Francisco Saavedra 的脚进入门内。一旦到了门

内，据说他们被上了手铐，全身遭到殴打。稍后，据说他们被带到 Maciel 医院，有人告诫他们，如果说出发生的事，他们就被诉以藐视、侵犯和不尊重法庭的罪名。在医院里，他们由 Gonzalo Ruiz 医生检查，证实他们受伤。其后，他们被带到当地第 1 警察局，不久获释。据说向第六巡回刑事法院和议院的 EP-FA 成员提出控诉，以便提交议会人权委员会。

乌兹别克斯坦

普通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1120. 特别报告员 1999 年 11 月 24 日信件告诉该国政府，他收到的资料表明：警察和全国安全局的官员对被拘留者施加肉体惩罚司空见惯。为了逼供或取得不利于其他被拘留者的供词，据称动用暴力。虐待的方式据说从打被拘留者耳光到使用拳头，皮靴和警棍等更有系统的殴打，不一而足。酷刑方法据说包括用香烟焚烧被拘留者、使用气体面具或胶袋令人窒息、用手铐把人吊在非常不舒服的位置、把瓶子插入肛门、以及使用特制的电刑设备。警察和安全人员据说以拘留家庭成员相威胁。

1121. 特别报告员转交下列案件的资料。

1122. Adkhom Mavlianov 据说于 1997 年 12 月 8 日在 Namangan 被捕，罪名是偷盗和非法持有毒品和弹药。在拘留之后，据称他被单独监禁五天。据说，他在严刑拷打之后，签署了供状。在审判时，据说他推翻了供词。

1123. Odil Mamatov 据说于 1997 年 12 月 8 日在 Namangan 他家中被捕，罪名是非法持有武器和毒品。在他被捕后头几天，据称被殴打直至出血。据称，他面部被套上气体面具。

1124. Mikhail Ardzinov 系据说未曾登记“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人权组织”主席——特别报告员先前于 1998 年 9 月曾代表他进行干预(参看 E/CN.4/1999/61, 第 764 段)，据说于 1999 年 6 月 25 日被塔什干市内政处官员拘留。据称，他被严刑拷打，然后带回他的公寓，一部电子计算机和若干文件被没收。然后他被带到塔什干市内政处，再度遭到拷打。据说他断了两条肋骨、发生脑震荡、膀胱受伤、

身上有裂口的瘀伤。他被拘留据称同他公开批评当局针对塔什干一系列爆炸事故所采取措施有关。

1125. Abdulkhai 和 Murod Egamberdiyev 在当地警察局命令他们刮胡须后两星期，于 1998 年 1 月在 Andijan 被便衣警察逮捕。据称，警察殴打他们，并把少量毒品和 10 颗子弹放在他们口袋里。然后，他们以非法持有毒品和武器的罪名被判四年徒刑。

1126. Isroil Parpiboyev 据说于 1998 年 1 月 1 日在塔什干被捕，被诉以恐怖主义、非法持有武器和毒品。在审讯期间，据称调查官塞了一瓶伏特加酒到他肛门，并将伏特加酒浇到他伤口上。据称，他也遭到电刑，并在冬季受冷水浇淋。据说，他被判九年严密监禁。

1127. Nosir Yusupov 和他儿子 Jamaliddin 据说于 1997 年 12 月 29 日在塔什干被捕。Nosir Yusupov 据说被诉以恐怖主义、组织和领导犯罪团伙及持有武器。Jamaliddin 据说被诉以企图蓄意谋杀、未曾报告罪行及非法持有武器。据称，两人在拘留期间都遭到殴打。据称，Nosir Yusupov 受到电刑，头部被套上胶袋以便令他窒息。

1128. Jurahon Azimov 系据说已遭禁止政党 Birlik 的领袖，于 1999 年 2 月 28 日被 Andijan 区域内政局官员逮捕。1999 年 7 月 17 日，他的家属被通知，他已死于心脏病。酷刑的痕迹特别是面部左侧的和身体很多部位的割伤，清晰可见。

1129. Aminov Muhammadjon 系 Andijan 的 Mosque-Djame 积极分子，据说于 1998 年 2 月 10 日涉嫌非法屯积弹药被捕。据说他于 1999 年 2 月 7 日死在 Andijan 监狱医院。据指控，他的指甲被拔掉，胸部有明显的长伤疤。

1130. 特别报告员同一信件提醒该国政府他于 1996 年和 1998 年转交很多案件，都未收到答复。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1131. 1999 年 2 月 26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Mamadali Makhmudov 和 Munira Nasriddinova 发出紧急呼吁，前者是著名作家，于 1999 年 2 月 19 日被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由于怀疑他同遭禁止反对党 Erk 流亡领袖有联系予以拘留；后者系独立穆斯林领袖 Obidkhon Nazarov 的妻子，于 1999 年 2 月 21 日在塔什干她家中被

捕，她被带到当地警察局，她和她婆婆据称遭到殴打。据说，两人在秘密地点被单独监禁。人们相信，她们被逮捕与 1999 年 2 月 16 日塔什干首府一系列爆炸有关。

1132. 1999 年 3 月 9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Akhmadkhon Turakhanov 发出紧急呼吁，他据说于 1999 年 3 月 5 日被判了六年徒刑。据说，他在审判结束时虚脱。虽然据说他住进监狱医院，但是否得到治疗则不得而知。据说他患糖尿病，需要每天注射胰岛素。

1133. 1999 年 3 月 30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Muhammad Bekzhon、Yusif Ruzimuradov、Kobil Diyarov 和 Negmat Sharipov 发出紧急呼吁，他们于 1999 年 3 月 18 日被强行从乌克兰驱逐出境。那时以来，据称他们被单独拘留有无法知道的地点。此外，特别报告员转交关于 Umarkhon Nazarov、Akhmadali Salomov 和 Abdurashid Nasriddinov 的资料。Umarkhon 是 Obidkhon Nazarov 一名兄弟(见上文)，据称由于宣扬极端的伊斯兰“Wahhabism”被乌兹别克斯坦当局通缉；Akhmadali Salomov 是 Umarkhon 的叔父。他们于 3 月 17 日在 Namangan 被捕。Umarkhon Nazarov 据说被拘留在 Namangan 区域警务处；Akhmadali Salomov 在 Namangan 区域内政处。Abdurashid Nasridinov 系 Obidkhon Nazarov 妻子的兄弟，于 3 月 17 日被捕，关押在 Namangan 监狱。所有三个人据称被诉以“企图破坏乌兹别克斯坦宪法秩序”的罪名。

1134. 1999 年 4 月 30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Rustam Mamatkulov 和 Zeyniddin Askarov 发出紧急呼吁，他们于 1999 年 3 月 26 日夜间接被强行从土耳其遣返乌兹别克斯坦，据称被“单独监禁”在不清楚的地点，可能在塔什干或其附近。两人据说都是 Erk 支持者，其被捕据称与塔什干 2 月份炸弹爆炸有关。

1135. 1999 年 7 月 14 日，特别报告员与法外处决、即审即决及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代表 Bakhadir Ruzmetov 发出联合紧急呼吁。1999 年 7 月 10 日，Ruzmetov 涉嫌参加塔什干 2 月份爆炸，被强行从俄罗斯遣返乌兹别克斯坦。在一项据称不公正审判之后，有六个人据说因涉及 3 月份爆炸被判死刑。

1136. 1999 年 7 月 15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Ismail Adylov 发出紧急呼吁，他系人权积极分子，于 1999 年 7 月 10 日被内政部两名身着便装的官员拘留。他的被拘留据称是因为他作为“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人权组织”和“团结运动”成员的

活动。虽然据说他的慢性肾脏病得到医院治疗，但是他需要更多的医疗照顾。他据说准许离开医院，但稍后又在不知悉地点被拘留了一星期。

意 见

1137. 禁止酷刑委员会根据《禁止酷刑公约》所提国别定期报告对于“有非常多案件控诉酷刑或虐待，但定罪者极少”表示关切，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此种关切，而且具有同感。

委内瑞拉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1138. 1999 年 2 月 10 日，特别报告员为 Juan Bautisat Moreno、Edgar Carvajal 和 Oscar Cáceres 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这三人据说于 1999 年 1 月 27 日至 29 日期间在 Apure 州第一战区被捕并遭拘留。据说他们是因 1998 年 12 月发生的据称绑架案而被捕的。据所收到的材料，Guafitas 地区的 Asdrúbal Lozado、Wilfredo Bracho 和 16 岁的 Claudio Rivas Espinosa 在同样的时间由于同样的原因在第一战区被捕并遭拘留，最近获释。这些人据称在拘留期间遭到虐待。据称已将此事通知政府检察官。

1139. 政府在 1999 年 3 月 8 日的信中答复了这项紧急呼吁，称 Juan Bautisat Moreno 曾两次被捕，第一次是于 1994 年 8 月 6 日被委内瑞拉军队逮捕，军人从他身上搜出了标明 CORPOVEN 石油公司各钻井点的一份草图和可用于引爆炸药的几根电线，第二次是于 1996 年 11 月 28 日被情报和预防服务总署的人员逮捕，罪名是与哥伦比亚颠覆分子勾结。

1140. 1999 年 2 月 15 日，特别报告员为 Guismoldo Eregua 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此人于 1999 年 1 月 27 日至 29 日期间在 Guadalito 地区第一战区被捕并被拘留。他被捕据说是因卷入 1998 年 12 月发生的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工程师遭绑架一案。应指出的是，特别报告员曾于 1999 年 2 月 10 日为一些人发出紧急呼吁，Guismoldo Eregua 是与这些人一道被捕的，具体情形一模一样。

1141. 1999 年 10 月 12 日，特别报告员与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为 José Asdrubal Ríos Rojas 联合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1999 年 5

月 17 日，在加拉加斯市 Isaísa Medina Angarita 区，一群警察到 Rojas 的一个邻居家搜查，他当时就站在家门口。据所收到的材料，警察搜完邻居家后，一位在场的警察要他过来，他没有服从，据说三位警察就走过去抓住他，当着他太太和子女的面打他。据说警察要他交待在警察搜查时他究竟看到了什么，他拒不回答，据说 Antonio José de Sucre 机动警察大队的警察便把他带到 Nuevo Horizonte 区的警察局。

对以前转交的来文的后续行动

1142. 特别报告员在 1996 年 5 月 26 日、1998 年 11 月 5 日的信中和 1997 年 10 月 13 日的紧急呼吁中提请政府注意 Félix Faría Arias 的案件。据说此人于 1997 年 3 月 8 日在加拉加斯市附近 Baruta 地区被情报和预防服务总署的人员逮捕并遭虐待(见 E/CN.4/1998/31/Add.1, 第 467 段)。政府在 1998 年 5 月 18 日和 12 月 18 日的信中告诉特别报告员说，Félix Faría Arias 涉嫌参加 Bandera Roja 这一游击队团体。政府称，据国家人权委员会提供的材料，并经政府检察署核实，此人目前并没有被关押，而且也未遭虐待。Faría Arias 先生是委内瑞拉中央大学人权委员会的成员，目前正在准备社会学学士论文，此人不想提起诉讼，现已撤回最初向政府检察署提出的申诉。根据委内瑞拉法律，必须先提出个人申诉，然后才能调查并惩处整人的官员。

1143. 特别报告员于 1996 年 10 月 30 日、1997 年 5 月 26 日和 1998 年 11 月 5 日向政府转交了所收到的与委内瑞拉境内据称酷刑案件有关的来文。政府在 1998 年 12 月 11 日的信中就其中的几起案件(详见 E/CN.4/1997/7/Add.1, 第 545 段)作了答复，现将其答复简述如下。

1144. Luis Escobar Ugas 据说于 1995 年 10 月至 1996 年 5 月期间被便衣警察三次逮捕并遭虐待。政府告诉特别报告员说，关于 1996 年 4 月 29 日的事件，它已委托加拉加斯市公共检察院第三十六号检察官负责此事，这位检察官已下令为这位人士进行体检并开展必要的调查。

1145. Luis Javier Rivero Olivares 据说于 1995 年 2 月 8 日在 Maiquetía 遭到技术法警的虐待。政府称，联邦区 Vargas 市公共检察院第二号检察官于 1998 年 3 月 11 日受命调查此案，但由于缺乏材料，一直未能查明案情。

1146. Américo Guzmán 据说于 1996 年 5 月 16 日在 El Valle 教区被两位警察逮捕并遭虐待。加拉加斯市公共检察院第八十二号检察官于 1998 年 3 月 11 日受命调查此案，但由于缺乏材料，未能查明案情。

1147. Asdrúbal Fernández 据说于 1996 年 3 月 22 日在 Apure 州 Guasdualito 市遭技术法警逮捕和虐待。1996 年 3 月 29 日，他起诉 Guasdualito 区三名涉案技术法警。有关方面目前正在审查此案。

1148. Danny Ojeda Arrieta 据说于 1996 年 2 月 3 日被 Zulia 州 Maracaibo 市 La Chinita 国际机场的协同武装部队(即国民警卫队)成员逮捕和虐待，两天后死亡。政府告诉特别报告员说，此案已交军事法院调查。

1149. Julio José Núñez Pineda 据说于 1996 年 5 月 12 日在 Trujillo 州 Pampán 市被两名便衣特警逮捕和虐待，政府称，已于 1996 年 5 月 21 日向 Trujillo 州普通刑事法院起诉这两名特警。法院于 1997 年 6 月 16 日下令继续调查，因为虽然已查明这两名执行逮捕任务的特警的身份，但仍无充分的证据表明他们犯有虐待罪。

1150. Víctor Díaz Ojeda 据说于 1996 年 2 月 19 日在 Apure 州被国民警卫队和技术法警逮捕并遭虐待。政府称此人并未抱怨遭到虐待，他只说身体有问题，并请求加快调查。公共检察官下令法医对他进行体检，体检结果表明并没有什么问题。Víctor Díaz 于 1996 年 2 月 26 日被判无罪释放。

1151. Baudillo Contreras 和其他人一道，据说于 1995 年 11 月 16 日在 Barinas 州 Santa Bárbara 市遭国民警卫队虐待。有关方面于 1995 年 11 月 22 日立案调查国民警卫队的一名上尉和一名中尉。1998 年 3 月 11 日，Barinas 州第一初审刑事法院两案并审，目前尚未作出裁决。

1152. José Anicasio Rojas 据说于 1996 年 1 月 21 日在 Apure 州 Guasdualito 市被技术法警逮捕并遭虐待。第二天的体检表明，此人身上多处受伤。他后来起诉三位技术法警。尽管公共检察官先后于 1997 年 2 月 13 日和 1998 年 1 月 21 日两次请求加快调查进度，但调查工作尚未结束。

1153. Clodomiro Rivas López 和 Francisco García Boada 据说于 1996 年 5 月 16 日在 Aragua 州 Tumero 市被技术法警逮捕并遭虐待。体检结果表明，这两人受了伤。他们于 1996 年 8 月 15 日起诉两名技术法警。1997 年 2 月 14 日，Sucre 州

第一巡回刑事高级法院以所控行为不具刑事性质为由宣布结案。Sucre 州公共检察院第一号检察官于 1997 年 2 月 20 日要求复审此项裁决。

1154. Jesús Díaz(16 岁)据说于 1995 年 1 月 27 日在加拉加斯市 Antimano 区被国民警卫队逮捕并遭虐待。体检表明此人确实受了伤。加拉加斯市负责青少年事务的第十五号检察官于 1998 年 3 月 16 日向加拉加斯市第五初审刑事法院陈述了有关情况，法院目前正在调查此案。

1155. Jairo A. Carrasquel 尚未成年，据说于 1996 年 2 月 12 日在 Apure 州 Guasdalito 市被技术法警逮捕并遭虐待。政府陈述了这名未成年被告受审的整个程序，并称根据例行探监规定，这名未成年人已于 1996 年 2 月 28 日与其法定代表见面。根据政府对检察部门和当地人权委员会协调员的调查，此人并未抱怨遭到虐待。

1156. Josué Domingo Cuburuco 据说于 1996 年 2 月 20 日在 Apure 州 El Amparo 市被国民警卫队逮捕。政府称，Apure 州初审刑事法院正审理此案，根据法院的命令，此人被关在 Páez 区第二警察分局。体检结果表明此人并未遭受任何虐待。

1157. Aníbal Ernesto Medina Lares 据说因遭国民警卫队虐待而于 1995 年 9 月 29 日在 Yaracuy 州 Nirgua 市死亡。政府称，后来挖出了此人的尸体，因有足够的证据，遂任命了一位特别检察官。1997 年 8 月 13 日，Yaracuy 州第四初审刑事法院下令拘留涉嫌谋杀的四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和涉嫌隐藏事实的四名警察。1997 年 8 月 28 日，法院取保候审释放了四名警察。

1158. Andrés Eloy Blanco 与其他人一道据说于 1995 年 10 月 5 日被加拉加斯市技术法警打击偷盗处人员逮捕并遭虐待。经调查，起诉了七位技术法警(一位督察员、一位副主管、一位侦探、三位警察和一位指纹专家)，后来此案交由加拉加斯市公共检察院第三十五号检察官调查。由于有关人在接到传票后未能于 1997 年 7 月 3 日到庭作证，法院尚未就此案作出最后裁决。

1159. Daniel José Urbano Frisneda 身体部分瘫痪，据称于 1995 年 11 月 6 日在加拉加斯市 Catia 区被国民警卫队逮捕并遭虐待。家人一连五天不知其下落。据说他于 11 月 11 日被带到 Catia 拘留所，据说在那里获得了治疗，并在那里签署了一份不准他阅读的文件。关于此案，除了上文提到的信件外，特别报告员还于

1995 年 11 月 28 日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政府称，Urbano 已在第八十号检察官面前作证，因此不可能被逼签署任何文件。另外，他也没有被关在 Catia 拘留所，而是被关在 La Vega 教区 La Vega 警察拘留所。从记录来看，此人或其家人并未就遭受虐待提出任何申诉，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曾要求治疗。Urbano 曾接受心理测试，测试结果表明未遭任何虐待。

1160. 政府承认，La Vega 警察拘留所确实破败不堪，称正采取行动改进设施。

1161. Fabio Pérez 据说于 1995 年 2 月 10 日在 Amazonas 州 Atabapo 市被国民警卫队的一名中尉逮捕并遭虐待。政府报告说，体检结果表明此人眼睛受了伤。后来他向 San Fernando de Atabapo 市法官提起诉讼，此案于 1998 年 4 月 13 日交由 Amazonas 州第一号检察官调查，由其采取必要行动查明案情。

1162. Buenaventura López Serrano 据说于 1996 年 2 月 4 日在 Apure 州 Páez 市被技术法警中心的工作人员逮捕并遭虐待。政府称已于 1996 年 2 月 21 日释放此人，并称没有收到关于此人遭到虐待的任何申诉。

1163. Ramón Molina Castro 据说于 1996 年 5 月 2 日在加拉加斯市被技术法警逮捕并遭虐待。据政府提供的材料，已起诉技术法警打击偷盗处的一名督察员、七名侦探和两名警察。由于被告未能于 1998 年 4 月 4 日出庭作证，此案仍在调查之中。

1164. 政府在同一封信中还提供了其他一些案件的情况。政府事实上已于 1997 年 6 月 17 日就这些案件(见 E/CN.4/1997/7/Add.1 第 545 段和 E/CN.4/1998/38/Add.1 第 468-471 段)作了答复。Kleiner Alvarado Rodríguez 案件已于 1998 年 3 月 11 日交由加拉加斯市公共检察院专门负责青少年事务的第九号检察官调查，这位检察官由于缺乏材料，一时难以查明案情；José Délix Rivas 没有抱怨遭受虐待，另外，在警察情报署的档案中查不到此人被拘留的详细情况(据政府以前提供的材料，情报署负责此人的拘留和案件调查工作)；没有收到关于 Jonathan David Rodríguez 遭受虐待的申诉。

1165. 特别报告员在 1998 年 11 月 5 日的信中向委内瑞拉政府转交了据称在该国发生的多起酷刑和虐待案件。政府在 1998 年 12 月 18 日的信中就这些案件提供了以下情况。

1166. Willfredo Alvarado 据说于 1997 年 7 月 16 日在 Lara 州 Barquisimeto 市被国民警卫队逮捕并遭虐待(见 E/CN.4/1999/61, 第 774 段)。政府称此人在拘留期间未遭任何虐待, 因为在 1997 年 7 月 17 日将此人移交 Lara 州 Iribaren 自治市政府时, 此人身体非常健康, 另外, 他并未向有关机构提出任何申诉。

1167. Arnold Blanco(15 岁)据说于 1996 年 7 月 13 日在加拉加斯市被捕并在技术法警青少年拘留所遭到虐待(见 E/CN.4/1999/61, 第 769 段)。政府称, 据监督此案调查工作的第六号青少年事务检察官称, 他在这位检察官面前承认, 为了能尽快上青少年法庭受审, 他存心打伤了自己。1996 年 7 月 23 日, 他被解递到加拉加斯市中心第五青少年法院等候裁决。

1168. Liris Elena Floresx Acosta(16 岁)据说于 1996 年 3 月 14 日在 Ocumare del Tuy 被技术法警逮捕并遭虐待(见 E/CN.4/1999/61, 第 768 段)。据政府提供的材料, 她是因涉嫌偷盗而被拘留的, 关在 Ocumare del Tuy 州警察局青少年拘留点接受调查。法定拘留到期后, 她被其法定代表领回。根据规定, 法定代表在接到当局命令后必须带她去第一青少年法院出庭。

1169. Yuraima Lara 据说于 1997 年 10 月 16 日在 Miranda 州 Sucre 市 Petare 区被地方警察逮捕, 并据说在情报和预防服务总署军营中遭到虐待(见 E/CN.4/1999/61, 第 773 段)。据政府提供的材料, Yuraima Lara 当着一名公共检察官的面向情报和预防服务总署提供了证词。她并没有起诉拘留她的人。

1170. Sisco Torbello Cordero 据说于 1998 年 3 月 20 日在 Lara 州 Barquisimeto 市被技术法警察逮捕并遭虐待(E/CN.4/1999/61, 第 775 段)。政府称, 到了 Barquisimeto 技术法警第五分局后, 他对一名检察官说没有遭到虐待。但 1998 年 3 月 25 日的体检表明, 他身上有伤。总检察院人权处敦促第五号检察官进行调查。

意 见

1171. 特别报告员对政府就他访问该国后编写的报告中所载的各项建议(见 E/CN.4/1997/7/Add.3 和本报告附件一)作出的详细答复和说明表示感谢。他认为, 《刑事程序组织法》中为丧失自由者制订的新的法律保护规定非常好, 定会大大减少发生酷刑和虐待的可能性。他对人们在被拘留后有权与律师立即接触以及当

局有义务在逮捕 48 小时之内将被拘留者交给法官审理表示特别欢迎。现在只有当着法官的面提供的证词才有举证价值，这是一项重要的保护规定。大大限制对政府官员行为的“nudo hecho”诉讼也是一项重大举措，有助于避免政府官员违法不究现象。澄清在视察监狱方面的司法职责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步骤。独立视察正式关押前的拘留点、尤其是警察局拘留点是一项有用措施，落实这项措施定会进一步遏制违法行为。

1172. 特别报告员对政府就先前转交的案件作出的答复表示感谢。据政府透露，正如禁止酷刑委员会在根据《禁止酷刑公约》审查该国定期报告之后提出的结论和建议(A/54/44, 第 137 段)中指出的那样，违法不究仍是一项严重问题，特别报告员对此继续表示关注。

也 门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1173. 1999 年 1 月 11 日，特别报告员与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为 Abu al-Hassan al-Medhar、Ahmed Mohammad Ali Atif 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这三人的据说因卷入绑架 16 名游客案而被捕。在绑架引起的一次交火中，有几人被打死。据说他们遭秘密拘留，有的还戴着脚镣和手铐。另外据报 Moshin Ghalain、Shahid Butt、Malik Nassar Harhra、Ghulam Hussein 和 Samad Ahmed(均为英国国民)以及其他一些姓名不详的人于 1998 年 12 月底被捕，罪名是密谋筹划在亚丁市安放炸弹以及与涉嫌从事上述绑架行为的团伙有关连。其中一些人据说被秘密关押并遭酷刑。

1174. 1999 年 9 月 16 日，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一道为 Omar Ibrahim Dagah 发出了一份联合紧急呼吁。此人据说在亚丁市 Tuwahi 区一次爆炸事件后于 1999 年 8 月 27 日被保安部队政治安全部门逮捕，此后一直被秘密关押。据说，他戴着脚镣手铐，看起来疲惫不堪，身体十分虚弱。9 月 15 日，据说保安官员告诉其家人说，他已承认安放炸弹，并说很快将受到法庭审判。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1175.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1 月 19 日的信中通知政府说，他收到了关于在 1998 年 3 月 18 日于 Pec 市举行的示威活动期间发生的包括殴打示威者在内的暴力事件的材料。据说在示威活动当天，在若干地点，约有 97 人遭到警察殴打，例如在铁道附近，据说警察阻止示威者进城参加抗议活动。尤其是，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关于下述案件的材料。

1176. Besa Gaxhere 是科索沃民主联盟妇女论坛的成员，据说与数千名公民一道参加了一系列示威游行，抗议科索沃省 Drenica 地区几十人遇害事件。据说一大群警察猛地冲向人群，开始殴打示威群众。警察对她拳棒交加。据说警察指责她组织抗议活动。

1177. 特别报告员还得知，据说警察对 1998 年 3 月 19 日在 Kosovka Mitrovica 市中心一些示威群众动武，警察拦住进城参加示威的 4 名男子并殴打他们，据说至少有一人被打伤，此人后来行走有困难。

1178.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了据称于 1999 年 6 月 6 日在 Leskovac 发生的殴打和拘留示威者的材料。示威者据说要求释放 Ivan Novkovic。此人据说因没有预先通知当局就安排反政府示威活动而于 1999 年 6 月 5 日被判处 30 天徒刑。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据说殴打示威者并驱散示威活动。

1179. 1999 年 11 月 9 日，包括 Ivan Markoviae(学生)、Predrag Milosavljeviae 和 Olivera Obradoviae 在内，很多人参加反政府和平示威时据说被警察打伤，据说其中大多是学生或记者。

1180. 特别报告员向政府转交了与据说 1999 年 3 月 18 日在 Pristina 发生的一次示威活动有关的下述具体案件。Vlora Maligi 据说被警察打翻在地，6 名警察朝她全身各处乱踢，抓住头发把她翻过身来，打她的背部和腹部，结果据说她脸部、背部、双腿和手臂四处是伤。Naser 在参加同一次示威活动后回家的路上据说被警察挡住，据说警察把他带到学校的一栋大楼里，在那里拿棍棒打他。据说，几天后他身上(包括背上)的伤痕仍清晰可见，说明他确实遭到了殴打。

1181. 特别报告员还转交了下述个案的材料，现将这些材料简述如下。

1182. Besim Rama 和 Avni Nura 据说于 1996 年 9 月 17 日被警察拘留，听说在法官调查期间遭到拷打。另外，Besim Rama 的弟弟 Osman Rama 据说被人塞到车里，开到一不明地点后，警察打他，让他交待哥哥的政治活动情况。据说他后来再度获释，此后又遭拘留，被连续审问了 6 天，审问期间据说遭受酷刑，后来再度获释。

1183. Jonuz Zeneli 据说因被控从事恐怖主义活动于 1997 年 4 月 30 日被捕。1997 年 10 月 16 日，在即将开审前死于贝尔格莱德中心监狱。据说他原来在 Lipljan 监狱医院就医，治疗据说在监狱遭受酷刑后患上的肾炎，后来从这家监狱医院转到贝尔格莱德中心监狱。

1184. Nait Hasani 据说于 1997 年 1 月 28 日在 Pristina 被警察逮捕。据说他被警察打昏过去，后来被送到 Pristina 的一家医院。后来，据说警察于 1997 年 1 月 31 日把他从医院绑架到一不明地点，据说把他捆在床上，对他用了电刑，另外还以其他方式虐待他。据说他于 2 月 28 日见到调查法官时说，他遭到警察折磨。

1185. Ferdian Iberdemaj 是科索沃省 Pec 地区的 16 岁青年，据说警察于 1997 年 9 月 2 日把他带到 Brestovik 村附近的山中，用塑胶管和棍棒打他，几小时后才放他回去。

1186. Isme Gjocaj 据说于 1997 年 11 月 21 日在科索沃与阿尔巴尼亚边界附近与一位朋友砍柴时被巡逻警察抓住，据说警察威胁他，后来把他押回家，在他家进行了搜查。据说警察后来要他于 11 月 25 日到警察局报到。他于 11 月 25 日去警察局报道，叙述了 11 月 21 日的事。他于 11 月 27 日死亡。据说从尸体的照片来看，他身上有多处新伤，主要集中在背部、臀部和手臂，据说是被人用棍棒或类似武器殴打后留下的痕迹，其中多处伤痕是背后被殴所致。

1187. 包括 Mehmet Memcaj 在内的 5 位男子于 1998 年 2 月 27 日或 28 日在 Prizren 附近被捕并遭拘留。据说他们被控在 Prizren 放置一枚炸弹，携带和走私武器，且参加了叫作科索沃共和国民族运动的一个组织。他们到 3 月 3 日才见到律师，而且见到了律师后，也未能与律师私下谈话。在狱中，据说警察用电棍整他们，说他们向调查法官所提供的“证词不完整”，要他们彻底交待。

1188. Soko Rugovac 据说于 1998 年 4 月 12 日从公共汽车站坐出租车去姑姑家，科索沃省 Pec 地区的警察拦住他，据说把他带到地区警察局，在地下室审问

他。据说他承认在 1997 年 5 月黑山议会选举时投票支持 Milo Djukanovic, 警察后来用烙铁在他的胸膛上烙上“Milo”几个字母, 用刀子在他的胸膛上划了几道口子, 用拳头打他, 并打他耳光。事件发生后, 据说黑山内政部向塞尔维亚内政部抗议, 并要求塞尔维亚当局惩处涉案警察。Pec 警察局在后来的报刊报道中据说称整个事件纯粹是黑山警察捏造出来的。

1189. Arsim Krasniqi 据说于 1998 年 4 月 30 日在 Pristina 扫街时被捕。警察先审问他科索沃解放军的事, 然后在街上用脚踢他, 并用棍棒打他。据说他后来被带到警察局后又挨了打。另外据说, 在警察局中, 警察用手铐把他铐到暖气管上后折磨他, 用刀在他胸上刻了一个十字。

1190. Besa Arllati 是科索沃民主联盟 Djakovica 分会文宣处负责人, 据说于 1998 年 5 月 26 日被两名警察逮捕, 后来被带到当地警察局。据说警察并未解释为何逮捕她。据说警长发火后, 开始毒打她, 打得她身上出血。后来警长要她说出许多阿尔巴尼亚人的下落。后来据说她被带到满是大、小便的地下室, 在那里被关了 30 个小时, 据说一直不让她坐下。据说她第二天被放出来, 警察要她一天以后回来报到。一天后, 她去警察局报到, 一直被关到中午, 关押期间据说遭到辱骂。警方要她交待科索沃民主联盟的活动。她获释后据说感到头晕目眩, 遂立即去医院就医。

1191. Qamil Xhemajli 于 1997 年 1 月 31 日在科索沃被警察逮捕。据说警方指控他杀害警察, 要他交出凶器。他拒不承认有任何这类武器, 据说警察不信, 挥拳猛打他的脸部和身上其他部位。据说警察后来把他押到 Urosevac 警察局, 据称用链条把他绑在一个铁柜子上, 然后殴打他。据说他一天半后被转到 Gnjilane 监狱, 据说在那里再次遭警察殴打, 后来获释。两周后的体检结果表明, 他的一根肋骨被打断, 头部和身上有多处伤痕。

1192. Aferdita Zuna 博士、Suzana Capriqi 和 Linda Salihu 是 Pristina 大学的工作人员, 1998 年 6 月 10 日, 据说在开例行期末会议讨论例行行政问题时, 一伙警察闯进大楼, 工作人员躲避不及, 据说遭警察橡皮棍和木棍殴打, 棍棒大多落到头上和身上。后来据说他们在受伤后去治疗, 所受的伤包括瘀肿、出血、骨折和脑震荡。

1193.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提醒政府说，政府尚未就特别报告员于 1997 年和 1998 年转交的若干案件作出任何答复。

赞比亚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1194.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1 月 29 日的信中通知政府说，据他所收到的材料，执法人员在驱散和平示威时用武过度。尤其是，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材料，1997 年 8 月 13 日，街头小贩公开示威，抗议卢萨卡市市中心临时性“Soweto 市场”中自己的摊点被身份不明的人纵火烧毁一事。数百名全副武装的民警据说用警棍殴打骚乱的小贩和无关的行人，并朝市中心的人群发射催泪弹。警察据说在“Soweto 市场”附近的 Chibolya、Misisi 和 John Howard 镇上继续大打出手，不分青红皂白见人便打。小贩 Jane Mwamba 据说抱着婴儿奔逃时不慎跌倒，据说一名警察不停地踢她，后来她连路都不能走。据说警察当时特别残暴，活活打死了两名骚乱者。据收到的材料，没有任何警察因在这次警察行动中打伤或据说打死街头小贩而受到惩处或检控。

1195. 特别报告员还转交了下述案件。

1196. 在西部省 Mongu 市附近 Limalunga 村，据说警察于 1998 年 2 月 11 日杀害了 Milupi Sitwala 和 Kalumiana Muyangwa Libuku，后来据说还有几人被捕。愤怒的村民据说冲击 Limalunga 警察局，砸碎了警察局的窗户，并点起一把火。Mongu 警察局的警察穿着防暴服赶到，据说开始用枪托和短棍殴打约 30 名村民。警察打断了村民 Josias Imasiku Mushala 的左臂，用刺刀三次刺进其左脚，然后据说一连八天不给他治疗。警察逮捕了十几个人，把他们带到 Mongu 警察局，在警察局，Masiye Liwendo 和 Siseho Sinaali 以及至少还有其他两人据说每天遭到折磨，警察用铲子、铁棒和短棍毒打他们。据说警察一连四个晚上把他们关在十分拥挤的牢房里，他们没吃没喝，得不到任何治疗，也见不到任何家人或律师，直到 1998 年 2 月 15 日，警察才让他们吃了顿饭并和律师见面。多数人后来于 1998 年 2 月 19 日获得保释，受伤的人在获得保释后才得到治疗。据说在一位高级警长干预下，Kalumiana Muyangwaibuku 飞到卢萨卡市治疗腹部的枪伤。他后来坐救

护车回到 Limalunga 村，费用由警察负担。由于关于此事的新闻报导与当地警察局局长的说法不符，警察总长据说下令进行调查。1998 年 8 月 4 日，一位涉案警察因被控谋杀 Milupi Sitwala 出庭，但由于法院经常推迟开庭日期，直到 1999 年 2 月 22 日才开庭审判。官方据说于 1998 年开始审判 Limalunga 村的四位村民，检控 Siseho Sinaali 以及另外三人袭击警察和损坏 Limalunga 村的警察局。尽管警察就此事件作了内部调查，但据说参与殴打村民的约 50 名警察没有受到任何惩处，也未因任何违法行为受控。

1197. Evans Kapaso 据说于 1997 年 8 月 7 日被 Mungwi 区警察局的两名警察逮捕，据说警察用重重的木杵殴打他的胸部和手。据说他因一只活鸡的价钱与一位警察争吵，后来他去警察局申诉，并要警察给他一张“病历”表，因为没有病历表，个人就不能合法求医。据说当时在警察局中执勤的警察说他袭击警察而逮捕了他。据说这名执勤警察把他带到警察局的一间牢房里，命令五名其他犯人按住 Evans Kapaso，然后用木杵殴打他的胸部。据说他被打得口吐鲜血。Evans Kapaso 的妻子据说用 20,000 赞比亚克瓦查贿赂警察，请他们放人。就这样，他于第二天获释。据说警察仍然拒绝给他病历表，只在执政党一位地方官员进行干预，威胁要惩处 Mungwi 警察局局长之后，他才获得了治疗。据 Mungwi 农村卫生所的一名卫生员诊断，Evans Kapaso“因遭殴打，全身疼痛，而胸部尤甚”。地方当局(地区议事和发展联合委员会)据说于 1997 年 9 月 11 日向北部警署署长写信申诉。据称毒打 Evans Kapaso 的两名警察被调到该省其他警察局，未受任何惩处或检控。据说警方并未设法调查有关指控。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1198. 1999 年 3 月 12 日，特别报告员与促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为 Amos Malupenga、Goodson Machona、Brighton Phiri、Joe Kaunda、Kelvin Shimo 和 Lubasi Katundu 发出了一份联合紧急呼吁。这些人是立场独立的《邮报》的记者，据说于 1999 年 3 月 9 日和 10 日被捕。Lubasi Katundu 和 Kelvin Shimo 据说被关在卢萨卡市 Woodlands 警察局，Joe Kaunda 据说被关在卢萨卡市郊外的 Chilanga 警察局，Amos Malupenga、Goodson Machona 和 Brighton

Phiri 被捕后一直遭秘密关押，关押地点不详。这些记者据说是因在一篇重要文章中称赞比亚军队军力不足、无法抵御安哥拉的威胁而被捕的。

津巴布韦

经常性来文和收到的答复

1199. 特别报告员与促进和保护言论和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在 1999 年 10 月 6 日的信中通知政府说，他收到了与下述案件有关的材料。

1200. 每星期天发行的立场独立的《旗报》编辑 Mark Chavunduka 据说于 1999 年 1 月 12 日在哈拉雷被军警逮捕，在 Cranborne 军营被秘密关了六天。该报的首席记者 Ray Choto 据说于 1999 年 1 月 19 日被警察逮捕。据说他们是因 1999 年 1 月 10 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而被捕的，文中提到 1998 年 12 月密谋政变的 23 名军官被捕一事。在军事警察局拘留期间，这两名记者据说遭拷打，身体严重受伤。据说军警用拳头、木板和塑胶棍打他们，并对他们用了电刑。据说两人于 1999 年 1 月 21 日获释。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1201. 1999 年 2 月 9 日，特别报告员为《津巴布韦镜报》的记者 Grace Kwinjeh 和该报发行人 Ibbo Mandaza 博士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据说他们于 1999 年 2 月 8 日被津巴布韦共和国警察刑事侦讯司逮捕。据说他们以及编辑 Fernando Goncalves 和离任编辑 Ferai Mungazi 的罪名是发表了“可能引起公众担忧、恐慌或失望”的一则虚假新闻。指控的原由是，1998 年 10 月 30 日《津巴布韦镜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称一对津巴布韦夫妇的儿子是部署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津巴布韦国民军士兵，后来不幸阵亡，这对夫妇不久前竟收到了儿子的头颅。

转交巴勒斯坦当局资料

经常性来文

1202.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11 月 24 日的信中通知巴勒斯坦当局说，他收到了与下述案件有关的资料。

1203. Fathi Subuh 是加沙地带 al-Azhar 大学的讲师，据说于 1997 年 7 月 2 日被预防保安局逮捕。据所收到的材料，他上个月为在大学中所教的“批评与思考”课程出考卷，其中的两个考题要学生评论巴勒斯坦当局和该所大学中的腐败现象。据说他最初被秘密关在加沙地带预防保安局属下的 Tel al-Hawa 监狱中，据说在关押期间，有人把他双手反绑后背朝上吊起来，强迫他用脚尖长时间站立，据说还打他，并不准他睡觉。据说他于 1997 年 11 月 26 日出狱。

1204.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提醒巴勒斯坦当局，他尚未收到政府对他于 1998 年转交的若干案件的答复。

紧急呼吁

1205. 特别报告员在 1999 年 3 月 10 日为 15 岁的学生 Bilal Yehya Al-Ghoul 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据说这位学生于 1999 年 2 月 12 日在加沙地带南部 Moghraga 区的家中被情报总署逮捕，事后一直被秘密拘押。据说他是因父亲于 1998 年 12 月 11 日从巴勒斯坦监狱中逃脱而被捕的。

四、结论和建议

1206. 人权委员会在第 1999/32 号决议第 20 段中鼓励特别报告员围绕所收到的关于为酷刑提供方便的训练手册、训练活动及专用装置的资料，继续建议如何防止和调查酷刑。

1207. 如上文第 7 段所述，特别报告员参加了两次有关会议，会上通过了《有效调查和记录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手册》即《伊斯坦布尔议定书》，并讨论了如何进一步散发的的问题。这一手册参照并模仿了《有效防止和调查法外处决、任意处决和即决处决手册》(ST/CSDHA/12, 销售

品编号 E.91.IV.1)。特别报告员知道，这一手册原则上将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作为专业培训材料发行。他赞扬人权署的这一行动，并希望以尽可能多的语文广泛散发。

1208. 手册附有《有效调查和记录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原则》，这些原则参照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9/65 号决议通过的、获得大会第 44/162(1989)号决议核准的《有效防止和调查法外、任意和即决处决的原则》中关于调查工作的段落，以便在围绕酷刑专题作出调整后，根据与法外处决问题的同样调查原则来处理酷刑问题。

1209. 因此，特别报告员建议委员会注意本报告所附的各项原则。他建议委员会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核准这些原则，认为这可能会进一步提高这些原则的效用。

附 件

有效调查和记录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原则

1. 有效调查和记录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下称酷刑或其他不当待遇)的目的包括下列各项:

- (一) 澄清事实, 确定并确认个人和国家对受害人及其家属的责任;
- (二) 查明防止此种情事再度发生所需的措施;
- (三) 促进起诉和(或)酌情对经查实应负责任的人采取纪律处分, 并表明有必要由国家提供充分的赔偿和补救, 包括公平和充分的经济赔偿和提供医疗服务和康复的办法。

2. 国家应确保立即切实调查关于酷刑或不当待遇的申诉和报告。即使没有明示申诉, 但如果有其他迹象显示可能发生了酷刑或不当待遇, 也应进行调查。调查员应独立于涉嫌施行酷刑的人及其服务的机关, 并应具有能力、公正无私。他们应能咨商公正的医疗专家或其他专家, 或有权委托这些专家进行调查。进行此种调查所用的方法应符合最高的专业标准, 调查结果应予公布。

3(a). 调查当局应有权力和义务取得调查所需的一切资料。¹ 负责调查的人应有进行有效调查所需的一切预算和技术资源。他们也应有权要求所有以官方身份行事涉嫌参与施行酷刑或不当待遇的人到场作证。此种权力也应适用于任何证人。为此目的, 调查当局应有权向证人, 包括任何被指控参与其事的官员发出传票, 并有权要求提供证据。

3(b). 应保护据称遭受酷刑或不当待遇的受害人、证人、进行调查的人及其家人免遭暴力、暴力威胁或可能因调查而引起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恐吓。可能被牵连到酷刑或不当待遇的人如果其职位可直接或间接控制或影响申诉、证人及其家属以及进行调查的人, 应解除其职务。

4. 据称遭受酷刑或不当待遇的受害人及其合法代理人应得到通知和有机会出席任何听讯以及取得一切与调查有关的资料, 并应有权提出其他证据。

¹ 在某些情况下, 专业道德可能要求资料保密。这些要求应得到尊敬。

5(a). 如果因缺乏专门知识或怀疑存有偏见，或因显然一贯存在滥用职权行为，或出于其他实质性理由，既定程序不足以完成调查，国家应确保通过独立调查委员会或类似的程序进行调查。选任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成员应为公认为公正无私、具有能力和独立性的人。成员尤应独立于任何涉嫌实施此种行为的人及其可能服务的机构或机关。委员会应有权取得调查所需的一切资料并应根据这些原则的规定进行调查。¹

5(b). 应在合理时间内提出一份书面报告，其中应包括调查的范围、程序和评价证据所用的方法以及根据对事实的认定和适用的法律提出的结论和建议。报告编写完毕后即应公布。报告还应详述查实确已发生的具体事件、据以作出这些判断的证据并开列作证证人姓名，但须予保护的证人，不公布其身份。国家应在合理时间内对调查报告作出答复，并酌情表明拟为此采取的步骤。

6(a). 参与调查酷刑或不当待遇的医疗专家，在任何时候其行为均应符合最高的道德标准，尤应在进行任何检查之前取得知情同意。检查应符合既定的医疗执业标准。特别是，检查应在医疗专家的控制下并在安全人员及其他政府官员不在场的情况下保密进行。

6(b). 医疗专家应立即如实编写书面报告。这份报告应包括下列各项基本资料：

- (一) 会见的情况：检查对象的姓名和检查时在场的人的姓名和工作单位；确切的时间和日期；进行检查的机构(例如拘留中心、医疗室、房舍等)地点、性质和地址(酌情包括房间号码)；检查对象在检查时的情况(例如抵达时或在检查时所用戒具的性质、检查时保安部队是否在场、陪同囚犯的人的行为举止、对检查员所作的威胁性言论等等)；和任何其他有关因素；
- (二) 历史：详细记录检查对象在会见时所述事情始末，包括其所述的施刑办法或不当待遇、发生酷刑或不当待遇的时间和一切身心不适的症状；
- (三) 身体和心理检查：记录临床检查的一切身体和心理检查结果，包括适当的诊断检查和在可能时包括所有伤痕的彩色照片；

(四) 意见：阐明身体和心理检查结果与可能施行的酷刑或不当待遇可能存在的关系。建议是否应给予任何必要的医疗和心理治疗和(或)进一步的检查；

(五) 检查员的身份：报告应明确表明进行调查的人的身份并应署名。

6(c). 报告应保密，并应送交接受检查的人或其提名的代理人。应征求检查对象或其代理人对检查程序的看法，并记录在报告内。此外，也应酌情向负责调查据称的酷刑或虐待情事的当局提交报告。国家应负责确保将报告妥善送交这些人。不应向任何其他人提供报告，除非经接受检查的人同意或经有权执行此种移送的法院核可。

-- -- -- -- --